普希金全集

1

浙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肖马　吴笛　主编

普希金全集

抒情诗

乌兰汗　等译

1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微亮　王雯雯
舒建华　王晓乐
装帧设计：张妙夫
封面电脑制作：王海明

肖马　吴笛　主编
普希金全集1·抒情诗
乌兰汗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桐庐县瑶琳镇新村路3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625　插页 4　字数 426000　印数 0001—3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936-4/I·856　定价：29.00元

普希金与他的创作

高 莽

一

普希金是俄罗斯新文学的创始人。

普希金的诗，特别是他的抒情诗，在俄罗斯可谓老少皆知、家喻户晓。不同年龄、不同思想感情但同是向往真善美的人，在普希金的作品里都可以找到凝炼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尤其重要的是，他的诗倾诉了先进人们的思想和人民的愿望。用卢那察尔斯基的话来说，他把“自己的血化为红宝石，把自己的泪化为珍珠”。

普希金的小说与剧本和他的诗一样，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使当时不受人们重视的小说提高到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使面向宫廷的戏剧改为面向人民群众。他塑造的贵族进步青年的形象，妇女形象，“多余人”的形象，农民革命领袖的形象，都为前人所未见，给后人以启迪。

我们阅读普希金的日记、书信和他的评论文章时，处处可以感受到他心灵的颤栗、他思想的剧烈活动和他投入文学艺术斗争的勇气。通读普希金的全集，我们可以了解这位诗人如何摆脱了

西方的影响，超越了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克服了感伤主义，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现实生活的教训和艺术探索的实践，促使他继续前进，终于踏上反映广大人民生活的现实主义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歌唱现实的诗人”，是表现“人类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的作家。

在普希金出现之前，俄罗斯文学远不是“生活的教课书”。18世纪的俄帝彼得一世（1672—1725）大胆改革，打开通向西欧的门户，文学也受到了西欧的影响。先进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若想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必须大胆地改变陈腐的词汇，汲取生活中的语言，反映本国人民的命运，使文学贴近时代。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到了普希金，这一历史性的变化终于实现了。

普希金只活了38岁，只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但他却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形成了19世纪文坛的一座高峰，引起世界的瞩目。20世纪初，我国也开始提及这位不寻常的诗人。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生平吧！

二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的生活时代，正是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处于不得不进行彻底改革的时期。沙皇的专制统治，宠臣的昏庸暴戾，法国的入侵和俄军的胜利，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农奴长期遭受的残酷剥削与压榨，种种触目惊心的矛盾现象，使先进贵族知识分子觉醒起来，并开展了有组织的斗争。

普希金也是贵族家庭的一员，但他的家庭不能归属于先进贵族的行列，他的父亲和他的伯父都是赋闲的上层人物，没有改革不合理的现实的意识。不过他们爱好文学，附庸风雅，家中有丰

富的藏书。他们和当时某些名流，如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卡拉姆津（1766—1826）、茹科夫斯基（1783—1852）、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等人有交往。这一些都使少年普希金很早就接触了文学，然而他的先进思想的产生不是家庭和长辈的影响，而是社会生活的教育。血缘遗传在他身上也有所作用。普希金身上有黑人遗传因子，他的外貌多少重现了非洲人的特征并非偶然，他的母亲是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人的后代，也许混合的人种为他增加了智商与才气。

普希金的父母几乎从未过问他的成长。读遍全集，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他感念父母之情的文字。他自幼由法籍家庭教师培养。据同代人回忆，普希金儿时的法语比俄语讲得流利，8 岁即能用法文写诗。当时讲法语是俄国贵族身份的标志，是上流社会人士炫耀自己的时尚。

普希金 12 岁时，被送进皇村学校就读。皇村学校是沙皇政府培养特权阶级子弟的一座新型学校。该校主要教授人文科学，学员全部住宿。校址距彼得堡不远，那里风景绮丽，属于皇家离宫苑地，故有“皇村”之称。皇村学校培养了一批沙皇的奴仆，也涌现了一批民族精英。

普希金聪明异常，在校期间并不用功，观察能力敏锐，常以文字挖苦与嘲弄同学和师长，因此，他得罪了不少人，也交结了一些知己好友，如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伊万·普欣（1798—1859），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安东·杰尔维格男爵（1798—1831），还有性格狂热的维利亚姆·丘赫尔别凯（1797—1846）等人。我们在这部全集中，在很多诗篇与文章里可以读到普希金为他们勾画的文学肖像。

普希金早期诗作（1813—1820）囿于上流社会风雅颂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影响。他本人过的也是近似浪荡公子哥儿

的生活，风花雪月，饮酒作乐，打情骂俏，玩世不恭。这些表现他毫不隐讳地写入诗中。他说，他是个“年轻的浪子”，“爱世界，也爱它的喧闹”，“憎恶孤独”，“恨争吵，也恨辩论不休，对学习也有点儿厌恶”。他说，他“非常喜欢看戏、跳舞”，“恶作剧方面是真正的魔鬼，扮怪相并不比猴子差劲”，“冒失的举动很多”。

这些话引自他15岁时用法文为自己写的诗，他所勾画的肖像大概维妙维肖。

普希金在皇村学校读书期间，俄国经受了一场巨大的考验——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这场战争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普希金也不例外。1814年他创作的《皇村回忆》，注入了关注祖国命运的激情，表明他在认真聆听民族的呼唤。翌年初，在考试会上，他朗诵这首诗时，使在场的老诗人杰尔查文（1743—1861）心潮澎湃，感动得涕泪横流。

普希金在皇村学习时，还结识了驻扎在皇村的近卫军骑兵团的几位军官，其中有的人参加过卫国战争，有的人到过国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他们思想比较激进，对腐朽而专制的沙皇政府、对万恶的农奴制度恨之入骨。青年军官学者恰阿达耶夫（1794—1856），对普希金的影响尤深，使他接受了不少自由思想。后来，恰阿达耶夫成了著名的哲学家、政论家，他们的友谊持续了一生。

1817年6月，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毕了业，分配到沙皇政府外交部任职，被授予十等文官的官衔，其实那是个闲差。

彼得堡是首都，是显贵达官麇集的地方，同时也是进步力量聚会的场所。普希金和其他贵族青年一样，经常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里周旋，吃喝玩乐，谈情说爱；同时他也参加进步团体的活动，和同情平民百姓疾苦的文艺界人士交往，探讨祖国的命运与人生的道路。是民主的思想，是眼见的事实，是心灵的驱使，促

成他写下讽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奴仆们的诗，并完成了《自由颂》这首光辉的力作。他在《致恰阿达耶夫》的诗中，以掷地有声的诗句写道：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的姓名！

1819年，他在《农村》一诗中表达了农村必须改革、农奴必须解放的时代要求。普希金的创作像敏感的回声一般迅速反应着社会对专制制度不满与反抗的情绪。

普希金反叛的声音传到沙皇的耳中，引起统治阶层的嫉恨。乌云在普希金的头上聚拢。最后，彼得堡总督下令警察局长搜查他的住宅，查缴他的手稿。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决定把普希金流放西伯利亚，或囚禁在白海孤岛上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和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后，依靠他们的社会声望，四处奔走，为普希金求情，终于改为将他放逐边远的南方。

普希金第一阶段的生活与创作告一段落，开始了第二个阶段(1820—1827)。

1820年，普希金根据俄罗斯民间传说完成第一部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这部富有民主精神和民族色彩的长诗，以其朴实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对贵族传统文学形成了挑战。

1820年5月初，普希金离开彼得堡南下。这次放逐使诗人有

机会广泛接触民众，贴近生活，认识社会，思想趋向成熟。

普希金被派到南俄移民总督英佐夫将军手下服役。去的路上，他巧遇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将军（1771—1829）及随他同行的家眷。这次邂逅为他沉闷的旅途增添了色彩。后来，正是从这位将军的口中普希金得知有关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种种轶事，关于俄国历次战争的实情和1812年战争的细节。在和拉耶夫斯基一家人共处中，他对将军的女儿们产生了好感，写出不少洋溢着纯情的抒情诗。

普希金到了俄国南陲，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访问了高加索北部、矿泉区、克里木半岛、古尔祖夫等地。绮丽的风光，奇异的风俗，唤起他种种联想，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他在南方时完成了几部重要的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强盗兄弟》、《茨冈人》，还为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开了头。

普希金在放逐年代还到过基什尼奥夫、基辅和敖德萨。他在南方接近了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当时，欧洲发生了大革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人民纷纷举起革命的大旗。在这种形势下，普希金的反叛精神像烈火一般燃烧得更旺了，写出了大力支持外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诗篇，如《给黑心乔治的女儿》、《短剑》等。

1823年，普希金被调到总督米哈伊尔·沃隆佐夫将军（1782—1856）手下任职。在蠢臣成群的时代，沃隆佐夫将军曾以学识渊博著称。这位总督本想借助保护名震俄国的诗人为名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殊不知普希金并非见势弯腰之辈，对官场上的阿谀逢迎不屑一顾，终于触怒总督，被革除职务。总督以普希金“行为不端”的罪名将他遣回祖籍领地普斯科夫省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让地方官把他监禁起来。

其实，普希金遭贬还有一个原因，即他当时对这位总督的夫

人感情甚笃，为她写了一首又一首情诗，把她誉为美的化身。对照一下普希金赞美总督夫人的诗和讽刺总督的诗，我们就会意识到诗人对善与恶、美与丑的强烈的爱与憎。总督当然不能视而无睹。

从1824年8月到1825年11月，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度过了一年多的幽禁生活。陪伴他的只有老保姆阿林娜·罗季翁诺芙娜。老保姆是位淳朴的真正的民间艺人。普希金从她那里听说了大量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和歌谣。他觉得每个故事都是一篇迷人的叙事诗。他认为老保姆是他最亲的亲人，他把她写进自己的诗中，还把她写成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完成了著名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剧的主题思想是揭示人民与沙皇的关系。普希金认为：历史没有人民参加是创造不出来的，国家没有人民支持也是治理不好的，因此：人民公意不可辱。这部戏剧至今震撼人心。

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结识了普拉斯科菲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奥西波娃（1781—1859）。她是毗邻三山村的女庄园主，有教养，聪颖，贤慧，善良。她两次孀居，身边有几个孩子，大多是与普希金年龄相近的女儿和侄女。普希金与奥西波娃结成忘年之交，而他与女孩们则情深意重，甚至产生过真挚的爱情。《焚烧的情书》、《追求荣誉》、《保护我吧，我的护身法宝……》，以及广为流传的、后来谱成歌曲的《致凯恩》，都是这个时期的心灵之歌。

1825年1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普欣专程来庄园探望禁居的普希金。他们谈了一整天，兴致未尽又继续谈到深夜。他们回忆少年时代同窗共学的日子，也涉及了当时的国内形势。普希金写了一首《给伊·伊·普欣》，称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我最珍贵的女人”。普欣当时是秘密革命组织的骨干，

出于对这位民族天才的爱护，不愿意让诗人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旋涡中去，因而没有向诗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敏感的普希金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毫无怨恨地表示："我并不勉强你说出来。也许你是对的，你不信任我。的确，我有许多轻举妄动的地方，不值得你信任。"两位挚友都没有想到，那天是他们最后一次会晤。同年 11 月，沙皇亚历山大一命归西。皇室为王位的继承问题出现了混乱。佩斯杰利、雷列耶夫等一批先进的贵族军人，包括普欣在内，认为时机已到，便发动了军事政变，目的在于限制甚至推翻沙皇政权。政变发生在 12 月 14 日，历史上称之为"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了，参加起义的重要成员遭到逮捕，五位主要领导人被处以极刑，普希金的好友普欣被判处 20 年苦役，充军西伯利亚。在这危难的时刻普希金没有背叛自己的好友，以后，他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人，也从不否认自己与普欣及十二月党人之间的友谊。十二月党人服苦役时，普希金更加怀念他们。如果在抒情诗《给伊·伊·普欣》中谈到了过去，那么在《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中则预言了未来：

沉重的枷锁是会被打断，
监牢会崩塌——在监狱入口，
自由会欢快地和你们握手，
弟兄们将交给你们刀剑。

普希金怀着深深的敬意，歌颂了他的同学、同辈、志同道合者和革命的先驱。普希金在悲痛之余，等待官方来逮捕。他清理了自己的笔记，焚毁了与十二月党人有关的手稿。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普希金那时的随笔被他亲手销毁了。1834 年，他在回忆中写道："1821 年，我开始写自己的传记，一连写了

几年。1825 年末，由于秘密计划不幸败露，我不得不把那些笔记烧掉。那些笔记可能牵联到很多人，甚至可能增加牺牲的人数。我为笔记的销毁感到惋惜，我在那些笔记中提到了一些人，他们后来成了历史人物，我对他们或怀有坦诚的友情，或有过短暂的交往。"普希金曾三次着手写自己的生平随笔。1825—1826 年之间他把它们付之一炬。普希金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销毁自己手稿的人。销毁自己的手稿也不是俄国一国的可悲的事实。人类应当如何对待这种教训呢?

沙皇尼古拉继承王位以后，处理国事的手段比其兄亚历山大一世狡猾得多。他深知普希金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有意收买诗人。登基后，他不但没有逮捕普希金，反而亲自召见诗人，并表示要满足诗人的愿望：赐以"自由"。漂泊的生涯和禁居的日子结束了，开始了普希金第三个时期（1827—1837）的生活与创作。

普希金告别了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定居莫斯科。他听从学长茹科夫斯基的规劝，尽量不做触犯皇上的事，不给自己招来新的麻烦。这期间他写了几首诗，如《斯坦司》，美化了沙皇，颂扬沙皇的"光荣和仁慈"；又如《给朋友们》，表白自己"写诗对沙皇由衷地颂赞"。当波兰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俄国出兵镇压时，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大声谴责沙皇的侵略行为，而普希金竟写诗谴责密茨凯维支，说他是"恶毒的诗人"，说他的诗"为讨好狂暴的无知者浇洒上饱满的毒汁"。这些事引起一些朋友的反感。显然，普希金也有弱点，也有失误。新沙皇表面对他的"关怀"，显示"皇恩浩荡"，收到了一时的效果。普希金是诗人，不是革命家。从普希金整个一生的活动来看。他没有投靠沙皇而始终站在人民一边，正义感使他不能就范于专制体制。正当普希金在沙皇的庇护下享受"自由"时，宪兵队第三科和审查机关则在暗中对

他的创作和活动进行严格的监视。他的剧本《鲍里斯·戈都诺夫》被当局禁止发表；他过去写的抒情诗《安德列·谢尼耶》这时又被怀疑是为十二月党人制造舆论，对他进行传讯。他的长诗《加百列颂》被指控为嘲笑基督，罪名更大。总之，诗人渴求的"自由"实际上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普希金的创作与性格都发生了变化。创作上，他转向戏剧与散文的写作。性格上，他变得孤僻，盼望有个美满的小家庭，过安宁的日子。他向几位女性求过婚，都被拒绝了：有的因为情不投意不合；有的因为他是被官府暗中监视的人。

1828年普希金完成了又一部历史叙事诗《波尔塔瓦》，颂扬彼得一世的功绩和俄军对瑞典的战争胜利。

这一年，普希金认识了娜塔丽娅·冈察罗娃。他向莫斯科这位绝世佳人求婚，对方家长没有表示同意。伤心之余，普希金于当天夜里便启程去了南方。在南方，他投身于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显示了军人之勇。

1830年普希金回到莫斯科后，几经周折，终于得到娜塔丽娅·冈察罗娃的同意，两人订了婚。

订婚后，喜气洋洋的普希金于9月到达鲍尔金诺村，办理父亲移交给他的家产的手续。伏尔加流域霍乱突然流行，交通封锁，诗人不得不在鲍尔金诺村羁留三个月之久。但，这三个月在普希金的创作生涯中是极丰收的时期，文学史上通称为普希金的"鲍尔金诺的秋天"。普希金在那不寻常的秋天里完成了延续八年之久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写出同情平民阶层小人物命运的《一枪》、《暴风雪》、《棺材店老板》、《驿站长》等合为一组的《别尔金小说集》，创作了四部小悲剧：即《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萨利耶里》、《石客》、《瘟疫流行时的宴会》；还有长诗

《科隆纳的小房》、《牧师和他的工人巴尔达的故事》以及30来首抒情诗和一些评论文章。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第一个在俄国文学史上勾画出“多余人”的形象。奥涅金的多疑与冷漠，连斯基的幻想与热情，都无济于社会实际。而女主人公塔吉雅娜反而折射出俄罗斯人民的高尚道德和坚韧克制的精神。

1831年2月，普希金与冈察罗娃举行了婚礼。婚礼上，新郎新娘交换戒指时，普希金的戒指不慎落地，手中的蜡烛也熄灭了。有些迷信的普希金意识到：“这一切都不是好兆头。”

普希金结婚时32岁，冈察罗娃19岁。婚后，他对妻子十分钟爱，写诗赞她为“圣母”。但家庭生活并不理想，也不美满。一则普希金与岳母不睦，二则冈察罗娃的姿色惹人嫉羡，连沙皇见到她之后，也垂涎三尺，特许她经常出入宫廷舞会，为此还授予普希金宫廷近侍的头衔。这个官衔，无论按普希金的身份还是年龄，都极不适宜。诗人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污辱。他气愤地说：“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一个臣仆和弄臣，哪怕是在上帝那里。”

普希金一方而应付沙皇“恩赐”的官差，一方面把主要精力用于创作。1833年他完成了《铜骑士》。这是以彼得堡水灾为背景，又一部描写彼得一世的作品。这部长诗倾诉了普希金对彼得一世的矛盾看法。他赞成彼得一世勇于打开通向西欧的门户进行改革的“国家理想”，同时又对彼得一世的专制制度表示憎恶，认为这种制度已从促进发展蜕化为妨碍进步的阻力。

普希金后期更多地是写作小说。继《别尔金小说集》之后，又完成了中篇小说《杜勃罗夫斯基》，写出了农民的反抗。《黑桃皇后》刻划了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贪婪与野心，预示着资本主义时期的行将到来。《上尉的女儿》描写了俄国历史上普加乔夫率领的规

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1834年法国波旁王朝的党羽乔治·丹特士男爵像一道阴影出现在普希金面前。这个恶少对诗人的夫人百般献殷勤，步步紧追，加上统治集团利用这一机会，推波助澜，终于爆发了一场毁灭天才的决斗，成为文学史上一曲永恒的悲歌。

普希金逝世时年仅38岁。他给俄罗斯人民、给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即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全集”。

三

普希金是第一位被介绍到我国的俄罗斯作家。普希金是在神州大地上第一位被建立纪念碑的外国诗人。

我国先辈于20世纪初开始知道邻国有这么一位不寻常的诗人。这位诗人的名字有过多种译法，如“布雪金”、“普式庚”、“普稀金”、“朴思砫”等，到了近年，外国人名统一译法之后，才在全国通用“普希金”了。

据戈宝权先生考证，我国文献中首次提及普希金是在1900年。那时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一本《俄国政俗通考》中写道：“俄国亦有著名诗家，有名著世经者，尤为名震一时。”这句话中间几个字令人难解，什么是“有名著世经者”？经过反复研究与查寻，戈宝权认为“著”字系“普”字之误。如此，我们可以暂时确定那是中国最早提及普希金的时间。阿英先生在他的《晚清小说史》一书中指出，1903年我国发表了普希金作品的第一个译本。他指的是小说《上尉的女儿》，译者戢翼翚。译者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而日译本又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转来转去，添油加醋，前后删减，面目已皆非，小说书名译作《花心蝶梦录·俄国情史》，主人公彼得和玛莎，变成了史密士和玛利，10万字的原作，缩减成3万。严格说，这不是翻译而是重述，是把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改

变成通俗小说，甚至带有鸳鸯蝴蝶派的味道。

"五四"一代中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热情推荐与翻译普希金的作品，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鲁迅先生是最早评价普希金创作的人。1907年，年仅26岁的鲁迅，综合第二手材料，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分析有主见地指出，普希金"幼即为诗，初建罗曼宗于其文界，名以大扬。顾其时俄多内讧，时势方亟，而普式庚诗多讽谕……"寥寥几笔勾出了历史背景与作者的倾向。他还分析了英国诗人拜伦对普希金的影响，继而谈到其诗歌的创作成就，最后对诗人晚期某些诗作的不良倾向，借他人之口，有所批判。鲁迅说，普希金从监禁地回到莫斯科后，"立言益务平和，凡足与社会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赞诵，美其国之武功。千八百三十一年波阑[①]抗俄，西欧诸国右波阑，于俄多所憎恶。普式庚乃作《俄国之谗谤者》及《波罗及诺[②]之一周年》二篇，以自明爱国。"

革命先驱李大钊在"五四"初期分析俄国文学的积极作用时，对普希金的诗给予高度评价，特别强调他的《自由颂》，说诗中"一片天真，热情横溢，质诸俄国皇帝，劝彼革稽首于法律之前，倚任自由为皇位之守卫"[③]。

20年代初，我国出版了几部文学大国的文学史，唯独没有俄国的。鉴于此，郑振铎便参考西方出版的书籍，编写了一部《俄国文学史略》，1924年问世。书中论及普希金时写道：他"诗才极高，格律极美备，叙述极自然"，又说，他"写了许多含有革命思

① 即波兰。

② 今通译波罗金诺。

③ 见《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载《李大钊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想及讽刺当局的诗歌”。谈到普希金的晚年时，郑振铎说他“又从事于散文的著作。历史小说《甲必丹之女》[1]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还有许多作品也都很有影响。”郑振铎强调指出：“他在巴尔扎克之前，把写实派的精神引进到俄国文坛里。”

1927年，瞿秋白与蒋光慈分部合写的《俄罗斯文学》一书出版了。这两位作者精通俄文，又都在俄罗斯生活、学习与工作过。他们这部书是我国作者根据俄文材料完成的第一部俄苏文学史专著，具有重大的价值。瞿秋白置普希金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对他的创作分析得既深刻又独具见解。他写道：“当时贵族少年的奢侈生活，普希金亦不免沾染，可是他从小就有诗才，——少年时的诗作大概取材于爱情、饮酒和一切乐事；然而不久就可以看得出诗人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瞿秋白在这里谈到了普希金1819年写的抒情诗《农村》，说这首诗讽刺了沙皇，得罪了权贵，因此诗人被流放到南俄，然后又被禁锢于原籍。瞿秋白接着写道：普希金“因流戍却反能多住乡间，与平民生活接触；于是天才日益发露，最后亦曾着手研究历史，曾经试作《彼得大帝》传，对于革命运动尤其留意，如《甲必丹之女》里描写蒲迦赤夫[2]之乱等。普希金一人的文学生涯，正和俄国文学相似，从模仿而独立，从书籍而生活。”瞿秋白关于普希金诗作的分析十分中肯，说他的抒情诗是他的个性的显露，虽有忧伤，却决不悲观。他不忘记现实生活的黑暗，往往自觉精神上的孤寂，他忏悔他的绮年。但“无论怎样黑暗、怎样困苦，我们的诗人决不颓丧。‘光明的将来’维持着他的创造力”。瞿秋白强调“抒情诗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对于诗的观念。他论诗和诗人——以为诗人是天之骄子，天赋的

① 即《上尉的女儿》。

② 今通译“普加乔夫”。

才华才能使‘诗声热燃人心’；诗人呼吸天地之精华，正是异于庸人之处。诗人‘自己是最高的裁判者’，——裁判者决不是庸众。然而他以为诗人的天职正在于对庸众有精神上的贡献，以‘光华警觉善意’。当时急切的时代问题（农奴制度）亦时时反应于普希金的诗里。”谈及普希金的审美观念时，瞿秋白说：“普希金的诗不但思想转入超绝的个性主义，足以自异于前辈；就是词句形式方面，他那‘美术的言语’细腻精致，光怪陆离，又有铿锵的韵律。难怪茹可夫斯基称他是‘胜过他先生自己的学生’。”瞿秋白通过对普希金的论述，不仅写出的诗的艺术特性、文学的历史作用，而且揭示了诗人的勇气与灵气，俄罗斯人民追求光明未来的顽强的民族性格。

当时，我国除了上述几部专著之外，其他作家也发表了一些评介文章。普希金的作品翻译成汉文也逐渐增多。1921 年安寿颐翻译出版了《甲必丹之女》；1924 年赵诚之翻译出版了一本普希金小说集，其中收有：《一个驿站的站长》、《假农女》、《射击》、《风雪》、《郭留兴罗村的历史》、《奚勒得沙里》、《棺材匠》、《情盗》和《铲型的王后纸牌》；东方文库出版了愈之译的《丧事承办人》和仲持译的《一个庄主的女儿》，这是普希金小说在我国的最早的几部译文。诗歌多数是转译。其他作家，如茅盾、西曼、孙用、王任叔、丽尼（一菲）、黎烈文、杨骚等人也都论述或翻译过这位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他们中间有的人虽然不是依据俄文，但他们的文学修养和分析能力，足以使他们道出真知灼见。有些人的见解仍然没有过时，有些人的译文仍然闪烁着光彩。

1936 年，普希金逝世百年忌辰时，正值我国掀起民族抗日战争。我国文艺界除举行隆重纪念会之外，还出版了《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和《普式庚创作集》，《译文》杂志编了纪念专号。

这一年，诗人的作品译成汉文的数量最大。译者中有：孟十还、克夫（陈冥）、林林、雷石榆、陈君涵、任钧、魏晋、蒲风、艾昂甫（戴望舒）、融毅、陈占元、罗世弥等。其中有些人是从俄文直译的。孟十还鉴于当时的译文水平还有一定的缺陷，在一篇短文中感慨万千地说："近来发现一些竟被大书局印行，卖价七八角大洋，就连译文本身都讲不通的东西（若拿原书一校，您要哭的，有人还说'那不是翻译过了吗？'）觉得实在侮辱了作者；小子不敏，却立志要替死人复仇。同样，我如错误，也望指教。"[①] 另一位读者蔚明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他在《关于普希庚的翻译》[②] 一文中指出，他是"硬着头皮，花了不少时间"，才读完载于《时事类编》半月刊上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的，"实在太难懂了。比我不用字典看原文更费力百倍，而所获得的却微乎其微。"我想，除了译文的缺点之外，译者所依据的是世界语译本，可能也有问题。

蔚明还对照了小说《驿站长》的两种不同译本和小说《杜勃罗夫斯基》的三种不同译本。在这些译本中都发现了一些错误与不当之处。可见，早在30年代，读者对普希金作品的译文有意见，实际说明译文大有改进的必要，但不管当时译文有诸多不足，他们都为后来的译者趟了路，为后来完善译文做了铺垫。

到了40年代，诗人郭沫若、萧三、艾青等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写过文章评介普希金。郭沫若说："诗人的一生就是一首革命的史诗。他的诗篇光芒万丈，永垂不朽。真和崇拜他的苏维埃人民一样，在黑暗中照亮了人类的未来！"译家戈宝权、林陵、陈冰寿、磊然、水夫等新译或重译了普希金的作品。新的译本对原作的理

① 见《译文》杂志，1937年第2卷第1期。

② 见《译文》杂志，1937年新3卷第3期。

解和汉语的表达，都有了新的提高。

四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介绍普希金的作品更多了。翻译普希金作品的队伍增加了查良铮、吕荧、陈伯吹、林耘、梦海、肖珊、陈绵、刘辽逸、王士燮等人。他们新译了普希金许多未曾译成汉文的作品，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同时也重译了一些作品。译文质量也尽力追求更高的水平。

“文革”以后，新中国培养的大批俄语人材开始发挥作用，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与才智。他们是新形势下培养出来的一代新生力量。其中有的人有机会有条件在国内，甚至国外专门研究普希金。很多评论普希金的文章从新的角度揭示了新的层次，显示出较高的学术水平。这批新的译作者人数相当大，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事业进入商业竞争领域，十分活跃。有的地方出版社便组织新人重译普希金作品。译者纷呈，译文多样，译本繁多。普希金的代表性作品，无论是诗还是小说，都有了多种译本。

浙江文艺出版社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组织人力翻译和介绍普希金的。1992 年他们出版了《普希金抒情小诗》，1994 年出版了《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和《普希金长诗全集》。1997 年出版的这套《普希金全集》，包括抒情诗、叙事诗、小说、戏剧、评论、日记、书信等。译者中有老译家，更多的是新译者。新译本纠正了早年译文中的错误，在文字上更忠实于原作。在人名、地名、历史专用名词等方面，尽量做到了规范化和统一译法，并精审地翻译、编译了俄文全集的题解与注释，对我国读者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然而，这毕竟是译文全集，文学翻译要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特别是诗作，需要时间的考验和读者的认可。

《普希金全集》中译本的问世，为我国翻译和出版这位俄罗斯伟大诗人的作品划了一个阶段，同时为今后更深入地研究与普及他的作品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无论对于中俄文学交流还是在我国发展普希金学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是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1997年2月10日于北京

目　录

1815

① 凡有＊号标记者，标题皆属苏联1962年版本编者所加，普希金原作中并无标题。

1817　皇村学校时期

1817　皇村学校毕业后

1813



给娜塔利娅[1]

为什么我不敢把它说明？
玛尔戈最合我的胃口。[2]

好，连我也清楚知道了，
丘比特是怎样的一只鸟；
这热情的心感到沉迷，
我得承认——我也在热恋！
幸福的日子已经飞去；
这以前，不知爱情的重担，
我只是生活而又歌唱，
无论在剧院，在舞乐厅中，
在游乐或是在舞会上，
我只像轻风一般飞翔；
并且，为了对爱神嘲讽，

① 娜塔利娅，瓦·瓦·托尔斯泰的皇村剧院中的农奴女演员。

② 题辞摘自法国作家肖德尔罗·德·拉克罗的《致玛尔戈书简》(1774年)，其中对国王宠爱杜巴丽侯爵夫人加以嘲讽。普希金引用它以示娜塔利娅出身寒微。

我还把可爱的异性
可笑地描画过一番，
但这嘲讽啊，岂非枉然？
我终于也掉进了情网，
连我，唉，也爱得发狂。
讥笑，自由，——都抛在脑后，
凯图[1] 吗，我已经退休，
而今我成了——赛拉东[2]！
一看到娜塔利娅的秀丽
赛过侍奉塔利亚[3] 的美女，
丘比特的箭就射进我的心中！

所以，娜塔利娅，我承认，
我心里满是你的倩影，
这还是初次，让我害羞说，
女人的美迷住我的魂灵。
一整天，无论怎样消磨，
你总是占据在我心里；
夜降临了，——也只有你
我看见在虚幻的梦乡；
我看见，仿佛穿着云裳，
可爱的人儿和我在一起；
她那怯懦而甜蜜的呼吸，

---

① 凯图，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政治家和禁欲主义哲学家，诗人在此戏比自己。

② 赛拉东，多愁善感的人，原为法国作家尤尔菲的小说《阿斯垂》(1617 年)中的主人公。

③ 塔利亚，希腊神话中司喜剧的女神。

那洁白的胸脯的颤动，
洁白得胜过了白雪，
还有那半睁半闭的眼睛，
那幽幽不明的静静的夜——
啊，这一切多使人激动！……
仿佛我独自和她交谈，
我看见了……纯洁的百合，
不禁颤栗，苦恼，沉默……
我醒来……只有一片幽暗
拥聚在我孤寂的床前！
我深深地叹一口气：
那倦慵的黑眼睛的梦，
唉，已经展开翅膀飞去。
我的热情燃烧得更凶，
每过一刻，折磨人的爱情
就使我变得更为疲弱。
我的脑中总在追求什么，
但有什么用？从没有男人
肯把意愿对女人明说，
反而这样或那样掩遮。
我呢——却想把心事说明。

一切恋人意愿的东西
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
这种怪癖真令我惊奇！
我却愿意裹着外套，
斜戴着紧箍的小帽，

趁天色昏黑，像菲里蒙
握着安妞达[1] 的柔软的手，
一面说明爱情的苦痛，
一面就把她拥为己有！
我但愿：你像是娜左拉[2]，
以温存的目光把我挽留，
或者我像小巧的罗丝娜
所爱的白发的奥倍肯[3]，
那被命运遗弃的老人
戴着假发，披着宽大斗篷，
以他鲁莽的、火热的手
在雪白的柔胸上抚摸……
我愿望……但一海相隔，
我却不会在海上行走，
尽管我爱你爱得发疯，
但我们既然不能聚首，
我的一切想望有什么用？

然而，娜塔利娅！你还不知
谁是你温柔的赛拉东，
你不明白，为什么甚至
连希望我都不敢怀一丝，
娜塔利娅啊，我还要解释：

---

① 菲里蒙和安妞达，阿伯列西莫夫的歌剧《磨坊主——吹牛骗人的魔法师》中的角色。

② 娜左拉，沙宁的歌剧《被愚弄的守财奴》中的女角。

③ 罗丝娜和奥倍肯，法国作家博马舍的戏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

我不是后宫的所有主[1]，
不是土耳其人，或黑奴。
猜我是懂礼的中国人
或美洲的生番也错误。
别以为我也是德国佬，
手拿啤酒杯，头戴着尖帽，
手卷的纸烟总不离嘴。
别以为我是个骠骑兵
手执长刀，头顶着钢盔，
我可不爱战争的喧声，
我不能为了亚当犯过罪，
就把刀剑和斧重压在手中。

“那么你是谁，絮叨的恋人？”
看啊，请看那高耸的院墙，
它飘下寂静的永恒的暗影，
请看那紧锁着的门窗，
其中只有幽灯在放明……
娜塔利娅啊，我……是苦修僧[2]！

（查良铮译）

① 指土耳其苏丹。

② 在皇村学校时期的诗中，普希金常将自己戏比为苦修僧，将学校比作寺院。

僧　　侣[1]

第一首歌
圣洁的僧侣，罪恶的堕落，女人的衬裙

　　我想歌咏地狱的一个鬼魂
怎样搞到一顶黑色的僧帽，
怎样把一个僧侣推向罪恶的一群，
怎样被一个大胡子老头儿骑上飞奔。

　　爱情的歌手，菲尔奈的老头儿，
伏尔泰，现在我要和你谈谈。
告诉我，你的弓弦丢到哪里去了，
是它使我喜欢了贞德[2]，
告诉我，你的画笔在哪里，
难道永远竟无一人能把它找还？
伏尔泰！你这法国诗坛的苏丹，
我并不想骑上诗坛之马飞奔，
我并不想把缪斯变成心爱的女人，
但是，只要把你那金色的诗琴给我，
我和它就会耸动世界听闻。

① 普希金生前未发表过此诗，系模拟约·安·诺夫哥罗德斯基宗教生活之作。

② 贞德，伏尔泰的长诗《奥尔良少女》中的主人公。

你皱着眉头说：不给。
而你，却是被阿波罗诅咒的诗人，
你弄脏了小酒馆的间壁，
你和维里昂一起跌入赫利孔山下的泥潭里，
巴尔科夫，你能否给我帮忙？
你笑着把琴交给我，
许诺给我酒和缪斯半个姑娘，
还说："你只须模仿我即可。"
不，不，巴尔科夫！夺人所爱，不敢承当，
我愿意歌唱心中所想，
任凭连绵的诗句自由喷放。

在离刚毅的伊凡大帝——
他的帽上嵌着金十字架——
号令三军奋起之处不远的地方，
密林深幽，荒野昏暗空旷，
一座修道院，有着高大的围墙，
院内住着一个老僧，白发苍苍，
他用圣洁的生活和祈祷来拯救自己，
安心地等待逐渐临近的末日，
我们这位勤劳的人并不怎么宽裕，
他不可能由于生活奢侈而下地狱。

他饲养了一只猫，他有一瓶绿色的酒，
还有一串念珠、一部《圣经》、一顶僧帽、一件法衣。
当你走进僧侣平静生活的屋内，
不会看到堆积如山的金子，

也不会有眼福看到大理石。
墙上没挂拉斐尔的画，
看到的只是一把三条腿的椅子，
屋角还有长一俄尺半的长凳，
这僧侣就在屋里进餐和住宿。
长凳上没有鼓胀的绒毛褥子，
他也没有被绒毛呛得翻来覆去，
他盖着被单，身下没有软绵绵的床垫
这圣洁的神父全年都吃素食，
整天呆在那修道小室里，
低声叨吟着"上帝饶恕我"，
他吃得不少，睡得好，时时刻刻祷告不止。

　　唉，你呀，僧侣，你这不安分的耶稣会教士！
如果你知道羞耻，如果你还有一点点良心，
现在就该羞愧得面红耳赤，
还有你，富有的卡尔美里特僧团团员、
佩乔拉修道院的居士，
指挥人心和灵魂的谦谦君主……
但是，诗琴！请住手！
对于僧侣的热心描写已使我离题万里，
引发僧侣的怒气不是我们的事。

　　潘克拉季在幽寂中幸福地生活着，
希望不久即能享受到进入天堂的快乐，
但是，世上却没有那么一块净土
能够保护我们免受恶魔的诱惑。

黑撒旦凶狠地啃着骨头
守卫着那些地方，
他们发现通向修道院的道路
已经设置了路障。
于是，鬼魂们成群地向空中飞去，
有的到巴黎去找谢顶的夏特勒修会的修士，
带着戈比，带着金币，
有的到梵蒂冈去找大腹便便的意大利人，
给他们带去布尔冈红酒和烤通心粉，
有的变成姑娘去和主教躺在一起，
有的变成青年去和女僧鬼混。
我听说，仿佛有一位老神父
一条腿已踏入坟墓，
却还在读经台前为一对新人祝福。
跑进一个小鬼，带来一群阿摩尔，
突然，一个执事在唱诗班的席位上发出鼾声，
神父停止讲话，两眼把新娘狠盯，
新娘则正盯着那个小僧。
新郎的血液急剧沸腾，
于是，魔鬼便把他们全都带进地狱之中。

　　天色已暗，黑夜来临，
城市的日常喧嚣也已平静，
月光射入僧侣的窗户，
僧侣一心读着《圣经》，
在圣尼古拉神像前，
我们的潘克拉季叹息着深深地敬礼。

这时，莫洛克(魔鬼的名字)来了，
藏进潘克拉季的黑色僧衣里。
这圣洁的僧侣不断地祷告，叹息又叹息，
可是，魔鬼就在这里。
一小时后，莫洛克还在缠磨不已，
两三个小时后，他还蹲着不离去。
他自言自语地说："你会属于我的"，
我们的老头儿已不再画十字，
坐在长凳上，揉揉眼睛，打了一个哈欠，
一面不住嘴地祷告，一面伸了伸懒腰，
接着又打了一个哈欠……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但是，故事并未终了！潘克拉季突然醒来。
魔鬼又来勾引他阅读鲍勃罗夫的书
好让他去睡觉。
僧侣感到苦恼，僧侣感到惊异，
向上帝祷告时打哈欠是从未有过的事。
但是，他已被折腾得有气无力，
已把《圣经》、祷告、画十字全都忘记。
白发苍苍的头颅有如一个苹果
在胸前向下滑落，
手儿摊放在膝头，
《圣经》掉落到桌底，
这圣徒睡着了，鼾声大作，有如一头老牛。

　　不幸的人！睡吧……潘克拉季突然醒转，
他画了一次十字，从床上爬起，
恐惧地前后左右瞧看一番，

油灯结了灯花，
使得室内光线十分暗淡，
屋角处仿佛有一个发白的东西，
他走过去看，那是什么？女人的衬裙又出现。

　　“我看见了什么？……难道这是一场梦？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东西？”
他高声喊着，面色苍白，眼神呆滞，
我不敢再写下去，
他仿佛一根柱子在白裙前呆立。
沉默，脸上泛起红潮，颤抖不已。

　　你这爱情唯一的隔火墙，
情人最甜蜜的奖赏，
迷人处唯一的屏障，
噢，衬裙，我有话对你讲，
这几行诗献给你，
爱情啊，鼓舞我写出更美的诗章！

　　亲爱的衬裙，我爱你，
当娜塔利娅夜晚等待我
脱下花缎的连衣裙时，
她那苗条的身上只有你。
这时，还有什么比你更加令人爱赏？
你裹着她那美丽的双腿——
比小溪水流更加透明光亮，
你接触到那里——

青年之神在玫瑰和百合丛中睡眠的地方。

　　或是，如同费龙追逐赫洛雅，
企图拥抱她，
绿色的树丛突然挡住了她的路……
她原想羞怯地停下，
但是，为时已晚，费龙追上了她，
和她一起滚向芳香的草地，
于是，那饱尝爱情幸福的牧人
便用热烫的颤抖的手
轻轻地把你撩起……
她欣然地笑着，向他投出陶醉的目光，
于是他……不，我不敢再写下去。
我在颤抖，心儿剧烈地跳动，
读者们，你们怎么想？
也许，你们的血也由于情热而沸腾。
不过，我们的这位僧侣
对衬裙的看法却和我不同，
（我没有剃度出家，我年轻，
幸福丝毫没有亏待过我。）
看到衬裙，他并不高兴，
而是立即明白和猜到，
他落入了恶鬼的魔爪之中。

第二首歌

痛苦的思索，梦，自救之道

　　夜色还没有消逝，
月光还流泻在大地，
还可以看到那条衬裙。
当朝霞照亮大地时，
它却突然消失。

　　唉，我们这位僧侣焦躁不安。
他不睡，也不抚弄猫，
教堂的读经台也已忘记，
潘克拉季觉得周遭都是灾难。
他在想："在我的修道院里，
从未有过狗和鬼的踪迹，
我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衬裙，
是谁把它带到我的屋里呢？这是怎么回事？
莫非我在做梦……宽恕我吧，上帝！
难道这里……我不敢说出声来，有个丫头？"
他羞红了脸，不知所以。
每个角落，长凳下面，他到处寻找，
可是徒劳，这老头儿什么也没找到，
他幽灵般地整天在室内来回走动，
不吃，不喝，也不能踏实地睡觉。

　　白天过去，黑夜来到，

到处燃起油灯和蜡烛，
僧侣摘下帽子，准备睡觉。
月光刚刚射进他的窗户，
衬裙就又在长凳上出现，
他焦急地眯缝起双眼，
为了不受那种诱惑，
为了不再看到衬裙，
即使永世失明他也情愿。
老头儿哼哼着翻了个身，
用被单将全身裹紧，
闭上眼睛，入睡，响起鼾声阵阵。

这时，魔鬼突然变成了苍蝇，
绕着他飞，发出嗡嗡声，
它在室内飞呀，飞呀，
突然停在僧侣的鼻头上不动。
它又来诱惑潘克拉季。
僧侣酣睡着，做着美妙的梦。

仿佛他是置身在原野上，花丛中，
头戴香桃木花冠，
身边是一群半人半羊的色鬼和牧群保护神[①]。
有的笑着往杯中斟酒，泡沫飞溅；
黑发上缠着绿色的常春藤，

① 原文直译应为萨堤洛斯和法翁，前者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半人半羊的怪物，性好欢娱，耽于酒色；后者是罗马神话中的半人半羊的农牧之神。

脖颈上挂着一串葡萄，
脚下荡着轻飘的华尔兹——
一切都表明，酒神永远年轻，
他是欢乐之神，色鬼的保护人。
有的吹起牧笛，歌唱爱情，
心儿的主宰使他吹出的音乐声快活、颤动，
在椴树下，成群的儿童、少男和少女
在歌声中跳着环舞。
稍远些，那里林木繁茂，树阴浓重，
在拱形的树冠下，
那些为爱火燃烧的
玩得精疲力竭的情侣们
微微喘息着，满心欢畅，享受甜蜜的清爽，
双双拥抱着躺入玫瑰花床之中。

　　僧侣焦虑地看着这一切。
这修士忽而扫一眼酒杯，
忽而叹息地望着少女们，
他懊恼地抓挠着光秃的头顶，
嘴张得一俄尺那么大，
呆立着，好像一个木头疙瘩。
忽然，他感到一阵心乱，
激怒地把僧帽推向一边，
仿佛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侍从，
骏马般地飞奔入绿树林中去把女郎追赶。

　　美人儿飞得快过雄鹰，快过琴声，

像风儿似地捉不到她。
我们这个僧侣就像埃俄罗斯[①] 似的
不停地追赶新的达夫娜。
他自言自语道："这次我可不会再脱靶。"
但是，魔鬼突然又从树丛后闪现，
用衬裙抽打潘克拉季的脸。
林中悦人的景象骤然消失。
他再也看不到小溪、山冈和仙女，
牧羊人消逝，丘比特展翅飞去，
迷人的少女也杳无踪迹。
僧侣独自站在荒僻的漠野之中，
皱紧眉头，天色渐暗，
突然雷声轰响，闪电将他击中，
潘克拉季大叫一声"啊呀"，突然惊醒。

　　他惶愧地环顾四周，
朝霞染红了东方，
红宝石般地闪亮，
衬裙不见了。潘克拉季起床、洗脸、漱口，
祈祷时，忽然大声哭泣，
他极为痛苦地坐到窗下。
他在想："咳，上帝呀，你干吗要生气？
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
是魔鬼戏弄了我这个问心有愧的人。
我不想睡，我想祷告上苍，

① 埃俄罗斯，希腊神话中掌管诸风之神。

拿起《圣经》，可这衬裙又来勾引，
我想睡一会儿，于是进入梦乡，
我梦见了什么？说来羞口难张。
上帝呀，愿你能倾听我诚心的祈祷，
可别让我落入魔鬼的圈套！”
上帝听到了老头儿的祷告，
僧侣立即清醒了。
这个憨头憨脑的贫穷老者
突然变得像涅夫顿[①] 那样聪明机智。
他反复考虑，边看边比拟，有了主意，
自己高兴得弄倒了椅子。
他像拯救叙拉古的智者[②] 那样
裸身赤足沿街跑着来拯救自己，
他赞赏自己的成果，
“我找到办法了！我找到办法了！”高声地喊着。
他在想：“这次我可以从鬼怪和衬裙中解脱，
那些美丽的丫头们
再也不能在梦中勾引我。
我又可以安度僧侣生活，
我将畏怯地虔诚地
等待我的最后时刻，这样，便诸事稳妥。”
他这样想着，可是却大错特错。
宇宙的主宰，强大无比的命运
却把潘克拉季当作玩偶来戏耍，不会放过。

① 涅夫顿，指学者、研究家牛顿。
② 指阿基米德(前 287—前 212)曾在叙拉古被围时，以自己的发明帮助故乡。

僧侣装满了水罐，
对着它喃喃地祷告一遍，
准备好要和地狱中的恶鬼大战。
他自己嘛——等待衬裙的出现。
魔鬼忙了一整天，
脸色通红，沾满泥污和尘土，浑身大汗，
他想赶在月亮初升时把潘克拉季戏弄一番。

第三首歌
魔 鬼 就 擒

嗐，为什么美妙的大自然
没有赋予我葛雷基欧[①] 的技巧？
若然，那强烈的感情波涛
也就不会把我涌进诗坛，
墨水也就不会弄脏我的手指，
库房中也就不会满地都是烂纸，
我怎么也不会像姑娘坐在绣架前那样
坐在写字台前写诗。
我会坚定地握起画笔，
把一杯香槟酒一口气喝干，
满腹灵感地在画板上挥毫，

① 葛雷基欧(1494—1534)，意大利画家。

一如提香[①] 或热情的阿尔班[②]。
我会描绘出娜塔利娅美妙的各部位，
使一缕头发耷拉在她隆起的胸前，
头上戴着芳香的玫瑰花冠，
她那美丽的双腿裹在活泼的塔利亚的衣服中间，
身上围着一条塞浦里斯[③] 的金色腰带。
画笔会使我幸福无边！

　　或是，我运用维尔奈特[④] 或蒲辛[⑤] 的颜色，
使画布上流荡着江水的波浪，
在炎热的南方天堂上，
夜间升起沉思的月亮，
在灰色的山崖周边，
澎湃着欢叫的海洋，
高墙长满绿苔，
风儿喘息在浪涛上，
山崖脚下的水沫闪着银光，
一只小船在微风中荡漾。
我要在船中画上美丽的坎季米拉，
她那么美……我甚至愿意把诗琴抛弃，
同纯洁的缪斯永远分离，
可惜我生来不是鲁本斯，

① 提香，16 世纪意大利画家。
② 阿尔班，17 世纪意大利画家。
③ 塞浦里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④ 维尔奈特，18 世纪法国风景画家。
⑤ 蒲辛，17 世纪法国画家。

我没有从事绘画，而是去拼凑诗句。
让马尔蒂诺夫的画征服我们吧，
而我，却再次攀上了诗坛，
我又满怀英雄气概地
拿起了墨水瓶和稿纸，
继续写我的诗篇。

　　两鬓斑白的潘克拉季现在干什么呢？
他那满身毛烘烘的敌人又在干什么呢？
福玻斯已不再照耀大地，
阴影从四面八方升起，
雾幔覆盖了森林和灌木丛的幽丽，
星星也开始闪亮……
道道月光穿过林隙……
这个出家人不死不活地
坐在神像前双手画十字。
突然，眼前又出现白色的东西，
它像莫斯科河石岸上的初雪那么白，
像影子那么轻飘，原来是那条衬裙……
僧侣立起身来，脸儿涨红得有如一团火，
有如时髦美人的唇儿红得那么耀眼，
他气愤异常地抓起水罐，
把水全部向衬裙泼去。
啊，奇迹出现！……幽灵突然消失——
他看到长着犄角和尾巴的莫洛克，
好像一只灰色的狼，浑身都是硬毛，
好像钉了马掌的高大的马匹，

它全身湿淋淋地战战兢兢地在桌下躲藏，
用大斗篷的下摆遮着身体，
眼睛乱转着，好像暗夜的灯光，
僧侣辛辣地冷笑着喊道：
“乌拉！我抓住了你这地下的鬼东西。
现在你在我的手里，你跑不了，恶棍。
你对这些恶作剧是要付出头颅作代价的。
到瓶子里去，我要塞紧瓶口，
马上就把它丢进井里去。
啊，马蒙！在我面前发抖吧。”
“你胜利了，年高德劭的老者，”
莫洛克异常温驯地说，
“你胜利了，但愿你宽大为怀，不念旧恶，
别让我在臭水中淹死，
今后你尽管安心地进食，夜间安心地入睡，
我再也不会诱惑你，
我将永远听从你的教诲。”
“别再啰嗦，钻进瓶子里去，
我的朋友，我不会放掉你，
我不会忘记你的那些恶作剧。”
“饶了我吧，我会使你满意的，
金银财宝将会源源流入你的手里，
我将使你成为班柯夫那样的贵族[①]，
给你买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弄到一所房子，
诗人们将在你的前厅会聚，

① 此处及以下内容，写的是所谓高级社会家庭中的情况。

我会让他们向富翁敬礼，
我将摘掉你的僧帽，给你做个时髦的发型。
让你穿上燕尾服和裤子，
你会为你的坐骑而骄傲，
骑着它笑哈哈地横行乡里，
大家对你的英式马车都会表示赞誉。
你将去拜访希洛夫斯基，
在戈尔恰科夫的晚宴上打瞌睡，
在纳雷什金娜面前整理背心，
后来，邀请全部知名人士(你将和大臣们、
亲王们相处，有如要好的友人)
作为你丰盛筵席上的嘉宾。"
"别再骗我了！我不会放过你，
别再废话，马上钻进瓶子里去。"
"等一等，等一等，亲爱的！
我会给你搞到三妻四妾和妙龄少女。"
"可恨的魔鬼！怎么？你在我的手心里
还敢胡说什么妻妾问题！
瞧你这德性！不，你这地狱的奴仆，
你用荣华富贵也诱惑不了我潘克拉季。
对你所做的一切，我已准备好报偿，
你这凶恶的魔鬼，你会后悔的！"
"为了向你说清楚，请再给我一分钟，
放掉我吧，别和我为敌，
为此，你将得到补偿，
我会把你带到耶路撒冷去。"
"到耶路撒冷去？"他惊奇地问魔鬼。

"到耶路撒冷去！是的，是的，我带你去。"
"噢，既然如此，我就放掉你。"

老头儿，老头儿，别信莫洛克的话，
不要去，不要到耶路撒冷去。
这魔鬼转弯抹角地想使你上钩，
不要和他结成亲密的友谊。
但是，你不听我的劝告，潘克拉季，
你拿起马鞍、鞍鞯、笼头，
就骑上这可恨的鬼东西，
准备启程去地狱。
老头儿，坐在莫洛克的肩上，飞驰吧，
你要前前后后地鞭打他，
飞吧，向着东方的圣城飞驰，
但是，你要记住，
你可敬的双腿骑的不是马匹，
人间遍布通向黑暗地狱之路，
你要坚持笔直地走下去。

（丘　琴译）

克利特的不幸

特列佳科夫斯基的子孙克利特[1]

---

① 克利特，指诗人的中学同学和好友维·卡·丘赫尔别凯，他是普希金经常嘲弄的对象。特列佳科夫斯基是俄国18世纪诗人，著有长诗《忒勒玛科斯颂》，被认为是平庸而沉闷的。

写着六音步的诗，对抑扬格充满怒火；
据他说，这单纯的音步破坏了一切，
它既妨碍诗思，又使诗人的火焰冷却。
关于这，我不敢争辩；且让他咒骂无辜：
抑扬格冷却了诗匠，他会冻结六音步。

（查良铮译）

1814

致 诗 友[1]

阿里斯特[2]！你竟也想充当帕纳塞斯[3] 的奴仆，
把桀骜不驯的珀伽索斯[4] 降伏；
通过危险的途径来追求桂冠，
还要跟严格的批评大胆论战！

阿里斯特，听我的话，放下你的笔，
忘却那溪流、幽林和凄凉的墓地，
不要用冰冷的小诗去表白爱情，
快快下来，免得滚下高高的山峰[5]！
就是没有你，诗人已经不少；

① 这是普希金发表的第一首诗。刊登在《欧罗巴通报》上，署名亚历山大·H·K·Ш·П(由普希金一姓中的辅音颠倒而成)。

② 指无才华的诗人。

③ 帕纳塞斯，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居住的地方，转义为诗坛。

④ 珀伽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神马，转义为灵感。

⑤ 登上品都斯山或帕纳塞斯山或赫利孔山，按照18世纪古典主义的说法，意味着写诗。

他们的诗刚一发表，就被世人忘掉。
也许，另一部《忒勒玛科斯颂》的作者[①]，
此刻，远远离开闹市的喧嚣，
跟愚蠢的缪斯结了不解之缘，
藏身在密涅瓦神盾[②] 平静的阴影之间。
呆头呆脑的诗人的命运，要引以为鉴，
他们的诗作堆积如山，成了祸患！
后世给诗人的进贡公平合理；
品都斯山[③] 有桂冠，也有荆棘。
千万别遗臭万年！——要是阿波罗听说
你也要上赫利孔山[④]，露出鄙夷的神色，
摇摇鬈发的头，为了对你的天才加以酬劳
赏你一顿清醒的皮鞭，该如何是好？

　　怎么样？你皱起眉头，准备答复我；
你也许会说："请不必枉费唇舌；
我一旦做出决定，便决不改变，
要知道，我是命中注定，才选中琴弦。
我可以让世人去任意评论——
生气也好，叫骂也好，我还是诗人。"

---

① 暗指维·加·丘赫尔别凯(1797—1846)，诗人，普希金的朋友。《忒勒玛科斯颂》是瓦·基·特列佳科夫斯基写的长诗。

② 密涅瓦神盾，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神盾是她的防身武器，一般用作"庇护"之义，诗中借喻"学校"。

③ 品都斯山，希腊传为阿波罗统治的地方，转义为诗歌圣地。

④ 赫利孔山，位于希腊中部，传为缪斯们居住的地方，转义为诗人取得灵感之地。

阿里斯特，不要以为只会押押韵，
大笔一挥，不吝惜纸张，就成了诗人。
要想写出好诗，并不那么容易，
就像维特根什泰因[1] 打得法国人望风披靡。
罗蒙诺索夫[2]、德米特里耶夫[3] 和杰尔查文[4]
固然是俄国的光荣，是不朽的诗人，
给予我们以理智和谆谆教训，
可是有多少书刚一问世就已经凋殒！
里夫玛托夫、格拉福夫赫赫有名的诗篇
跟晦涩的比布鲁斯[5] 一起，在书铺里腐烂；
没有人读这些废话，没有人记得它们，
福玻斯早给这些书打上诅咒的烙印。

就算你侥幸爬上了品都斯山，
当之无愧地取得诗人的头衔，
于是大家都乐于读你的作品。
但你是否梦想，只要当了诗人，
国家的税金可以由你承包，

---

① 维特根什泰因(1769—1843)，俄国将军，1812年指挥一个军，守卫通往彼得堡的大路。

②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和为现代俄语奠定基础的文学家。

③ 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俄国诗人。

④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古典派诗人。

⑤ 里夫玛托夫、格拉福夫、比布鲁斯都是假名，分别指希林斯基-希赫玛托夫(1783—1837)、德·伊·赫沃斯托夫伯爵(1757—1835)、谢·谢·鲍勃罗夫(1767—1835)。他们都属于“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的诗人。诗中“呆头呆脑的诗人”，就是指他们。

数不尽的财富会源源而来，
铁箱子里会装满金银财宝，
躺着吃吃喝喝，自在逍遥？
亲爱的朋友，作家可没那么有钱，
命运不曾赐给他们大理石宫殿，
也不曾给他们的箱子装满黄金：
地下的陋室和最高的顶间
才是他们辉煌的客厅和宫殿。
诗人备受赞扬，却只能靠杂志糊口；
福耳图那[①] 的轮子总是从身旁绕着走；
卢梭[②] 赤条条而来，又赤条条进入棺材；
卡蒙斯[③] 跟乞丐睡一张床铺；
科斯特罗夫[④] 死在阁楼，无声无息，
亏得陌生人把他送进坟墓：
赫赫名声一场梦，生活却是一串痛苦。

你现在似乎开始有所省悟，
你会说："你我不过是就诗论诗，
干吗你好像朱文纳尔[⑤] 再世，
评头品足，对人人都苛刻之至？
你既然跟帕纳塞斯姊妹发生争吵，
干吗还用诗的形式来对我说教？

① 福耳图那，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堤喀。
② 让-巴蒂斯特·卢梭(1670—1741)，法国抒情诗人，死于贫困中。
③ 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诗人，死于救济院。
④ 科斯特罗夫(1750—1796)，俄国诗人，生活贫苦。
⑤ 朱文纳尔，古罗马讽刺诗人，又译作尤维纳利斯。

你怎么了？是否精神不正常？”
阿里斯特，不必多说，听我对你讲：

记得，从前有一位白发苍苍的神父
跟村中的平民百姓处得倒也和睦，
虽说上了年纪，日子过得蛮不错，
很久以来被认作最聪明的长者。
有一次参加婚礼，多贪了几瓶酒，
黄昏时候，醉醺醺地往家走；
迎面就遇见了一群庄稼人。
这些蠢汉便说：“神父，请问，
你平时教导我们，不许我们贪杯，
总是让大家戒酒，不能喝醉，
我们听信你的话，可今天你是怎么了……”
神父对这些庄稼人说：“大家听着：
我在教堂里怎么传道，你们就怎么做，
只管好好活着，用不着学我。”

现在，我也只好这样来答复；
我丝毫不想为自己辩护：
对诗歌无兴趣的人才无上幸福，
平静地度过一生，没有忧虑和痛苦，
他不会用颂诗毁了别人的杂志，
也不会为写即兴诗，坐上几个星期！
他不爱攀登高峻的帕纳塞斯，
也不追求纯洁的缪斯和烈性的珀伽索斯；

看到拉马科夫[1] 拿起笔也不会惊心；
他心安理得。阿里斯特，因为他不是诗人。

我们不必讨论了，我怕你厌烦，
更怕这讽刺笔调叫你难堪。
亲爱的朋友，我已经给了你规劝，
你是否能放弃芦笛，从此默然？……
通盘考虑一下，随你自己挑：
出名固然好，安静才更妙。

（王士燮译）

柯丽娜

（仿莪相[2]）

（芬加尔派遣托斯加尔在科罗纳河源头的河岸上建立一座纪功碑，纪念在此地获得的胜利。托斯加尔领兵建碑之时，邻国的国王卡卢尔请他赴宴；托斯加尔爱上了国王的女儿柯丽娜；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得柯丽娜与托斯加尔得以相互倾诉爱慕之情，于是，托斯加尔成了幸福的人。）

我看见卡拉玛纳河的源头，

① 拉马科夫，即彼·伊·马卡罗夫（1765—1804），批评家和新闻记者，曾著文批评"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的领袖亚·谢·希什科夫。

② 莪相，传说中的勇士，弹唱诗人，克勒特民间叙事诗中的主人公，大约生活于公元3世纪。有关他的故事在苏格兰、爱尔兰流传甚广。苏格兰学者麦克菲森编纂的《莪相作品集》对欧洲浪漫主义诗歌影响深远。

水流湍急奔向迢迢远方，
你浑浊的河水拍击悬崖，
激起了阵阵狂涛怒浪，
夜晚，河水映照星光，
穿过荒凉而昏沉的森林，
冲刷盘桓交错的树根，
在浓阴如盖的树下喧响。
你布满苔藓的河岸招人喜欢，
当长空为暮霭所笼罩，
你看见柯丽娜受爱情驱遣，
在这里投入意中人的怀抱。

塞利玛国王在雄伟的宫殿，
给年轻的托斯加尔下了命令：
“去吧，去那阴暗茂密的丛林，
那里科罗纳河黑浪翻腾，
喧哗的白杨搅起阵阵凉风，
那里有列成一排的坟茔；
我带领忠诚勇敢的卫队，
在那里击溃了众多的敌兵，
数不清的勇士壮烈牺牲；
黑乌鸦守护着座座荒冢。
去吧，去那勇士捐躯的地方，
建一座丰碑纪念战功！”
托斯加尔带上弹唱歌手，
奉命出征踏上遥远的行程，
凄凉的夜晚摸黑赶路，

顾不得中午炎热，黄昏寒冷。
当火红的朝霞唤醒黎明，
一片金光辉耀在天空，
托斯加尔抵达预定地点，
那里森林莽莽烟锁雾笼，
科罗纳河源头的银色急流
出没在迷蒙的峡谷之中。
歌手们唱起神圣的颂歌；
托斯加尔用他强有力的手臂
从无底激流中拖出一块巨石，
呼啸着登上高高的河岸，
在茂密的野草中将巨石竖起；
在巨石上挂上黑色铠甲，
挂上剑，剑上有祖先的血迹，
挂上圆盾牌，有羽饰的头盔，
然后面向石头慷慨陈辞：

“轰鸣不息的激流之子，
请把勇士的英名传诸后世！
在夜深人静的可怕时刻，
当森林中弥漫茫茫雾气，
因长途跋涉而疲惫的来者，
在葱茏的屏障下卧倒在地，
在梦乡甜蜜的幻想中，
他将想起悠远的世纪！
当他被早晨的阳光唤醒，
面对红艳艳的灿烂晨曦，

他将看到阴森的坟墓，
并为严酷的景象而惊异……
异族的儿男开口问道：
‘谁使这纪念碑傲然屹立？’
年迈的驼背长者大声回答：
‘那是往昔时代的一位英雄，
是我们永世不忘的托斯加尔！’”

空中永恒的居民隐没了，
天边的晚霞渐渐暗淡；
月亮匆匆躲进了乌云，
步入高于九霄的宫殿；
夜幕笼罩山冈，科罗纳河
连同岸上的丛林俱已睡眠：
卡拉玛纳河威武的统治者，
卡卢尔，这异族的朋友，
邀请英俊的托斯加尔赴宴，
在年轻的柯丽娜的住所，
请他体验令人惬意的悠闲，
请他饮酒，用圆圆的海碗。
……………………………
……………………………
大家围着篝火团团坐定，
弹唱歌手欢乐地歌唱；
泡沫淋漓的金色酒杯，
轮流传到每个人的手上。
唯独外来的贵客心情不悦，

他把头颅低低地垂向胸膛；
他那沉思中热切的目光，
不时把温柔的柯丽娜打量——
他觉得胸闷且呼吸困难，
欢快的眸子失去了光亮，
忽而感到周身燃烧似火，
忽而为柔情又黯然神伤；
内心感受到血液激荡，
独自陷入难言的惆怅，
目睹妙龄绝色的美女，
他啜饮满杯的爱之琼浆。

橡树已不再烟雾缭绕，
阴影儿变得愈加幽暗，
浑浊的天空越来越黑，
睡梦笼罩着雄伟的宫殿。
………………………
………………………
夜色渐消——太阳的光芒
点燃了如火如荼的朝霞；
绯红的天幕泛出金黄，
托斯加尔离开了卧榻，
沿着湍急的卡拉玛纳河，
他行走在潮湿的岸上，
急匆匆奔向科罗纳峡谷，
欲倾听那鸣溅的波浪。
忽然，从树林的阴影里

走出来一个年轻士兵，
仿佛春天的午夜时分，
金色月牙儿挣脱了云影；
一柄利剑在胯后闪耀，
右手紧握着一支长矛；
头盔低低压住了前额，
盾牌保护柔韧的身腰；
铠甲映朝霞银光闪烁，
早晨的峡谷里雾气缭绕。

托斯加尔叫道："年轻的士兵，
你想跟什么人对阵交锋？
莫非在这个地方，战争
也将把条条溪水染红？
但柯丽娜的住所四周，
一切都平静而安宁。"
"卡拉玛纳河穿过密林，
可爱的家乡繁花似锦，
但柯丽娜已不在那里居住，
如今正沿着偏僻的道路，
走过荒原，陪伴她的心上人，
是他俘虏了美人儿的心。"
"你说什么，年轻的勇士？
那拐骗人的强盗现在哪里？
快把你的盾牌交给我！"
托斯加尔手接盾牌心生杀机。
突然，满腔的怒气化解，

他在惊诧中看到了什么？
心潮激荡得难以喘气，
转而燃起了兴奋的欲火：
透过那层威武的铠甲，
袒露的酥胸美如百合……
“原来是你！”英雄惊叫，
他的手止不住瑟瑟抖颤，
匆匆摘去那闪亮的头盔，
他看见柯丽娜站在面前。

（谷　羽译）

艾甫列卡[①]

你看远处那孤傲的峭壁，
峭壁下有个深深的洞穴，
幽暗的洞口被灌木遮蔽，
湍急的溪水在附近呜咽。
傍晚，当云雾罩住明月，
艾甫列卡在此呼唤情人，
轻轻的呼声在山间传播，
忧伤孤独，她置身于黑夜。

“来吧，奥杜里夫，树叶黄了，

① 这首诗是普希金根据法国诗人帕尔尼的长诗《伊斯涅和艾斯列卡》的片断以意译的形式写成的。帕尔尼（1753—1814），以艳情诗著称。普希金年轻时对他十分推崇。

我坐在苔藓上等待着你，
声声叹息，烈火烧灼心扉……
奥杜里夫，快来吧，我的朋友，
让我们心贴心品尝甜蜜，
热烈亲吻，为爱情而陶醉！

“奥斯加尔，我害怕你的视线，
你相貌威严，言词冷淡，
别再打扰我，请远远离开！
在夜晚另有人把我陪伴，
黎明时我在他怀中睡眠，
我觉得他的吻更加甘甜。

“他为何迟延，违背我的意愿？
我为意中人已脱去衣衫，
那嗔怪的披风堆在脚边。
噢，来了！必是我期盼的朋友，
柔情化作兴奋洋溢心间，
芳唇因爱恋而炽热如燃。”

奥杜里夫走着，目光欢欣
心中的爱意驱散了愁绪；
突然，钢刀在暗中冲他一闪，
他打了个冷战，顿生怀疑：
“什么人？夜中潜行的小子！
回答我，为什么你在此地？”

“死对头！别靠近奥斯加尔！
胆小鬼！你暗中窥探什么？
欲火燃烧，我让你晓得厉害：
山洞里艾甫列卡等的是我！”
纯钢宝剑拔出剑鞘的时刻，
两相撞击串串火星儿迸射……

艾甫列卡听到剑击丁冬，
惊恐地冲出寒冷的山洞。
奥杜里夫朝她愤怒地大叫：
“快来瞧一瞧你这位相好！
看你温柔忠实却擅长背叛！
是你约他来这里作乐寻欢？
趁黑夜你们好心满意足，
要见他除非在阴曹地府！”

奥杜里夫狂怒地手起剑落……
艾甫列卡惊叫着颓然倒卧，
像风暴吹落的山顶积雪！
两个情敌厮杀你死我活，
石头上流淌如注的鲜血。
扭作一团在灌木丛里滚动，
那绝望的呼声凄惨而微弱，
临终时仍呼唤艾甫列卡，
他们的愤怒在死亡中凝结。

（谷　羽译）

奥斯加尔

有个旅人冒着茫茫的夜雾，
哆哆嗦嗦，迈着疲惫的脚步，
走在洛尔的墓石中间，倦怠的眼睛
枉然地在幽暗里寻觅平安的住处。
前面看不见洞穴，阴郁的河岸上
也看不见渔夫留下的小草房；
远处的密林被风吹得沙沙响，
朝霞在大海里安眠，月亮在云彩里躲藏。

他走着，就见长满青苔的悬崖上
坐着一位老弹唱诗人——往昔的歌者：
垂下白发苍苍的头，望着咆哮的河水，
默默无语地观察时间悄悄流过。
阴森的柳枝上挂着一把豁齿的剑。
这位沉思的歌者的目光十分平和，
投在异乡游子的身上，这胆怯的旅人
却吓得心惊胆战，赶忙从一旁走过。

“站住，过路人，站住！”老歌手唤道：
“这儿是古战场，请向勇士的英灵致敬！
吊唁这些英雄和他们安息的坟墓！”
旅人垂下头，仿佛有一群幽灵
出现在山冈上，带着骄傲的笑容

朝旅人频频点着血淋淋的头。
“那儿是谁的坟?”外乡人问,
用手杖指着河岸上的坟丘。

钉在悬崖上的箭筒和钢盔
在月光底下闪烁着暗淡的光芒。
“这里埋着奥斯加尔!”老人振奋地说:
“唉,这个年轻人过早地便已夭亡!
但他是自己愿意死:我亲眼看见
他是多么快活地等待着交锋,
一下子冲出队伍,在激战中倒下。
安息吧,年轻人!你在光荣的战斗中牺牲。

“奥斯加尔年轻时爱过玛尔温娜,
他们常常在黄昏时愉快相逢,
等候落进幽谷里的月光
和海边的峭壁投下的黑影。
他们的心仿佛彼此相通,
奥斯加尔心中只有玛尔温娜一个人;
但他们热恋和幸福的日子飞快地过去了,
等待着他的是悲苦的黄昏。

“有一次,在黑暗而凄凉的冬夜,
奥斯加尔拍打着美丽姑娘的门,
低声唤道:‘乖乖!快开门,我是你心上人!’
但草房里鸦雀无声。他又胆怯地敲起门,
一边侧耳倾听:只听到呼啸的风声。

‘你这时就睡了吗，玛尔温娜？’一片黑暗，
大雪纷飞，头发在雾里结了冰。
‘是我，是我，玛尔温娜，你好好听听！’

“他第三次敲门，门吱扭一声转动了。
他战战兢兢走进去，看见的是什么情景！
不幸的人两眼发黑，玛尔温娜浑身颤抖，
他看见兹维格涅尔在负心女人的怀中！
一阵狂怒在他眼睛里燃烧起来；
年轻的恋人只会打战，欲语无声。
他拔出利剑，然而兹维格涅尔溜了，
趁黑暗的夜色逃得无影无踪！

“玛尔温娜抱住不幸的人的双膝。
‘活你的吧！’奥斯加尔说着，转过眼睛，
‘活你的吧，我不是你的人，我蔑视变心，
我要忘掉和扑灭对负心女人的爱情。’
他一声不响，悄悄跨出门坎，
陷入阴郁和沉默的痛苦之中——
甜蜜的陶醉永远消逝了！
没有了贴心人，他在世上孤苦伶仃。

“我曾看见这年轻人耷拉着头，
绝望地念叨着玛尔温娜的闺名；
他那痛苦的心笼罩着一片忧伤，
就像深邃的大海上酣睡的阴影。
他见到儿时伙伴，匆匆瞥上一眼，

呆滞的目光已认不出谁是朋友；
他躲避酒宴，在寂静的荒野里
用孤独来哺育心中的隐忧。

“奥斯加尔在痛苦中度过漫长的一年。
突然战号吹响了！芬加尔这神之子①
率领暴徒投入血腥的战斗。
奥斯加尔听到这个消息，燃烧起斗志。
他的宝剑在这儿闪着光，死神都望风而逃；
但他终于倒在一堆死尸上，遍体鳞伤。
身子虽然倒下了，手还在寻找宝剑，
而永恒的酣梦已把勇士埋葬。

“敌人逃跑了，安息吧，英雄！
坟丘的四周一片寂静！
只是在寒冷和无月的秋夜里，
当阴湿的黑暗降落到群山的峰顶，
在紫红色的云彩中有个凄惨的幽灵，
穿着雾霭的衣裳，坐在墓石顶上。
箭矢铮铮有声，箭筒撞击着铠甲，
风吹着枫树，神秘地沙沙作响。”

（王士燮译）

① 芬加尔，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最高的神祇。

理智和爱情

少年达尼斯在追逐多丽达；
“停停，”他叫道，“美人啊，停停；
只要你说‘我爱’，我就不再
追赶你了，让维纳斯作证！”
理智说：“不要理睬，不要理睬！”
但爱神说：“向他说，你真可爱。”

“你真可爱！”牧女重复了一遍，
于是他们心里燃起了爱情；
达尼斯跪在少女的脚下，
多丽达垂下多情的眼睛。
“跑吧！ 跑吧！”理智直对她叮嘱，
但爱神那骗子却说：“留住！”

她留下了。于是幸福的牧童
把她的手握在颤抖的手里。
他说：“你看在那菩提树阴下，
有一对鸽子拥抱在一起！”
理智又不断说：“跑吧，跑吧！”
“学一学鸽子！”爱神告诉她。

于是柔情的微笑泛过了
美丽少女的火热的嘴唇，

于是她倒在少年的怀里，
眼里充满了缱绻之情……
“愿你幸福！”爱神对她低声说，
而理智呢？理智已经沉默。

（查良铮译）

致 姐 姐[①]

你愿意吗，我的密友，
让我这年轻的诗人
跟你聊一聊天，
带上被忘却的竖琴，
长出幻想的翅膀，
离开这所修道院[②]
和这孤寂的地方。
每当夜色幽暗，
便有永恒的安宁
伴随着阴郁的沉寂
悄然无声地笼罩着
这阒无人迹的大地[③]。
…………………………
我好像离弦的箭

① 普希金的姐姐，叫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
② 诗人在这里把皇村学校比做修道院，把自己比做修士。
③ 这行之后还有几行没有保存下来。

飞到涅瓦河畔，
去拥抱幸福童年的
最亲密的伙伴，
犹如柳德米拉的歌手①
甘愿受幻想的引诱，
回到故乡的家园，
我给你带来的不是金子
（我是一个穷修士），
我要赠给你一束小诗。

　　我偷偷走进休息室，
哪怕在笔端浮想联翩，
啊，最亲爱的姐姐，
我跟你将如何见面？
你一到黄昏时候
都怎么消磨时间？
你可正在读卢梭，
还是把让利斯② 放在面前？
还是跟快活的汉密尔顿③
开心地笑个没完？
或跟着格雷和汤姆逊④
凭借幻想遨游田野间：
那里的树林刮起微风

① 指诗人茹科夫斯基（1783—1852），他写过叙事诗《柳德米拉》。
② 让利斯（1746—1830），法国女作家，写了不少道德题材的儿童作品。
③ 汉密尔顿（1646—1720），法国作家，写过许多东方童话故事。
④ 格雷（1716—1771）和汤姆逊（1700—1748），英国感伤派诗人。

徐徐地吹入空谷，
婆娑的树木在耳语，
一条浩浩荡荡的瀑布
从山顶直泻而下？
或抱起那条老叭儿狗
（它竟然老于枕头之间）
把它裹进长披肩，
一边亲昵地爱抚它，
一边唤梦神，催它入眠？
或像沉思的斯薇特兰娜[①]
站在波涛滚滚的涅瓦河上
望着一片漆黑的远方？
或用飞快的手指
弹起响亮的钢琴，
使莫扎特再世？
或重弹皮契尼[②]
和拉摩[③] 的曲子？

我们终于见面了，
于是我心花怒放，
就像明媚的春天一样，
感到一种无言的喜悦。
忘记了别离的日子，

① 斯薇特兰娜，茹科夫斯基另一部叙事诗的主人公。
② 皮契尼（1728—1800），意大利作曲家。
③ 拉摩（1683—1764），法国作曲家。

也忘记了寂寞和痛苦，
心中的忧伤踪影全无。

但这只不过是幻想！
唉，我还是一个人
借着暗淡的烛光
在修道院给你写信。
昏暗的禅房静悄悄：
门上插着门闩，
沉默——这欢乐的敌人，
还有寂寞看守着我们！
一张摇晃的床，
一把破旧的木椅，
一只装满清水的瓶，
一支小巧的芦笛——
这就是我一觉醒来
在眼前看到的东西。
幻想呀，只有你
是上帝赐给我的奇迹，
你可以把我带到
那神奇的希波克林泉①，
身居禅室也自得怡然。

女神呀，如果离开你，

① 希波克林泉，又译马泉，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马（珀伽索斯）在赫利孔山下踢出的一条清泉，能启发人的灵感，也称灵泉。

我可怎么生活下去？
我本来性喜热闹，
从中得到无限乐趣，
突然被命运带到远方，
关在四堵大墙中间，
就像到了忘川[①] 的岸上，
活活遭到幽禁，
永远被人埋葬，
两扇门吱扭一声
在我身后关上，
于是世界的美丽景色
被一片黑暗遮挡！……
从此我看外面世界，
就像囚徒从狱中
窥望朝霞的光芒，
即使是旭日东升，
把它那万道金光
射进这狭小的窗子，
我心中依然充满忧伤，
无法感到欢畅。
或是到了黄昏时候，
天空一片黑暗，
云彩里的一道霞光
也渐渐变得暗淡——
我就忧伤地去迎接

① 忘川，又译勒忒河，希腊神话中冥国之河，死人喝了河水，便忘掉生前的事。

昏暗的暮色出现，
在叹息声中送走
即将逝去的一天！……
一边数着念珠，
一边含泪望着铁栏。

　　但是光阴似箭，
石门上的门闩
总有一天会脱落，
我的骏马快如风，
越过河谷和高山，
来到繁华的彼得堡；
那时我将忙于乔迁，
离开这昏暗的禅室，
离开这旷野和花园；
抛却禁欲的修士帽——
变成一个被除名的修士
飞回你的怀抱。

（王士燮译）

给吸鼻烟的女郎

会有这种事？你一向喜爱花卉：
　　有爱神种植的玫瑰，
有芬芳的铃兰、茉莉和百合，
　　还有傲然俯首的郁金香，

从前你每天都要采几朵
别在大理石般的胸脯上——
会有这种事，亲爱的克里梅娜，
你的情趣发生了多么奇怪的变化！……
你爱闻的不再是清晨的花香，
而是精制成的烟草末，
它固然松软可爱，
却于健康有害！
还是让哥廷根[①] 白发苍苍的教授，
躬着腰伏在古老的讲坛上，
用深邃的智慧去抠拉丁语，
一边咳嗽，一边用干枯的手
捏一撮烟末塞进大鼻子里；
或让留胡子的龙骑兵
一清早坐在窗前
带着犹未尽兴的睡意
用海泡石烟袋去喷吐青烟；
或让年已花甲的大美人
跟优雅无缘，从情场告退，
全靠外力支撑着犹存的风韵，
浑身上下没一处没有皱纹，
去嚼舌头，作祷告和打哈欠，
只靠忠实的烟末来消愁解闷——
可你，美丽的女郎！……如果
你真那么喜欢烟末——这真是想入非非！——

① 哥廷根，德国地名。哥廷根大学颇负盛名。

啊！真这样，我情愿化成粉末，
装进鼻烟壶里，甘受幽禁，
一直落到你那温柔的玉指之间，
于是我便欣喜若狂，
一直落到披丝头巾的酥胸上，
甚至……也许……呸！只是痴心妄想。
这一切不可能实现。
忌妒的命运最爱捉弄人！
唉，为什么我不是鼻烟！……

（王士燮译）

讽刺短诗

阿里斯特曾允诺给我们这样的悲剧：
剧场上所有的人都会由于怜惜而痛哭，
观众们的眼泪将会像河一样地涌流。
我们曾等着这金色的戏剧。
怎么样呢？我们等到了——有什么好说，
我们一点也不能降低这个戏的价值，
嗽，说真的，阿里斯特这下可洋洋自得
写下一出最悲惨的故事。

（王士燮译）

哥　萨　克

有一回，在午夜，
　　一个勇敢的哥萨克
穿过浓雾和幽暗，
　　悄悄骑马渡过了河。

黑色的小帽歪戴着，
　　灰尘铺满他的短袄，
手枪插在他的膝前，
　　腰间垂下一柄军刀。

忠实的马松开缰绳，
　　缓缓地向前面迈步，
它摆着长长的鬃毛，
　　没入了幽黑的远处。

前面有两三间茅屋
　　围在破篱墙的当中，
这里是通向少女的路，
　　那里伸入茂密的树丛。

“树林里找不着妞儿，”
　　小伙子邓尼斯想，
“到了黑夜，美人儿

都回到了自己的住房。”

这顿河的哥萨克
　　踢踢马刺，拉拉缰绳，
于是马儿像飞箭
　　就向着茅屋驶行。

月亮躲在白云后面，
　　遥远的天空照得雪亮；
在窗前，悒悒地坐着
　　年轻俊俏的姑娘。

小伙子看见美丽的少女，
　　他的心跳个不停，
马儿静静地左转，右转，
　　终于在窗下站定。

“月亮已经藏起来啦，
　　夜晚是一片漆黑。
出来吧，小爱人，快点，
　　给我的马汲一桶水。”

“不，接近年轻的男人
　　那多么叫人害怕！
我不敢给马去提水，
　　我不敢走出自己的家。”

"唉,别怕,美人儿,
　　和你的情郎亲热一下!"
"不,姑娘要提防黑夜。"
　　"我的欢心! 不要害怕!

"听我说,小爱人,别胡想,
　　快把那虚惊丢开!
你是在浪费黄金的时光,
　　别害怕啦,我的爱!

"骑上我的快马吧,
　　咱们去到遥远的地方,
和我一起有的是快乐,
　　跟着爱人到处是天堂。"

而少女呢,她垂下头,
　　她压制了内心的颤惊,
怯懦地答应和他出走。
　　啊,哥萨克真是开心。

马在驰奔,马在飞行,
　　男的对女的满是爱情;
他忠实了两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就变了心。

(查良铮译)

给亚·米·戈尔恰科夫[1] 公爵

有位诗人是宫廷哲学家，
不曾与阿波罗相识，
让他去向权贵毕恭毕敬
献上一首二百节的颂诗；
而我，亲爱的戈尔恰科夫，
决不会闻鸡即起，
去写词藻华丽的诗句，
拼凑音调铿锵的文词，
故作高尚、文雅而狡猾地
歌颂那些无聊的东西，
而且我这支鹅毛笔，
我也不敢把它变成竖琴！
不，我不想给你献一首颂诗，
亲爱的公爵大人；
我怎么敢贸然就下水，
不先问问河有多深，
一味步杰尔查文的后尘？
现在我随便诌上几句诗
来祝贺你的命名日。

请问亲爱的公爵，在这个时刻

① 亚·米·戈尔恰科夫（1798—1883），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

我应该衷心祝愿你什么？
祝你长寿，多子多孙？
祝你娶一位可爱的夫人？
祝你发财，飞黄腾达，
十字章、宝石勋章和荣耀加身？
是否应该祝愿你为了扬名，
踏上充满血腥的征程？
头戴桂冠和花冠而春风得意，
在战场上亲自鸣枪杀敌，
让胜利永远追随着你，
就像古代英雄涅夫斯基[1]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诗人要不用这样的小诗
来祝贺你饱尝艳福，
他只好永远离开缪斯！
让爱神保佑你这一生
在酒神和爱神中间度过，
成为伊壁鸠鲁[2] 的骄子！
然后——当斯堤克斯河[3]
在远处的雾中隐约出现，
保佑你享尽情欲的欢乐，
眼中含着慵倦的甜蜜，
从年轻的丘比特手里

① 涅夫斯基(1220—1263)，古代诺夫哥罗德公爵，后封大公。

②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主张享受现世生活，被称为享乐主义的始祖。

③ 斯堤克斯河，希腊神话中的冥河。

跳上卡隆[1]幽暗的船艄，
安睡在叶尔绍娃[2]的怀抱！……

（王士燮译）

经　历

尽管有谁以冰冷的理智
能暂时把爱情拦挡，
他并不就是以链子
永远锁住了爱的翅膀。
即使他不欢也不笑，
和严峻的智慧结为友好，
可是，一旦淘气的爱神
叩一叩他的门，他就会
和理智又展开争论，
不自主地打开了心扉。

我自己从切身的经历
感到了这些话的真理。
“一路平安吧！别了，爱情！
我要跟着盲女神[3]飞翔，
而忘记赫罗娅姑娘。

① 卡隆，神话中冥河上的艄公。
② 叶尔绍娃，叶尔绍夫将军的年轻妻子。
③ 盲女神，指幸福之神。

我要的是幸福，平静！”
我曾这样狂妄地幻想。
可是突然，哈哈一声笑
传到耳边，我四面张望……
爱神在叩我的门了。

不，不！很明显，我无法
和爱神吵架，分居过活；
直到现在，老巴尔卡①
还在纺着生命的线索，
就让他主宰我吧！
欢乐——这是我的法则。
一旦死亡打开可怕的墓门，
明亮的眼睛就会阴暗，
到那时啊，再也没有爱神
去轻叩墓穴的门环！

（查良铮译）

无上欢乐

蓊郁幽暗的树林里，
缓缓流淌澄澈的小溪，
溪水淙淙穿过芳草地；
有个牧童坠入了情网，

① 巴尔卡，古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之神。

夜晚时分独自歌唱，
时而吹奏小小的芦笛；
笛声在寂静的峡谷颤动，
曲中回旋低沉的音律……

忽然，赫耳墨斯之子[1]
跑出了深深的山洞，
他崇拜巴克斯[2]和维纳斯，
是放纵的牧神的首领，
他的牴角上环绕玫瑰，
乌黑的长发缠着常春藤，
萨堤洛斯[3]肩上披着羊皮，
羊皮洒满酒，酒气香浓。
山林之神压弯了手杖，
整个身子弯曲如弓，
躲藏在灌木丛的后面，
偷听夜半更深的歌声，
他的头还随着节拍晃动。

牧童忧伤地歌唱：
欢乐的日子一去不返——
像影子，又像过眼云烟！
欢乐来临，如同幻梦，

① 赫耳墨斯，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诸神之一。他的儿子潘是牧神和山林之神，他浑身是毛发，头上长角。

② 巴克斯，即酒神狄奥尼索斯。

③ 萨堤洛斯，森林之神，酒神的随从。

为什么沉入无边的黑暗？

“噢！当夜色沉沉，
空中一轮神秘的月亮，
凉爽的树林阴影幽幽，
在宁静之中进入了梦乡，
我与赫洛亚手挽着手，
在树林里从容地徜徉，
那时候谁能够和我相比？
心爱的赫洛亚依在身旁！

“如今，生活成了坟墓，
人间事寒透了我的心，
森林忧伤，溪水呻吟，
赫洛亚——背叛了朋友，
我再不是情人的心上人！……”

呜咽的笛音已经消失，
牧童沉默了，再没有歌声，
荒僻的树林一片宁静；
只听见小溪流浪花喧腾，
菟丝子不停地摇摇晃晃，
轻轻吹拂的是阵阵西风……
萨堤洛斯忽然走了出来，
离开了树木浓郁的阴影。
泛着泡沫的葡萄酒浆，
斟满圆杯，以示友情，

咧开大嘴豪爽地一笑，
说起话来声似洪钟：
“你垂头丧气，心里难过，
看一看吧，这琼浆玉液，
映着月光，闪亮、透明！
饮干这一杯——你的心
也将如此澄澈如此纯净。
相信我：嗟叹于事无补，
受挫时莫如高高兴兴，
与酒神结交，摆脱困境！”

牧童接过了酒杯，
仰起头来一口气喝干，
哈！酒的威力妙不可言！
痛苦与烦恼顿然消释，
心灵的阴云即刻飞散！
只要嘴唇一触及酒杯，
一瞬间万物俱可改变，
整个自然界生机勃勃，
幸福的青年浮想联翩！
金色的美酒饮干一杯，
第二杯又已斟得满满；
饮了第三杯……目光迷离，
四周景物变得模糊一片。

这不幸的人……已经厌倦。
他垂头叹息，痛苦地说：

“萨堤洛斯，请你指教我，
怎么样扼住命运的咽喉？
怎么样让幸福跟我走？
我可不能够永远喝酒。”
“听我说，可爱的少年，
请记住我的良言相劝：
一辈子捕捉欢乐的瞬间！
请记住友好的劝告：
没有酒便没有欢快，
没有爱，幸福就是泡影；
现在去吧，与丘比特和解，
乘着你醉意朦胧；
忘掉爱神给你的委屈，
在多里斯[①] 的怀抱里，
再次饱尝爱情的甜蜜！”

（谷　羽译）

拉伊莎致维纳斯，并奉以明镜[②]

这是我的镜子：拿去吧，维纳斯，
时光那老叟凌辱不了美的女神，
她将永远美丽，不怕岁月的流逝；

---

① 多里斯，希腊神话中海中神女之母。

② 这是古代拉丁文一首警句的翻译。本诗直接译自伏尔泰的法文。拉伊莎，是古希腊的名妓。

因为她啊——不是凡人。
可是我，遵从命运安排，
我已不忍在透明的镜中去窥探
无论我过去的丰采，
或是我现在的容颜。

（查良铮译）

饮酒的大学生们

朋友们，闲暇的时候到了；
一片安静和沉寂；
快铺上桌布，拿出酒杯！
取来金色的玉液！
香槟在玻璃杯里冒泡吧。
朋友们！为什么必得
在桌上摆着大本大本的书？
什么塞涅卡[①]、塔西佗[②]和康德……
把冷冰冰的夫子扔到桌下去，
让我们占领这块竞赛场；
把傻乎乎的学究扔到桌下去！
没有他们，我们喝得更欢畅。

难道在酒席上还能找到

① 塞涅卡（前4—65），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作家，属斯多葛学派。
② 塔西佗（约55—约120），罗马历史学家。

一个清醒的大学生？
赶快把主席选出来，
马上就会有用。
他会把喷香的甜酒和潘趣①
当做奖赏斟给酒鬼，
至于你们这些斯巴达人②，
他只给清水一杯！
我的好加利奇③，祝你健康，
你是伊壁鸠鲁的弟兄，
主张享乐和逍遥自在，
把心灵寄托在杯中。
请你赶快戴上花冠
来当我们的主席，
就连那些帝王也要
对大学生羡慕不已。
杰尔维格④，伸伸手！干么还睡？
快快醒来，好睡懒觉的人！
这可不是上拉丁文，
你坐在讲座前直打盹。
你看：这里都是你的好友，
瓶里盛满玉露琼浆，
你就唱吧，风流诗人，

① 潘趣，用果汁、香料、茶和酒混合成的饮料。潘趣一词来自英语。
② 斯巴达人，古希腊奴隶制城邦斯巴达的公民，转义为俭朴刻苦的人。
③ 加利奇（1783—1848），皇村学校讲授俄国文学和拉丁语的教授（从1814年5月5日到1815年6月），很受学生爱戴。
④ 杰尔维格（1798—1831），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同学。

为了我们缪斯的健康。
亲爱的讽刺诗人[①]！好吧！
给闲暇之杯斟满酒！
一下子写出一百首讽刺诗，
去讽刺敌人和朋友。
而你，年轻的美男子，
浪荡公子阁下[②]！
你将是最豪放的酒徒，
别的事就不必管它！
尽管我是学生，尽管醉了，
我还知道谦逊自重，
来，举起冒泡的酒杯，
我祝你建立战功！
还有你，天生的淘气包儿，
调皮鬼里的头头[③]，
真是豁得出命的大胆儿，
却是我的知心朋友，
为了普拉托夫[④] 的健康，
把那些杯杯瓶瓶摔碎，
干脆把酒倒进哥萨克帽里——
然后重新干杯！

---

① 指伊利切夫斯基(1798—1837)，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

② 指亚·米·戈尔恰科夫。

③ 指伊·瓦·马利诺夫斯基(1796—1873)，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

④ 普拉托夫(1751—1818)，顿河哥萨克首领，1812年战争的英雄。

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朋友[①],
　　让我们彼此摇一摇手,
让我们把书呆子的无聊
　　抛到传递的杯子里头;
我们并非头一次喝酒,
　　也常常发生争吵,
但是,一斟满友谊之杯,
　　马上就会言归于好。
跟你一起玩牌,无拘无束,
　　我从内心里喜欢你——
把这杯酒斟得满满的——
　　理智,去见你的上帝!……
可是怎么了?……我眼睛发花;
　　整个屋子天旋地转;
阿拉克[②] 酒瓶个个成双,
　　眼前一片黑暗……
同学们,你们在哪儿?我在哪儿?
　　请告诉我,为了酒神……
我的朋友们,原来大家
　　正伏在笔记本上打盹……
你这活受罪的作家!
　　看样子你最清醒;
维廉[③],念念你的诗吧,

---

① 指伊·伊·普欣(1798—1859),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和好友,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

② 阿拉克,用椰子或海枣汁或稻米酿的酒。

③ 维廉,即丘赫尔别凯。

好让我快些入梦。

（王士燮译）

鲍　瓦[①]

（长诗片断）

我常常同希腊诗人——
口若悬河的荷马[②] 交谈，
我不敢用嘶哑的声音
与沙伯雷[③] 和利马托维[④]
一道歌颂北方的英雄。
我读过，读过不止一遍，
才华盖世的维吉尔[⑤]，
却无意模仿这位诗人
文体的和谐及其柔情。
德国诗人克洛卜施托克[⑥]，

① 这首未完成的长诗创作于皇村学校时期，普希金生前未能发表。长诗的写作受到了拉季舍夫的影响，后者有一首童话长诗，题为《鲍瓦》。

② 荷马（前9—前8世纪），古希腊著名盲诗人，著有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

③ 沙伯雷（1595—1674），法国诗人，其十四行诗写得不好，曾受到布瓦洛的嘲笑。

④ 利马托维，俄国诗人什赫马托夫（生卒年代不详）的笔名，著有长诗《帕冉尔斯基、米宁、戈尔莫肯或被拯救的俄罗斯》。普希金嘲笑这题目，写过两句诗：

文体傲慢、夸张、混乱，
词藻笨拙而又平淡。

⑤ 维吉尔（前70—前19），罗马著名诗人，著有史诗《埃涅阿斯纪》。

⑥ 克洛卜施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著有长诗《救世主》。

亦曾拜读，但莫测高深！
我不想陪着他同唱赞歌，
我希望不分老少与贵贱，
人人都理解我的作品。
我爱弥尔顿[1] 和卡蒙斯，
可惜没有翅膀随之飞翔。
我不敢用荒唐的诗句
去打扰列位司智天使，
不敢与撒旦同登天堂，
不敢赞美圣洁的圣母，
或为美神维纳斯歌唱。
我不是放荡的好色之徒！
而昨天，我翻阅文献，
找到一部难忘的著作，
一部无比珍贵的好书——
让娜·奥连斯卡娅轶事，
充满睿智的教义问答，
掩卷深思，心怀敬意，
情不自禁来唱王子鲍瓦。

伏尔泰！举世无双的巨人！
法兰西将你尊为神灵，
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
在罗马你是反基督的魔鬼，

①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著名诗人，著有长诗《失乐园》和《复乐园》。

而萨克森[1] 又把你叫做猴子！
你曾经以微笑的目光
注视俄国的拉季舍夫[2]，
现在你就是我的缪斯，
我浮想联翩也要歌唱，
却未必有拉季舍夫的才气！

自从救世主诞生之后，
过了多少岁月语焉不详，
在强大的斯维特米尔城，
达顿登上王位，威名远扬。
用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
他谋取了王冠与权杖，
杀害了合法的在位君主，
宾德基尔，昏庸的沙皇。
（忠实的臣子历来这样
称颂其不断更迭的国王，
如果这逍遥无忧的人主，
没有禁卫侍从的守护，
每天夜里就不敢上床。）
国王达顿可不糊涂昏庸，
他没有这讨厌的绰号，
但人们都知道他的习性：

① 萨克森，德国地名。

② 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作家与诗人，著有《自由颂》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普希金对他甚为推崇。

残暴，并且睡不着觉。
至于他的德行与怪癖，
我懒得向诸位一一说明。
善良的人们必定听说：
有位皇帝[1] 整整二十年
不曾放下手中的武器，
不曾跨下战马的雕鞍，
所向披靡，东征西战，
把基督教世界踏进血泊，
对非教徒也肆意摧残，
而雷霆天使亚历山大[2]，
将其推翻令其一败涂地，
这帝王已被天下人忘记，
他体验着生活的屈辱，
只配当厄尔巴岛[3] 的皇帝。
达顿的命运亦复如此。

一天，召集大胡子们晋见
（达顿不喜欢没胡须的人），
坐在王位显得忧心忡忡，
达顿这样告诉他的大臣：
“诸位，你们的精明，
使权杖不再那样沉重，

---

① 此处指法国皇帝拿破仑。
② 亚历山大，指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③ 厄尔巴岛，属意大利，拿破仑侵略俄国失败后，于 1814 年被囚于此岛。

你们使国家安定太平
（这对国王并非坏事），
朋友们，你们全都有功！
今天我决定召见诸位，
你们想我要做什么事情？”

大臣们起立，满面狐疑，
行礼，头垂得很低很低，
然后在橡木椅子上落坐，
你摸摸胡子他捋捋长须。

达顿继续说：“你们知道，
我是凭借计谋与手腕
推翻昏庸的宾德基尔，
才得到了王位与王权，
他的爱妻密里特丽莎，
与我结合，把我陪伴；
他的骨肉，太子鲍瓦，
囚在黑暗的监牢里面。
得到昏君的黄金冠冕，
信手拿来，易如翻掌，
但要把王冠戴得久长，
却比得到它倍加困难。
不可理喻的平民百姓，
节日里逛街边走边谈，
他们交头接耳反复说：
愿上帝保佑王子平安！

须知鲍瓦已不是孩子，
不像他父王头脑简单，
虽然他关在监狱当中，
可我仍觉得他很危险，
要不要把他留在监牢？
请问我该拿他怎么办？”

默默无语，视线低垂，
众大臣全都陷入沉思。
不愧是个出色的会议！
何必多言，而应考虑：
老谋深算的阿扎莫尔
刚刚张开口（看样子
这白发大臣想要启奏）
转念一想打了个喷嚏，
一言未发，嘴巴紧闭。
德裔名医艾捷利道夫，
是艾斯库拉普的孙子，
手指小心地托着前额，
打个哈欠，吸吸鼻烟，
鼻烟壶发出嗤嗤声息，
他也不说话，没心思
向同僚显示他的才智。
威洛马赫、波尔刚、杜贝年，
王座侍卫，光荣的骑士，
坐在那里，纹丝儿不动。
戈罗莫布里，力大无穷，

论头脑，算不上机灵，
想啊想啊，打起盹来，
会议厅角落响起了鼾声……
什么比得了榜样的力量？
什么能有力地把人支配？
武将米拉佐尔和伊万，
打哈欠先用手套捂住嘴，
白发的阿扎莫尔、波尔刚，
下巴贴前胸，头颅低垂……
看达顿与群臣昏昏入睡，
动脑筋的人们鼾声如雷！

众大臣也许沉睡良久，
假如德国人的鼻烟壶
不是蓦然间滑落脱手。
鼻烟壶在地板上滚动，
忽然碰到戈罗莫布里
长筒靴上面那根马刺，
哐啷一响，裂为两半，
朝不同方向疾速飞去……
酣睡的勇士猛然惊醒，
抬头看了看会议大厅……
这时候鼻烟撒了一地，
烟味儿呛了武士的鼻子，
英雄不由得张口："啊嚏！"
这一声震得天棚嗡嗡响，
震得窗扉颤动纷纷脱落，

震得门扇开合连连摇晃，
震醒了国王和文臣武将……

英雄叫道："还想什么哪！
皇帝，决不能留着鲍瓦。
嗷，叫这个王子见鬼去！
你下一道命令：处死他！
至于怎么样处置，列位，
请大家出主意想想办法。"
剽悍的武士直截了当，
不喜欢拐弯抹角说废话。
伸了伸懒腰国王说道：
"好！那就听你的吧。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现在请各位各回各的家。"

达顿一时疏忽忘了强调：
这件事决不能拖延时间——
说干就干必须今天动手，
千万不能推迟到明天。
宫廷大臣已纷纷告退，
夜幕降临，天色渐暗，
国王达顿在宫中卧榻，
有心爱的王后相陪伴，
密里特丽莎无比娇艳，
然而达顿却背对着她：
今晚，至尊至贵的陛下

不思欢乐，只想睡眠。

密里特丽莎有位宫女，
名叫卓娅，年轻漂亮，
雪白的手，好看的脚，
身材容貌像天使一样。
卓娅为王后脱去衣裙，
摘下发帽、丝絛和头饰，
放在柜橱里一一收藏，
然后悄悄回到她的卧房。
她自己轻轻脱了衣服，
吃力地提起一扇小窗，
躺在柔软的羽绒床上，
一心等待斯维托扎尔——
宫廷侍从，她的情郎，
他答应夜半更深时刻，
跳窗幽会，共叙衷肠。
这美丽的宫女等啊等，
总也不见情人的踪影。
咦，夜半钟声，奇怪！
一个黑影飞进了小窗……
谁？可是她的心上人？
不，读者，完全不对！
进来的是国王的鬼魂，
看那副样子年事已高，
没戴王冠，戴一顶尖帽，
没穿朝服，穿一件长袍，

一条树皮带子扎在腰，
面无表情，突目而视，
嘴巴张开，龇着牙齿，
驴子似的耳朵很长很长，
在肩膀上摇晃呼呼山响，
卓娅浑身发抖如同筛糠，
她认出了那是宾德基尔，
是那位死去的糊涂君王。

惊恐的卓娅吓得要死，
双手合拢，跪倒在地，
明亮的眼睛垂得低低，
轻轻默念祷告的词句，
至于她说的有何含义，
那是一辈子猜不透的谜。
她向我们的圣父圣母，
嘟嘟哝哝地叨念着说：
“天啊！我看到了什么？……
尼古拉呀！你个蒙难者！
怜悯弱小请你保护我。
你是不是我们的皇上？
是什么原因，你说说，
让你竟然离开了天国？”

幽灵发出了一阵傻笑，
大声叫喊着告诉卓娅：
“亲爱的卓娅，别害怕！

我从那个世界来到这里，
决不是为了把你惊吓。
吓唬活着的人叫我开心，
但我没心思玩乐戏耍，
因为明天将点燃烈火，
烧死我那心爱的儿子，
烧死合法的王子鲍瓦！”

可怜的国王哭得伤心，
善良的宫女为他难过。
“我完全听从你的旨意，
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
“卓娅，我想做一件事——
救我的儿子逃出监狱！
求你去那阴森的地方，
暂且替王子承受苦役，
代替无罪之人呆在那里，
我愿意给你深深地鞠躬，
我要说：卓娅，谢谢你！”

卓娅立刻陷入了沉思：
为句好话去蹲监入狱！
这可是太残酷的游戏！
然而卓娅满怀着柔情，
她从内心里已经应允
国王提出的这个建议。

法国的先知，见解英明，
你说普天下柔弱的女子，
面对着年轻爱神的箭矢，
都有乐善好施的本性，
都有不加矫饰的心灵。
卓娅对亡魂轻轻说道：
"请问，至尊的皇帝，
我怎么样到黑牢里去？
（哎，你来想个主意）
那里关押着你的爱子。
五十名精选出的士兵，
日日夜夜把守着监狱。
我这样一个柔弱女子，
怎能骗过机警的武士？"
"你放心，找得到机会。
亲爱的，你必须起誓，
一旦这神秘机会来临，
你可千万别错过时机。"
"我起誓！"宫女说道。
幽灵顷刻间飞出窗口，
转眼消失，无影无踪。
卓娅立刻把窗扉落下，
随即轻轻地叹息一声，
心情平静地躺在床上，
不久沉入了幽幽梦境。

（谷　羽译）

致巴丘什科夫[①]

快活的哲学家和诗人，
帕纳塞斯幸福的懒人，
美惠女神[②] 娇惯的宠儿，
可爱的阿俄涅斯姐妹[③] 的知音，
欢乐的歌者，你为什么沉默了，
不再拨弄你那金弦的竖琴？
难道连你这年轻的幻想家
也终于跟福玻斯生分？

你那鬈曲的金发
再也不戴芬芳的玫瑰花冠，
你再也不在白杨的浓阴下，
让一群妙龄女郎围在中间，
再也不举起祝酒的大杯
把爱情和酒神歌颂，
再也不撷取帕纳塞斯的鲜花，
只满足于开头的成功；
从此听不到俄国巴尔尼的歌声！……

① 巴丘什科夫(1787—1855)，俄国诗人，1813—1814年间远征国外。回国后在世界观和创作上都发生了严重危机，很少写作，从此诗里开始出现悲观情调。

② 美惠女神，希腊神话中象征快乐、美丽、光明的三女神，相传是宙斯的女儿。

③ 阿俄涅斯姐妹，缪斯九女神的别名。

唱吧，年轻人，因为泰奥斯的歌手[1]
把他的千种柔情赐给了你，
还有妖媚的女友在你左右，
丽列达[2] 是你幸福时刻的欢乐，
爱情的歌手得到爱情就是报酬。
赶快调整你的竖琴。
用轻快的手指拨动琴弦，
就像春风吹拂百花，
用诗的多情缠绵、
用爱的悄声细语
去呼唤丽列达，让她进草庵。
高远的天空疏星闪烁，
独居的幽室一片昏暗，
你这可爱的幸运儿呀，
就借着这暗淡的星光
一边倾听着奇异的静谧，
一边把幸福的泪洒到美人的胸上；
但当你陶醉于热烈的爱情，
切不可把爱情的缪斯遗忘；
世上没有比爱情更幸福的了：
一边爱，一边把爱情歌唱。

每逢闲暇，亲朋好友

---

① 指阿那克里翁（约前570—？），古希腊抒情诗人，生于小亚细亚的泰奥斯，喜欢歌颂爱情、醇酒和逍遥自在的生活。

② 巴丘什科夫在他最有名的诗篇《我的家》（1811）里用的主人公名字。

纷纷前来将你拜访，
嘭嘭啪啪，美酒挣脱禁锢，
泛着泡沫，迸溅流淌——
你可将席上饶舌的宾客
用游戏笔墨加以描绘，
写他们的欢笑和喧闹，
写冒着白沫的酒杯，
写铿亮的玻璃相撞。
客人们用碰杯和着拍子，
一起来重复你的诗句，
高一句低一句很不像样。

诗人！写什么由你选择，
但要大胆，要使琴声响亮，
你跟着茹科夫斯基去歌唱血战
和沙场上那可怕的死亡。
你在阵前曾跟死神相逢，
你命运不济，倒在疆场上，
你追求的是俄国人的光荣！
你被闪着寒光的镰刀砍中了
颓然倒下，险些丧了命！……[1]

或者受朱文纳尔的鼓舞，
学会用讽刺的针砭，
时而举起犀利的匕首

① 谁不知道《1807年回忆录》一书？——普希金原注

去嘲笑和打击恶端，
说笑间指出可笑的例证，
如果可能，也将我们劝导。
但不要惊动特列季亚科夫斯基，
他的宁静常常受到骚扰。
唉，就是没有他，
蹩脚的诗人已经不少，
世界上有的是题材
值得你去尽情挥毫！

　　好吧！……我在这个世界上
是无名之辈。我的芦笛不敢
再把这个曲子继续吹下去。
对不起——但请听我的良言：
趁着你还受到缪斯的宠爱，
得到皮厄里得斯[1] 的鼓舞，
虽曾被看不见的箭所中伤，
并不肯马上进入坟墓，
就把世间的忧伤忘掉吧，
年轻的纳索[2]，把你的竖琴轻弹，
厄洛斯[3] 和美惠女神曾给你桂冠，
阿波罗曾为你调理琴弦。

（王士燮译）

---

① 皮厄里得斯，缪斯的又一别名。
② 纳索（前 43—17），古罗马诗人。这里指巴丘什科夫。
③ 厄洛斯，希腊神话里的爱神。

讽刺短诗

（仿法国诗人）

你的夫人叫我魂不守舍，
假如我命中注定得到三个
和你妻子一模一样的美人儿，
我宁可把两个献给恶魔，
祈求他只把第三个留给我。

（谷 羽译）

给尼·格·罗蒙诺索夫①

你如今也放弃了，我的朋友
这静谧的可靠的港湾，
你快乐地划起自己的小舟，
驶向汹涌的大海的深渊；
“命运”已作了你的舵手，
展翅的桅船一往直前，——
明媚而安详是你的天空，
啊，“幸福”吹拂着你的帆篷。
愿上帝保佑你不致遇到

① 尼·格·罗蒙诺索夫(1798—1875)，普希金皇村学校同学的弟弟。

险恶的气候在附近惊扰，
也不要有狂暴的旋风
在你的舟前使波浪喧腾！
但愿在临近黄昏的时期，
你会平安地泊向彼岸，
并且恬静地在那儿歇息，
和“爱情”与“友谊”永远相伴！
是的，你不会把它们忘记！
可是啊，我的朋友，也许
你我还不会很快地聚首
在那静谧而简陋的幽居，
也许，拿着一杯潘趣酒
你有时还会把我记起；
等我移进了新居以后，
（永眠，这有谁能够逃避？）
请说一声：“天保佑他快乐！
至少，他在世的时候爱过。”

（查良铮译）

讯雷布什金[1]

以前，我们古代的英雄
一旦结束了光荣的战争，

[1] 雷布什金（1792—1849），卡赞的诗人，他写的悲剧《约安，或卡赞的陷落》曾受到《祖国之子》杂志的批评。他作文答复，但显得无力。

就把剑悬在祖居幕帐下；
而今，我们的悲剧家布隆[1]
结束了墨水之战，却要把
他的一对耳朵高高悬挂。

（查良铮译）

皇村回忆[2]

睡意蒙眬的苍穹上
挂起了阴沉的夜幕；
万籁俱寂，空谷和丛林都安睡了，
远方的树林笼罩着白雾；
小溪潺潺，流入丛林的浓阴，
微风徐徐，已在树梢上入梦，
娴静的月亮好像富丽的天鹅
飘浮在银白色的云朵中。

瀑布从嶙峋的山石上
像碎玉河直泻而下，
在平静的湖水里，神女们泼弄着

① 布隆，普希金给悲剧作者雷布什金的绰号，有"狂暴"之意。

② 这首诗是皇村学校教授加里奇授意普希金为参加俄语公开考试而写的；普希金于1815年1月8日在考场上朗诵了这首诗，当时杰尔查文在场，给予热情赞扬。诗人在1816年致茹科夫斯基的诗中、《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八章和1835年的短评里都回忆过这段情景："我一生中只见过杰尔查文一次。"1819年普希金修改这首诗时，故意删掉其中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传统颂词（共两个诗节），以示不满。

　　微微荡漾的浪花；
远处，宏伟的殿堂悄然无声，
凭借拱顶，直上云端。
这里不是世上神仙享乐的所在吗？
　　这不是俄国密涅瓦[①] 的宫殿？

　　这不是皇村花园——
　　美丽的北国天堂？
俄国的雄鹰[②] 战胜狮子[③]，就长眠在
　　这和平安乐的地方！
那些辉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当年，仰赖伟大女人的权杖，
幸福的俄罗斯威名赫赫，
　　天下安定，繁荣兴旺！

　　在这里，每走一步，
　　都会引起对往昔的回忆；
一个俄国人环顾四周，叹息说：
　　“伟人不在了，一切都成为过去！”
于是悄然坐在肥沃的岸上，
陷入沉思，倾听着风声，
逝去的岁月在眼前一掠而过，
　　他满怀平和的赞喜之情。

---

① 指叶卡捷琳娜二世。她重修了皇村宫殿和花园，它们的基本面貌一直保持到今天。下文诗人又把她称做“伟大女人”。后来普希金对她另有叫法，已远非谀词了。

② 雄鹰，俄国的国徽。

③ 狮子，瑞典的国徽。

他看到：在汹涌的波涛之间，
在长满苔藓的坚硬的岩石上，
耸立着一座纪念碑[①]。一只年轻的鹰
蹲在碑上，伸展开翅膀。
沉重的铁链和闪电的光芒
在威严的圆柱上绕了三圈；
柱脚周围，白头浪轰隆作响，
然后平息在闪光的泡沫里边。

在蓊郁的松林的浓阴里
坚立着一座朴素的纪念柱[②]。
啊，它给亲爱的祖国带来了光荣，
对加古尔河却是莫大耻辱！
啊，俄罗斯的巨人，你们将永垂不朽！
你们曾在战争的风云中锻炼成长。
啊，叶卡捷琳娜的股肱和功臣，
你们的名字将百世流芳。

啊，战争的光荣时代，
你是俄罗斯的荣耀的见证人！
你看到奥尔洛夫、鲁缅采夫、苏沃洛夫——
斯拉夫这些英武的子孙——

① 叶卡捷琳娜在皇村的湖中小洲上为纪念阿·戈·奥尔洛夫伯爵1770年在切斯马战胜土耳其的海上大捷而建造的圆柱。

② 为18世纪著名统帅彼·亚·鲁缅采夫伯爵修造的圆柱：纪念1770年在加古尔河畔打败土耳其。

怎样靠宙斯的雷电取得胜利；
他们的奇绩使全世界大为震惊。
杰尔查文和彼得罗夫[1]用响亮的竖琴
　　歌颂这些英雄的战功。

　　你这难忘的时代过去了！
　　可是不久，新时代接着降临，
它看到的是新战争和战争的恐怖；
　　苦难已成为世人的命运。
一个靠诡计和鲁莽上台的皇帝[2]
用凶恶的手举起血腥的宝剑，
人间的灾星出现了，马上燃起
　　新战争的可怕烽烟。

　　敌人像浩荡的洪水
　　淹没了俄国的土地。
在他们面前，阴郁的草原在沉睡，
　　田野蒸发着血腥气。
和平的城市和村庄在黑夜里燃烧，
周围的天空被照得一片火红，
密林成了难民的藏身之地，
　　铁犁锈了，在地里闲着无用。

　　敌人横冲直撞，不可阻挡，

① 彼得罗夫(1736—1799)，俄国诗人，以写颂诗著称。
② 指拿破仑。

烧杀劫掠，一切都化为灰烬。
柏洛娜[1] 战死的子孙的幽灵
化成飘忽无形的大军，
不断地走进阴暗的坟墓，
或寂静的夜里在林中游荡……
听，杀声四起！……有人从雾蒙蒙的远方来了！
盔甲和宝剑撞得丁当响！……

闻风丧胆吧，异族的军队！
俄罗斯的儿女发起进攻；
不分老幼，起来奋勇杀敌，
他们心中复仇之火正红。
发抖吧，暴君！你的末日到了！
你将看到个个战士都是好汉；
他们不打败你，就死在战场，
为了俄罗斯，为了神圣的祭坛！

战马嘶鸣，跃跃欲试，
山谷里布满兵将，
一队跟着一队，人人要复仇和光荣，
欣喜之情充满胸膛。
他们奔赴一场恶宴；剑要杀人，
于是战斗开始了；山冈上炮声震天，
在滚滚烟尘中宝剑和飞矢呼啸，
鲜血往盾牌上迸溅。

① 柏洛娜，罗马神话中的女战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厄尼俄。

一场血战。俄国人胜利了！
傲慢的高卢人[1] 纷纷逃窜！
但在天之主对这个善战的枭雄
还恩赐了最后的希望一线，
白发将军[2] 没能在这里打败他；
啊，波罗金诺血洗的战场！
你没能降伏敌人的猖狂和高傲！
噫，高卢人上了克里姆林城墙！……

莫斯科啊，亲爱的家乡，
当我的年华像朝霞初升，
就曾在这里虚掷了宝贵时光，
不知道什么叫痛苦和不幸；
如今你看到了我们祖国的敌人，
你被大火吞没，被鲜血染红，
而我却未能为你报仇而捐躯，
只是空自怒火填膺！……

莫斯科啊，你的百头[3] 的美，
故城的姿色如今在哪里？
从前呈现在眼前的富丽的京城
现在只剩下残垣断壁；

① 高卢人，高卢是古地名，包括法、意、比、卢森堡等很大地区。此处高卢人指法国人。

② 指米·伊·库图佐夫。

③ 指教堂的圆屋顶。

莫斯科啊，你凄惨的景象真怕人！
皇宫和王府都被夷为平地，
都被大火烧了。塔顶的桂冠黯然失色，
　　富人的楼阁都已颓圮。

　　那里原是豪华的所在，
　　处处有园林、浓阴匝地，
桃金娘馥郁芬芳，椴树随风摇曳，
　　如今变成了焦土和瓦砾，
在美妙的夏夜，宁静的时刻，
快活的喧闹声再也飞不到那里，
岸边和树林再也没有灯火闪烁，
　　一切都灭绝了，一片沉寂。

　　宽心吧，俄国的诸城之母，
　　且看侵略者的下场。
如今上帝复仇的右手已沉重地
　　压在他们傲慢的脖颈上。
看，敌人在逃跑，连头也不敢回，
他们的鲜血在雪地上流成了河，
他们在逃——俄国的剑从后面追赶，
　　黑夜里等着他们的是死亡和饥饿。

　　啊，你们这些残暴的高卢人！
　　竟然也被欧洲强大的民族
吓得发抖。可怕呀，真是严峻的时代！
　　连你们也走进了坟墓。

你这柏洛娜和幸运的宠儿哪里去了?
你蔑视信仰、法律和正义的呼声,
你妄图用宝剑砍倒各国的王位。
　　你消失了啊,像早晨的噩梦!

　　俄国人在巴黎!复仇的火把在哪?
　　高卢,快低下你的头吧!
这是什么景象?俄国人带来了
　　金黄的橄榄与和解的微笑。
远处战争轰鸣,莫斯科一片凄凉,
就像草原笼罩在北国的寒雾之中,
俄国人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拯救
　　和造福大地的和平。

　　啊,富有灵感的俄罗斯歌手[1],
　　你歌颂过威武的战阵,
请你怀着热烈的心,为同行们
　　弹奏一曲黄金的竖琴!
再用和谐的琴声把英雄歌唱,
高傲的琴弦会把一团火送进心中;
年轻的士兵听到你这战斗的歌声,
　　他们的心就会颤抖和沸腾。

(王士燮译)

---

① 指茹科夫斯基。

浪 漫 曲[①]

阴雨的秋天，将近黄昏，
荒郊野外走来一个少女，
把不幸的爱情的秘密果实
战战兢兢地抱在怀里。
树林和群山，一片寂静，
夜色昏暗，一切都已入梦，
她仔仔细细地四下张望，
心中一阵阵忐忑不宁。

接着叹口气，把目光
落到无辜的婴儿身上……
"睡吧，你这个磨难，
你不知道我心中的忧伤，
等你睁开眼睛，想起了我，
却再也不能扑进我的怀中。
明天你就得不到妈妈的吻了，
你不知道妈妈多么不幸。

"你怎么召唤也都没用！……
我的罪过是一生的耻辱——

① 这首早期作品于1827年由波·米·费奥多罗夫收入《祖国缪斯纪念碑》文集发表，普希金本人大约并不知道。后来被谱上曲，广泛流传。

你将永远把我忘记，
可我却永远忘不了你！
有什么人家会把你收下，
并且说：‘你不是我们家人！’
你会问：‘我的爹娘在哪儿？’
却找不到你的亲人。

“可怜的孩子，你在孩子群里
会一直被伤心的念头折磨！
你一看到母亲对子女的抚爱，
会终生感到心里难过。
你到处都将是孑然一身，
永远诅咒自己的命运，
你将会听到冷酷的责难，
那时请你原谅我这个母亲……

“你睡了，可怜的——让我
最后一次紧紧搂在怀中，
是这可怕的不公正的法律
判给我们一生的苦痛。
趁岁月还没有驱走
你这无罪的欢喜之情，
睡吧，亲爱的，难忍的忧伤
不会打扰你童年的平静！”

突然，树林后面的明月
照亮了附近的一间草房……

她脸色苍白，有气无力，
哆哆嗦嗦地走到门旁：
俯下身来，悄悄把婴儿
放在陌生人家的门前，
胆战心惊地转过眼睛，
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间。

（王士燮译）

丽　达[1]

（颂　歌）

背光的树林里，芳香的菩提树阴下，
高高的芦苇丛随着习习的微风起伏，
　银子似的溪水泛着浪花，
　团团簇簇像密集的珍珠，
美丽而羞怯的少女把衣服扔在岸上，
堆在那里，她漫不经心又过于疏忽，
　而溪流涌起层层涟漪，
　欢快地浸润她的肌肤。

　树林里匆匆忙忙的居民，
　小溪呀，你要倍加谨慎！
　哗哗响的流水呀，轻点！

① 丽达，希腊神话中埃托利亚国王的女儿，众神之王宙斯艳羡其美色，化作天鹅与之结合，生下女儿海伦，从而引发出特洛伊十年战争。

你可不要背叛这位美人!

丽达因胆怯而微微颤抖，
雪白的胸脯轻轻呼吸，
四周的波浪不再喧响，
就连西风也已凝神屏息。

一切都那样美妙宁静，
树林里听不见一丝声音，
山林女神也走得远远，
对驯服的溪水给予信任。

突然，岸边灌木丛发出了一种声响，
美丽的少女吓了一跳，害怕又惊慌，
不由身子一抖，喘气的力量都没有，
眼看着从垂柳下面游来了禽中之王，
　　它伸展着高傲的双翼，
向美女浮游——心中欣喜欲狂；
肆无忌惮劈开波浪，水花鸣溅，
　　它频频凭空抖动翅膀，
　　忽而用脖颈画着圆圈儿，
忽而垂下倨傲的头，依在丽达身旁。

丽达莞尔一笑。
畅快的呼叫
猝然爆发。
心荡神怡的表情!

天鹅紧紧压住
美丽的丽达。
呻吟声声，
复归宁静。
山林女神
怀着柔情蜜意，
偷偷地注视
神的秘密。

美丽的少女沉睡后终于苏醒，
疲惫地叹口气，轻轻睁开眼睛，
她看见了什么？——鲜花铺成卧榻，
她自己正躺在宙斯的怀抱之中；
　　神秘而美妙的帷幕
徐徐下落，遮住他们青春的爱情。

玫瑰花儿似的美人儿，
你们该牢记这个教训；
穿过背光树林的溪水，
夏季黄昏尤其要当心：

幽暗树林里往往藏着
脾性如火的爱情之神；
水花里潜伏支支金箭，
爱神随凉爽溪流翻滚。

玫瑰花儿似的美人儿

你们要牢记这个教训；
穿过背光树林的溪水，
夏季黄昏尤其要当心。

（谷 羽译）

斯坦司[1]

你可见过娇嫩的玫瑰——
那美好日子的可爱姑娘，
当她春天刚刚绽开时，
活脱是爱情的形象？

如今叶夫多基娅出现，
在我们眼里显得更加娇艳；
不止一个春季她像花朵开放，
可爱，年轻，宛如春天。

但是，唉，疾风，暴雨——
这些冬天强悍的子弟，
不久就要到我们头顶咆哮，
征服河水、天空和大地。

再没有花朵，再没有玫瑰！

① 这首诗普希金是用法文写的，是他在皇村学校的早期作品之一。普希金进入皇村学校之前，就模仿其父用法文写过诗。

爱情的可爱的娇女
刚刚开放，就已枯萎；
美好日子的时光已经逝去！

叶夫多基娅！你爱吧，时间紧迫：
快利用你的幸福的时日！
难道非到冷漠的老年
才去领略爱情的火热？

（金志平译）

我的肖像[①]

你向我要我的肖像，
　　但要按真人写生才行；
亲爱的，肖像很快就能画成，
　　尽管只是个缩影。

我是个年轻的浪子，
　　还在学校读书；
一点不蠢，我不客气地说，
　　也不喜欢扭扭捏捏的态度。

他绝不是个爱絮叨的人，
　　也不是巴黎大学的博士——

① 这首诗是用法文写的。

这种人与我本人相比，
　　更令人厌烦，拿腔作势。

我的身材与最细高的人比较，
　　不能同样看待；
我有鲜艳的脸色，金黄的头发
　　和鬈发的脑袋。

我爱世界，也爱它的喧闹，
　　我憎恶孤独；
我恨争吵，也恨辩论不休，
　　对研究却不太抵触。

我非常喜欢看戏，跳舞，
　　按照我的想法，
我要说还爱好很多事物……
　　如果我不上中学的话。

说完这些，我亲爱的朋友，
　　你们已可以认出我的肖像；
是的！我愿意永远表现出
　　如同上帝造就我的那样。

恶作剧方面是真正的魔鬼，
　　扮怪相并不比猴子差劲；
冒失的举动很多，太多了——
　　确确实实，这就是普希金。

（金志平译）

1815



给娜塔莎

美丽的夏天谢了，谢了，
明媚的日子飞逝，无踪，
夜晚的阴霾的浓雾
悄悄铺展了沉睡的暗影；
啊，绿色的田野空旷了，
嬉笑的小河变为寒冷，
树林的枝丫苍老，发白，
天空也暗淡而且凄清。

哦，我的光明，我的娜塔莎！
你在哪儿？为什么看不见你？
可是你不要知心的朋友
和你分享孤独的情趣？
无论在湖水的清波上，
还是在馥郁的菩提树阴，
无论早晨，无论晚间，
我都看不到你的倩影。

很快地，很快地，冬寒来了，
树林和田野就要冰冻；
很快地，在烟雾的茅屋里，
炉火就要熊熊地烧红。
那时啊，我瞧不见意中人，
一如金雀守着小巢的家，
我将坐在屋里，郁郁的，
不断地想念着娜塔莎。

（查良铮译）

小　　城[1]

（致＊＊＊）

　　亲爱的朋友，请你谅解，
我竟沉默了两年，
从未给你写一封信，
因为实在不得空闲。
我乘坐三套马车
离开了质朴的寒舍，
来到伟大的彼得城，

[1] 这首诗初次发表时，第三段曾被检查机关删除，后来恢复。《小城》不是诗人的现实生活，而是虚构的创作，因为诗人当时还在皇村学校读书。但诗的中心部分也谈到了诗人当时所读的作家与作品。这首诗充满了卡拉姆津派书信诗轻松讽刺的格调。

迎接一个一个黎明。
两年来忙得团团转，
无事可做，又不得安闲，
无论去剧场或者赴宴，
边打呵欠，边寻欢；
唉！一时也不得安宁，
活像疲惫不堪的执事
在经台前念经不停，
又赶上复活节前的星期四①。
可是，感谢呀，感谢主！
如今我已经走上
平坦的大路；
把操劳和忧伤
都推出了门庭，
我羞愧，偌长的时日
竟被它们愚弄。
我趁着神圣的静谧
远离开了闹市，
作为懒散达观的人，
幸福的是默默无闻，
生活在一个小城里。
我租一所朝阳的小屋，
有长沙发，有小壁炉；
三个朴素的房间，
没有金银、青铜古玩，

① 星期四这一天教堂里祈祷时间最长，神职人员都很疲劳。

没有国外的地毯
铺盖着嵌木地板。
小窗对着开心的花园，
那里有苍老的菩提，
还有稠李花争艳；
每到消闲的中午之时，
浓郁繁茂的桦树枝
投下阴凉，为我蔽日；
甜香温柔的紫罗兰间
杂生着雪白清香的铃兰，
一股欢跃的清泉
托着漫游的花瓣，
避开了人的眼睛，
在篱笆下潺潺地流动。
你的善良的诗人
在这里生活得很开心；
不参加时髦的社交，
大街上也听不到
烦人的车声辚辚；
这里全然没有噪音，
很少看见一辆驿车
嘎嘎吱吱地从马路上通过，
间或有人过路
到我这里来借宿，
用行路的手杖棍
敲敲我的栅门……

谁在安逸中行乐，
暗中结交上福玻斯
和小爱神厄洛斯，
谁就会怡然自得；
谁在僻静的角落，
戴着睡帽无虑无忧，
信步随意闲游，
谁就会怡然自得，
随自己意愿吃喝，
也不必操心接待来客！
没有人把他打搅，
妨碍他在一清早
一个人睡会儿懒觉；
有兴，就把女诗神
请到家来一大群；
无兴，就随意就寝，
头枕在**利弗莫夫**[①] 身上
静静地进入甜蜜的梦乡。
亲爱的朋友，我如今
生活着非常惬意；
和那群无耻的仆人
宣告了永远别离；
独自坐在书房里，
我一点不感到寂寥，

① “利弗莫夫”是由韵脚（Рифма）一词变来的拟人的名字，指希林斯基-希赫玛托夫，讽刺只会押韵的人。

只觉得心旷神怡，
往往把整个世界忘掉。
和我交往的是一些古人，
是帕纳塞斯的诗人；
他们和我同居一室，
都在那细纱帘里，
在简陋的书架之上。
歌者极富表现力，
散文家戏谑风趣，
都在这里排列成行。
莫摩斯[1] 和密涅瓦之子，
刻毒的费尔纳[2] 的客里空[3]，
诗人中首屈一指，
你，也在这儿，白发的顽童！
他为福玻斯所培育，
自幼就擅长诗歌，
他拥有的读者最多，
可他们最少受他折磨；
他是欧里庇得斯[4] 的对手，
埃拉托[5] 的知心好友，

① 莫摩斯，希腊神话中嘲弄和非难指摘之神。

② 伏尔泰曾在瑞士（日内瓦附近）买了一处庄园，取名费尔纳，诗人最后20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③ 客里空，夸夸其谈的演说家、作家。

④ 欧里庇得斯（约前480—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

⑤ 埃拉托，希腊神话中主管抒情诗的缪斯。

阿里奥斯托和塔索之孙[1]，
我说？还是老实人[2] 的父亲——
他处处显得超群，
这卓越无比的老人！
伏尔泰之后，跟着就是
荷马、维吉尔和塔索，
一个挨着一个。
清晨一有空闲，
我就非常喜欢
把他们拆开来看。
年轻的美惠女神的后裔，
多情善感的贺拉斯[3]，
也和杰尔查文一起
来到了我的住地。
还有你，亲爱的歌手，
优美诗歌的作者，
你心地淳朴无邪，
多少颗心被你俘获，
你呀，瓦纽沙·拉封丹[4]，
你也在这里，无忧的懒汉！

---

① 指法国作家伏尔泰。伏尔泰曾仿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的创作手法写出长诗《伊雷娜》，又仿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的风格创作了《亨利亚德》。

② 伏尔泰的一部小说名为《老实人》。

③ 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诗人。

④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的名字叫Jean（让），普希金以俄国名字的爱称，称其为瓦纽沙。

那温情的德米特里耶夫[1]
那么喜爱你的构思，
同克雷洛夫[2] 一起，
信赖地在你身边栖息。
噢，善良的拉封丹，
金翅膀的普赛克[3]，
她那亲密的友伴
竟敢和你拼搏……
如果你平日善于惊奇，
惊叹吧，他竟胜过了你！
维尔若、格列古、帕尔尼[4]
都为爱神阿摩尔所培育，
都躲在了角落里。
（在寒冬的傍晚，
他们曾多次出来
把我的美梦驱散）。
这里还有奥泽罗夫[5] 和拉辛[6]，

---

① 德米特里耶夫，卡拉姆津感伤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

② 克雷洛夫（1768—1844），俄国寓言作家。

③ 指俄国诗人伊·费·波格丹诺维奇（1743—1803）。他著有神话长诗《杜申卡》，叙述爱神厄洛斯和美神普绪客的爱情故事。拉封丹也写过同样的长诗。

④ 维尔若、格列古、帕尔尼，都是法国诗人，他们发展了拉封丹的传统，他们的诗多以爱情为主题。

⑤ 奥泽罗夫，俄国感伤主义作家。

⑥ 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诗人。

卢梭[1] 和卡拉姆津[2]，
还有文学巨人莫里哀[3]，
克尼亚什宁[4]，以及冯维辛[5]。
接着是无情的酷评者[6]，
神气地把双眉紧锁，
带着他十六卷大作
傲然地在这里入坐。
作为凑韵的诗人，
害怕拉加普的鉴别力，
但得承认，我还是常常地
花费时间，读他的评论。

书架底层的书
都是些学生用的论著，
被厚厚的尘土覆没，
像是埋进了坟墓，
维兹格夫的大作[7]，

---

① 卢梭（1712—1778），法国作家，他的政论为法国革命开辟了道路。

② 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著有《俄国史》等，是普希金之友。

③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

④ 克尼亚什宁（1742—1791），俄国剧作家。

⑤ 冯维辛（1715—1792），俄国戏剧家。代表作有《旅长》、《纨袴少年》。

⑥ 指拉哈尔普（1739—1803），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兼评论家，著有16卷的《世界文学史》。

⑦ 维兹格夫的大作，即斯·伊·维斯科瓦托夫（1786—1831）的悲剧。

格鲁朋① 的赞颂歌，
唉！对老鼠来说
倒是些出色的创作。
向这些诗歌与散文祝愿，
祝它们永远安息与长眠！
可我拿它们作为屏障
(你想必也很清楚)
一个精制的羊皮簿
被我秘密地收藏。
这卷珍贵的手稿笔记
珍藏了几个世纪，
是俄国军队里的
我的一位堂兄弟，
俄罗斯的骠骑兵
无偿地对我的馈赠。
你似乎在怀疑……
其实不难猜测，
这是些鄙视印刷的
拍案叫绝之作。
这些敌视诗山桎梏的人，
荣誉的子孙，我赞颂你们！
噢，公爵②，缪斯的知己，
我欣赏你的逗趣，

① 格鲁朋，或许作者在此指尼·米·沙特洛夫（1765—1841），“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成员之一，写有仿圣歌的赞美诗。

② 指德·彼·戈尔恰科夫公爵（1758—1824），他的讽刺诗以手抄本流传。

爱读你的书信诗，
喜爱其中挖苦的诗句：
你对世界的认识、
你纯净的文体
和热情奔放中的
顽皮戏谑的讽刺。
还有你，豪迈的幽默大师①，
在这稿卷中也占据了位置，
你的阴曹快活的嘘声，
如同在少年时代，
把诗人成群地打在
雾朦朦的忘川之中，
使他们怒气冲冲；
还有你，布扬诺夫的歌者②，
创作了奥妙的诗歌，
你绘出了美丽的景色，
你是风趣的楷模；
还有你，可爱的诙谐者③，
你把梅里波敏娜的
宝剑和厚纸靴
竟送给了顽皮的塔莉！

① 指巴丘什科夫。他创作的讽刺诗《忘川两岸的景象》没有发表，手抄稿盛传一时。

② 指诗人的叔父瓦·里·普希金，他著有长诗《危险的邻居》，布扬诺夫是长诗的主人公。

③ 指克雷洛夫，他著有滑稽悲剧《波德希巴》，波德希巴、黑姑娘和公爵都是剧中人。

谁的笔能这样描写，
谁的笔能这样组合
这扣人心弦的佳作！
瞧，我看到了波德希巴
同黑姑娘一起流泪，
这儿公爵在长凳下发抖，
那儿，整个议会在打瞌睡；
几位被俘的君王
在动乱中发了慌，
忘记了厮杀、血战，
却弄个陀螺转着玩……
我还要提到一位好汉，
他算是抓住了良机，
冗词赘句只写他自己，
竟把稿本填满了一半！
噢，在帕纳塞斯诗山
你是地位不高的贵族[①]，
但在烈马珀伽索斯身上
却是大胆飞驰的骑手！
胡乱涂抹的颂诗，
这些顶楼间的装饰
一代代地宣扬他：
伟大呀，斯维斯托夫[②]，伟大！

① 指伊·谢·巴尔科夫（1732—1768），翻译家兼诗人，他讽刺苏马罗科夫和其他人的淫秽滑稽诗文手抄本流传一时。

② 检查机关用这姓名替换了“巴尔科夫”；这行诗之后所讲的斯维斯托夫指德·伊·赫沃斯托夫，斯维斯托夫是他的绰号。

对你的天赋我很敬仰，
尽管我并非内行，
但为这种诗我却不敢
编织赞美的花冠；
该用斯维斯托夫的诗歌
歌颂斯维斯托夫的创作；
可是，见你的上帝去吧！
若是和你一样，我发誓，
情愿从此不再作诗。

　　噢，你们，敬爱的诗人！
在这宁静幽深的寒舍，
自今日始恳请你们
占用我消闲的时刻！
我的朋友！和他们朝夕相处，
有时我独自沉思默想，
有时又随着自己的思绪
一下子飞升到天堂。
每当夕阳西下，
最后的一道光线
在金灿灿的背景上沉下，
闪闪烁烁的夜晚
把它的明亮的众君
推出来在夜空游动。
小树林微微地打着盹，
到处是轻轻的沙沙声，
我的诗神也手脚轻轻

盘旋在我的头顶；
于是在这静静的夜里，
我把自己的声音
汇入牧人的风笛。
啊！谁能在青春时期
就接过福玻斯的竖琴，
幸福啊，幸福就属于你！
他就会像天堂勇敢的居民
径直地飞向太阳神，
变成一个超凡的人，
那时荣誉便庄重宣称：
“诗人啊，你将永生！”

　　但我何曾因此洋洋自得，
我何曾被永恒所诱惑？……
我愿与人热烈争辩，
可是打赌我却不干。
天晓得，这也难说，
也许天上的阿波罗
把诗才的印记加给我；
或许我也会闪着金光
大无畏地飞到天上，
来到宙斯的天堂。
我不会完全化为灰烬，
说不定福玻斯年轻之子，
或是我的文明的曾孙，
在夜深人静之时，

来到我的墓前，
和我的幽魂聊天，
接受我的鼓励，
拨动竖琴轻轻吟叹。

　　难得的朋友，眼前，
借着壁炉的光线
我正坐在窗前，
手持着纸和笔，
我的心情昂扬无比，
不是因诱人的荣誉，
而是因为你的友谊。
这使我幸福得意。
为什么友谊的姐妹，
那青春的爱情，
让我枉自狂喜陶醉？
莫非我金色的青春
枉然赠我以玫瑰？
而命运却为我注定，
尘世上这苦涩的一生
我都要永远流泪？……
歌者的亲爱的友伴，
那无忧无虑的梦幻！
噢，愿你伴随着我
把欲念之手紧握，
捧着迷魂的酒盅，
沿着恍惚的小路，

引我到幸福的梦境；
直待到夜深人静，
那催眠的罂粟
让我闭上倦怠的眼睛，
你展开风一样轻的翅膀
飞到我的小屋旁，
悄悄地叩敲我的房门，
在美妙的静谧中
拥抱你所钟爱的人！
梦啊，施展你迷人的幻术，
把我倾心的人推出：
我的光明，我的天赋，
我所心爱的形影，
如同晴空闪光的眼睛，
把热爱向我心中倾注，
袅袅婷婷的身段，
初雪一般的玉颜；
看，她已歇在我的膝上，
烦恼使她阵阵冲动，
她把她热情的酥胸
俯在了我的胸膛；
双唇紧贴着我的双唇，
美丽的颊上泛起红霞，
眼睛里含着泪花！……
你如同无形的箭，
为何一现，又去得很远？
你转瞬即逝，把人哄骗，

逝去，就不再回转！
飞逝的幻梦，你在哪里？
不理睬我的呻吟与悲泣，
诱惑者已经销声匿迹，
心中只留下痛苦与孤寂。

　　然而，亲爱的友人，
谁能长年陶醉于幸福？
我慵懒无力的灵魂
悒郁中也有愉快的享受：
我喜欢在夏日里
怀着悲痛独自散步，
走在静静的河堤，
迎接降临的夜幕，
含着甜蜜的泪水，
遥望昏暗的天际；
每逢晴空万里，
喜欢带上我的马洛①
坐在湖边歇息，
看那雪白的天鹅
丢下岸边的谷禾，
充满热爱与温情，
随着它的良伴，
傲然地扬起长颈
漫游金色的波澜。

① 马洛，指罗马诗人维吉尔。

或有时为了消遣，
丢下书本，利用点空闲，
到一位和善的老奶奶家，
喝上一杯香甜的茶；
我无须去吻她的手指，
也不必把靴跟碰击，
她也不行屈膝礼，
但她立即会向我叙述
无数的新的消息。
她从四面八方搜集
各种各类的新闻，
她事事知晓，处处过问：
谁在谈恋爱，谁家死了人，
谁家的女人赶时髦
给丈夫戴上了绿头巾，
谁家的菜园里
白菜长得喜人，
弗马把自己的妻子
无故一顿教训。
安托什卡的琴弹了一半，
就把三弦琴打断……
老奶奶什么都谈；
她一边编织衣裙
一边讲她关心的事；
我坐得斯斯文文，
不觉陷入了沉思，
她的新闻没听进去。

记得是在首都，
听**斯维斯托夫**朗读
他那愉快的诗歌，
当时他全神贯注
朗诵他的创作。
唉！想来，那时上帝
是在考验我的忍耐力！

　　有时我的好邻人，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原来的一位少校，
如今已经退休，
向我表示友好，
请我到家喝杯酒，
晚宴上随便唠唠。
老人受伤的胸膛上
戴着奥恰科夫奖章[1]。
席上他兴高采烈，
端着祖传的酒杯，
回忆往事滔滔不绝。
他想起当年的战场，
他的连队走在最前方，
他迎着荣誉猛冲，
却被炮弹打伤。

---

① 奥恰科夫是土耳其要塞，1788年苏沃洛夫攻克这座城市，为纪念胜利，颁发了奥恰科夫奖章。

他躺在血染的山谷中，
精钢的军刀丢在一旁。
我总是满心喜欢
和他一起消磨时间……
呀！上帝，真对不起！
我不得不向你抱歉，
我怕，怕你的神职人士，
怕你城市的那些牧师。
我怕和他们交谈，
因此不参加婚礼，
不在婚宴上聊天。
其次，我如同教皇
对待犹太教那样，
讨厌农村的教士，
对他们完全不喜欢。
还有吹毛求疵的
那些教会书吏
专靠受贿发迹，
都是告密者的靠山。

然而，我的朋友，
若是近期能与你相会，
就让我们抛开哀愁，
共同饮上几杯；
我向上帝发誓
（诺言一定履行），
情愿同农村教士

为了上帝一起诵经。

（韩志洁译）

水 和 酒

我爱在炎热的日午
从小溪里掬一盅清凉，
我爱在僻静的树阴中
看水流如何泼溅在岸上。
谁要是把酒急着斟满，
使传递的酒盅溢出泡沫，——
朋友啊，告诉我：谁能不哭泣，
想到较早的心灵的欢乐？

谁要是鲁莽——诅咒他！
假如被无礼的狂热迷了眼，
他第一个伸出罪孽的手
啊，可怕！竟把酒和水相掺！
诅咒他，诅咒这种暴徒，
让他再也不能把酒啜饮，
或者是，尽管有酒杯在手，
却不能辨识葡萄酒和香槟！

（查良铮译）

背　弃

“万物皆变迁！
相思恋爱季，
倏忽已远去。
怎堪激情磨！
嬉戏与欢乐
溶进幽暗里。
如此我品尝
背弃之甘甜，
忘却叶莲娜，
忘却其锁链。
自由无羁心，
一切可忘记；
既有新缘分，
必有新机遇。
忆昔在春天，
玫瑰花娇妍，
沉醉迷西风；
青春炽如火，
风流少年我，
沉溺情网中。
打从今日起，
不复枉嗟叹，
忘却情和欲，

痛苦皆斩断！
怅惘已到头，
感伤亦有限。
年轻俏歌手，
妩媚叶莲娜，
可是为你生，
妖娆玫瑰花？……
听凭天下人，
全为她倾倒，
纷纷随幻想，
成群结队跑；
恬静住所中，
脚底踩灰烬，
普通一杯酒，
亦可寻欢欣，
宽解与豁达，
足以慰我心，
蓦然手挥动，
调弦弹竖琴，
我以我琴音，
遥寄众友人。”

　　独处别离中，
幻想乱纷纷，
忧伤又痛苦，
自我觅安慰；
俏丽叶莲娜，

拂之既不去，
翩然浮于心。
芳龄赫洛亚，
勾魄复消魂，
辗转又一春。
宛如一阵风，
吹拂在清晨，
驱逐一片叶，
随波且浮沉，
飘泊永不定，
行踪变动勤，
崇拜黛米拉，
丽拉亦可亲，
风流掌中戏，
爱心与竖琴，
献予众美人。
我从酥胸上，
揭去薄纱巾，
徒劳何所益？
人去情犹存！
倩影叶莲娜，
燃烧在我心！
去而盼复归，
明眸之欢欣！
视线冷如霜，
皆因忧虑深。
呼唤亦徒劳，

不幸之诗人！
既陷痛苦中，
绵绵期无尽……
抑郁复沮丧，
直到进孤坟，
且寻栖息处，
举世遗忘人，
头戴乌荆冠，
锁链拖在身……

（谷　羽译）

给利金尼[①]

你看见了吗，利金尼，那年轻的维杜里
头戴桂冠，身着紫红袍，堂皇华丽，
神气十足地仰卧在轻快的漂亮马车上，
在马路上穿过人群，横冲直撞。
看，人们怎样在他面前屈膝躬身，
看，护从怎样驱逐那可怜的人群！
谄媚者、元老和美女排成大队，
目光那么专注、讨好地在他身后尾随；
战战兢兢地期待、捕捉他的一顾，

① 利金尼，公元308到324年间古罗马的皇帝和统帅。普希金创作这首诗时，俄国政权掌握在沙皇宠臣阿拉克切耶夫手中。攻击利金尼的宠臣维杜里是诗人以古讽今的手法。初发表时，本诗附有小标题"译自拉丁文"，看来是诗人为回避审查才假托翻译的、诗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与古罗马历史无关。

犹如期待上帝降下神奇的洪福；
满头白发的老人和年幼无知的小孩
都默默地向着偶像跪倒在尘埃：
他留在污泥中的车辙也被当作是
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敬的标志。

噢，罗穆卢斯的人民[1]，告诉我，你何时堕落？
是谁奴役了你们，用强权扣上了枷锁？
自豪的罗马公民在高压之下屈服，
你们要做谁的，苍天哪，做谁的奴仆？
(要我说吗?) 维杜里！我的祖国的羞耻，
一位荒淫的年轻人坐上治国的交椅；
专横无礼的宠儿在管理虚弱的议院，
残酷地统治着罗马，丢尽了祖国的脸；
噢，时代啊！噢，可耻！维杜里成为罗马帝王……
莫非宇宙命中注定应该从此灭亡？

然而，是谁站在柱廊下，低垂着头，
披着一件破斗篷，双眉紧锁，
拄着木杖穿过纷纷扰扰的人群？
“你去何处，真理之友达麦特[2]，我们的贤人？”
“去何处？我也不知道，我早在观察，沉默不语，
我将要永远离开罗马，我憎恨奴役。”

---

① 罗穆卢斯是传说中的罗马城建立者，第一个罗马皇帝。罗穆卢斯的人民即罗马人民。

② 诗中涉及古代生活时假设的人名。

利金尼，好心的朋友！莫非也让我们
谦恭地向福耳图那、向我们的幻梦
深深地鞠躬，学那白发的犬儒主义者[①]？
莫如也让我们和这荒淫的城市告别？
这儿的一切都可出卖：正义、法律、
执政官、护民官，还有美色和荣誉！
就让格里采丽亚[②]这妙龄的女郎，
也像公用的酒杯，谁占有都一样，
去把还不懂事的人投进她那买卖的罗网！
我们羞惭的是——不该带着皱纹去荒唐！
让我们把闪光的欢娱留给虚荣的青春；
让无耻的克里特[③]和那权贵的仆人，
那个高尔诺里腆着厚厚的脸皮
从名门高第爬进富豪家出卖卑鄙！
我的心属于罗马；自由在胸中滚沸；
民族的伟大精神在我心中没有沉睡。
利金尼，让我们尽快地远离开忧虑、
远离那些疯狂的智者和骗人的美女！
要蔑视命运出于妒忌对我们的打击，
要把家园的守护神向着农村转移！
在古老凉爽的树林里，在海岸之上，
我们不难找一所质朴朝阳的小房，
在那里我们不必忧惧民间的骚乱，

① 犬儒主义者，古希腊教导人们蔑视一切富裕生活的哲学派别的代表。
② 格里采丽亚，诗中假设的宫廷暗娼的名字。
③ 克里特，诗中假设的名字。

隐居在偏远的地方，尽可幽闲到晚年，
安身于僻静的所在，舒适的角落，
面对壁炉中用橡木燃起的烈火，
举着祖传的高脚杯忆起过往际遇，
让严酷的朱文纳尔激起我的情趣，
我要写出一篇篇义正辞严的讽刺诗，
把这时代的罪恶与风气向后人揭示。

　　啊，罗马，以荒淫暴戾而得意的国家！
总有一天，你将遭到报复，受到惩罚。
我已预见到这专横骄奢者的末日，
世界上这一王冠的堕落、入土之时。
年轻的一代人民，残酷征战的子弟
将握紧宝剑，举起巨掌向你攻击；
他们将闯过高山，他们将越过海洋，
向你猛冲，像沸腾咆哮的巨流一样，
罗马将从地面上消失，沉入一片黑暗，
而旅人，望着这一片废墟与乱石滩，
会不禁陷入伤感的忧思中，感叹道：
“罗马，你在自由中成长，却又被奴役毁掉！”

（韩志洁译）

致巴丘什科夫[①]

从前有个时候，我诞生在
赫利孔的山洞里；
是提布卢斯[②] 以阿波罗的名义
给我施了洗礼，
于是我从童年时起
就畅饮明澈的希波克林的清泉，
在春天的玫瑰花阴下
我成长为一位诗人。

赫耳墨斯的快乐的儿子[③]
很喜欢我这个小孩，
在黄金的淘气的年代里
就送给了我一支芦笛。
我很早就熟悉它，
不停地吹奏着这支笛子；

① 巴丘什科夫，俄国19世纪初叶著名的抒情诗人，诗歌作品多歌颂人间的欢乐、爱情与友谊，并使文学语言接近于口语，对普希金的作品有过影响。普希金曾于1814年写了一首《致巴丘什科夫》献给诗人。1815年2月初巴丘什科夫访问皇村时，曾和普希金相见，建议他写作歌颂战争的诗章，据说他还曾参加过普希金朗诵《皇村回忆》一诗的那次考试。后来普希金又写了这首诗，讲出他怎样成长为一位诗人和他自己对诗歌的早期信念。

② 提布卢斯，古罗马公元前1世纪的诗人，写有歌颂爱情和田园生活的诗歌作品。

③ 赫耳墨斯的儿子潘曾用芦苇做成芦笛和排箫。

虽然我吹得还不连贯，
但缪斯们[1] 并不因此感到厌倦。

可是你啊，欢乐的歌手，
你是珀耳墨索斯河女仙们[2] 的好友啊，
你希望我飞跃上
诗坛的荣誉道路，
你要我同阿那克里翁[3] 分手，
去追随马洛的诗章，
在竖琴音响的伴奏之下
去歌颂战争血染的疆场。

福玻斯赐给我的并不多：
我心有余而才不足。
我远离开自己的祖先，
在异国的天空下歌唱，
我害怕跟鲁莽的伊卡罗斯[4]
去作枉然的飞翔，
我要按自己的道路前进：

---

① 缪斯们，一共9人，是管诗歌、音乐、戏剧、舞蹈等的文艺女神。

② 珀耳墨索斯河起源于赫利孔山，女仙们即指缪斯们。

③ 阿那克里翁，公元前6至前5世纪古希腊诗人，写有歌颂爱情的诗歌作品。后人模仿他的诗体，称为"阿那克里翁体"。

④ 伊卡罗斯，古希腊神话中名匠代达罗斯的儿子，他和他的父亲被关在克里特岛的迷宫里。后来他们用蜂蜡和羽毛粘制成翅膀，装在肩背上飞离克里特岛。但伊卡罗斯飞得太高，蜡翅为太阳融化，坠海而死。

让每个人都照自己的心愿去行事那样①。

(戈宝权译)

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②

(1815)

深海中留着晚霞的余光，
昏暗的厄尔巴岛笼罩着寂静，
云层中雾霭蒙蒙的月亮
　　　　正悄悄地滑行；
一片昏暗模糊不清的穹苍
在西方和蓝色的海水交融，
黑夜里一座荒凉的礁石上
　　　　独坐着拿破仑。
这魔王淤积着阴沉的思想，
想为欧洲制造新的枷锁，
他凶狠地遥望着大海的远方，
　　　　狠狠地轻声说：

"我周围都沉入死寂的梦乡，

---

① 这是引自诗人莼科夫斯基写给巴丘什科夫的《安乐与欢娱之子》一诗中的诗句，但用字稍有改动。

② 拿破仑于1814年被联盟军击溃之后，被监禁在厄尔巴岛，1815年2月26日逃出该岛，3月1日胜利返回法国，不久军队投靠了他。3月20日路易十八仓皇逃出巴黎，普希金听到此消息，创作了这首诗。

澎湃的狂涛平息在浓雾之中，
海上看不见一只破旧的帆篷，
也没有饥饿的野兽在坟前号丧——
只有一个孤独的我心事重重……

“噢，我的忠顺听命的波浪，
你就要舵下飞沫，让我渡海，
唤醒沉睡着的静静的海洋？……
让厄尔巴之夜汹涌起来，
让月亮在乌黑的云中躲藏！

“无畏的大军正在把我等候，
他们已经集合，整队待发，
世界已套上枷锁，向我俯首，
我将通过这黑色深渊到达，
让死亡的风暴重新怒吼！

“烧起战火！在高卢雄鹰之后
紧跟我们持剑的胜利之神，
众山谷中将血流成河，
我将轰倒各王朝的宝座，
粉碎欧罗巴神奇的盾。

“但我周围已沉入死寂的梦乡，
澎湃的狂涛平息在浓雾之中，
海上看不见一只破旧的帆篷，
也没有饥饿的野兽在坟前号丧——

只有一个孤独的我心事重重……

“幸福啊！你这残酷的诱惑者，
风暴中你原是我的秘密的守护神，
是你从孩提时候起抚育了我，
如今如同美梦，不见了踪影！
曾几何时，通过隐秘的道路
你将我引向皇帝的宝座，
用你那只果敢大胆的手
举起桂冠覆盖了我的前额！
曾几何时，人民怯怯懦懦，
战战兢兢地把自由奉献给我，
把尊严的旗帜向下低垂；
我周围烟火笼罩、炮声如雷，
荣誉闪着光芒展开翅膀，
在我头上盘旋，将我遮挡……
然而，严酷的乌云罩在莫斯科上空，
复仇的雷声隆隆！……
北国年轻的沙皇啊，你发动了军队，
灭亡之神从此把血染的大旗追随，
一个强有力者紧跟着倾覆，
上天重又欢欣，人间复归和睦，
而留给我的是耻辱和牢监！
我的铮铮作响的盾被击破，
头盔不再在战场上闪现，
宝剑在河边谷田里被人忘却，
在雾中失去了光泽。

周围是那样地寂静，深夜中
像是幻觉传来死神的哀鸣、
　　明晃晃的战刀的铿锵声
　　和阵亡者的凄厉的呻吟——
贪婪的听觉只听到海水在泼溅，
　　没有听惯了的喊杀声，
　　嗜血的敌意停止喧腾，
　　复仇的火焰不再复燃。
然而快了！注定的时刻即将来临！
载着威严的宝座的大船乘风破浪；
　　周围夜色更加深沉，
　　死亡的目光忽现忽隐，
面色苍白的叛乱之神坐在甲板上。
战栗吧，高卢！欧洲！复仇啊，复仇！
哭吧！你的灾星升起，一切都将死亡，
到那时，当全世界变成废墟之后，
　　我就在坟墓上称王！”

不做声了。苍天上弥漫着暗影，
月亮丢下了远方遮身的云层，
颤巍巍地把微弱的光洒向西边；
晨星在海洋的东方闪闪戏耍，
在厄尔巴岛险峻的巉岩下
　　雾霭中露出一只急驰的大船。
啊，强盗，高卢还要把你接纳，
合法的帝王心惊胆战地逃走。
然而，你不见，黑暗遮住泛红的晚霞？

你的白昼已到了尽头。
无底的苍海上笼罩着一片寂静，
苍穹变得阴森，暴风雨在乌云中聚集，
万物沉默……颤抖吧！死神就在你头顶，
你的厄运尚在隐蔽！

（韩志洁译）

给 普 欣

（5 月 4 日）[1]

盛情的小寿星，
呵，我亲爱的普欣！
一个隐士踏着幽径
诚恳地来把你访问；
你无须过分殷勤，
也不必敞开正门
迎接这善良的诗人。
这客人不拘礼节，
不要求远送近接；
请接受他的热吻，
一颗真挚的心
和它的朴实的祝愿！
为客人备好酒宴，

① 5 月 4 日是普希金好友普欣的生日。

摆在涂蜡的小桌上，
把啤酒杯斟满，
高脚杯里倒上琼浆。
啊，昔日的酒友！
让我们智慧的火光
暂时熄灭，来个小休，
把劳心事暂丢一旁！
让双翼的时光老人
跨着白驹马飞奔：
欢愉中流失的寸阴，
对我们仍贵如黄金！

知心好友，你多幸福！
整日里无忧无虑，
在金色的寂静里
把你的岁月欢度；
你优雅地聊天，
不知人间的沉沦，
像贺拉斯一样悠闲，
尽管不是位诗人。
你生活在俭朴之家，
不和可怕的人勾搭，
就是那个吉普克拉特[1]，
也不交阴郁的神职；
在你家大门口见不到

① 吉普克拉持，古希腊名医。

车水马龙的烦扰，
唯有欢乐的爱神
寻到了你的家门；
你喜爱碰杯的声响，
和烟斗浓郁的香烟，
迷恋诗歌的精灵
也不到你家讨嫌。
这方面你运气不错。
你说，还要让我
向友人祝愿什么？
我只好就此沉默……

愿上帝保佑你和我
一起迎接一百个五月，
待我双鬓白如雪，
也还用诗歌对你说：
“拿酒来，斟满酒杯[①]！
欢乐呀，忠实的伴侣，
愿你随我们进入坟墓，
让我俩在碰杯声中
结束咱们的一生！”

（韩志浩译）

① 引自巴丘什科夫书信诗《我的家神》。

致加利奇[1]

任随那阴沉的凑韵家
冠戴罂粟和有刺的荨麻，
把冰冷的颂诗凑了又凑，
那沉闷的胡话编个没够，
并且邀请将军去宴飨吧——
加利奇啊，你只忠于酒杯
和午夜后丰腴的美味；
疏懒的哲人，我邀请你
来到这快乐的诗之亭苑，
这偏僻而舒适的屋檐。
很久以来，在我的幽居，
在友人和酒瓶的团聚中，
只是缺少你的大酒盅，
而它曾伴着长时的宴乐，
引起多少机智和笑声！
你原不喜爱操心和劳作，
何不坐上飞快的三驾马车，
离开那彼得堡和忧烦，
到这快乐的小城来休憩。
你可以去到那个犹太佬
佐洛塔廖夫开设的小店，

① 加利奇（1783—1848），皇村学校教授，很受学生爱戴。

我们将在那儿围坐一圈，
把紫红的酒浆倾倒，
并且要砰地把门锁好，
好不要放走青春的欢笑。
于是金黄的啤酒迸流；
在桌上，还有傲岸的馅饼，
面对着紧密的一圈朋友；
我们将挥着明亮的刀叉
从四面八方向它攻打，
刹那就夷平那座城壁；
这以后，酒喝得头重脚轻，
你把头垂下，直垂到双膝，
你想要找个地方静一静，
以便倒在枕上沉沉睡去，
而那满荡荡的大酒盅
便掉在陈旧的绒毛榻中——
那时呀，什么书信诗，联句，
民歌，寓言，八行诗，商籁体，
都跳出我们谦逊的衣兜：
懒人的梦啊，愿你睡个够！……
但碰杯的声音吵醒了你，
你又精神振作一跃而起；
刚离开揉皱了的枕头，
便又举起你的知心好友——
看，小屋又摆上丰盛的筵席。

加利奇啊，流光一去不返，

危急的一刻转眼要来到：
一旦传来荣誉的召唤，
我就要脱下鞑靼长袍，
立刻离开这亲切的屋檐。
啊，再见了，纯洁的缪斯！
再见了，青春欢欣的港湾！
我将穿上紧箍的裤子，
把挺拔的髭须卷上一卷，
明亮的肩章挂在两肩，
于是我——这诗神的养子，
就成了咆哮的掌旗官！
哦，加利奇！来吧，加利奇！
呼唤你的不只是慵懒的梦，
还有这不亢不卑的友谊，
还有这溢满酒香的酒盅！

（查良铮译）

梦幻者[①]

月儿在天空悄悄滑行，
　　丘陵上夜色一片朦胧，
向着水面降下了寂静，

① 普希金采用了茹科夫斯基的《俄国军营中的歌手》一诗的形式，有意在内容上和它形成对照，作为对该诗的一个答复。普希金表示自己是一个温煦的梦幻者，无意追求战场上的荣誉。茹科夫斯基对普希金的诗歌创作有过影响，他们的关系，由早年两辈人的相互敬爱发展到后来成为好友知己。

从谷壑里吹来了微风；
在幽暗的丛林的荒地，
春天的歌者默默无声，
牧群在田野里鼾睡，
午夜飞逝着那么安静。

安适宜人的小房间
笼罩着深夜的暗影，
壁炉中的余火奄奄，
残烛也已经燃尽；
在朴素的神龛间
供奉着家神的圣像，
在泥塑的神像前
一盏神灯发着微光。

用手支托着头颅，
我依靠在孤榻上，
头脑里恍恍惚惚
沉湎于甜蜜的遐想；
在神秘的夜幕中，
借着淡淡的月光，
生着双翼的幻梦
成群结队敏捷地飞降。

悠扬而低低的歌声，
在金色琴弦上轻轻回荡，
在这幽暗的静谧中，

　　少年幻想者在歌唱；
他满怀深沉的烦恼
　　和默默无言的灵感，
手指在飞速地弹跳，
　　拨弄着知音的琴弦。

幸运者无须乞求上帝，
　　让幸福光临他的陋室！
他不受暴风雨的侵袭，
　　宙斯是他忠实的卫士；
在那慵懒的寂静中，
　　他甜美的睡意正浓，
响彻云霄的军号声
　　也休想把他唤醒。

荣誉之神将盾牌敲得铮铮响，
　　威武的姿态气度不凡，
她挥动染着鲜血的手掌，
　　从远处向我频频召唤；
任凭军旗迎风猎猎飘扬，
　　人们厮杀在浴血的战场，
唯有宁静使我十分欢畅，
　　决不为追求荣誉而奔忙。

我平静地避居荒野深处，
　　与世无争地苦度光阴，
上帝赐我以诗人天赋，

　　赠我一把无价的竖琴。
真诚的缪斯陪伴着我：
　　女神啊，我赞颂你！
这荒凉的原野和茅舍
　　因你的莅临无比美丽。

金色日子的曙光初现，
　　你就庇护了歌者，
用娇嫩的桃金娘花冠
　　覆盖了他的前额。
你放射着天庭的光芒
　　飞进朴素的小屋里，
俯身在孩子的摇篮上
　　轻轻地屏住呼吸。

作为我青春的旅伴，
　　愿你随我直到墓旁！
展开羽翼，带着梦幻
　　在我头顶之上飞翔；
把阴沉的痛楚驱逐，
　　俘获我吧……用你的幻象，
透过那层层迷雾，
　　为生活指出明媚的远方！

我临终的时刻将很宁静，
　　善良的死神来访，
轻叩我的门扉，细语声声：

"是时候了，快去冥乡！"
宛如冬天傍晚的甜美的梦
进入那和平安乐之邦，
罂粟花冠戴在头顶，
俯身扶着慵懒的手杖……

（韩志洁译）

我给朋友们的遗嘱

我要在明天死亡，
像快乐的幽灵飞翔，
飞到静静的冥河岸上，
飞入神秘的极乐之乡……
永别了，生活的喜悦、
爱情的快乐、种种诱惑！
我的朋友们，走近些，
走近些，崇敬和情热！
请你们明天拉起长队，
端起你们欢乐的酒杯，
走向昏暗的沉睡的湖旁；
我们以往谈笑的地方。
把塞默勒欢乐的儿子[①]，
和我们竖琴的知己，
主宰神和凡人的厄洛斯，

① 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塞默勒和宙斯的儿子，酒神狄俄尼索斯。

也请来参加最后的宴席。
让喜神摇晃着小铃铛
跑到这儿来逗逗趣，
让酒杯中的泡沫飞漾，
让我们开心地欢娱。
让敬爱的成群的缪斯
嬉笑着飞降到这里；
敬献她们第一杯琼汁。
我们珍视神圣的友谊；
友谊酒杯捧在诗人手中
觥筹交错，满怀豪兴；
直到东方启明高悬，
晨曦微露，霞光出现，
最后一次把我的芦笛，
这甜美的幻想的歌女，
紧抱在我激情的怀里，
最后一次疲惫温柔地
把友人和永恒全都忘记；
最后一次在雪白的胸怀
饱尝少年岁月的愉快！

当旭日升起在东方，
放射它绚丽的金光，
枝叶挂满露珠的白杨
在幽暗中也被霞光照亮。
请把阿那克里翁的硕果摆上；
他曾经是我的师长；

于是我通过一条小径
走向寂寞的冥河岸旁……
原谅我吧，亲爱的朋友，
再见，请伸出你的手！
请你向我，向我许诺，
在我赶路黄泉、永别之后，
一定实现我的嘱托。
来吧，亲爱的诗人[1]，
你歌颂了杰米拉[2] 和酒神，
特向你馈赠我的疏懒和竖琴；
缪斯将盘旋在你的头顶，
你不会忘却我们的友情！
啊，普欣，轻浮的哲人！
请接受我一杯琼浆
和花环——凋落的桃金娘！
我曾在罂粟和百合花上
度过了慵懒幸福的时光；
朋友们！我把这美好的回想
留给你们，再献出诚心；
呵，朋友！我要献给遗忘
我的诗歌和最后的长叹，当真！

我应该邀请你们
来参加我的肃穆的葬礼，

① 指安·安·杰尔维格。
② 杰米拉，诗人假设的女友的名字。

欢乐——孤独者的友人，
会把请柬分送到你们手里……
你们都戴起花冠，手拉手，
嬉笑着到来，在此聚首；
诗人将在这儿诗山小林里消失，
你们巧手的雕刻师
将在他的棺椁上刻上几个字：
“阿波罗和愉悦的儿子，
少年哲人在这里安息。”

（韩志洁译）

给一位年轻的女演员[1]

你不是克列侬[2] 的继承，
那宾得山上的主宰者[3]
不是为你制定他的法则；
上天没给你很多馈赠，
你的嗓音和体态的动作，
你那眼神的默默传情，
我得说，都引不起赞赏，
惊叹和热烈的鼓掌。
多残酷的命运！它注定你

① 本诗可能是写给瓦·瓦·托尔斯泰剧院中的一个农奴女演员的。
② 克列侬（1723—1802），法国著名的悲剧女演员。
③ 指法国作家伏尔泰，他在排演自己的剧作时，曾给克列侬以指导。

只能是个拙劣的演员；
不过，赫罗娅，你自有情趣，
一片笑声总跟着你，
你使恋人们展开笑颜——
因此，你必将获得桂冠，
你的成功无可置疑。

　　当你呆呆地面对着观众，
扯开调门歌唱起来，
全场凝神得鸦雀无声，
你唱着，并不很合拍，
我们的热烈的掌声
越来越响亮，有人叫道
“布拉窝！布拉维西莫[①]！好，好！”
讽刺家们发不出嘘声，
谁都为你的魅力而颠倒。

　　当你以你特有的笨态
把两手在胸前安放，
或者，先把两手往外张开，
再羞怯地按在胸上；
当年轻的米隆[②] 对你
背着听众咬耳朵密语，
你呢，麻木地毫无表情，

① “布拉窝”、“布拉维西莫”，均为意大利文的音译，即“好”。
② 米隆，在俄国文学中，常以此名指“恋人”。

叫他相信你的爱情，
或者呼天抢地地哭泣，
接着冷冷地唉了一声，
便安详地堕落在椅中，
又羞红得喘不出气——
这时，大家就互相传话：
"啊，多么好！"唉，但若不是你，
早会挨嘘。艺术真伟大！
赫罗娅啊，哲人在说谎，
这世上并非一切虚妄[①]。

以你的美迷人吧，赫罗娅！
这样的恋人才够幸福：
假如他把温柔的情话
敢于在你的面前唱出；
在舞台上，他以诗和散文
凭天发誓要把你崇拜，
而你对他也含情脉脉，
不敢轻易谈到变心。
啊，真幸福：谁要是在台上
和这可爱的女艺人演戏，
却把自己的角色忘记，
一面握她的手，一面希望
在台后他将更为快意！

（查良铮译）

① 此句影射《圣经》上所罗门的说教："一切皆虚妄"。

回　　忆①

（给普欣）

我的酒友，你可记得，
在愉快静谧的时刻，
我们把哀愁与挫折，
在冒泡的酒浆里淹没？

曾记否，咱们怕人发现，
躲在隐蔽的角落，
远远地避开学监，
疏懒地伴着酒神享乐？

曾记否，同学们团团坐
饮着甜酒低声交谈，
不敢碰杯，酒觥沉默，
廉价的烟斗闪着火焰？

多美妙啊！酒浆沸腾，
带着酒雾在迸流！……
远处突然一声响动，

① 回忆马利诺夫斯基、普欣、杰尔维格、普希金四个同学1814年9月5日在皇村学校饮酒的事。

来了校里的学究[1] ……

酒瓶霎时被摔破！
酒杯向窗外飞去——
可惜那琼浆清澈，
淌满地，一片狼藉。

我们匆匆地逃匿，
惊恐竟转瞬平息！
我们夸耀干得干脆，
红着脸儿，十分得意。

时而天真地哈哈大笑，
时而目光呆滞黯淡，
丢开了欢饮与逍遥，
和酒神的甜蜜交谈。

呵，我的知心朋友！
我要向你们发誓，
每年当我无虑无忧，
总要喝几杯回忆此事。

（韩志洁译）

① 指班主任，他发现了学生违章饮酒，报告了上级，四名学生受到了斥责。

寄语加利奇[1]

我的懒人，你在哪里？
你这位享乐的情人！
难道生活隐遁安静
对你并不显得惬意？
难道我们二人一起
就只能借助于信纸
来打发我们的时间，
并且再也不会看见
帕纳塞斯的浪子？
品都斯山有我邻居，
你却离开缪斯隐避，
不在家久留的住户，
告别家宅之神远离！
我们在黄昏降临时，
曾借助酒兴而喧嚣，
但不显眼的聚会地，
我们那园子已寂寥；
那里，科摩斯[2] 曾宴请，
请吃淡水鲑与包子，

① 刊于《俄罗斯博物馆》1815年第10—11期。诗写于6月前，加利奇已不在皇村学校任教。

② 科摩斯，希腊神话中宴乐之神，少年英俊，童男童女陪伴左右。

巴克科斯[1] 也曾高擎
冒泡沫酒杯给我们。
时不我待，夜以继日，
不再有友好的聚会；
昔日那些畅快宴席
寻欢逐乐的骄子们
同你共享别离苦情；
还有那些喧嚣交谈
和旷时持久的午餐
也都不再欢快尽兴。

　　一个人狭窄的斗室，
伴着黄昏时的静寂，
可爱的圣贤，我愿意
同你交谈，一抒胸臆。
夜的黑幕已经裹住
平静的流水的堤岸；
傲慢的老猫呼噜噜
在僧房中安然而眠。
当美妙的梦还没有
在寂静庇荫护卫下，
在这不知名的僧屋
让我安然睡在卧榻，
一旁等着摩耳甫斯[2]，

① 巴克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② 摩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梦神。

而我则仰卧在榻上，
不用那么特别卖力
给背叛我们的浪子
写寄语，潦草而匆忙。
那去处已远离此地，
那里，福玻斯众姐妹
曾爱抚地陪我消遣，
你讲，在那首府之地，
我的朋友，何事忙乱？
难道诗人的栖身处
如今却在人世闹区。
远离亲人们的乡里，
远离朋友以及亲戚？
难道在嘈杂剧院，
池座观众半痴半狂，
壮实的阿波罗天神
备受赞扬，喧声雷响，
忍受毫无意义诗歌
那种折磨人的曲调，
你竟能伴着演员和
弓弦可怕吼声睡觉？
或者，你这宫廷圣贤，
用装模作样的笑脸
在彩色绶带的前面
低下头颅，敛起眉眼，
想要如此虚怀恭谦
结识无知浮躁之徒？

或在席间怯生生地
在别人预订的诗里
对克雷兹[1] 之流吹嘘？……
不，我友善的加利奇！
你与卑躬极不相容，
正直聪慧之友是你，
你诚实高尚而宽容；
他喜爱生活的平静，
顺从自己命运安排，
对财主老爷的藏金，
都一概漠然地对待。
对包税者卢布票子
在欢乐时置之一笑，
哲学家面对米达斯[2]
也不会摘除尖顶帽。
同善变的福耳图那[3]
他虽然并没有交情，
感恩戴德的哲学家
却有巴克斯的奖品，
有时这位年轻酒神，
当那黄昏的幕降临，
嘴角带着微微笑意
拉菲特[4] 和玛瑙色的

① 克雷兹，传说中古代有无数财产的国王。
② 米达斯，希腊神话中佛律癸亚国王，以巨富著称。
③ 福耳图那，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堤喀。
④ 拉菲特，产于法国的酒。

格罗格酒用玻璃杯
端来劝他品品滋味，
哪怕点滴也喝一喝，
酒神晃动，脚下无力。
拥抱着梦幻般憧憬
爱情带领着他向前，
而青春焕发的友情
又为他编织着花冠。
应该承认，他很幸福，
这是事实，并非幻想，
当欢乐的时刻驾驭
羽翼急匆匆地飞翔，
当诸位诗人朋友们
从早到晚与他一起
唱着曲调，玩乐任性，
唱着加热的**莫泽利**，
面对自己的友人们
宣读着种种的寄语
并且点燃自己烟斗
用凶险的**不合辙韵**！……

快离开乏味的城市
同朋友共聚在一起，
并同他们不分离地
安居乐业在荒野里。
那些都市，去吧，去吧，
我的加利奇，快回还！

这里，玫瑰色的朝霞
我们从来也看不见，
我们同季布尔圣贤[①]
在被窝里睡着懒觉，
我们往往以酒为伴
睡醒一觉——再睡一觉。
你看：为了给你奖赏，
杰尔维格，我们的诗人，
将自己的短歌奉上，
斯坦司给葡萄献上，
将诗节排在行列中。
于是你可爱的小屋
挤满着东西和人物；
同可爱的取奖好手，
楼梯上我们的歌手
持三弦琴蹒跚走步，
我们都突然来做客——
于是，每天我们重新
又会用散文，用诗歌
驱散那忧伤的阴影。
诸位年轻的女朋友
也将来这里看我们；
金色生活朝朝暮暮
我们不惧怕消耗尽。
我们将同荣誉巫师，

① 指贺拉斯。

同年轻的巴克斯，
在有生之年余辉里
同享欢乐，共玩游戏。

（李　海译）

我的墓志铭

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
和爱神结伴，慵懒地度过欢快的一生，
他没做过什么善事，然而凭良心起誓，
　　谢天谢地，他却是一个好人。

（韩志洁译）

阵亡的骑士

燃烧着的最后一道霞光
悄悄地熄灭在树林的西方，
　　山谷里寂静荒凉；
蒙蒙的迷雾中河水翻腾，
朵朵白云慢悠悠地飘动，
　　露出金色的月亮。

山冈上扔着被折断的矛，
一副铠甲、宝剑连着手套，
　　锈头盔放在盾上，

马刺扎在潮湿的青苔中，
向着它们，月牙儿从上空
　　投下血色的暗光。

勇士的战马徘徊在山冈，
自豪的眼睛已失去光芒，
　　它垂下英勇的头。
马蹄敲打着山谷的岩石，
它望望铠甲，孤独地长嘶，
　　惊异得浑身发抖。

一个旅人在暮霭中迷了路，
心中怀有希望，感到恐怖，
　　全身弯向了手杖，
他爬上山冈，向昏暗中遥望，
又走下来，那疲劳的脚掌
　　竟把铁盔甲踢响。

他打了个寒战，锁子甲铮铮响，
死人的枯骨在里面碰碰撞撞，
　　钢盔滚下了石坡，
头盔中是颅骨……沉闷的声音
使烈马长嘶，向冈上飞奔
　　一望……低下头沉默。

路人在夜幕下已走出很远，
总有枯骨在脚下作响之感……

但黎明已现清晖，
阵亡者身着铠甲在山冈，
锁子甲静静地睡着，头盔不响，
战马绕死者徘徊。

（韩志洁译）

致杰尔维格[①]

（复函）

听我说，你这样一位
缪斯的调皮的神甫！
在这偏远的幽静之地，
我这个自然的门徒，
竟因为登上了诗坛，
使诗人们的罪过加重……
在可爱的虚荣的面前，
我弯下了我的腰身。
我们的诗人茹科夫斯基，
曾经对我提过建议，
让我和缪斯们结了亲。
起初我权当作嬉戏，

① 杰尔维格，《北方蜜蜂》和《文学报》等杂志的发行人。1815年他在《俄罗斯文库》杂志上发表了赞美普希金的诗。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

普希金！森林也不能使他隐遁，
七弦琴会传出他响亮的歌声。

凑上几行诗开开心，
之后又抄来抄去，
之后又发表了出去，
怎么了——管你愿意不愿意——
如今我竟成了他、你，
或者他什么人的兄弟，
怎么搞的？全怪我自己！……
背叛者呵，显然是你
和阿波罗结成联盟；
从此我也命该如此，
要落得个普拉东的名声①。
被人讥讽、遭受挫折！
唉，我这诗癖患者，
让我躲藏到哪里去？
负心于我的知己
把我天真无邪的诗
偷偷地寄往城市，
于是我的幽居的果实
被送到印刷厂去排版——
白白浪费许多纸！
嘲讽者赔着笑脸
紧紧包围起歌者：
“你应该承认，我听说，
您在创作小诗歌？

① 普拉东，即普拉东·尼科拉（1632—1698），法国剧作家、拙劣诗人，为了和拉辛竞争而拉拢友人吹捧。于是他的名字成为拙劣作家的代名词。

赏光瞧瞧倒不错!
您在诗里描摹的
当然是清泉、小河,
当然是矢车菊花丛,
小树林轻柔的风,
小羊羔和花儿朵朵……"

呵,杰尔维格,缪斯
已注定了我的厄运,
难道你也要如此
使我的悲伤增加几分?
希望你能允许我
哪怕仅仅一年也可,
投入梦神的怀抱里,
怀着无忧无虑的心绪
体验享受慵懒的喜悦——
我本就是慵懒之子!
之后,尽管我不情愿,
各种琐事总来纠缠,
四面八方,源源不断:
于是我不得不被迫
去和各种杂志论战,
去和报刊讲价钱,
同格拉富夫[①] 一起感叹……
饶恕我吧,阿波罗!

(韩志浩译)

① 格拉富夫,指赫沃斯托夫。

玫　瑰[1]

朋友们，告诉我，
我们的玫瑰在何方？
它是朝霞的骄子啊，
如今已经枯萎衰亡。
且莫说：
青春如此凋谢！
且莫说：
生活如此欢畅！
最好对玫瑰说一声：
别了，我惋惜心伤！
然后指给我们
百合花生长的地方。

（乌兰汗译）

致亚历山大[2]

民族间的战争平息了；遥远的边境
再也听不见厮杀的呼啸和军号声声；

① 根据古希腊生活形成的概念，玫瑰花代表爱情，而百合花则象征纯洁。

② 普希金这首诗最初的标题是《为俄国皇帝自巴黎凯旋而作》，是为迎接亚历山大一世自法国归来筹备的隆重庆典所写的颂诗。

从高高的天空，伴随和谐的琴音，
光明的和平向阴沉的大地徐徐降临。
大告成功！……俄罗斯沙皇功德圆满！
得意洋洋的军队疾速向祖国凯旋；
战旗猎猎，随从的卫队浩浩荡荡，
戴王冠的豪迈伟人啊，气宇轩昂，
威严地投入殊死决战，稳操胜券，
烟尘滚滚的莫斯科后方闪烁利剑！
毁灭者的星斗沉入了永恒的黑暗，
他头上闪光的皇冠已经变得黯淡！
幸运之子颤抖了，他已被命运抛弃，
他看到的是决不屈服的俄罗斯土地。
溃逃……复仇的雷从四面八方袭来；
跌下王位……再次登台……而终归失败！

荣耀和恩泽归于你，我们威武的帝王！
当黑压压的敌军兵团遮蔽了远方，
为投入决战戴上有羽饰的头盔，
在高高的祭坛前面你双膝下跪，
拔出利剑，发出了神圣的誓言，
捍卫自己的亲爱国土不受摧残。
我们聆听了这誓词；一颗颗雄心
在激扬的火焰中飞腾，追随父亲，
我们令死神惊恐，吓得它浑身发颤，
在敌人面前俄罗斯人刚强而又威严！

“执剑！”一声呐喊，卷起了风暴，

一面面旗帜在风中呼啦啦地飘；
弟兄们互相拥抱；临别的年轻士兵
在痛苦时刻向亲人举手作出保证；
厮杀抗击！为自由投身疯狂的战斗，
于是死神捕获战士，伸出冰冷的手！……
而我……远离雷霆，托你的荫庇……
平静中绽露才华，安全且无忧无虑！
啊，莫测高深的命运作出决定，
我未能冒敌人的枪林弹雨为你冲锋！
波罗金诺[①] 的子弟，库利姆[②] 的众英雄，
我遥望你们的队伍飞快地展开进攻；
为弟兄们焦急，我的心潮激荡，
为什么我一腔热血不能挥洒疆场？
既然我年轻的手也能紧握利剑，
为什么不遍体鳞伤倒在你的面前？
为什么不长眠地下荣获万世英名？
为什么竟无缘做历史伟业的见证？

啊，你是何等伟岸，你将永垂不朽，
当你统帅子弟兵冲向强大的敌手；
那些在枷锁的重压下死去的人们，
会从阴暗的棺椁之中抬头而挺身，
他们兴奋地抖动那沉重的铁链，
怀着怯懦的喜悦之情彼此攀谈：

① 波罗金诺，1812年俄国军队在卫国战争中重创法国军队的战场。
② 库利姆，一村庄名。在这个村子附近，俄军曾大败法军。

"莫非我们已经解放？霸主已灭亡？
谁这么勇敢？雷霆似地屹立在北方？……"
欧罗巴洲垂下了白发苍苍衰迈的头，
伸出了从奴役之中解脱出来的手，
紧紧抱住了救世主沙皇的双膝，
在你面前，混乱的强权已销声灭迹！

如今你回到子民身边，我们的沙皇，
午夜时分的家乡放射出兴奋的霞光！
你慈祥的目光俯视你治下的臣民——
所有的面孔都洋溢着爱戴与欢欣。
听吧——喜悦的消息在到处传播，
四面八方是欢声笑语、兴高采烈；
广场上人声鼎沸，庆典辉煌隆重，
你在人群当中，啊，俄罗斯的神灵！
迎接凯旋的君王，卫队跑得飞快。
老人，忘记了叶卡捷琳娜的幸福时代，
凝视着你，默默无言流淌着眼泪。
俄罗斯沙皇啊，请摘下钢铸的头盔，
放下威严的剑与盾——我们的屏障；
请为雅努斯[①] 的圣杯斟满和平之琼浆，
请你扬起结束战争的强健的巨手，
让人们祈求的安宁降临整个宇宙！……
让太平的黄金时代出现在人间，
任凭钢铁的头盔之上锈迹斑斑，

① 雅努斯，为罗马神话中司门户、出入的神，有两副面孔，一朝前，一朝后。

让利箭插入箭囊，忘却怎样飞行，
让幸福的居民再不受烽火的惊恐，
让和平铸造的犁缓缓地翻耕良田，
让从事商业贸易疾驰如飞的航船
驶过浩瀚的海洋，船后波浪滚滚，
让勇武刚毅的斯拉夫人的年轻子孙
因沉浸于平静的悠闲而感到怅惘，
他们有时默默聚会围在长者身旁，
专心地倾听老人缓慢从容的声音，
宿营，作战队形，远方的山冈与松林，
他用旧拐杖在地上为他们勾勒轮廓，
他的语言真诚，无拘无束而又平和，
他为晚辈讲活了往昔年代的荣光，
他热泪盈眶颂扬仁慈高尚的沙皇。

（谷　羽译）

"是啊，我一度幸福……"[①]

是啊，我一度幸福，是啊，我一度快乐，
我曾经陶醉于隐秘的欢愉与狂热……
　　时光荏苒，喜悦何去了？
　　那梦境飞逝而过，

---

① 这首诗写在普希金的日记本上，注明时间是1815年11月29日。这是他与同学的姐姐叶·帕·巴库尼娜（1795—1869）相识后写的，是他赞美巴库尼娜多首诗中的一首。

那快乐的华美已萧索，
包围我的又是黑黝黝愁煞人的凄恻！……

（乌兰汗译）

泪　珠

昨天我和一位骠骑兵
　　同桌饮过酒，
我默默凝视远去的路
　　心中一片愁。

“喂，你望着大路看什么？”
　　我那位勇士开了口。
“谢天谢地，你还不曾
　　沿着此路送走朋友。”

我把头垂在胸前，
　　匆匆地喃喃了一句：
“骠骑兵！她再不和我在一起了！……”
我叹了一口气——不再言语。

泪珠挂在睫毛上，
　　泪珠掉在酒杯里。
“小毛孩！”他吼道：“真丢人？
　　为了姑娘在哭泣！”

"骠骑兵，别管我……嗨，我心里难受。
显然，你从来不知痛苦忧伤。
天哪！泪珠只消一颗呀，就足够
使一杯酒变成毒浆！……"

（乌兰汗译）

"我们有三个阴郁的歌手"

我们有三个阴郁的歌手——
希赫玛托夫，沙霍夫斯科伊和希什科夫。
有三个人对智慧心怀嫉妒——
希什科夫，沙霍夫斯科伊和希赫玛托夫。
要问三个凶人中数谁愚蠢无比，
希什科夫，希赫玛托夫或沙霍夫斯科伊？

（韩志浩译）

致马·安·杰尔维格男爵小姐[①]

您才八岁，而我已经十七，
我也曾度过八岁的良辰；
但岁月已逝。不知为何上帝
赐我厄运，竟让我成为诗人。

① 这首诗是普希金写给他的朋友，诗人杰尔维格的妹妹马丽娅·安东诺夫娜·杰尔维格的。

时光不复返，一切皆成往事，
我人已老，但从不信口雌黄：
相信我，我们得救只靠信仰。
请听我说，您像阿摩尔一样完美，
生着同小爱神一样稚气的面庞，
长到我这年龄，您将成为维纳斯。
　　倘若至高无上的宙斯
　　还让我侥幸地留在人世，
　　我说话也还娓娓动听，
　　男爵小姐，我必向您奉送
　　具有拉丁风格的赞美诗。
　　其中虽然真正的赞颂不多，
　　也不加任何精雕的文饰，
　　但却充满真挚的友情。
　　我要说："为了您的眼睛，
　　噢，男爵小姐，在舞会期间，
　　当人人向您目送艳羡，
　　为答酬我往日献诗之情，
　　您能否回眸望我一眼？"
　　待到有一天阿摩尔和许门[1]
祝贺我优美标致的马利亚
成为年轻美貌的夫人，
不知我面临苍老的年华，

① 许门，是希腊神话中的婚姻之神，维纳斯的丈夫，火神跛腿铁匠伏尔甘之子，神话中形容他手中拿着火把。阿摩尔即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是许门的"小弟弟"，常形容他带着蒙眼罩，因为爱情是盲目的。

能否用诗来贺您的新婚?

（韩志洁译）

告我的酷评家[1]

请原谅吧，清醒的酷评家，
原谅我那发酒兴的书简，
别挑剔我在轻浮的刹那
所吟咏的幻想和情感：
我不是为了不朽写作的，
它们原出自快乐的悠闲，
只为了友人，为了自己，
也许还为年轻的赫罗娅。
请原谅我，怜悯我吧——
我可不需要你的指教。
我的罪恶我自己知道。
自然，我的才能够贫乏，
常常为了独身的韵脚
而违犯了凑韵的章法，
有时一连跑出这样三顿：
把“阿尤”“阿页”“奥伊”相押。
此外，还有些地方该承认：
我常常（谁能没有毛病?）

① 这首诗是讥讽酷评家尼·费·科尚斯基（1785—1831）的，他是皇村学校的文学教师，喜欢对学生的诗作吹毛求疵。

发着毫无意义的感叹，
一连三句都和主旨无关；
这很不好，可是你能不能
用温和的态度予以指正？
我的草率写出的书信
难道还会风行于后代？
阴沉的审查官啊，别相信
我到夜晚，就才气澎湃，
被诗思禁锢得痴然发呆，
把心灵的平静都作了牺牲；
别以为我把屋角都跑遍，
把头发也抓得乱蓬蓬，
并且像菲伯的祭司那般
闪着一对可怕的眼睛，
呼吸也困难，只皱着眉头，
在点燃自己的灯烛后，
就叹息着坐在破书桌前，
坐呀坐呀，一连三夜苦度，
终于写成三音步的胡言……
这样写作的（我不想挖苦）
有衰老的珀伽索斯的马夫：
嘶嘶托夫，或名鞭子托夫
或伯爵弗夫①：他呀，就是
帕纳塞斯的退休的老仆，

① 这里的三个绰号，都是指德·伊·赫沃斯托夫伯爵，“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的成员，是一个有写作癖的拙劣诗人，写过许多颂诗和寓言诗。

曾写过一大堆陈腐的诗，
他的颂诗不太铿锵有力，
童话诗却足够令人厌腻。

我喜爱的是幽静和安逸，
悠闲对我从来不是负担；
吃、喝我都要充分的时间。
每当我意外想拼凑诗句，
歌唱一下爱情或友谊，
我总是立即把它写完。
无论是陪着好友闲谈，
或是独自躺在鸭绒榻里，
或是漫步在幽静的河边，
在茂密而寂寥的林间，
突然一念来临，挥挥手，
我就会把诗押韵说出口——
这样，我的游戏的诗作
从来也不至于把人折磨……
但有时，独自坐在壁炉前，
我想舒适地休息休息，
既然无所事事，我难免
要把以往的情思追忆，
那我就会涂抹三五联句，
我还会把它们低低吟诵，
那可绝不是想猎取名声。

你可知道吗，我的迫害者，

我正是这样在和你交谈?
我这宾得山上的游客
正在和年轻的缪斯缱绻……
公鸡早啼过，明亮的朝阳
把田野和树林镀上金光，
我打着呵欠，半闭着睡眼
一面朝沙别里[①] 诗魂呼唤，
一面写着简短的诗句；
我沉湎在适意的朦胧里，
头靠着枕头，以如梦的手
单纯地，毫不加以修饰，
把我的这一篇辩解拼凑。
那迷人的歌者[②] 岂非如此
在无闻的懒散的荫蔽中
有时把维尔维尔歌咏，
有时带着微笑，随意描写
他那僻静的顶楼住屋，
充满了无牵挂的喜悦?
处身在这悠然的境界
诗句就会这样那样涌出。
怎能把欢乐情思的凡响
都从你的作品里删除，
而代之以冷冰冰的思想，

① 沙别里（1628—1686），法国诗人，以写随意的短诗句著称。

② 指法国诗人格列歇（1709—1777），他写过一篇咏鹦鹉的幽默诗《维尔维尔》，还写过一些咏他的禅房和藏书的书信诗。

再以荒诞不经的装饰
破坏嬉笑的游思的果实，
这样来缩短自己的诗？

　　阿那克里翁，肖列，帕尔尼，
不喜欢忧郁、苦思和雕琢，
每当歌唱着自己的情侣，
他们可不是如此作歌。
可爱的歌者们，慵懒之子，
那快乐与悠闲的缪斯
自古就赐你们以花冠，
而不是精雕细琢的才干，
那华丽之才。是隐秘的曲径
把你们引到奥林匹斯山峰①，
格拉茜女神轻佻的手指
曾把年轻的竖琴弹拨，
一群顽皮的诗情之子
曾经缭绕在你们的前额。
而我，一个学歌的新手，
你们潇洒的韵律的继承者，
正悄悄地追随你们之后……
至于你，我讨厌的传教徒，
且按下学究气味的愤怒！
去吧，尽可对别人叫骂个够，
但既已暗暗叹我不行，

① 奥林匹斯山峰，希腊神话中缪斯居住的圣地。

该给年轻的懒人稍许安静。

（查良铮译）

冯维辛的幽灵[①]

在凄凉的冥河后的天国里，
密林中睡着阿波罗的骄子，
这创造者一边打着呵欠，
一边想到阳间看看人世。
他就是戴着桂冠的杰尼斯，
这位讽刺作家谁人不知，
俄罗斯全国闻名的乐天派，
怕他、被他鞭笞的只有蠢才。
他对阴间的统治者说：
“请允许我暂时离开天国，
这里一派阴森使我厌烦，
我很想到人间再去看看。”
普路同[②] 恩准：“你可以前往！”
于是他看到在自己的前方：
恍惚飘来一只载满人的大船，
皱着眉的卡隆在那里荡桨。
手持通行证，等木船靠了岸，
就把这位英雄接到了空船上。

① 这首诗普希金生前未发表，保存在普希金亲自改过的学校的抄本里。
② 普路托，罗马神话中的冥王，希腊神话称哈得斯。

他就是这样看到了我们。
欢迎啊，欢迎您光临，诗人！

　　这个幽灵来到了俄罗斯，
他希望看到一些新鲜事，
但世界没有任何变异，
一切都还在循规蹈矩；
人们照样假仁假义，
还唱着原来唱的小曲，
造谣者仍然得到信任，
和当年一样，都在混事；
百万大钞跳入私橱，
国家的公款谁都贪污，
一些人欢乐，一些人在哭，
巫医在使人的肉体受苦，
高僧们睡大觉，享清福。
达官显贵是有名的恶徒，
他们欢笑着往高脚杯斟酒，
无暇理睬无辜者的控诉，
枢密院里整宿整宿地赌钱，
累了，就在红呢绒上一瘫。
多少个无赖汉，多少个胆小鬼，
多少个追逐卢布的库普律斯，
多少个愚蠢透顶的将军，
多少个老朽的追女人的恶棍。

　　“呵！上帝呀，上帝！”杰尼斯不禁感叹，

"还是千篇一律，还是当年的愚顽。
前庭的严酷的德莫斯芬①，
演说家彼得鲁什卡，你说得准：
世界是个玩具，微不足道，
而这个玩具永世不变分毫。
不过我那些帕纳塞斯的帮凶，
那伙诗人兄弟和同道，
年轻的美惠三女神的子孙，
我很想见他们，同他们聊聊。"
诸神年轻的使者爱尔糜②，
歪戴着插着翅膀的帽子，
离开了天堂明亮的前庭，
箭也似地倏地飞到了这里。
"走吧！"爱尔糜对诗人讲，
"太阳神让我作你的向导
陪同你到人间走一趟，
天亮前我们还来得及赶到，
去见你的那些俄罗斯同行。
有些我们可用细柳条给奖，
给另一些把月桂花环戴上。"
两人旋风似地飞起，夜色茫茫。

　　白昼已悄悄隐藏其身影，
阴沉的黑暗也越来越浓，

① 德莫斯芬，古希腊雅典有名的政治活动家，此处指仆人彼得鲁什卡。
② 爱尔糜，即赫耳墨斯，他的形象常常是头戴插翅盔，身穿长衣，脚登飞行鞋。

从傍晚渐渐地到了深夜，
射到窗里的月光朦朦胧胧。
除了诗人，所有的生命
都正在做着甜蜜的梦。
爱尔麇和那快乐的幽灵，
飞进了一座高屋的顶层；
克罗波夫[①] 房里十分寂静，
他拿着笔，守着白纸、墨水瓶。
坐着他那三条腿的破椅，
在桌旁正聚精会神地沉思，
用粗野的文体，夸大的事实
把我们人间的悲欢离合
创作成许多散文和诗。
“他是谁呢？”“在《杰莫克利特》杂志社！
他是个极可笑的出版者，
他不渴望诗人的荣誉，
只求有时能醉酒片刻。
他的诗读起来使人困惑，
散文呢？唉！对人简直是折磨。
老兄，讥笑他确实也是罪过，
对这可怜虫，真算无可奈何！
还不如离开这顶层居所，
抓紧时刻，飞向远处，
去找俄国著名的诗人如何？”

① 克罗波夫，在此是指安·弗·克罗波托夫（1780—1821），文才不高的作家，1815 上半年出版的《杰莫克利特》杂志的发行者。

“好吧，爱尔糜，我们飞走。”
说着话两人即刻行动，
飞到赫沃斯托夫家只用了两分钟，
轻飘飘直接降落在书房里，
我们善良的诗人还不曾入梦。
他正在为某事苦苦吟诵，
念念有词，像殉教徒背《圣经》，
写上，划掉，再写上，汗流浃背，
只是为了给人家提供笑柄。
他坐在那里，牙咬着笔杆，
安娜绶带[1] 上撒满了香烟，
墨水汁甩得到处都是，
鼻中的哼哧声连连不断。
“呀！谁来了？在这半夜深更？
我是在发狂，还是作梦！
我眼前是你吗？冯维辛！
你……可不是他！上帝啊，我的神明！”
“是的，确实是我，快瞅瞅！
阴间的冥王对我很优厚，
允许我同一位可敬的名人
暂时到人间来各处走走。
赫沃斯托夫，我的老朋友！
告诉我，你日子过得怎样？
身体可好？生活如意否？”
赫沃斯托夫皱起眉头说道：

① 安娜绶带，一种奖给贵族的勋章。

"可叹！我这不幸的文豪
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我就直言吧，不对你饶舌：
怀着帕纳塞斯诗人的骄傲
我恨不得即刻就去上吊。
我敢发誓，我这诗人本来绝好，
不论写或唱，我都能样样合调。
报纸上夸奖我的天才，
《阿斯巴兹》[1] 崇拜我的高超。
但诗人中我仍是最末一个，
谁都骂我，不论老或少，
谁都不肯读我的诗稿，
无论走到哪里，到处向我吹口哨，
最次的杂志记者也仇视我，
连小孩见了我也哈哈大笑。
只有阿纳斯塔谢维奇[2] 一个人
肯读我的作品，比忠实教子还亲。
他写散文，使人们确信
我们的后代要用桂冠
表示对我的偶像的崇敬。
此外再没有人考虑这一点，
但我却要坚持己见，
重新让我的理发师

---

① 《阿斯巴兹》，由赫沃斯托夫出资，由波·米·费奥多罗夫于1815年出版的杂志。这杂志的第四期刊载了《对赫沃斯托夫男爵的诗词分析》一文，赞扬他的诗。

② 阿纳斯塔谢维奇(1775—1845)，杂志编辑，在他出版的《蜂巢》杂志上经常发表肯定赫沃斯托夫诗歌的文章。

用赫沃斯托夫卖钱的长诗
把我头上残留的一点
已苍白的头发再理一番，
理成弯曲的花样发卷。
我要做大无畏的英雄，
在写作中结束自己的一生，
到地狱里我也要写诗，
为魔鬼把福音和箴言歌颂。”
杰尼斯听了这话把肩一耸；
上帝的信使也笑出了声，
扇动了翅膀，熄了蜡烛，
和冯维辛一同消失在黑暗中。
赫沃斯托夫并不觉得离奇，
平静地把蜡烛重新点起，
叹了口气，打了个呵欠，
继续干他中断了的工作，
并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翌日晨就写出了一首长诗，
全市的人读了莫不打瞌睡。

　　经过对赫沃斯托夫恭敬的访问，
创造了普罗斯塔科娃[1] 的冯维辛
在大小各不相同的城镇，
一连三夜在昏暗的顶层
惊动了俄国许多作诗的人。

① 普罗斯塔科娃，冯维辛作品《纨袴少年》中的人物。

摩耳甫斯值得夸耀的诗人
沙尔内公爵[1] 在自己的小树林
在那小巧的记录本里，
描着花朵、枝叶和浮萍，
他用叹息吹动着绿叶，
并用温情的泪把它们滋润。
当这卓越的幽灵出现，
并向这位迷恋者走近，
赶紧拉住情人的衣襟，
噢，太可怕了！他顿时被吓昏。
还有你，一派斯拉夫俄国人的傲慢，
“无动词大家”[2] 的臭名到处传开，
好像是希什科夫看你一眼，
就吓得你面色如此苍白。
《彼得颂》从你的手中摔下，
奇怪的眼神木木呆呆。
还有你，被神父养大成人，
教堂职员教你朗诵《圣经》，
批评家却最厌恶的老头[3]！
你见过这面容威严的幽魂。

---

① 沙尔内公爵，即彼得·伊凡诺维奇·沙里科夫（1767—1852），他写了些多愁善感的作品。还在“阿尔扎马斯社”时期普希金和他一派的诗人就曾讽刺过他的诗。他还是官方报纸《莫斯科机关报》的编辑。他追随卡拉姆津派在自己的作品中没必要地混杂些法语。

② 指希林斯基-希赫玛托夫公爵，他在诗中回避动词韵，著有长诗《彼得颂》。

③ 指希什科夫。

你那天真烂漫的女友[1]
早已是退了色的歌手，
彼得堡谣言家们的女神
跪在他的面前，浑身发抖，
还有那热衷月刊的蠢才[2]
无耻地月月发刊叫卖，
专登文理不通黄口孺子的文章，
还有老卖俏女私房的记载！
严厉的幽灵突然亮相，
丘比特也救不了这个小孩，
出于对缪斯的真诚热爱，
冯维辛对他铁面无情。
扯着耳朵把他教训了一顿，
冯维辛那双大手实在厉害。

“够了！”他说，“我实在不想
和劣等诗人白费时光；
无聊使得我呵欠不断，
我甚至情愿再次去死亡。
可是叶卡捷琳娜的诗人[3] 在何处？”
“他还在涅瓦河畔吟诗作赋。”
“这样说来，他还不曾看见

① 指安娜·彼得洛夫娜·布尼娜(1774—1828)，她一生未婚，是“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名誉会员，为希什科夫所赏识。

② 指波·米·费奥多罗夫，他在自己发行的《阿斯巴兹文库》上发表他自己“惹人伤感的”诗。

③ 指杰尔查文，他著有《费丽察》一诗，歌颂叶卡捷琳娜二世。

斯提克斯的河谷?""呜呼!"
"呜呼?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北方月桂已经开败,杰尼斯,
诗人的热情已经冷却,
春天过去了,夏季也已消逝,
当你亲眼见到他,自然便知。
为拜访白发诗人,咱们马上飞起,
听老头说什么,花上一小时。"
他们飞到那儿,只三个瞬息。
在收拾得漂亮的堂屋里,
看到了歌颂费丽察的诗人。
德高望重的老人也认出了他们。
冯维辛立刻讲述了自己
在阴间一切奇异的经历。
"那么你来这里是以阴魂的面目?"
杰尔查文说,"我很满意,
请接受我对你的祝福。
去,小猫! ……坐下吧,长眠的兄弟!
啊,多么平静的天气!
正好,有一首极好的诗文,
你听听,兄弟。"于是这老人
咳嗽几声,把假发捅了捅,
开始诵读起他的作品。
这分明是带韵的《圣经》,
是所有诵诗中的上乘。
一对没有形体的幽灵
疑疑惑惑地目视着下方,

低垂着头，静听并欣赏：

“打开了神圣的奥秘的大门……[①]
从深渊中走出明亮之星[②]，
谦逊，但又能横扫乾坤。
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
巴黎，以及新的巴比伦，
温顺的祭祀用白毛羔羊，
气势汹汹，像野蛮的歌革[③]
倒下去，像撒旦纳伊勒的灵魂，
魔王的气焰已经不再嚣张！……
荣耀归于上帝，我们的神！……”

“哎呀！”讽刺诗人叫了一声，
“哪有比这更好的诗文？
恐怕已故的鲍波罗夫[④] 先生
也难理解这种诗文的内容。
你怎么了，杰尔查文，
你的命运也和牛顿[⑤] 相同，
你是光明，你是黑暗，你是上帝，你是蠕虫……[⑥]

① 这里几行是普希金据杰尔查文长诗《1812年把法寇逐出祖国颂》中几行改写而成。

② 即魔鬼，撒旦。

③ 歌革，《圣经》中玛各地方的国王，因背叛神遭到惩罚。

④ 鲍波罗夫(1760—1810)，俄国诗人，神秘主义者。

⑤ 牛顿(1643—1727)，英国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晚年突然迷信起宗教，着手研究《启示录》。

⑥ 此句是杰尔查文著名颂诗《上帝》略加改动的引文。

走吧,爱尔糜,真叫人心痛,
走吧,我很难控制,简直要发疯。”
转眼间他们飞离客厅。

冯维辛对他的同路人讲:
“这种现象多么异常!”
爱尔糜微笑着回答说:
“不要枉自惊奇疑惑。
光荣的罗蒙诺索夫很久前
在品都斯就遗憾地发现,
大群俄国人中一个秃头鞑靼
因响亮的诗歌把美名轰传。
赫尔莫哥雷的品达① 很气恼,
他暗暗燃起嫉妒的火焰。
太阳神听到了他的抱怨,
想安慰他,使他心宽,
于是我的杰尔查文磕磕绊绊,
把《启示录》改写成诗篇。
杰尼斯,他的荣誉永世不变,
但又何必活得那么久远?”

蹩脚诗人害怕的死者
郑重地对爱尔糜说:
“该回家了,离开这俄罗斯吧!
我已疲倦于徘徊和跋涉。”

① 赫尔莫哥雷(俄国山名)的品达(古希腊抒情诗人),指罗蒙诺索夫。

但在拍打着的风车附近，
在晦暗浓密的小丛林，
在哗哗响着的河边，
普通的窝棚藏在树阴。
通向院门的小路曲曲弯弯，
苍老的槭树向窗口弯腰，
爱之神站在门口的鹰炮台前，
一边向人示威[①]，一边微笑。
“这里住的肯定是诗人，进去吧！”
这幽灵高高兴兴地讲。
进去后，又是怎样个景象？
歌颂家神的年轻诗人
舒舒服服地仰卧在床上，
蔷薇花冠戴在他的头上，
一床锦被半遮着身体，
美丽的莉拉伴在他身旁。
美酒染红了他的脸庞，
甜言蜜语还在梦中絮絮地讲，
冯维辛惊奇地望着他。
他是谁？那么熟悉的模样：
难道是无与伦比的巴尔尼？
或是克莱斯特[②]？或是阿那克里翁自己？
“不亚于他们，”爱尔摩讲。

① 法国雕塑家埃·莫·福利科涅(1716—1791)雕塑的爱神像，一只手伸出来在指点人。

② 克莱斯特(1715—1759)，德国诗人，悲歌、哀诗和田园诗的作者。

“埃拉托、美惠三女神、阿摩尔们
用香桃木为他加冕，
福玻斯则赐他以金芦笛
作为这宠儿荣誉的嘉奖。
但他被懒惰成性所搅扰，
整日饮酒，欢乐，睡大觉，
和年轻的莉拉互送温情，
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诗人。”
“那么我来唤醒这浪子！”
冯维辛说的时候很生气。
幔帐眨眼工夫拉了开来，
诗人听到了严肃的申斥，
醒来了，鹅绒滚得满身都是，
懒懒地伸了伸两只手臂，
懵懂的眼睛向亮处一瞥，
翻了个身，又重新睡去。
我们的英雄可怎么办？
垂头丧气地回去长眠，
只管自言自语地唠叨。
我听说，他感到非常遗憾。
他毫不留情地骂俄国人，
而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赫沃斯托夫非常勤劳，
而巴丘什科夫安然睡大觉，
那我们的诗才就不能发挥，
任何事情都不会办好。”

（韩志洁译）

阿那克里翁之墓

周围是神秘的寂静；
山冈上暮霭朦胧；
穿过透明的云层，
一弯新月浮游在苍穹。
我看见，坟墓上一只竖琴
在深情的静谧中入梦；
僵死的琴弦偶尔颤动，
发出一阵悲怆之音，
就像亲切的慵懒之声。
我看见，一只雌鸽停在琴上，
玫瑰丛中摆着酒杯和花环……
情欲的哲人在此安葬，
朋友们，他已经长眠。
请看：这一块斑岩，
刻刀复活了他的形象！
在这里他对着镜子感叹：
“我老了，我已白发苍苍，
请允许我尽情地寻欢，
唉，生命不是永恒的奖赏！”
于是他双手抚琴，
紧蹙双眉，面容庄重，
原想歌颂战争之神，
却只唱出了人间的爱情。

此刻他想向大自然
还清最后一笔欠债：
老人跳起轮舞，旋回蹁跹，
多想喝酒，口渴难挨。
围着满头白发的情人，
少女们在舞蹈、在歌咏，
他从短暂难得的光阴
盗取了少许的几分钟。
之后，卡里忒斯[①] 和缪斯
把宠爱者送回坟墓里，
常春藤和玫瑰交织的游戏
也随他在坟墓中消失……
他去了，像享乐的快感，
像爱情的快慰的梦。
世人啊，生命本是虚幻：
快抓住幸福的良辰；
要常常把酒杯斟满，
尽情享乐，莫错过时机；
要奔放情欲，游戏人间，
捧着美酒去安息！

（韩志洁译）

① 卡里忒斯，即希腊神话中美惠三女神。

寄语尤金[1]

亲爱的朋友，你想知道
我的幻想、希望与目的
并含着微笑与我共赏
我的朴素清悠的芦笛。
然而，你的活泼的诗人，
年轻的幻想的俘虏，
能否把自己金色的青春，
想像中的一切甘苦
都生动活泼、有条不紊
用画面向世人道出？

如今，我避居乡野间，
静谧中的那种疏懒幽闲
为我编织了情感的锁链，
我生活恬静，像无云的晴天。
在我这素雅的小茅房里
没有无聊的豪华的装饰，
我还带着怜悯的微笑非议
那些可怜的富人家的奢侈。

---

① 这是普希金写给他在皇村学校的一位同学帕·米·尤金(1798—1852)的信。信中描写的是1806到1810年每年到他的外婆在莫斯科郊区扎哈罗沃庄园消夏的情景。

我的现状使我感到幸福，
我也不渴望什么金山，
不回忆**昨日**，也不想**明天**，
贫寒的命运我也知足。
我想："室内各个角落中
陈列起金刚钻、宝石、茶晶、
昂贵的玩偶和云斑花瓶，
对于诗人究竟有何用？
何必穿阿里比昂[①] 的毛呢？
把时髦的沙发和桌椅
都套上里昂[②] 华贵的锦绮？
卧榻上何必垂下罗帐？
莫如在遥远的村庄，
或在和煦的小城镇，
远离京都的周旋、闹市，
在清静的一角里安身。
那里不讲究豪华奢侈，
节日里尽可安心休息！"
呵！诗人多么盼望
有一日实现他这一梦想！
难道命运为他注定
不得享受幽居的恬静？
我仿佛看到了我的庄园，

① 阿里比昂，古希腊罗马人对英国的称呼。
② 里昂，法国城市，当时有著名的丝织工厂。

看到了我的扎哈罗沃[1]。
我看到了它的栅栏，
它的小桥和多阴的林丛
倒映在明镜般的水中。
山冈上有我的小房；
冈下面是快乐的花园，
福罗拉[2] 和波摩娜[3] 搭伴
把花朵和果实一起送上。
那里的槭树枝叶繁茂，
树干挺拔，直冲云霄，
美丽的白杨低声喧闹。
每到黎明，我抓起铁锹
就急匆匆地走出小屋，
在草地上踏出一条小路，
到花园灌溉玫瑰和郁金香，
清早的劳动使我幸福；
在这棵弯弯的橡树旁，
我常同贺拉斯和拉封丹
沉醉于美妙的幻想之乡。
一条小溪叫嚷着，蹦跳蹦蹦，
急急流过湿润的两岸，
亮晶晶的碧波烦恼地藏隐
在临近的树林和草丛之间。

① 扎哈罗沃，在莫斯科近郊，是普希金外祖母马·阿·汉尼拔的庄园。
② 福罗拉，罗马神话中的女花神和花园女神。
③ 波摩娜，罗马神话中的果树女神。

时已中午，在明亮的堂屋，
摆了桌诗人喜欢的食物；
面包，食盐，洁白的桌布，
菜汤冒热气，杯中斟满酒，
桌布下的烤梭鱼香喷喷。
走来一群热闹的邻人，
说笑声打破这里的寂静，
大家落座，碰杯畅饮，
赞美波摩娜，赞美酒神，
赞颂欢快美好的青春……

我的书房静谧幽深。
莫斯科搞得我筋疲力尽，
远离开那些虚伪的美女，
远离开无谓的操劳和忧郁，
还有那个狡狯的迷人精，
她向世人不断地大肆吹嘘。
记得她的名字叫——**荣誉**，
如今我明哲地在这里游玩，
伴着年轻活泼的缪斯消遣，
享受着朴实纯真的大自然……
在狂风暴雨的秋天的夜晚，
我喜欢坐在壁炉旁边，
坐在这么安静的地方，
对着炉火沉思遐想，

阅读伏尔泰和维兰德[1]，
或在灵感出现的时刻，
胡乱地涂抹几节诗歌，
之后，再把它们投进炉火……
在这里……但神秘的灯光中
会一下子出现一群幻影，
在白色麻布上忽隐忽现；
幻觉出现了，重又消散，
宛如朝霞的暗影一般。
当我在安静的独居卧室
懒洋洋地、漫不经心，
信手把诗稿扔得满地，
在无尽的幻想里沉吟，
便听到马蹄声、马的嘶鸣，
随即闪现绣花的马鞍，
一个骑士身着闪光披肩[2]
飞也似地驰过我的窗前……
你在哪里呀，美的享乐，
平静质朴的乡野生活？
我乘着幻想的翅膀飞翔，
飞向那山谷中的战场，
营地的灯光已经暗淡；
我同长须白发的哥萨克

① 维兰德(1733—1813)，德国诗人及小说家。某些评论家认为普希金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和维兰德的童话《奥伯龙》很相似。

② 即骑士短上衣，上面缀有几排暗扣。

裹着斗篷卧倒在灯火间，
远处的刺刀闪闪烁烁，
战马在嘶鸣，紧咬马衔，
从高处飞过来的炮弹
轰轰隆隆，响声震天……
我的心渴望着参加战斗，
我望着寒光闪闪的宝剑，
眼里冒着火花……这时候，
为砍杀敌人我飞奔向前。
我的骏马如同雄鹰，
载着威武的勇士闯进敌营，
战刀铿锵，我左杀右砍。
呵！我的祖国的守护神啊！
请你保佑战斗中的少年！
看，他砍钝的战刀铮铮响，
羽毛在高筒帽上摇晃，
他披着车尔凯斯斗篷，
默默无言地伏在马鬃上，
在泥滑的旷野箭一样飞奔，
喷烟的卷烟衔在口中……

　　但是戴上胜利的花冠，
战士们欢庆和平，坐上宴席。
战争的荣誉已把我忘记，
我急返自己谦卑的港湾，
我看见在荣誉的战场上，
残留着伤残者，扔着拐杖，

于是抛下了复仇的宝剑……
我看见那朦胧的远方
幽暗的树林和我的小房，
栅门、花园、近旁的池塘，
于是我重又谦逊而明哲，
隐避在我的亲爱的茅舍，
被世人忘记，也忘记世人，
重又享受心灵的平静……

呵！知心的朋友，告诉我，
难道友谊和爱情只是幻梦？
直到今日我所度过的岁月
充满鸟语花香，与世无争；
我的天真无邪的心灵
还不曾尝到痛苦的爱情，
光阴日复一日地飞逝；
童年的遗迹又在哪里？
最初的花朵已经枯萎，
美妙的岁月已成往昔！
即使看见蝴蝶在空中
随着习习吹动的微风
飞舞盘旋，恋着花丛，
我的心也不再激情地跳动。
一种无以名状的不安
使我心在燃烧，血在沸腾，
以只能心领神会的语言
向我诉说温柔的爱情……

我黄金时代的知己，
我青梅竹马的伴侣，
苏什科娃[1]，我的光明，
我能否见到你的倩影？
你的形象不离我的身边，
无论在忧郁的凄凉的夜半，
或在阳光灿烂的白天，
你的幽灵总和我相伴。
仿佛在静悄悄的傍晚，
在一条幽暗小巷的尽端，
你出现在我的面前，
心情沉郁，神态疲倦，
绒披肩遮不住你的身段，
视线低低地垂到胸前，
羞怯地爱着，双颊红艳，
万籁俱寂；月光暗淡；
白杨紧皱着眉头在颤动，
昏暗的夜色像一幅幕布，
笼罩了远处的山山岭岭，
银色的月光映在水中，
小树林垂帘般的倒影
在沉睡的波浪上漂动。
小树林中只有你我俩，
你站在浓郁的柳树阴，
俯身扶着我的手杖，

① 苏什科娃(1800—1848)，普希金少年时代的朋友，在莫斯科跳舞班上相识。

徐徐吹来嬉戏的晚风，
向你的酥胸拂着清凉，
顽皮地拨弄着你的发卷，
透过你的雪白的衣裳
描画出你秀丽的曲线……
又仿佛在寒冬的夜晚，
我站在你绣楼的门前，
等待着我所珍爱的人，
雪橇准备停当；夜色正浓；
万物沉睡，唯我心事重重，
呼唤迟迟不响的钟声……
幻觉中我仿佛听到步履，
接着是甜蜜的笑语——
可爱的姑娘走下阶梯，
悄悄走来，屏住呼吸，
姑娘拥抱了她的知己。
马儿在飞跑，奔向远方，
长长的马鬃随风飘扬，
雪橇在深深的雪中飞驰，
你畏惧地向我怀中偎依，
我俩陶醉，轻轻呼吸，
甜情蜜意，哑然无语……
可是怎么了？幻觉忽然消隐！
唉！我的幸福原来在梦里……

在缪斯所喜爱的静谧中，
我吹起了朴素的芦笛，

我的朋友！我要唱给你
年轻诗人的幻想和宿命。
被缪斯和灵感精心培养，
诗人紧紧追随着幻想，
即使在充满艰险的道路上
心灵同样会得到欢畅。
尽管克洛索[①] 不为我编织
黄金色的幸福的时日：
人间的欢乐尽在梦中！
诗人终会把命运战胜。

（韩志洁译）

致一位画家[②]

美惠三女神和灵感之子，
趁你满怀火一样的激情，
请用你巧夺天工的画笔
为我绘制我的心上人

天女纯真无疵的美貌，
甜蜜的有所希冀的神情，
无比美妙的惬意的微笑，

① 克洛索，希腊罗马神话中命运三女神之一。

② 这首诗是仿阿那克里翁和学他的罗蒙诺索夫，写给皇村学校同学阿·伊利切夫斯基的一首诗。伊利切夫斯基擅长绘画，普希金请他为巴库尼娜画像。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玛尔萨科夫为这首诗谱了曲，并在皇村学校流传。这只歌赠给了巴库尼娜。

加上美丽超凡的眼睛。

让维纳斯的丝带缠绕
她那如同赫柏[1] 的柳腰，
用阿利班[2] 的妙笔细雕
我那公主的含蓄的娇娆。

透明的薄纱的轻波细浪
披在她的起伏的胸上，
好让她轻轻地呼吸，
还可以暗暗地叹息。

请画出渴望爱情的娇羞。
我将为我所倾慕的少女
以幸福的恋人的手
在下面签上我的名字。

（韩志浩译）

寄 语 她

埃利维娜，好朋友，过来，把手伸给我。
我在憔悴，你让生活的恶梦快快过去，

① 赫柏，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朱文塔斯，在奥林匹斯山侍候诸神，为他们斟酒。

② 阿利班，即弗兰切斯科·阿利巴尼（1578—1660），19世纪初流行于俄国的意大利学院派画家。

告诉我，我们还能见面吗……或者命运
注定我长久地跟你分离？

难道我们从此再也不能相互睥睨？
或者我的生活已被永远的黑暗遮蔽？
难道黎明永远见不到我们
在热恋中拥抱一起？

埃利维娜，为什么夜阑人静时我不能
欢欢喜喜地把你搂抱在怀里，
为什么我忧伤的目光不能端详心上人
并在欲情中颤栗？

为什么在默默的欢快时刻，在快感的陶醉中
不能倾听你低声的呻吟和甜蜜的絮语，
在蒙蒙的昏暗中静静地享受爱抚的苏醒，
在情人的身边悄悄睡去？

（乌兰汗译）



1816



“清晨我将举着一支最廉价的蜡烛”[①]

清晨我将举着一支最廉价的蜡烛，
到神像前叩拜在地：
我的朋友！我活了下来，
死神的镰刀几乎使我一命归西：
萨扎诺夫是我的仆人，
我的医生是佩舍里[②]。

（丘　琴译）

① 此讽刺诗与1816年3月18日皇村学校校工康斯坦丁·萨扎诺夫被捕有关。此人曾在皇村及其周围地区杀过六七个人。

② 佩舍里，贵族学校的医生。

胡　　子[1]

（哲理颂诗）

骠骑兵斜睨着毛烘烘的胡子，
是那么自命不凡地微笑，
用手指玩弄着它们，轻轻卷绕；
一位脸面刮得净光的智者
轻轻晃动着秃顶的头，
对口髭浓重的人叹息地说道：

“骠骑兵！月光下的一切不会久驻；
犹如海涛一浪跟着一浪消失，
王朝和世纪都将成为过去。
告诉我，巴比伦的城墙在哪里？
在哪里，那克莱恩干巴巴的戏剧？
时间大河总在飞速地流逝。

“你为青春的美姿而自豪，
直把胡子向耳后卷绕，
它们溅上美酒而流光闪耀，

① 此诗是伊利切夫斯基于1816年3月20日在致友人信中作为普希金的新作而提到的，信中还附有另一首诗《泪》。关于这两首诗，伊利切夫斯基写道：“寄给你我们的普希金的两首骠骑兵的诗——说它们是骠骑兵的诗是因为诗中写的是骠骑兵们及其特征。”

刮脸刀的锋利你无需知道；
涂上染发膏它们就长久发亮，
梳子和手指便把它们梳理好。

“为了不揉乱那俊美的胡子，
夜晚你要像唱赫沃斯托夫颂歌那么虔诚，
轻轻地把它们包起，
睡眠时用鼻子顶着枕头，笑要绝对禁止，
即使沉睡也要对它们爱护备至，
到明朝再把它们重新卷绕起。

“在那长时间的晚餐上欢声笑语，
置身在头发花白的骠骑兵们
和黑胡子好汉们的圈子里，
快活的宾客，热恋中的情侣
为谁的健康而把酒瓶开启？
祝福的是：马匹、美人儿、胡子。

“战斗的激烈时刻即将开始，
指挥官威风凛凛地把队伍巡视，
而你，骑在烈性的马上，
却没有浪费理智和记忆力：
首先是咬住鬈曲的胡子，
然后把可靠的马刀举起。

“奇妙的力量使人心荡神迷，
在和一位可爱的美人儿独处时

可忙坏了你——
多情的温存使你无限欣喜，
一只手抚摸着美人儿的胸肌，
一只手捻着威严的胡子。

“自豪吧，骠骑兵！但是，要记牢，
世上的一切有如过眼云烟——
时间毫不留情，飞速向前。
绯红的面颊会变得枯槁，
白发终将代替青丝，
暮年染白胡子，终将难逃。”

（丘　琴译）

“这样才有福气……”[1]

这样才有福气：居于城中
繁华声里冥想着孤独，
只是从远处瞭望和赞颂
一片荒野，菜园，村屋，
山冈和寂静的林丛，
活泼的小溪流过山谷，
甚至是……牧童和牲畜！
快乐的是：和几个知心

① 这首诗是写给彼·安·维亚泽姆斯基公爵（1792－1878）的一封信，它实际上是普希金与他初次见面时谈话的继续。

桌边絮谈直到夜深，
并且以俄文诗去冷讥
那一群斯拉夫的蠢人；
快乐的是：不为了乡居
就舍弃繁华的莫斯科，……
要爱抚自己的恋女
不在梦中，而是醒着！……

（查良铮译）

致瓦·里·普希金函摘抄

基督复活了，福玻斯哺育的人！
但愿依靠上帝的仁慈，
理性能够在俄国重生，
不知何故，它仿佛业已消失。
但愿上帝能赐福人间，
使普天下都享有和平与安宁，
让那些可敬的科学院院士
都从他们的梦中苏醒；
在我们这个罪恶的时代，
使我们祖先的美德复活；
为了使希赫马托夫们难堪，
但愿诞生新的布瓦洛[①]——
分裂活动和愚昧的目击者；

① 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理论家。

和他一起会有更多的黄金，
会有更多的白银等等。
　　但是，上帝施恩，不要让
已经死去的散文和诗复活，
不要使人们重新记起
那已故的鲍波罗夫先生，
他值得文丐为他唱赞歌，
还有尼科廖夫，那位已故的诗人，
还有不安的赫沃斯托夫伯爵
和一切当今世界上的骚客，
他们写得那么不可捉摸，
就是说，写得既冷漠，又晦涩，
真是不知羞耻，真是罪过！

（丘　琴　刘光杰译）

致奥兰斯基亲王[①]

战场上雷声滚滚，
沾满鲜血的刀剑已经砍钝，
死神扇动着死亡的翅膀
威吓着大地上的人们！

---

① 此诗系特约撰写，专为在巴甫洛夫斯克举行的奥兰斯基亲王与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安娜·巴甫洛夫娜结婚及出行典礼上朗诵之用。威廉·奥兰斯基（1792—1849），后来是荷兰国王，他曾参加了滑铁卢战斗，受了伤。“打败了凶恶的人”指打败了拿破仑。

战争结束……欧洲各国的君主们
为巩固的和平奠定了基石；
强大的攻势打败了凶恶的人，
又用枷锁把他铐紧。

他曾看到莫斯科在大火中燃烧——
这个世界惧怕的人已被打倒，
战死者的头上，
覆盖着皇帝的华丽紫袍。

他用雾障遮住了人们的视线，
时机一到，他的常态突然改变，
悍然企图保住他那动摇的宝座……
于是，世界抛弃了他，他被推翻。

一切都已平息。雷声不再滚动，
沾满鲜血的刀剑不再闪光，
战争不再扇动死亡的翅膀
在大地上威吓地飞翔。

青年英雄，我赞美你！
为了给那个武夫的百合花复仇，
他和英格兰出奇的英雄一起
率领忠实的队伍进行了最后的战斗。

在他面前叛军的喊声在震响，
盾牌上的鲜血不断地向下流淌；

他在昏黑的战场上奔驰有如闪电，
放射着荣誉的万道光芒。

他流下了青年的鲜血，
他的头上闪耀着花环的荣光，
爱情啊，你给他戴上，戴上皇冠！
这样的复仇勇士值得赞扬。

（丘　琴译）

梦[①]

（片　断）

任诗人虔诚地焚香祝颂
百般祈求幸福和评论。
我惧怕上流社会，我暗淡的一生
像一条荒凉的小路，默默无闻。
任歌手们用雷鸣般的颂歌，
去歌唱半人半神们的永生，
我的歌声低缓，不要用响亮的琴音
打破我幽居之地的安宁。
让奥维德[②]们去歌唱爱情，
阿佛洛狄特不让我心儿平静，

① 这大概是诗人构思中的长诗《无害的慵倦》的片断。
② 奥维德早期主要写爱情诗。

阿摩尔没为我编结幸福光阴：
我歌唱梦，这摩耳甫斯[1] 的无价馈赠，
我要教会你们怎样在静谧中
安睡在舒适的沉酣的梦中。

啊，慵倦，来吧！来到我的荒凉住地。
凉爽和安静在召唤着你；
我只把你当作我的女神；
诸事齐备，静候年轻的客人。
这里静悄悄；令人生厌的噪音
已被隔在门外，透明的窗帘
垂挂在居室明亮的窗子上，
就连那光线晦暗的壁龛上面，
也仿佛有曚昽的日光悄然留连。
这是我的长沙发；请枉驾我的和平住居；
你是女王，如今我是被你俘虏的人。
你要手把手地教我，一切都属于你：
色彩、画笔和我的竖琴。

而你们，我迷人的缪斯的朋友们，
爱的枷锁被你们遗忘，
你们抛开了对人世的统治，
自然喜欢那平静的梦乡。
智者啊！你们会感到惊奇，
正是为了你们，我将用诗的花朵

① 摩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睡梦之神。

去环绕摩耳甫斯的宝座，
正是为了你们，我将歌颂这种快乐。
请你们宽容地微笑着，
听取我的诗，我的享乐之歌。

　　在大自然注定的安逸时刻，
每当夜深，万籁俱寂，
你是否愿意丢开一切，
沉醉在快活的嬉戏的幻想里？
赶快到平静的村舍去吧，
去过那悠闲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那里就是天堂；但要抛弃城市，
城里懒汉的喧叫总把你们折磨。
我同意：在城里可以整日不停
携着美女去捕捉欢乐的幽灵；
手帕掩口打哈欠，在上流社会露面；
夜间，去舞会，在拼花地板上转圈圈。
这怎么能比得上梦境的香甜？
黑夜降临——我正准备睡眠，
一群夜的幽灵诱惑了我，
可是你瞧，一辆四轮马车
金色的车轮隆隆作响，
借着街灯的光，发了疯似地
载着傲慢从我的窗前驶过。
我刚开始打盹，街上又在颤震——
娱乐向着乏味的舞会飞奔……
我的天哪！难道人们在这里躺卧，

就是为了整夜让失眠折磨?
车轮还在震响,而天色业已放晓,
我的梦在哪里? 在农村岂不更好?
那里,小树林的叶片在颤动,
草地上流水的神秘的潺潺声,
金色的田野和山谷一片宁静——
在乡间,一切都陷入困倦的梦境。
啊,甜蜜的梦,什么也不能触动!
一只雄鸡被黎明唤醒
也许会发出刺耳的啼声;
要当心:它会惊破你的梦。
因此,就让那些母鸡的苏丹们
远躲在后宫而自鸣得意吧,
或让它们去召唤农民到田间劳动: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去睡啦。
远离开京都、马车和雄鸡
而能入梦是百倍幸福的人!
不要认为在宁静的乡村中生活
不花费任何劳动,就能那么开心,
平白地享受甜蜜的夜梦。
需要什么呢? ——先生们,需要活动!

慵倦值得赞美,但凡事都有限度。
请看:倚枕而卧、白发苍苍的克里特[1],
虚弱的受尽折磨的风湿病患者,

① 诗中假设的名字。

他一辈子都在痛苦地打坐。
白天，这个可怜的人气喘吁吁，
呼哧呼哧地从床边爬上长软椅，
整天坐在那里；当夜雾蒙住月光
在一片暗黑中四下弥漫之际，
克里特便从软长椅爬回床上。
这个可怜人将如何度过黑夜？
在平静的睡眠中，在愉快的梦境？
不！对他来说，梦不是欢乐，而是折磨；
摩耳甫斯合上他的痛苦的眼睛
不是用罂粟花，而是用沉重的手，
阴沉的长夜是一架时钟，
在可怜人的面前缓缓移动。
我不愿意学我们共同的友人贝尔舒①，
劝你们参加重体力劳动：
手扶执拗的犁，享受打猎的乐趣。
不，我邀请懒汉来到小树林：
亲爱的朋友，这里的清晨多么美好！
田野静悄悄，透过橡树林神秘的树叶，
青春的日子傲岸、明丽地辉耀！
一切都在闪光；小河流水相互追逐，
潺潺作声，无言的河岸一片光明。
鲜嫩的青草上还闪耀着露珠；
金色的湖在瞌睡，水波不兴。

① 贝尔舒，指贝尔舒·约瑟夫（1765－1839），法国诗人，诙谐醒世长诗《美食》的作者。

我的朋友们！拿起你们的手杖，
到森林中去，到谷地里去漫游，
哪怕爬上山顶力气全无，
夜将以深沉的梦为你补偿。

　　只等那天边罩上了夜影，
就请来吧，我们的生活的欢悦，
举着斟满酒液的大杯的快乐之神，
巴克斯，带着你全体随从来主宰一切。
朋友们，要和他们一起适度地宴饮：
要把那嗞嗞冒泡的紫红的葡萄酒
满满地、满满地斟上三杯；
那位两腮鼓胀的胖子科摩斯，
请不要前来，不要前来敲门。
我喜欢他，只是在午餐的时辰，
那时我友好地接受他的礼品；
但是，说实话，一到傍晚时分，
我更喜欢交往他的那位芳邻。
不吃晚餐——这是一条神圣的律法，
最珍爱轻松的梦者都遵守它。
聪明的慵懒之子啊，你们当心！
要警惕安宁那个骗人的鬼影。
白天不要睡觉：啊，可悲，可悲的是，
你们惯于白日睡上几个小时！
你们的安宁是什么？毫无感知。
真正的梦早已远离你们，悄然而逝。
你们不懂得什么是快乐的幻想；

你们的一辈子——无法排遣的惆怅，
梦也乏味，醒来也乏味，
而时日便在长久的黑暗中流逝。

　　但是，如果在荒野，在瀑布旁，
那儿山下，水花腾跃，轰隆作响，
一个美妙的梦，疲劳的奖赏，
会在涛声中向荒野岸边飞翔，
它以雾的幕布蒙住了你的视线，
将你拥抱，并用手轻轻一点，
把你放在柔软的青苔上覆以轻幔——
啊，在喧叫的水声中入睡多么香甜！
愿你们的安眠能延续更长时间，
幸运儿的享受我该多么艳羡。

　　是否有过这样时刻，在冬天，
天色阴沉沉的，暮色渐渐浓重，
你独自坐在书房，没有点燃蜡烛：
四周一片宁静；不见了白桦的形影；
窗上的光线越来越暗淡；
顶棚上仿佛走动着一个幽灵，
炉火发着青，淡蓝色的烟
像一片水气，旋转着从烟囱中飞散；
于是摩耳甫斯便挥动无形的魔杖，
使一切都沉入魔幻般的黑暗。

眼睛模糊了，《康第特》[1] 在你的手上。
合上了双眼，它突然滑落膝间，
你轻叹一声，手往桌上一摊，
你的头儿便从肩上垂到胸前，
你睡了！头上是和平的屋顶，
偶然一梦比许多梦更令人高兴！

妙手回春的心灵痛苦的医师，
我的朋友摩耳甫斯，我多年的抚慰者！
我永远愿意对你有所奉献，
你也很早就赐献身者以福泽：
我怎能忘却那最幸福的时光，
我怎能忘却那美好的安逸的时刻——
当我傍晚在角落里隐藏，
我总在呼唤你，静静地等待着……
我对自己的爱唠叨并不喜欢。
但是，我却爱回忆我的童年。
唉，我怎能把我的好妈妈[2] 忘在一边，
啊，那是多么美妙的神秘的夜晚，
她头戴包发帽，身穿老式的衣衫，
一面诚心地画十字祝我幸运，
一面不停地祈祷要把鬼怪驱散，
轻声地讲起死人的故事和鲍瓦[3] 的功勋……

① 《康第特》，法国作家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的音译。

② 看来这里交织着作者对乳娘阿林娜·罗季翁诺夫娜和祖母马·阿·汉尼拔的回忆。

③ 拉季舍夫著有童话长诗《鲍瓦》。

我蒙头蜷缩在被中，气都不敢喘，
我惊惧得一动也不敢动，
不知道头和脚是在哪一边。
神像下那盏泥制的普通小灯的光亮
微微地照出她脸上深深的皱纹，
曾祖母的包发帽——是珍贵的古董，
加上只剩下两颗牙被拉长了的嘴巴，
这一切不由得令人恐怖万分。
我战栗着，最后，梦的困倦
终于悄悄地爬上了我的眼睛。
于是，一群长着翅膀的幻想，
一群男精灵，一群女精灵，
自蓝天飞降在铺满玫瑰花的床上。
用幻术迷惑我，引我入梦乡。
我沉迷于许多甜蜜的想像；
在密林深处，在穆罗姆① 的荒原，
我遇到了一群大胆的多勃雷尼亚和波尔坎②。
各种幻象在我少年的脑海飞翔……

　　然而，平静的夜晚啊，你一去不复返！
而我已步入青年时光……
把阿尔班温柔的手伸给我，
我尝到了青春的爱的梦想。
它究竟在哪里？狂热使它诞生，

① 穆罗姆：俄国一古城。

② 多勃雷尼亚和波尔坎，二者都是俄国壮士歌一类作品中的英雄。

狂热也把它消灭于那同一瞬间。
我醒来；我在夜空中把白天找寻，
但是，一切默然；月亮遁入黑暗，
我的周遭是深夜的暗影。
我的梦消散了！诗坛上的浪荡子，
我，在静夜里不和韵脚纠缠，
我永远也看不到福玻斯、珀伽索斯
那些年迈的缪斯的古老圣殿。

我不是英雄，也不想获得桂冠；
我不想出卖温情和安闲，
夜间的恶斗并不令我动心，
我不是富翁——看门犬的吠声
不会惊扰我的愉快的梦；
我不是歹徒，不会苦恼惊恐，
梦见那些血淋淋的阴魂
和那些被杀害的儿童的幽灵；
深夜里，那可怕的白脸的恐怖，
也不会站在我的面前，横眉立目。

（丘 琴 刘光杰译）

对奥加廖娃[1] 即兴而作

无言的，坐在你面前，
我白白地感到痛苦，
我望着你也是枉然：
幻想留在我的心坎，
我不能照实对你说出。

（查良铮译）

致茹科夫斯基[2]

诗人，祝福我吧！……对着宁静的诗坛，
我激动地俯伏在缪斯们面前：
我满怀希望地在危险小径上飞驰，
福玻斯为我立命，陪伴我的是诗。
我不谙世事，深恐不光荣地栽倒，
可是，我又无力抑制我的热烈爱好；
我听到的不是严酷的死刑判决：

① 奥加廖娃(1786—1870)，参议院议员之妻，普希金在皇村卡拉姆津家中见过她。

② 诗人想用这首诗来表示他所设想的自己诗集的出版情况。在手稿中，署名是"阿尔扎马斯社成员"。当时，他还没有被正式接纳加入"阿尔扎马斯社"，但诗人自认为是其一员。他曾写了许多诗讽刺那帮无聊的打手，即聚集在希什科夫及其"座谈会"周围的一批作家。

世世代代之奥秘的神圣的法官[1]，
缪斯可爱的宠儿，往昔的忠实卫士，
对无聊的妒忌坚决反对，不可改变，
却和蔼可亲地关怀我，将我鼓励；
德米特里耶夫也盛赞我的小小天赋；
我们爱戴的老人，沙皇选中的歌者[2]，
他才华横溢，风度高雅，为人称颂，
他也流着泪，手儿颤抖地拥抱了我，
并且向我预言了我所未知的幸福。
还有你，得天独厚的卓越的诗圣，
难道不是你伸出手许我以神圣的友情？
我怎能忘记当年我面对你的时候[3]，
那时我默默地站着，心灵像一股闪电
一直飞向你那崇高的心灵，
神秘地贴近你的心，燃起欢悦的火焰，——
不，不！我决心踏上征途，不畏艰辛，
我的心中充满勇敢的信念。
你们是不朽的创造者、灵感的哺育者！
你们向我指出那朦胧的远方的目标，
我怀着大胆的幻想飞向未知的世界，
我觉得，你们的光华就在我的头上照耀！

我看见了什么？在诗坛的悬崖下方，

① 指卡拉姆津。

② 指杰尔查文。

③ 1815年9月10日，茹科夫斯基在皇村学校会见了普希金，这次会面给青年普希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下诗行谈的就是这次会面的情况。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怎样的景象？
在那可怖的黑暗的洞穴深处，
坐着一帮穷极无聊的武装打手——
仇视和妒忌的脸色阴森可怕的子民，
对崇高创造者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们。
古怪诗章的刺耳号叫传向远方，
瓦里亚戈人朗读瓦里亚戈诗句有如尖吼[1]。
赢来的是齐声哄笑；在黑压压的人群之上，
有两个幽灵趁着昏暗俯下了头。[2]
一个幽灵身下是一大堆散文和诗，
这是他宵夜勤劳的累累果实，
对故人的颂歌和诗的被人遗忘的墓地！
一个干瘦的编诗者微笑地倾听叫嚷：
蓬头乱发的忒勒马科斯[3] 对着他哼哼唧唧；
握在他手中的铁笔吱吱作响，
于是便拖出了枯燥的六音步的诗、
生硬的扬扬格、绕口的扬抑抑格。
骄傲吧——你梅维伊[4] 的夸张的样本！
以勤奋的缪斯闻名于世的歌者。
不公正的品评搞得乌烟瘴气，

① 瓦里亚戈人是诺曼底一部族的代表，这里是对"座谈会"成员文学活动的讽刺。他们反对文学新潮流，无望地坚持早已过时的传统和权威。

② 此句中的两个幽灵是指特列佳科夫斯基和苏马罗科夫。

③ 忒勒马科斯，法国散文作家费讷隆（1651－1715）的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的主人公。

④ 梅维尹，罗马的平庸诗人，他曾攻击维吉尔，嘲笑贺拉斯。普希金以他暗指卡拉姆津"阿尔扎马斯社"成员认为他是他们的文学领袖"的敌人希什科夫。

站在无知之辈中间的那个人是谁？
对他的狂热的吹捧简直响成一片：
而他，他却用韵脚践踏了巧思和诗味；
这就是你吗，别人的教义教出的劣等学徒，
心怀妒忌的傲慢者，冷淡的苏马罗科夫，
软弱无力，缺乏热情，智能也很有限，
却连连感谢戚见送来的那顶桂冠，
被抛下品都斯山、被拉辛咒骂了一番？
难道他，这个侏儒竟敢和巨人角力？
难道他竟敢对头戴闪光桂冠的
我们不朽的歌手，俄罗斯人的欢乐，
北方的奇迹[①] 评头论足？……
不！他将默默地沉入寂静的忒勒河底[②]，
他的额头上盖有一道被遗忘的印记，
他能把什么留给未来的世纪？
高雅的风格厌恶那种下流的木笛，
粗野的手指在竖琴上也会变得僵直。
就让那梅维伊夸夸其谈赞扬他吧——
每当杰普列奥[③] 出现，夏彼江就消失。

那又怎么样呢？荒谬终究是荒谬；
盲目的无知培养着不学无术的人。

① 指罗蒙诺索夫。

② 指巴丘什科夫将带着对平庸诗人的讽刺沉入忘川。

③ 杰普列奥，指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他在讽刺诗中狠狠地嘲弄了很有声望的法国科学院院士、诗人让·夏彼江（1595—1674），说后者是平庸的自命不凡的学究。

无知把他们关在自己的黑屋子里；
他们就在那里大胆地制造诗和散文，
那里全属科学的敌人，聋子——只是不哑。
他们用尼康[1] 文体把长诗印刷。
有的人把斯拉夫颂歌堆成了山，
有的人在疯狂的悲剧里嘶声叫喊，
那个人，他忠于他的叛乱同盟，
竟把打哈欠的缪斯拖上舞台，
妄想从帕纳塞斯山赶走不朽的天才。
他的手哆哆嗦嗦，目标总是对不准，
挥着妒忌的匕首枉然跑上阵来。
诗句把他击伤，期刊贬得他不值一文——
在评论的呼啸声中向他的同伙逃奔……
他们给忒斯庇斯[2] 编织了罂粟花环。
他们好像一群疯子一样，那么躁动不安，
把手按在《蒂列马悉达》上面发誓，
一定要为他们的同伴报仇雪耻。
倒霉的是生来具有敏感心灵的人！
他能悄悄地用温柔的竖琴博得美女青睐，
他善于运用诙谑的讽刺换来喝彩，
他用老老实实的语言说古论今，
不愿向俄罗斯的愚昧顶礼膜拜！……
他竟是祖国的敌人，教唆人们道德败坏！

---

① 尼康，俄国17世纪长老。这里指希什科夫及"座谈会"派对教堂斯拉夫语的热衷。

② 忒斯庇斯，希腊悲剧体裁的鼻祖。这里是有意地把这个名字安在沙霍夫斯科伊头上，人们认为，正是他的阴谋使奥泽罗夫染上心脏病和早逝(熄灭的火把)。

于是指责朝他身上雨点般打来。

　　你们站起来吧，帕纳塞斯山的祭司们——
为自然和劳动哺育成人的歌手们，
你们以幸运的美感的异端，学问的异端
打击那些愚昧无知的狂妄的友伴。
你们是天才的复仇者、真理的朋友、诗人！
从天而降的既有生命也有永恒之光，
阿波罗紧握在手中的死亡飞箭，
终于命中可怕的皮同[①] 这条巨蟒。
请看：奥泽罗夫已被仇恨的飞箭射伤，
他擎着熄灭的火把，张着不能扇动的翅膀，
他的幽灵在呼唤：朋友们，报仇雪恨！……
被污辱的诗歌告诉你们，知识告诉你们——
冲向敌人；福玻斯和缪斯同你们在一起！
用他那血淋淋的诗章去打击野蛮人；
愚昧、一群无知的自命不凡的空谈家，
终于降服了，把冷淡的目光垂下。

　　但是，我看到，我们高谈真理太危险，
梅维伊已经凶狠地对我蹙紧眉端，
对天才处以死刑的判决声似雷鸣。
难道受迫害已经是我的命运？
那又奈我何？勇敢地向前，道路笔直，
我和知识握起了手，我受到你的支持，

① 皮同，希腊神话中的巨蟒，传说为阿波罗所杀。

我不畏惧他们的凶狠：坚定的卡拉姆津，
你是我的榜样。那帮疯汉叫嚣又有何用？
让那些被福玻斯抛弃的人们去空谈吧；
上天没赋予他们以作诗和散文的才能，
名声——他们的耻辱，他们的创作——智
　者的笑柄；
黑暗中滋生的东西必将沉没于黑暗之中。

（丘　琴　刘光杰译）

窗

不久前的一个夜晚，
一轮凄清的明月
巡行在迷茫的云天，
我看见：一个姑娘
默默地坐在窗前，
她怀着隐秘的恐惧
张望山冈下朦胧的小路，
心中忐忑不安。

"这里！"急急的一声轻唤。
姑娘手儿微微发颤，
怯怯地推开了窗扇……
月儿隐没在乌云里边。
"幸运儿啊！"我惆怅万端。
"等待你的只有交欢。

什么时候也会有人
为我打开窗子，在傍晚？”

（丘 琴译）

秋天的早晨[1]

喧声四起；田野的芦笛声
破坏了我的蜗居的平静。
那最后的一场梦景连同
爱人儿的倩影都已消失。
夜幕已经从天际滑落，
早霞升起，苍白的一天开始——
我的周遭空寂荒凉……
她离去了……我来到河岸旁，
清朗的傍晚她常来这里。
如今哪儿也找不见美人儿，
哪儿也没有她的踪迹。
我在密林深处郁郁地徘徊，
叨念着那永难忘记的名字。
我呼唤她——这孤零零的呼声
只有远方空谷传来回音。
我满怀幻想地来到溪旁，
溪水依旧汩汩地流淌，
水中却不见绝世佳丽的形象。

① 这首诗是为巴库尼娜离开皇村而写。巴库尼娜1816年曾在皇村度假。

她离去了……在甜蜜的春天到来之前，
我将不再与快乐和激情相伴。
秋天用她那冰凉的手
摘掉白桦和菩提的树冠，
它在阒寂无人的林中喧叫，
那里，枯叶日夜地飞飘，
枯黄的田野上一片白雾，
偶然还能听到秋风的呼啸。
田野，山冈，熟稔的橡树林！
你神圣的安宁的守护者们！
过往时日的欢乐的见证人！
再见啦……直到甜蜜的春天来临！

（丘　琴译）

别　　离

当时钟为幸福敲过最后一声，
当我站在深渊之边含泪从梦中惊醒，
我用双唇最后一次亲吻你的纤手，
我浑身上下都在战战兢兢——
是啊！我记得一切，一阵惊慌，
但我忍受了不可忍受的悲伤；
我说过："并不是永恒的别离
如今把各种欢乐带向远方。
我们会彼此忘记，烦恼会沉入幻想；
到那时无论是窒息的苦闷还是沮丧

都不会光顾隐遁者藏身的地方；
到那时只有缪斯会来慰藉我的惆怅；
我的心平静了——友情轻柔的一瞥
会把心房冷嗖嗖的黑暗照亮。”

过去，我对爱情对心曲理解甚少！
时光在流，日月在飘，
杯酒不能化悲伤为欢乐，
也不能让我把往事忘掉。
啊，亲爱的姑娘，你一直跟我相随，
可是我仍然痛苦，暗自忧愁。
无论是青山后边升腾起曙光，
无论是黑夜伴着秋月布满穹苍——
我无时不在寻找你哟，迷人的朋友；
我昏昏入睡时思念的只有你，
我在混乱的梦中见到的只有你，
每当我遐想时——我不由得会把你呼唤，
每当我谛听时——你的声音会传入我的耳际。
我茫茫然坐在友人中间，
听不清他们吵吵嚷嚷的声音，
我用滞呆的眼睛望着他们，
冰冷的目光认不出他们是什么人。

竖琴啊，我痛苦心灵的伙伴，
你和我在一起也变得郁郁不振，
你的琴弦奏出的只有幽怨的哀鸣，
你没有忘掉的只有爱的声音！……

啊，忠贞的伙伴，你和我一起悲戚吧，
让你那漫不经心的琴声
唱尽我心中的苦闷，
让多思的少女们听到你的琴声
哀叹不禁。

（乌兰汗译）

真　理

自古以来，智人就在寻索
那被湮没的真理的遗痕，
他们很久地、很久地解说
前人们的古老的议论。
他们认为："赤裸的真理
秘密地藏在井泉深处。"
他们快慰地饮一杯清水，
就叫道："我会把真理找出！"

可是，突然有谁（仿佛是
老头儿赛利纳斯[①]）造福于人间，
他看出他们矜持的愚蠢，
清水和叫喊都使他厌倦；
于是，抛开了我们的猜谜，

① 赛利纳斯，希腊神话中酒神的养父，是一个快乐的，喝得醉醺醺的老叟，头戴着花，骑着驴子到处走动。

他第一个想到了美酒，
他饮着，饮着，一滴不剩，
却看见真理在杯底里头[①]。

（查良铮译）

骑 士 们

离开那绿阴如盖的橡树，
骑士们正在荒野上赶路，
他们抚摸着马儿使它们驯服，
自豪地微笑着，轻声交谈；
他们心中燃烧着快乐，
眼中喷发着愤怒的火焰：
只有你，威武善战的诗人，
却像午夜的黑暗那样阴沉，
像秋日的天光那样苍白。
垂头丧气，无精打采，
心中积郁着隐秘的痛苦，
悲哀的思想总摆脱不开，
走在前面，默然不语。
“忧愁的歌者啊，出了什么事？
只有你，战斗之前忧心忡忡，
低下了英勇无畏的头颅，

① 本诗基于一古代谚语“真理在酒中”以及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天文学家在观看星象时跌入井中，说：“真理在井中。”

松垂了手中的马刀和缰绳。
你可是我们见过的那个勇士？
他面对刀剑沉着而无所畏惧，
永远站在战斗的最前列，
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
逍遥自在的生活的俘虏啊，
难道你的那片天地
会比我们猛烈的奔袭
和夜晚刀剑的撞击更加惬意？”
但是，忧愁的歌者缓缓地
抬起他的头和他的视线，
皱着眉头望着迷蒙的远方，
吸了一口气，一声长叹。
“战斗的山谷梦一样的寂静；
只有我们还在暗夜中奔驰。
预感到期望的结局即将来临，
最后的战斗呼唤着我进击。
我扯断了残酷命运的枷锁，
和伙伴们一起投身到战斗中去，
一次打击……——我的马儿
便孤零零地跑进谷地……
你们啊，命运保佑你们
获取爱情的甜蜜的奖励，
你们的归来能否赢得
恋人无限珍贵的泪水？
但是，没有人关心歌者，
他将完全被人们忘记，

埃尔温娜[1] 听到他的死讯，
也不会为他发出一声叹息……
在获得甜蜜的拯救的时刻，
朋友们，请你们记住歌者，
记住他的痛苦，他的爱情
和他严峻的结局的光荣。"

（丘　琴译）

哀　歌[2]

多幸福呵，敢于大胆承认
自己正处于热恋之中；
未来如何，命运未卜，
隐隐的希望却把他爱抚；
在这心旌摇荡的子夜里，
朦胧的月光把什么人引来相会；
是谁用忠诚的钥匙
轻轻地打开他的心扉！
但是，在我的凄苦生涯中，
却没有领略过偷欢的情趣；
早开的希望的花朵凋谢了：
生命之花被折磨得憔悴！

① 埃尔温娜，诗中假设的名字。

② 这首诗写于当年1月1日诗人度过圣诞节假期返回学校的时候。他在学校呆了5年之后，方获准探视亲人。

青春忧伤地从眼前飞逝，
生活的玫瑰也将一起枯萎。
但是被爱情遗忘的我
却永不忘记为爱情而流泪。

（丘　琴译）

月　　亮

你为何从云层里露面，
孤独的、凄清的月亮，
并且透过窗扉，把一片
暗淡的光辉照在枕上？
你以你的阴郁的面容
引动我悲哀的游思翱翔，
引来连我严厉的理智
也难以止息的欲望，
唉，爱情的无益的苦痛。
远远地飞去吧，以往！
安睡吧，不幸的爱情！
那样的夜晚不再来临：
你不再透过一片幽暗的椤树
以你神秘而静谧的光
苍白地，苍白地照出
我的恋人的美丽的脸庞。
啊，情欲的激情怎能够比
那真正的幸福和爱情

给予的秘密的美的慰藉？
你能不能飞回来，欢情？
时光啊，那欢欣的寸阴
为什么如此飞快地掠过？
而轻浮的梦影疏落了，
不料早霞竟把它吞没？
月亮啊，为什么你溜去了，
消隐在那明亮的天际？
为什么曙光无情地闪耀？
何以我和她竟然分离？

（查良铮译）

歌　　者①

你可曾听见在小树林后面那夜间的歌声，
一个歌者在歌唱自己的爱情和悲哀不幸？
黎明时田野里寂静无声，
芦笛又响起了凄切而朴素的哀音，
　　　　你可曾听见？

你可曾在荒凉的树林的黑暗中遇见那个人，
一个歌者在歌唱自己的爱情和悲哀不幸？
你可曾注意到他的泪痕、微笑，
还有那充满了忧愁的平静的视线？
　　　　你可曾遇见？

---

① 普希金写的这首诗，是与茹科夫斯基在1811年写的歌唱"一位可怜的歌者"(《歌者》)一诗有关，而且开头的问话句的形式，也是模仿茹科夫斯基的诗句。普希金在皇村学校读书时，曾热恋着同学巴库宁的姐姐、宫廷女官巴库尼娜，他在1815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曾经幸福过！……不，我昨天并不幸福；我一大早就被一种期望所折磨着，我以一种无法描写的激动，站在小窗口，看着铺盖着白雪的道路——没有见到她的踪影！——最后，我失掉了希望，突然间我意外地在楼梯上同她相遇，——多么甜蜜的时辰啊！

他歌唱着爱情，但声音是悲伤的。
唉！他知道的爱情只是一种痛苦！
——引自茹科夫斯基的诗。

"她是多么可爱啊！黑色的连衣裙紧贴着可爱的巴库尼娜的身体！但是我已经18个小时没有见到她——唉呀！什么样的处境，什么样的折磨！——但是我幸福了5分钟——"

当时普希金16岁，这是他的初恋，他这时写过20首哀歌，都与巴库尼娜有关。

你可曾叹息，当你听到那轻轻的歌声，
一个歌者在歌唱自己的爱情和悲哀不幸？
当你在树林里见到那个年轻人，
看见他那双黯然无光的眼睛，
　　你可曾叹息？

（戈宝权译）

致摩耳甫斯

摩耳甫斯啊，明天清晨之前，
让我再尝一次爱情的苦恼。
来吧，请把灯儿熄灭，
为我的愿望静静祝祷！
把离别那个可怕的判决，
从伤心的记忆中抹掉！
让我看到那含情的流盼，
让我听到那生动的谈笑。
每当黑夜的暗影飞逝，
你便也从我的眼中消失，
啊，在另一黑夜来临之前，
如能忘记爱情，那该多好！

（丘　琴译）

恋人的话

我听丽拉对钢琴弹奏；
她那美妙缠绵的歌声
使人感到悒郁的温柔，
有如夜晚轻风的飘动。
泪水不禁从眼眶落下；
我告诉可爱的歌唱家：
“你悒郁的歌声是迷人的，
可是，我的恋人的一句话
比丽拉的情歌更有魅力。”

（查良铮译）

“一种爱情是冷淡的生活的快乐”

一种爱情是冷淡的生活的快乐，
一种爱情是对心灵的折磨：
它只给人以短暂的快慰，
而痛苦则永远不能摆脱。
谁能抓住美妙青春的这一瞬；
谁能使有些羞怯的美人儿
倾心于欢乐和未知的爱抚，
谁就会一百倍地有福！

谁不曾为爱情而自我牺牲?
你们,放纵感情的歌手!
你们在恋人面前百依百顺,
你们歌唱激情,用得意的手
把你们的花环献给美人。
盲目的阿摩尔残酷又偏颇,
赐给你们桃金娘加荆棘;
他和帕纳塞斯女仙们[1] 串通一气,
让一部分人看到欢乐;
另一部分人永世悲哀缠身,
赠给他们不幸的爱情之火。

提布卢斯和帕尔尼的继承者们!
你们懂得珍贵的生活的甜蜜;
你们的岁月闪光有如晨曦。
爱情的歌手啊,请歌唱青春的乐趣,
让唇儿贴上火热的唇儿,
愿你们在恋人的怀抱中死去;
轻声地吟唱着爱情的诗句!……
这种情趣我已经不敢希冀。

爱情的歌手们!你们体验过忧郁,
你们的岁月在荆棘丛中流逝;
你们激动地召唤自己的归宿,
终局来临,而在人生的长途,

---

① 帕纳塞斯女仙们,即缪斯们。

却没有享受过瞬间的乐趣；
你们虽然没有找到幸福的时日，
可是你们至少见过荣誉，
你们会因为痛苦而流芳百世！

　　命运给我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在乌云笼罩下，在僻野的山谷里，
在又凄凉又昏暗的森林中，
我独自徘徊，委靡而抑郁。
傍晚，我站在惨白的湖滨，
我流着眼泪痛苦地呻吟；
应和我的只有低沉的涛声，
橡树林飒飒作响的音韵。
纵然我从冷酷的梦中醒来，
心中燃烧起诗的烈火，
火能产生，也会慢慢熄灭：
灵感会消失，毫无收获。
让别人去为她写颂歌吧，
我只是爱着——而他又爱又被爱！……
我爱着，我爱着！……但是呵，
那受折磨者的声音她已经听不到，
他那朴素的诗篇也不会使她微笑。
我的歌还有什么意义？
我把竖琴抛在田间枫树下，
永远留给了旷野的和风，
我那微小的天赋也轻烟似地消失。

（丘　琴译）

哀　歌

我看见了死神，她沉默地坐在
我那平静的门旁；
我看见了棺木，上盖已揭开；
　　痴情耗尽，心儿冷却……
　　我很快就要和朋友们分别，
　　任何人再也不会发现
　　我痛苦一生的历程；
　　我那最后的一瞥
　　也看不到那闪光的不朽声名，
我那即将熄灭的青年时代的明灯
将会照出我这个渺小人物平淡的一生。
　　……
别了，悲惨的世界，你为我开出
　　一条在深渊之上暗黑的路，
这里，潜心的信仰减轻不了我的痛苦，
　　这里，我曾经爱过，这里，我又不能将爱吐露！
别了，蓝天，别了，丽日，
别了，昏黑的夜，朝霞的甜蜜，
那熟悉的山冈，那汩汩流淌的小溪，
　　那无声的神秘的森林，
　　和一切……别了，我最后再说一次。

你，在人间是我的上帝，

我暗中流泪，饱尝痛苦，都是为了你，
别了，一切都已成过去……我的心火已熄
　　正向冰冷的墓穴走去，
　　命中注定死亡的黑幕
将把我被爱情折磨的凄凉一生遮蔽。

　朋友们，当我已失去生命力，
　和病魔斗争得奄奄一息时，
　我要告诉你们："噢，朋友们，我曾经爱过！……"
　安静的心儿将在精疲力竭中死去，
　我的朋友们，这时，你们要去看看她，
　　　告诉她：他已被永恒的黑暗夺去……
那时，也许，她会在墓碑前
为我的命运叹一口气。

（丘　琴译）

心　愿

我的时日在缓缓地流逝，
而不幸爱情的苦痛
却在郁闷的心中与时俱增，
疯狂的念头也使我不得安宁。
我流泪；泪水使我得到安慰；
我沉默；我却不抱怨，
我的心中充满忧烦，
忧烦中却有痛苦的甜味。

生活之梦啊！飞逝吧，我不惋惜，
在黑暗中消失吧，空虚的幻影；
爱情对我的折磨我很珍重，
纵然死，也让我爱着死去！

（丘　琴译）

给 友 人

上天诸神还会赐给你们
金色的日子，金色的夜，
慵倦的姑娘们的眼睛
还会追逐你们，十分关切。
朋友们啊，唱吧，跳起来吧！
打发这短暂的傍晚时刻，
我将含着眼泪笑迎
你们那无忧无虑的欢乐。

（丘　琴译）

哀 歌

我以为爱情之火已永远熄灭，
心中邪恶欲念的躁动已平静，
友谊的愉快之星
终于把受难者带到了希望之港中。

我幻想在平宁的岸边得到歇息，
可是，向远方眺望，
　　我却看到那受难的航海者们的船帆，
　　水手们正在抗击狂烈雷雨。
　　于是，我说：“怡然自得的人百般幸福，
　　他的一生自由美好，
　　有如明朗的春天驶过，
　　从未受到欲念的烦扰，
　　他没有在无望的爱情中受折磨，
　　他不知道什么是被伤感所俘虏，
　　这人是幸福的啊！但是，我更加幸福。
　　我挣脱了痛苦的枷锁，
　　我自由了……我又能为友谊撰写诗章。
　　阴暗的生活田野上，
　　又充满了愉快的令人着迷的光亮！”
　　但是，我说了些什么……不幸的人！
在这并不安定的静寂中我只睡了一分钟，
但是，痛苦的爱情却还在我的心中隐藏，
　　我那激情之火没有熄灭。
一群欢乐的朋友呼唤着我，
我想把诗琴定在过去的弦音上，
我还想歌唱那些美丽的少女，
　　歌唱欢乐，歌唱酒神，歌唱德尔菲里。
但是，徒劳！……我默然不语，
疲倦的手放在不顺从的痛苦的诗琴上，
我的心还在燃烧着——我忧伤又漠然地
眺望着青年们的游戏。

爱情，是我们时代的毒饵，
它带着许多虚假的幻想奔驰。
折磨人的欲念之火
不要把我的灵魂烧成灰烬。
幽灵们，飞吧……爱神，我已不属于你，
还我欢乐，还我安宁……
把我一人抛到无情的大自然中去，
或是让我再扇动希望的翅膀飞翔，
让我在沉重的枷锁下再一次入睡，
去梦想自由的甜蜜。

（丘　琴译）

欢　乐

生命的花朵还没有吐艳
已在苦闷的幽居里枯萎，
青春悄悄地飞逝不见，
它留下的踪迹是——伤悲。
从我诞生的无知的一刻
直到充满柔情的青年，
啊，从没有幸福和欢乐
降临到我悒郁的心坎。

从生活的门槛眺望的我
焦灼地面对远方，幻想道：
“哦，那儿，那儿就是欢乐！”

但我不过朝着影子飞跑。
迷于温柔媚人的娇丽
青春的爱情初次显现，
它展开了金色的翅翼
不断翱翔在我的面前。

我跟着……但是那遥远的
优美的境界却不能达到！……
啊，几时才能有那幸福的
飞速的一刻，充满了欢笑？
啊，这青春的暗淡的灯盏
几时才能够烧得通明，
几时有同行女伴的笑颜
照耀着我幽暗的途程？

（查良铮译）

给 玛 霞[1]

昨天，玛霞让我书写
几节押韵的诗给她，
并应许我，为了酬谢，
她将写一篇散文作答。

我赶紧遵照她的旨意，

① 本诗是写给诗人的同学杰尔维格的妹妹的。

岁月一点也不敢拖延，
你才七岁—— 那个应许
你也许还不能兑现。

在晚会上，端庄而沉默，
你将插起两手坐着，
你只崇奉烦嚣的女神，
从舞会到舞会飞着——

却早已忘记诗人了！……
哦，玛霞，玛霞，快一些——
为了我的这四节歌，
快写出对我的酬谢！

（查良铮译）

祝 酒 辞

琥珀的酒杯
早已斟满，
醉人的泡沫
白光闪闪。
对我来说，
酒比什么都宝贵，
可是如今，
我该为谁干杯？

可是为了荣誉
才喝上一口？
不，我们不是那种
爱好战争游戏的朋友！
这样一种嬉戏
不会其乐无穷，
友谊的酩酊大醉
不喜欢战争的轰隆。

天庭的子民，
福玻斯的信徒，
歌者们，畅饮吧，
为福玻斯祝福！
顽皮的克米尼[1]
她的抚爱令人生畏，
希波克林流出的
只不过是清水。

为青春爱的欢乐
你们要喝个够——
我的孩子们哪，
青春青春留不住……
琥珀的酒杯
早已斟满。
我要为美酒一醉，

① 克米尼，罗马神话中主管诗歌、艺术和科学的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缪斯。

心中感怀万千。

（丘　琴译）

致　丽　达[1]

献给你，维纳斯的挚友，
献给你，丘比特
和齐特拉的顽皮孩子们
用鲜花装饰了你的宝座，
你那微笑、流睇、温柔举止，
你那胜过伏尔泰雄辩口才的
轻声软语，
人们向我们宣传
阿里斯季普和戈里采拉的规律，
爱的花环和诗琴的铮铮声音
向你亲切地敬礼。
我鄙视柏拉图主义的空想，
你的圣洁拯救了我，
于是，我便成为聪明信条的传播者，

① 普希金原注：此诗1817年刊于《北方观察家》第2卷第3期第310页。阿里斯季普——希腊哲学家教导人们说，幸福和美德在于合情合理的享乐。戈里采拉——情人戈拉齐雅的虚构名字。埃帕弗洛狄特寂寞的奴隶——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斯多葛派(1－2世纪)。他曾是埃帕弗洛狄特的奴隶。埃帕弗洛狄特本身又曾是奈龙的农奴。对手——情敌，竞争者。这狠毒的无耻之徒却无事生非——基奥根(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禁欲是美德。关于他有一个传说，说他觉得住宅太奢华，便住在一个木桶里。

歌颂醇酒、妇人和吃喝玩乐[1]，——
不过如此……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落拓。
我看见：泽依皱紧眉头，
还有他的白发侍从们，
还有酒的好朋友卡顿，
还有埃帕弗洛狄特寂寞的奴隶，
塞奈卡人，乃至齐切龙
都在大声呼喊："你撒谎，门外汉！
受折磨是凡人享受到的殊荣。"
朋友们，我同意：呻吟和哭泣
当然比笑好过百倍；
忍耐——是最大的乐趣；
你们的劝告绝不可笑，
但是，你们听着，我并不需要，
因为，你们过于聪明，
对于我，一顿美餐
比三十六个哲学家更受欢迎；
说实话，我并不崇拜你们。
这阴沉着脸的一群人十分气恼，
就让他们去叫骂我这个恶棍，
这吵闹无非是在把时间消耗，
谁会为他们的榜样所倾倒？
我喜爱那善良的苏格拉底：
他曾经活在人世，他很聪明，
他装做很威严的样子，

[1] 原文为阿那克里翁和尼依。阿那克里翁诗体歌颂醇酒、妇人和吃喝玩乐。

却喜爱妻妾、剧场、宴席；
顺便提一下，他还在阿斯帕吉亚的盥洗室里
爱过一个人，
（柏拉图本人曾经目击），
那畏葸和温顺的奴隶
时常对着长衬衫叹气，
可又装出宫廷式的微笑
对她耳语："无论是人民，英明，还是光荣，
一切都是幻影、欺骗和梦。
什么最真实？只有游乐，
请相信：只有爱情不是梦！"
他就这样向美人儿表示敬仰，
而她……可怜的克桑季帕，
你的丈夫，是阿里斯季普的对手，
却被高高地捧到天上。
然而，这狠毒的无耻之徒却无事生非，
向亲爱的人们口吐谰言，
只他一人与一切欢乐无缘，
体会被世界革除的滋味。
但是，他却带着一只空桶到处游荡，
盲目地干些莫名其妙的事，
这个怪人胡里胡涂
用手打水一场空，
他不可能捞取到幸福。

（丘 琴译）

阿摩尔和许门

今天，善良的男人们，
我讲一个新的故事让你们开心。
我的朋友们，你们可曾知道
有个带着遮眼罩的盲童？
盲童……是吗？对不起，福玻斯！
朋友们，阿摩尔根本不是瞎子：
这调皮鬼总那么随心所欲，
总是喜欢嘲笑和捉弄人，
任性成了他的生活准则。
任性在把厄洛斯[1] 招引：
但是，突然间它又使他烦闷，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又着手搞个新花招：
从可爱的眼睛上摘下遮眼罩，
这个恶作剧者又去找许门……
许门又是个什么人？
他是伏尔甘沉默寡言的孩子。
他又冷漠、又衰老、又懒散，
一辈子嘟嘟嚷嚷，总打瞌睡，
他的天性爱妒忌，
可是，不妨说，他是个好人。

① 指阿摩尔。

可怜的天神由于妒忌作祟，
简直无法安然地入睡；
他很不放心他的小弟弟，
总是暗中悄悄地尾随，
举着他自己的烦人的灯笼，
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我的这个孩子找到了他，
一见面就讲他的鬼主意：
“许门，我们请你来玩耍！
喂，放聪明些，让我们言归于好！
我亲爱的伙伴，把那可笑
而又无益的争吵忘掉！
而且要永远忘掉，请看！
我把遮眼罩送给你作为纪念，
亲爱的朋友，把灯笼回赠给我！”
结果呢？可怜的天神相信了他，
阿摩尔高兴得手舞足蹈，
于是他用尽全身力气
在兄长的眼睛上勒紧遮眼罩。
从此，许门便停止了
夜间令人烦闷的巡逻；
这位天神的妒忌的目光
再也不会使好事多磨；
他很平静，而诡计多端的弟弟
却在嘲弄他，毁坏他的名誉。
他竟然作弄起蒙着眼睛的盟友，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每当凡人开始沉入梦乡，
阿摩尔就在静静的夜里
把灯笼交给热恋中的人，
亲自陪送这位幸运儿
到丈夫在沉睡的家里去；
还亲自在门前守卫，
以防粗心的许门发现秘密……
我的朋友叶列娜，你要理解我，
也请你相信这个巧妙编织的故事！

（丘　琴译）

阿那克里翁的金盏

当我怀着倾慕之情
走进古老的诗境，
请相信吧，我看见
阿那克里翁的金盏
在维纳斯的私房。
金盏的酒满当当，
在它四周，逸乐的女皇
以桃金娘和玫瑰，
还有绿藤叶扎起点缀。
在杯沿，爱神正发愁，
郁郁望着冒泡的酒。
“啊，你淘气的小鬼，
为什么对它望个不休？”

我向丘比特问道：
“告诉我，你何以沉默了？
你怎么不想饮一口？
难道是用手舀不到？”
“不是的，”小神童回答，
“我是到这海上来玩耍，
可是我的箭和弓
都失落在这大海中，
它那紫红的波涛
把我的火把也冲灭了。
看，它们还在海底闪动，
可是我不会游泳。
噢，真可惜——请为我
快把它们从那里打捞！”
“不，不，”我对爱神说，
“谢谢天，它们沉没了，
该让它们在那儿呆着。”

（查良铮译）

给希什科夫[①]

你是埃拉托和维纳斯加冕的调皮鬼，

① 希什科夫（1799—1832），普希金在皇村的朋友。他是驻防在皇村附近的一近卫军中的中尉，诗人，德文小说译者，文学保守派首领，海军上将亚·谢·希什科夫的侄子。他和他的叔父不同，具有进步思想，不只一次地遭到政府的迫害。

你可曾往自己的领地招引进一个囚徒，
往品都斯和西色拉之间那座和平的庄园，
提布卢斯、梅列茨基[①] 和帕尔尼纳福之处？
你这被娇惯坏了的阿波罗的弟子啊，
让欢快的木笛和他们的竖琴交融无间。
你这纵情嬉戏，赫利孔山上的众仙女
　　曾经摇动着你幸福的摇篮。
热爱朋友，向他们敞开自己的心扉，
在静默中去感受，去为人间的美所陶醉——
这是我的命运；我要顺从它的意志，
　　但是，亲爱的朋友，可怜可怜我吧，
　　千万不要要求我写诗！
我不能永远这样安于盲目地享乐：
我很晚才看到枯燥的真理的光辉，
由于我心地善良，我迷恋着幻梦，
　　轻信它的耳语：你是诗人——
于是，我无视明智的警告和劝谕，
漫不经心地把一节节的诗串连在一起，
我在天真的游戏里寻求欢娱；
我，酒神的崇拜者，在朋友中最为清醒，
有时，我也写水分太多的颂酒的诗，
对耽于幻想的多丽达又责备，又歌颂，
或者，为友谊编制花环，而友谊却打哈欠，
迷迷糊糊地称赞我那催眠的诗篇。

① 梅列茨基，指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涅列丁斯基-梅列茨基(1752—1829)，俄罗斯诗人。

但是，阿波罗还能宠爱我多久？
帕纳塞斯山的游戏我已不愿消受；
我做过短时间缪斯和荣誉的美梦；
而严酷的经验却不由地使我惊醒，
在玫瑰花丛上睡去，醒来却是一片荆棘，
我发现，我的身上还没有天才的印记——
在诗韵上牙牙学语，白费力气，
把你我的诗加以对比，我不禁失笑：
　　算了吧，我要就此住笔。

（丘　琴译）

梦　醒

美梦，美梦，
你甜在哪里？
夜里的欢情，
你在哪里，在哪里？
快乐的梦
已不存在，
在漆黑中
一觉醒来
孤身一人。
卧榻的四面
是哑然的夜。
爱的梦幻
转眼便凝止，

转眼便飞去，
一古脑儿地消逝。
可是，心儿
还充满希冀，
要去捕捉
梦的回忆。
爱情，爱情，
我祈求你：
把你的梦境
再给我一次，
让我再次陶醉，
直至晨光熹微，
请赐我一死，
趁我还在熟睡。

（丘　琴译）

讥普契科娃[1]

其　一

的确，普契科娃并不可笑，

① 普契科娃(1792—1867)，"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的女诗人，常在《俄国残病者》周刊上发表作品。这个周刊是专为在拿破仑战争中受伤和残废的人们而发行的刊物。

她以笔支援了博爱的周刊，
虽然读者把她当作笑料，
她总算对残病者有了贡献。

其 二

为什么在每行娇气的诗里，
你总是嚎叫着，说你是少女[①]？
哦，我恍然大悟，女诗人夏娃，
你可是急于给自己找婆家。

（查良铮译）

给称作者为兄弟的叔叔[②]

我骑着珀伽索斯游荡，还全然没有因为
酒神热中于押韵而竟然置理智于不顾，
无论我高兴与否，都不会忘记身在何处。
不，不，你绝不是我的兄弟，
即使在诗坛上你也是我的叔叔。

（丘 琴译）

① 普契科娃在《俄国残病者》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追悼杰尔查文的诗，其中有如下几句：

怯懦的少女
怎能以喑哑的琴
对光荣的歌者
弹出哀悼的歌？
少女怎么能？

② 这是1816年12月22日普希金写给他的叔叔瓦·里·普希金信中的五行诗。

讽刺短诗[1]

（讥卡拉姆津）

“听着，我这就给你们讲故事：
关于伊戈尔和他的妻子，
关于诺夫哥罗德、关于黄金时代，
最后是关于伊凡雷帝……”
老婆婆，别尽说空话！
还是把“伊里亚勇士”[2] 给我们讲完吧。

（丘　琴译）

致瓦·米·沃尔孔斯卡娅[3]

太太，您很像个拉皮条的女性，
说您是个丑八怪也行，
至于说您是美人儿嘛，
啊，天哪，可不答应。

（金志平译）

---

① 这首讽刺短诗作者写于《祖国之子》杂志首次刊登《俄国史》一书即将出版的消息之时。

② 伊里亚勇士是卡拉姆津未完成的著作《勇士的故事》中的伊里亚·穆罗梅茨。

③ 这首诗作者是用法文写的。瓦·米·沃尔孔斯卡娅(1781—1865)是宫中女官，普希金喜爱她的女佣娜塔莎。有一次普希金在黑暗的走廊里，误把她当成了娜塔莎而亲吻了一下。沃尔孔斯卡娅向沙皇亚历山大告了御状，于是普希金写了这首诗作为答复。

1817

皇村学校时期

致卡维林[①]

我的亲爱的卡维林，请忘记
我因一时胡闹而写的这些不逊的诗句。
请你相信，我第一个喜爱
你所犯下的幸运的罪戾。
一切都在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到，
万事都有自己的时限和瞬息；
老人轻佻固然可笑，
少年老成也很滑稽。
我们既然活着，那就活下去，
且让你的欢乐印入我的记忆；
请向巴克斯和爱情膜拜吧，
不必理睬世俗的抱怨和妒忌；
他们不知道，人同什么都能友好相处：

① 卡维林，即彼·帕·卡维林(1794—1855)，骠骑兵团近卫军官，驻扎在皇村，与普希金相识，后来是秘密团体"幸福同盟"成员。

西色拉，带棚游廊[1]，酒杯和书籍；
疯狂的戏谑在轻浮的
外罩下，也会隐藏起崇高的智慧。

（魏荒弩译）

哀　　歌[2]

啊，年轻的朋友们，我又和你们聚在一起！
别后那些悲伤的日子已经消逝了：
你们的手重又伸向自己的兄弟，
我又看见了你们这活泼的团体，
同样是你们，但时间已不同过去：
那心灵感到最珍贵的，已不是你们，
我也不是当年……沿着那无形的路程
无忧无虑的欢乐时期已经过去，
永远过去了——昙花一现的生命的
晨曦，在我的头上变得一片苍白。
为不公正的命运所抛弃的东西，
无论是欢乐和平静，还是缪斯的抚爱，——
我已全都忘记；一只沉默而忧郁的
巨手，高悬在年轻头颅的上空……
我在自己面前看见的只有忧郁！
我感到白昼光亮的可怕，人世的苦闷，

① 带棚游廊，古代哲学家和他们的学生交谈的地方。
② 此诗作者写于1817年1月1日圣诞节假归来之后。

我走进那没有生命的森林，那里是
死一般的黑暗，——我对欢乐感到可憎，
它那短暂的痕迹已凝结在我心中。
为了丢开心情郁闷的苦痛，
你们枉自给我带来了竖琴：
都已经熄灭了，那往日的梦想，
歌声也在无情的弦索中死亡。
你们，昨天的玫瑰的叶子已经凋落！
竟没有开到看见明天的曙光。
我的欢乐的日子呀，你们都一掠而过！
你们都飞逝了，——我不禁怆然而下泪，
我在这白昼幽暗的早晨倏然枯萎。

啊，友谊！请快快把我忘记；
我默默地服从着自己的遭遇，
丢开我，让我忍受心灵的痛苦，
丢开我，让我承受荒漠和眼泪。

（魏荒弩译）

给一位年轻的寡妇[1]

丽达啊，我不变心的友人，
为什么在飘忽的梦境，

---

[1] 本诗可能是作者写给一位法籍少妇玛丽·史密特的。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校长的家中见到过她。

正缱绻于欢情的我
时常听到你悄悄的呻吟?
在幸福的爱情中,为什么
你却看到可怕的幻梦,
你将惊惧而呆滞的目光
投到那幽幽的黑暗中?
当爱情的迅急的波浪
使我正感到昏迷,沉醉,
为什么我看到,有时候
你秘密地流着眼泪?
你冷冷地握着我的手,
漠然听着我火热的倾诉,
你的目光是那么冷酷……
唉,亲爱的,珍贵的女友!
难道你总是要哀哭,
总是要将已死的丈夫
唤出那坟墓的阴影?
请相信吧:墓中的囚徒
他寒冷的梦永不再醒;
对于他啊,爱人的话声
已不再可爱,哀吟也不会
使他伤心——墓前的玫瑰,
清晨的甘美,宴饮的喧腾,
真诚的情谊的眼泪
和恋人的娇怯的呼唤,
这一切都和死者无缘……
你那难以忘记的亡人

早已叹完了死亡的叹息，
他是沉醉于幸福的欢欣，
在你的怀里安息的，
那幸运人已圆满地安睡；
相信爱情吧——我们无罪。
是的，从那永恒的幽暗
他不会出来，嫉愤而不平；
安静的夜里不会有雷鸣；
而在一对情人的身边，
不会有妒忌的幽灵
把已沉睡的日子唤醒。

（查良铮译）

无所信仰[1]

啊你们，曾经尖刻地加以谴责，
认为心情郁郁而无所信仰是一种恶德，
快仓皇地躲开那从小就像发了疯、
把自己心灵的愉快光辉扑灭的人。
请克制一下你们那残酷骄傲的激愤。
它有着对你们加以宽恕的权柄。
请怀着一颗同情的心听取兄弟的呻吟，
那不幸的人并非恶徒，他在忍受苦痛。

① 诗人在毕业考试时，按照教师的布置，写了这首题为《无所信仰》的诗。1817年5月17日在俄语语言学考试时朗诵过。

世上有谁能使他痛苦的心得到欢娱?
唉!他已经丧失了最初的慰藉!
他不论受到幽寂的命运的打击,
或者天赋的片刻幸福忽然被夺去,
还是在爱情或友谊中领悟到背叛,
他都感到它们的不足轻信的涵义:
失去了所有的支持,无所信仰的儿子
恐惧地看到,他在人世是多么地孤寂,
一只携带世界馈赠的强大的手
并没有从世界范围以外向他伸去……
大自然的美徒然地以其自然
朴素的娇颜展现在他的面前;
他徒然地以忧郁的目光向四下观看:
头脑在寻求神灵,而内心却未发现。

蒙受灾难、折磨和疾病的子孙……我们
每个人生下来就注定有一座可怕的坟茔。
要时时刻刻准备着砸烂脆弱的枷锁,
我们的世纪——虚伪的日子,短暂的激动,
当寒冷的黑暗可怕地笼罩着我们,
死亡的时刻便将永恒的帷幕频频摇曳,
我们便惊恐地感到最后眼泪的痛苦——
于是便开始与世界默默无声地诀别!

这时候,当你在同破碎的心灵交谈,
啊信仰,你已经站在了坟墓的门边。
你悄悄地为它把坟墓的黑夜照亮,

满怀希望将那令人振奋的黑夜释放……

但是，朋友们！更可怕的是活过你们！

只有信仰在静寂中以自己的欢娱

使忧郁的灵魂和期待的心充满生机：

“时候到了！”它说，“幽会已经约定！”

而他，盲目的哲人！他正对着棺材呻吟，

这个不幸的人抛别了生活的欢欣，

他不会听从希望的甜蜜的慰问，

他走近棺材，大声呼唤……但无应声。

你在那些阒无人烟的地方曾同他邂逅？

那里，他的血亲和朋友的神圣遗骸正在腐朽。

你还看见他吗，在那冷冷清清的坟头？

那里把温柔的黛丽亚[1] 的可爱的骨灰收留。

他被夜晚的寂静唤到死者的面前，

把麻木不仁的头紧贴在十字架上边，

流着失望的泪水，流着冷酷的泪水，

在可怕的沉默中，在残暴的疯狂里，

他恸哭着——这时，幽暗的柳阴作帐，

在母亲的墓前跪着一个年轻的姑娘，

她含着平静的哀愁，抬起那双

虚弱而温柔的眼睛向上天瞩望，

她宛如一个悲哀的天使来到世上，

孤零零的，被朦胧的月光照亮；

她拥抱着坟墓，她缓缓地叹息、呻吟——

她周围一切寂静，都仿佛在谛听。

---

① 黛丽亚，诗中假设的情人的名字。

那不幸的人默默地注视着她的身影，
摇着头，一面颤抖，一面狂奔；
但无声的寂寞却没有把他扔在一旁。
他跟着众人走进了天主的教堂，
他在那里更增加了自己心头的苦闷。
一旦看到神圣祭坛的豪华典礼，
听见牧师的音调和甜蜜的合唱歌声，
他心里便激起无宗教信仰的苦痛；
他无论在哪儿都看不见神秘的上帝，
怀着一颗阴暗的心置身圣地之中，
他对一切都冷漠，对感动也觉陌生，
他苦恼地谛听着那轻柔的祷告声。
“幸福的人们！”他想，“在这恭顺的寂静里，
为什么我不能忘怀那狂暴者的激情，
不能忘怀那又虚弱又严格的理智，
怀着虔诚的信仰跪倒在上帝的前庭！”
内心的徒然的呼声啊！不，不！他注定是
不懂幸福！只有一个无所信仰，
黑暗的人生之路上的忧郁的首领，
会将不幸者领到坟墓的冷清的门边，
在坟墓的荒漠里，什么在把他召唤——
谁能知道？而他在那里却只看见寂静。

（魏荒弩译）

给杰尔维格[①]

由于友谊、懒散和爱情
　　你回避开了灾难和操心，
　　且在这安全的荫庇下生活吧；
你在孤独中是幸福的：你是诗人。
是神的嬖人就不怕风暴的肆虐：
崇高而圣洁的神意萦绕在他的头顶；
年轻的嘉米娜哄拍他入睡，
并以手指按口保持他的安静。
啊，亲爱的朋友，诗歌的女神
　　也曾将灵感的火花
　　注入我幼稚的心胸，
　　并为我指出秘密的途径：
　　我从小就善于领悟
　　那竖琴的快乐的声音，
　　于是我便与竖琴相依为命。
　　可是你在哪儿？狂欢的瞬息，
　　内心无法表达的灼热，
令人心情昂奋的劳动，灵感的泪水！
　　我的浅薄的才能已轻烟般散去。
我很早就招来充血的妒眼，

① 这首诗是普希金由于卡切诺夫斯基教授(1775—1842)拒绝在自己主编的《欧罗巴通报》上发表他的三首诗而写。

很早就招来恶毒诽谤的无形利剑！
　　不，不，无论是幸福，或是荣誉，
　　无论是对赞扬的高傲的贪欲，
都不再吸引我了！在幸福的懒散中
我将忘记那折磨我的亲爱的诗神；
但是，我倾听着你的琴弦的声音，
　　也许会哑然而喜悦地长叹一声。

（魏荒弩译）

斯坦司[①]

（译伏尔泰诗）

你要我燃起心灵的烈焰：
那么交还我逝去的时日。
并且将我那黎明的晨曦
与我那黄昏的彩霞相联！

我的一生正在悄然消逝，
时间已命令我远离欢娱，
回避众美惠女神的圈子
并牵着我的手走开了去。

对它我们都应该很驯服。

① 此诗是普希金根据伏尔泰的《斯坦司》随意译出的。

对自己易于变异的年岁
谁如果不善于顺从迁就，
他就只得品尝苦涩滋味。

让我们把那迷误的激情
留给机灵而幸运的青年；
在尘世只能活两个瞬间——
其中之一我们献给理性。

难道你们一去而永不返，
我早年的爱情以及志趣——
我韶光极其短暂的华年
以及它抚慰心脾的忧郁？

我们应当告别人世两次：
告别你甜蜜诱人的梦想——
这才是痛楚可怕的死亡！
至于停止呼吸岂有意义？

在我这夕照的迟暮之年，
黄昏的阴暗困扰着身心，
美梦的骗局已烟消云散，
但惋惜之情仍不能自禁。

此时，针对我悲戚的喟叹，
友情慨然伸出了它的手，
它无异于爱的体贴眷恋，

给予纯情的关切与温柔。

我拿欢乐的青少年时期
枯萎凋零的玫瑰献给它？
跟在它后面，眼里淌着泪。
我能随之而去的只有它！

（李　海译）

给瓦·里·普希金[1]

有什么比战争、厮杀和烈火，
比血腥的空旷的战场、
野营、骑士激烈的拼搏，
更加生动、更能令人神往？
有什么会比不太聪明的虬髯公，
但内心却是真正的骠骑兵——
那短暂的一生更令人羡慕？
他们在自己的营帐里居住，
远离开欢娱、爱抚和美人，
像那个不朽的懦夫贺拉斯[2]，
住在泰勃河边幽暗的森林；
他们不了解这暴力的社会，

① 这首诗是诗人由于有意去军队服役而得不到亲人们的赞同而写给他的叔叔的。

②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菲力浦一役中，见大势已去，弃他所指挥的军团而逃。此后即隐居在罗马附近泰勃河畔的田园里。

也不懂什么是恐惧和苦闷；
他们大摆宴席、寻衅决斗，
他们歌唱，在战斗中厮杀不休。
谁看来可爱又可怕，谁最幸运；
关于他的事业，关于他的歌唱，
到处响起一片真实的赞扬；
是他在赞美玛斯[1] 和捷米拉[2]，
并把战斗的竖琴悬挂在
忠实的军刀和马鞍中央！

（魏荒弩译）

致莉达的信

当善解人意的黑暗将那幅
宁静的罩幕盖在我们身上，
当时间将缓慢时钟的箭头
推到午夜时分的刻度上，
当大自然万籁俱寂怀抱中
只剩下爱情还没有入睡，——
我就重新离开我栖身之地，
撇下我那牢笼黑魆魆的拱门……
飞逝而去的剩余时刻的丧失
使我感到无法承受的沉重——

① 玛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瑞斯。
② 诗中假设的女友或所爱的人的名字。

但是，很快阿耳戈斯[1] 们会入睡，
他们对靠不住的门锁很轻信；
于是，我就已潜入你的住处，
根据我这急如星火的脚步，
根据欲火激荡的无言以对，
根据果敢而又战栗的双手，
根据滚热灼人呼出的气息
以及那双唇的热烈和温柔，
你就会认出你的情人——我的
欢欣，快乐的时辰已经来到！……
啊，莉达，如能死于欢愉多好，
但愿死于温馨和相爱的时刻！

（李　海译）

给亚·米·戈尔恰科夫公爵[2]

我迎来了第十八个春天。
我和你也许是最后一次相见，
沉思地倾听着槲树林的喧嚣，
我们手拉手地漫步在湖边。
你在哪里呀，不久前的欢乐的岁月？
亲爱的朋友，正当华年、满怀希望，

① 阿耳戈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睡觉时仍警觉地睁着一些眼睛。

② 这首诗作者写于即将毕业之前。戈尔恰科夫在班上名列第一，毕业后服过短期军役，即进入外交部，长期执掌俄国的对外事务。

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
但我们的命运注定不会一样。
生活中我们将留下不同的足迹，
任性的福耳图娜，用手给你
指出一条既幸福又光荣的道路，——
但我的前途是既悲惨又黑暗；
你有着温柔而优美的仪容，
你敏捷的头脑，诚实可爱的性情，
天赋的卓越才华，无不招人喜欢；
你生来就是为了甜蜜的自由，
为了欢乐，为了光荣，为了嬉戏。
你的黄金时代已经来到了，
那爱情之火炽燃的美妙时候。
快去爱吧，你昨天已很幸运，
今天还会这样，而且很有分寸；
阿摩尔吩咐——如果可能，就是明天，
还可以把桃金娘花冠献给美人……
啊，你这轻佻的情人，负义的伙伴！
这罪魁，我预见你会赢得不少眼泪。
对谁都要忠实——你能迷人，也会着迷。

然而我的命运……我未来的前途
为什么会被阴暗的云雾遮住？
唉！我不能永远过着欺骗的日子，
也不能忘情地拥抱虚幻的幸福。
我的全部生活充满了凄风苦雨。
也许，少年时曾有过两三次春日情趣。

我曾有过幸福，但不解幸福的真谛；
一切俱逝，可又怎能把它们忘记？
一切俱逝，我以忧伤的眼睛
回顾着那永远过去的旅程，——
回顾着我欢欢喜喜度过的
那一段繁花似锦的短短道路，
我流着眼泪，我在把年华虚度，
心里永远在为炽热的希望而痛苦。

你的霞光，是美丽的春天的霞光；
而我的，我的朋友，则是一片秋阳。
我尝到了爱情，却不知有什么希望，
我默默地爱着，我独自忧伤。
疯狂的梦背弃了疲倦的眼睛，
而我却忘不了那忧郁的幻景。
心灵充满了情不自禁的忧虑；
我仿佛觉得：在生活的筵席上，
我，一个郁郁寡欢的客人满怀惆怅，
刚一露面——就要孤独地死去。
不会有一个终生难忘的知交
在弥留时来合上我疲倦的眼皮，
也不会来这孤寂的荒丘凭吊，
最后一次发出怜爱的叹息！
难道我的青春就这样空空度过？
或者幸福的爱情与我毫无干系？
难道临终我还不知什么是欢乐？
为什么上帝要把生命赋予我？

我，一个在队伍中被忘记的战士，
在群众中被丢失的歌者，在等待什么？
我在未来应得到什么奖赏，
什么样幸福的花冠会落在我的头上？

怎么办？……惭愧！……不，埋怨有失尊严。
不，最公正的还是上帝的裁判！
难道只有我看不到光明的日子？
不！眼泪里隐匿着欢欣，
我这一生将引为快慰的是：
我卑微的才能和朋友们的幸运。

（魏荒弩译）

题纪念册[①]

当冥想的日子飞逝了，
烦嚣的世界把我们唤去，
谁会记得兄弟们的知交
和过去的年代的友谊？
让我在这纪念册的一角，

---

① 这首诗是写给阿·尼·祖博夫（1798—1864）的，他当时是驻扎在皇村的骠骑兵团的掌旗官。在原稿上，还保留着另一稿，最初的四行如下：

爱情将飘逝，愿心将不存，
冷酷的世界就使我们分离，
谁将记起这秘密的谈心，
已逝年代的梦幻和欣喜？

且给它留下轻微的痕迹。

（查良铮译）

题伊利切夫斯基[1] 纪念册

朋友啊！我是个无名诗人，
尽管当了一名正教教徒。
我的灵魂不死，毫无疑问，
我的诗运可与此悬殊——
任性的缪斯的那些歌唱，
我的嬉笑的青春的欢情，
它们将会嬉笑地死亡，
而现世将不再理会我等。

啊！但是我的好精灵知道：
我宁愿自己的作品长生，
而舍弃我的灵魂的永恒。

我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
但至少，这一篇不署名的
草率的灵感之作，没有疑问，
会在你的手里，在这朴素的
友谊之页上，免于被遗忘，

① 伊利切夫斯基，普希金的朋友，除善画外，还以诗人著称，并主编学校的手抄本刊物。

和我其他的作品不一样……
但即或这被你的友谊
所振作的歌，连它也枉然：
即或连这一篇诗也死去，——
我的心声，这不移的情感
却绝不至像它那样短暂！

（查良铮译）

致同学们[①]

幽禁的岁月都流逝了；
和睦的朋友们，我们能看到
这孤寂的所在和皇村的
郊野的时日，已经没有多少。
别离在门口等待着我们，
人世遥远的喧嚣在向我们招呼，
每个人都怀着高傲而年轻的
梦想的激情望着前面的道路。
有的人，头上戴着高筒帽，
身上穿着英武的军服，
已经挥舞着骠骑军刀——
在主显节凛冽的早晨，
去参加检阅，脸冻得通红，
为了取暖，又去骑马巡哨；

① 这首诗为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毕业前所作。

还有的生来就该身居显要，
他不是爱正直，而是爱光荣，
在显赫的骗子的过厅
甘当一名恭顺的骗子；
只有我，慵懒的忠实儿子，
一切全听命运的指挥，
心里一无牵挂，淡泊无为，
我独自悄悄地打起瞌睡……
对于我，文书、骑兵全都一样，
法律、军帽也不计较，
我不拚命要当什么大尉，
八级文官，我也不想去捞；
朋友们！请宽恕一二吧——
留给我一顶红色的尖帽[①]，
只要不是因为我的罪孽
必须用球顶盔把它换掉，
只要一个懒惰的人能够
不担心那些可怕的祸害，
就还可以用大意的手
在七月里把坎肩敞开[②]。

（魏荒弩译）

① 在古代，红色尖帽为解放的奴隶所戴。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人以“红色的尖帽”为自由的象征。卡拉姆津的敌人在秘密报告中荒谬地控告他实行雅各宾党人的原则。因此，按照视卡拉姆津为其思想领袖的“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戏谑的仪式，在他们团体的会议上，执行主席须戴雅各宾党人的“红色的尖帽”。这种帽子也要戴在新入会的成员的头上。此时普希金正打算参加该会。

② 当时的俄国军规严禁军人在任何情况下敞开军服。

医院壁上题辞[1]

这儿躺着生病的学生；
他的命运最乖戾无情。
请别拿给他任何医药：
爱情的病啊无法治疗。

（查良铮译）

题普欣纪念册

等有一天，你看到我在某一时期
　　所写的这闭合的一页，
你会为甜蜜而强烈的幻想浮起，
　　暂刻地飞往皇村中学。
你会忆起早年，那飞逝的既往，
那平静的幽居，六年的相聚，
你的心灵的忧郁、欢乐和梦想，
朋友的争吵与和解的甜蜜……
　　那曾有过，而不能再有的……
　　你还会记得最初的爱情，

①、这首诗是根据普欣的记忆整理出来的。据普欣说，他在皇村学校患病时，躺在学校的病房里，在他的病床的墙上发现了这首诗。根据字体，他确信这是普希金的作品。

无言地流下悒郁的泪滴。
我的朋友，它去了……但早年的友情
并不只缔结于游戏的梦。
在惊危的年代，在可怕的命运之前，
亲爱的朋友，它永远不变！

（查良铮译）

别　离[①]

是最后一次了，离群索居，
我们的家神在听我的诗句。
学生生活的亲密弟兄，
我同你分享这最后的瞬息。
聚首的岁月倏忽而过；
就要分散了，我们忠实的团体。
再见吧！上天保佑你，
亲爱的朋友啊，你千万
不要同自由和福玻斯分离！
你将探知我所不知的爱情，
那充满希望、欢乐、陶醉的亲昵：
你的日子像梦一般飞逝，

① 这首诗普希金写于学校毕业之前，第一版上直接题为《给丘赫尔别凯》。丘赫尔别凯后来变成了十二月党人，所以以后各版中，他的名字作为"国家罪犯"而被删掉。普希金在1825年春天修改这首诗的时候，把"不要同福耳图那、友谊和福玻斯分离"一行改成了"不要同自由和福玻斯分离"。而倒数第三行"这神圣的……"还曾被反动派用作攻击普希金的借口，说由此可见他有秘密结社嫌疑云云。

在幸福的恬静中过去！
再见吧！无论我到哪里：处在战火纷飞中，
或重访故乡小溪的和平宁静的堤岸，
这神圣的友谊我将永怀心间。
但愿（不知道命运能否听到我的祷告声？），
但愿你所有、所有的朋友都幸福无边！

（魏荒弩译）

题卡维林的肖像

他充满着战斗和美酒的烈焰，
在战神的原野上，他奋勇当先，
对朋友忠实，又会叫红颜薄命，
在任何场合，他都是个骠骑兵。

（查良铮译）

致　　信

那里有我的欢乐；一旦我生命消亡，
让它触一下我毫无知觉的胸膛：
亲爱的好友们啊，那时候我的心脏
也许，也许又会恢复怦怦的震荡。

（乌兰汗译）

梦　　景[1]

不久以前，我沉迷于一个美梦，
我梦见自己头戴冠冕，成了皇帝；
　　我梦见我在爱着你——
　　我的心欢乐地跳动，
并在你脚前把爱情热烈地倾诉。
唉，美梦！你为什么不延长那幸福？
但如今，上天并没有把一切剥夺：
　　我丢失的——只是那帝国。

（查良铮译）

她

“你是这么忧伤；告诉我，你怎么啦？”
“我爱一个人，朋友！”“谁迷住你的心？”
“她！”“她是谁？克丽采尔？赫罗娅？丽拉？”
“不，都不是！”“那你是向谁奉献了心灵？”
“唉，她呀！”“你太腼腆了，我的好朋友！
但请问，究竟你为什么如此难受？
是谁在阻挠？丈夫？父亲？当然啦……”
“都不是。”“那怎么？”“我不是她的他！”

（查良铮译）

---

① 这首诗是普希金对伏尔泰的一首诗的转述。

1813—1817



老　人

（译自马洛）

我已经不再是热狂的恋人
像以前那样令世人惊异：
我的春天完了，没一些遗痕，
我美丽的夏天也永远逝去。
啊，恋情、青春之神！我曾经
作过你的侍从，那么忠实于你。
如果我能够再一次诞生，
我多么甘愿重作你的奴隶！

（查良铮译）

给黛利亚

哦，亲爱的黛利亚！
快一点，我的姑娘，

金色的爱之星斗
已经升到了天上；
月亮在静静地移行，
快一点，你的阿耳戈斯[①] 已走，
梦又闭上了他的眼睛。

在静寂的树林
那隐蔽的阴影里，
水波闪着银色，
一条幽僻的小溪
和菲洛梅拉[②] 郁郁歌唱，
这正是快乐的幽会之所，
月亮在这儿洒下清光。

黑夜投下暗影
会把我们荫蔽，
树林的影儿轻睡，
迅速地，爱情的瞬息
就飞逝——欲望在燃烧，
哦，黛利亚！快快相会，
快快来到我的怀抱！

（查良铮译）

① 阿耳戈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这里指监护人。

② 菲洛梅拉，据希腊神话，她原是雅典王的女儿，被姐夫强奸并割下舌头，但她以刺绣将自己的故事告知外间，得以复仇，之后变为夜莺。

黛 利 亚

是你在我眼前吗，
黛利亚，我的朋友！
我哭了多少回
在和你分别以后！
你可是真在眼前，
或者竟是幻梦
把我诱惑和欺骗？

你还认得朋友吗？
他已经不似从前，
但是你啊，黛利亚，
却一直在他心坎——
悲哀的人要问你：
我可像从前那样
被亲爱的人心喜？

现在，有什么能跟
我的命运相比！
看，在你的面颊上
泪珠儿往下滴——
黛利亚是在羞怯？
现在，有什么能跟
我的命运相比！

（查良铮译）

牧神与牧女[1]

（多幅风情画）

一

袅袅娜娜春光十五度，
风华正茂的妙龄少女；
宛如百合花浴着彩霞，
浑身无处不叫人陶醉：
听那娇懒的轻缓气息，
看那目光慵困的倦乏，
那颤抖和躁动的胸际，
那玫瑰色柔和的肌理——
这一切改变少年时期。
莉拉早已经不再着迷
欢快开心的环形群舞：
独自在沉寂池边逗留，
一个人在树林里隐身，
不住叹息，总感到烦闷，
那里厄洛斯与她为伍。
每当黑夜笼罩着大地，

① 本诗未经普希金同意由Б·费多罗夫刊登在《1827年度祖国缪斯纪念碑》选集上。

那么，在她简朴卧床里，
宁静安适的梦找到她，
带来它那奇异的幻想，
并以它那沉静的忧伤
注入她的心房，填满它——
于是莉拉就在梦境中
尽情享受快愉的冲动。
“啊，费隆！”——她悄声地说话。

二

黄昏降临大地的时刻，
一处黑魆魆的窑洞里
是谁倦懒地在你身侧
一动不动伴着你安睡？
那么，这是你已经尝到
爱恋的全部欢快滋味；
啊，莉拉，你现在正感到
热血在全身汹涌鼎沸，
你炽热的脸烧得通红，
战栗着，心情不平静地
在阿摩尔羽翼裹覆中
也流露阿摩尔的陶醉。
啊，欲火柔情的牺牲品，
在缄默沉静中燃烧吧！
愿你们睡得平静舒心，
直睡到升起熊熊朝霞。

欢快的水流也为你们
罩上一层阴霾的外氅，
而沉默的月亮从长空
发射出朦朦胧胧的光；
这里，玫瑰俯身守护在
你们昏暗的栖身之处；
连风也都隐退躲避开，
这里是爱统治的国土……

三

但是谁在洞穴的附近
躺在浓密的草地上面？
只见他懊丧地用眼睛
盯着那维纳斯的祭坛；
在花丛中间露出一条
毛茸茸的弯曲着的腿；
两只尖尖突出的犄角
在忧郁的眼睛上挺起。
这是牧神，这就是森林，
陡峭山峦阴郁的住户，
讨嫌那些年轻牧女们，
追逐她们不放的猎手。
对于丘比特宠爱的人——
风流倜傥的美男费隆，
他早已与之势不两立……
在情欲发泄的隐蔽处，

他听到幸福气喘吁吁，
还有愉悦呻吟的倦意。
这位不幸的人默默地
品酌着痛苦失意的酒，
怀着无济于事的醋意
淌下伤心已极的泪珠。
但是，主宰黑夜的女王
已经退居到森林后面，
平静而又祥和的霞光
将天穹装点得红艳艳；
轻缓的微风悄声细语——
牧神奔向浓密松树林
在荒野山峦间的峡谷
隐匿起他的悲戚心情。

四

清早莉拉就独自一人
迈着她不稳定的脚步
在十分茂密的小树林
心事重重地走来走去。
"啊，漆黑的夜幕，是不是
很快同皎美月亮一起
你就会重新遮住天空？
啊，黑魆魆的森林，是否
很快在西方远处天穹
就会成蓝色隐入迷雾？"

但此时就在树丛后面
发出低微的簌簌响声，
并且突然——她面前出现
森林之神闪光的眼睛！
如同一阵轻微的春风，
她急速地飞向小树林，
森林之神紧追不迟疑。
忍不住要战栗的莉拉
将自己青春俊美无瑕，
将自己隐秘暴露无遗；
裸露出了柔嫩的胸部
让微风尽情地去亲吻，
俊美的腿挺拔而匀称，
也都不由自主地裸露。
在草地上面飘来荡去，
牧女莉拉怯懦地喘息；
她听得到在自己身后
牧神追得已近在咫尺。
她已经感觉到他呼出
火一样热辣辣的气息……
一切的努力徒劳无益；
你注定要为牧神占有！
但是喧闹的滔滔湍流
将这位美女掩盖起来！
波涛——是她葬身的坟墓……
啊不！莉拉可没有遇害。

五

金色羽翼的众厄洛斯
和情意绵绵的丘比特
从四面八方飞来这里
救少女莉拉免遭不测；
他们将基西里娅[①] 抛投，
将这乡间维纳斯抛投，
投到颤动着的波涛上，
他们托着她送往洞穴——
爱情的荒原上的庙堂。
那里，幸运者早已在场。
于是，她已经又同费隆
同享欢愉共度好时辰，
而情欲的柔弱呻吟声
打破了周围一片寂静……
在爱抚和梦的玫瑰丛
莉拉安详地打着瞌睡，
而月亮躲在云层之中
也将自己的光芒收回。

六

那不走运的森林之神

① 基西里娅，希腊神话中的阿佛洛狄特的别名之一。

却低低垂下他的头颅，
独自在夜晚的昏暗中
在河岸边上踱来踱去。
“请饶恕我，欢乐与爱情”——
他感慨万千地叹息说。——
“我命该如此，命中注定
青春要在悲哀中度过！”
突然，红色的萨堤洛斯
晃动着身躯从森林中
提着一只圆形酒罐子
到他跟前，已是醉醺醺；
他用混浊不清的眼睛
在寻找返回家的道路，
他那两条山羊腿使劲
勉为其难地迈着脚步；
走着，走着，他就撞碰到
我的这位牧神的身上，
笑哈哈地往旁边一跳
向他一躬到地开口讲……
“敬爱的兄弟，这可是你？”
白发苍苍的萨堤洛斯惊呼，——
“这是在哪国哪乡与你
在陌生的去处相邂逅？”
牧神沮丧地回答：“诺诺！
我的日子过得不轻松！
一切，一切都背叛了我，
在爱情方面我很不幸。”

"我听到什么？原来你是
由于阿摩尔痛苦忧郁，
原来连淘气顽皮孩子
你也当作神灵来信服？
这可能吗？从我陶罐中
痛饮慰藉愁肠的酒浆，
把烦恼忧虑忘个干净，
酒斟得从杯里往外淌！"
于是，酒浆沫闪烁生辉，
在酒杯边发着嗞嗞声，
于是，仅仅吞下第一杯，
阿摩尔就忘得无踪影。

七

是哪个粗鲁无礼的人
竟将你的美全部占有？
谁竟然敢，不忠的女人，
用一只滚烫灼热的手
抚摩欲火熊熊的胸脯，
并同姣好美丽的莉拉
两情缠绵，神魂不守户，
愿双双死于极乐融洽？
那么，你已背叛了爱情？
美人，施展你迷人魅力，
啊，莉拉！爱恋加紧进行！
而且还要再一次背弃。

八

虚缈的梦随清晨离开，
幸福，欢愉也同样消失；
情欲的秘密又在何处？
温情的帕莱蒙[1] 在哪里？
啊，莉拉！爱如过眼烟云，
爱情的玫瑰花会凋萎：
你来品味眼泪与苦闷，
现在你再来采集荆棘。
岁月本无情，年复一年
不顾人死活地急飞奔，
而在远方，衰老的出现
正在威胁着妙龄美人。
阿摩尔已经躬身致礼
告别了艳美转身离开，
随着丘比特脱身远离
众多欢乐已在视野外。
牧女在森林里信步走，
独自一人，神情很忧伤：
在那里可能同谁相遇？
突然牧神进入她眼眶。
那位山羊腿的哲学家
在椴树下面席地而卧，
盛酒的杯子冒着泡沫，

① 帕莱蒙，即希腊神话中的墨利刻耳忒斯，海神。

犄角上装饰一圈鲜花，
懒洋洋地把酒来品啜。
对于早些年的莉拉说，
牧神虽不是难得瑰宝，
但美人却突然想捕捉，
将爱情罗网向他投抛；
悄悄走近，慵懒的目光
直勾勾地射向了牧神，
于是，我听到怎样收场，
她想说清楚，把话挑明，
牧神却面带恶意微笑，
把酒杯斟得泡沫四溢，
并连连把头左晃右摇，
然后，向这位美女致意：
“不，莉拉！我现在很平静——
朋友，捕捉别人还可以；
搞恋爱，时间总来得及，
可智慧——是另一码事情。
过去我曾经迷恋过你，
神魂颠倒丧失了理智，
过去我曾经钦佩赞美
你那诡谲迷人的美丽，
而且，心，隐隐燃着欲火，
总牵引我紧紧追随你。
往事已矣……但，所幸事过，
境也迁移——不必太在意。”

（李　海译）

酒　　窖

啊，请怜悯我吧，
同学和朋友！
一位泼辣的美人
已把我折磨够。

这命运真痛苦，
每一刻我都悲哀，
请拿酒盅来呀，
把酒窖打开。

埋在那冰里的
有成排高傲的酒瓶，
还有国外订购的
黑啤酒的小桶。

利柏耳[①] 口吃地
对我们指指那酒窖；
让我们摇晃走去
在酒桶下睡倒！

在那桶中，有慰藉，

① 利柏耳，罗马神话中司酒和欢乐之神。

有歌者的奖赏，
也有我的诗的火焰
和爱之痛苦的遗忘。

（查良铮译）

“在结冰的河的岸边……”[1]

在结冰的河的岸边
你仍会有一个问题：
“红鼻子教师什列杰尔小姐
是否带来可爱的维利奥姐妹？”

（李　海译）

“昨天，通宵祈神活动散场回家路上……”[2]

昨天，通宵祈神活动散场回家路上
安季彼耶芙娜同玛尔福什卡拌起嘴；
安季彼耶芙娜急躁异常愤激不已，
她叫喊：“我有法子对付你，不要狂；
你别以为我已经不记得那件事，
那天夜里你偷偷摸到一个角落，

① 普欣在回忆录中说，这是普希金的一首即兴诗，是写给朋友叶萨科夫的。诗中提到的维利奥姐妹是宫廷银行家维利奥的女儿。

② 普欣回忆录中说此诗为普希金所作。

同你的瓦纽什卡教子玩什么把戏？
等着瞧吧，这一切避不开你丈夫耳朵！”
玛尔福什卡也不示弱：“你没资格威胁！
瓦纽什卡算什么？他不过是个娃娃；
可是你和那位特罗费姆亲家干吗
白天黑夜待在你家？全城都看在眼里。
大嫂，快闭嘴，我罪过，你也并不清白，
任何人你都要恶话相加不让不饶。
……你能看见别人身上的一根草，
却看不见自家身上那段木头块块。”

（李　海译）

“我相信自己……”[1]

我相信自己，自信心十足，
我是个小小的卡维林，
皇村学校的莫洛斯沃夫[2]，
蠢人中间我是聪明人。

（李　海译）

① 这是普希金写在卡维林笔记本中的一首诗。
② 莫洛斯沃夫，骠骑兵团的一个军官。

歌　词[1]

当一个诗人在心醉神迷之时
向你朗诵他的颂歌或贺诗，
当一个讲故事的人在夸夸其谈，
当一个人在鹦鹉学舌，
听众找不到任何话可以发笑时，
他们睡觉，用手帕掩口打哈欠，
大家等着时候一到就说：
“直到我们有幸再相见。”

然而同一个美人单独幽会，
或者跟风趣的人们会面，
真正的幸福层出不穷地出现，
人们高兴，歌唱，欢笑。
你们延长安宁的守夜，
对你们的朋友，也对你们的酒罐，
尽情欢唱，通宵达旦：
“直到我们有幸再相见。”

朋友们，生活是短暂的，
一切都随着时光流逝，
爱情也只不过见异思迁，

① 这是普希金用法文写的歌词，在皇村学校音乐教师家庭晚会上演唱过。

犹如我们春天的一只飞鸟；
它逃离得太早，还暗暗窃笑——
永别了，希望，这是真正的永别！
它一旦消失，人们就不再说：
“直到我们有幸再相见。”

光阴凄惨而残酷地飞逝，
迟早我们都要到“那上面”去。
经常——情况并不那么少见——
我们侥幸从坟墓逃脱。
疾病全都远离我们，
可怕而丑恶的骷髅
去不断敲打别人的门：
“直到我们有幸再相见。”

但是怎么？我已感到厌倦，
丢下我亲爱的听众们，
得了，我从帕纳塞斯山下来，
它不是为了歌手们才存在的。
我对歌曲的热情激发起来，
对于一首歌的副歌我有点影响，
这就足够——别了，我的笔！
“直到我们有幸再相见。”

（金志平译）

包 打 听

"有什么消息？""真的，没有。"
"哎，别耍滑头：你准知道什么事。
真不像话，就这样对待朋友，
像对敌人一样，什么都保密。
你生气了，为什么？得了吧，老弟。
别不开窍：哪怕只说上一句……"
"哎呀，别老缠着我，我只知道
你是蠢货，这早已不是新鲜事。"

（丘　琴译）

"好叔叔，您生病？……"

"好叔叔，您生病？真够呛，
我非常不安！三个夜晚，
请相信我，眼都闭不上。"
——"是的，知道，知道，你赌钱。"

（李　海译）

园 亭 题 记

请怀着虔敬的心情

到这儿来吧，年轻的过客，
到这荒僻的爱的寓所。
我一度在这儿幸福地爱过，
又在甜蜜的激情中燃没；
甚至时光也曾为我们
在这儿暂停下一刻。

（查良铮译）

“这个维利亚……”[①]

这个维利亚——他散发着爱情，
他恶毒地写歌子撰曲牌，
如同赫尔枯勒斯写讽刺作品，
如同布阿洛那样坠入情海。

（李　海译）

讥阿·基·拉祖莫夫斯基伯爵[②]

啊！我的上帝，我听到的是
多么可笑的一个消息：

① 这首诗也是作者讽刺丘赫尔别凯的。

② 这首讽刺诗是作者针对国民教育部大臣阿·基·拉祖莫夫斯基伯爵（1748—1822）写的。天蓝色绶带是标志安德列勋章的附属物，其实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并未获得该勋章。

聪明人竟获得天蓝绶带的赏赐。
　　——上帝保佑！我不与人为仇：
愿天主恩赐他天国净土。

（李　海译）

嘲讽巴甫洛夫斯克宫[①] 的诗

美人儿！让这位俄罗斯的半神
拥在你怀抱中尽情地享受欢快。
　　什么还能比得上你幸运？
世人在他脚下——他向你跪拜。

（李　海译）

“波扎尔斯基……”[②]

波扎尔斯基，米宁，格尔莫根，
或者被拯救出来的俄罗斯。
文笔恶劣，华而不实，含混不清——
虚张声势，沉重呆板地用词。

（李　海译）

---

① 巴甫洛夫斯克宫，在皇村附近，曾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宫廷银行家的长女索·奥·维利奥幽会的地方。

② 此诗为作者讽刺什林斯基-什赫马托夫的长诗《波扎尔斯基，米宁，格尔莫根，或者被拯救出来的俄罗斯》(1809)而作。

讥诗人之死[①]

克利特死后也升不了天堂，
他犯的罪孽太深太多。
但愿上帝忘记他的事业，
一如人间忘记他的诗歌。

（乌兰汗译）

肖　　像[②]

这是我们的小胖子，僧侣，
　　诗人，战士以及写作家；
无论何时，为什么事，到处
　　他都配充当刺人的荨麻：
对马尔廷[③]他是可爱的教士，
　　对弗罗洛夫[④]他是数学家；
英雄恩格利加尔德[⑤]来就职——

① 普希金这首诗也是挖苦丘赫尔别凯的。克利特即丘赫尔别凯。

② 这是讽刺皇村学校绘画教师和家庭教师С·Г·奇奇可夫(1776—1853)的诗。奇奇可夫曾写过诗，特别是他的悲剧手稿《北方的英雄》出过名。

③ 马尔廷，即М·С·皮列茨基-乌尔巴诺维奇，皇村学校第一任副校长，以假仁假义闻名。

④ 弗罗洛夫，皮列茨基之后的皇村学校第二任副校长。

⑤ 恩格利加尔德，皇村学校校长。

他立刻就成了外交家。

（李　海译）

比　较[1]

我亲爱的，你是否想知道，
布阿洛同我的区别有多少？
布阿洛有的只是“，”，
而我却有“·”带着个“，”。

（李　海译）

你的和我的

天知道，为什么哲学家和诗人
早就对“你的”和“我的”大发脾气。
我不想和那博学的一群争论，
但也没有理由把这类词唾弃：
是它给了我欢乐，使我安了神。
那怎么办，如果你不是“我的”？
怎么办呢，妮莎，我若不是“你的”？

（查良铮译）

① 这是根据诗人布阿洛的生理缺陷而写的一首玩笑诗。最后两行应读作：
布阿洛只有逗号，
而我却有句号，带着个逗号。

“比田园诗还恶心……”①

比田园诗还恶心，比颂诗还冷淡，
因恼恨而厌世，因愚蠢而成诗人——
当大自然安排你来到这人世间，
　　曾多么可怕地拿你开心。
如同害怕阴险的仇敌，你害怕见人。
啊，丑陋不堪的幻想的可怜样板！
可恶的蠢人，你自我宽慰吧！你永远
　　不会有朋友，不会有情人。

（李　海译）

“来者须知……”②

来者须知：勿将双脚

---

① 此诗收在皇村学校一册手抄本诗集中，没有署名，但从丘赫尔别凯写的《别误以为真》一诗（根据内容看，是写给普希金的）判断，普希金写的是丘赫尔别凯。丘赫尔别凯在诗中写道：

你永远也不会有
你的情人，你的朋友
这样说，愤怒激昂，
然后从我眼中消失；
从此，我在人间游荡，
从此，我就隐名避世！

② 据普希金1815年12月10日的日记，他在创作长篇小说《法塔姆，或人的理智》，这四行诗显然是该作品中所描写的某一沙发上的题辞。

踩在锦缎长沙发上，
因为它是我的祖先法塔姆
从波斯国王那儿得到的奖赏。

（吴　笛译）



1817

皇村学校毕业后



"俄罗斯有一个卢加"①

俄罗斯有一个卢加，
它归彼得堡州管辖；
如果世上根本不存在
我的诺沃尔热夫城，
人们心目中的小镇
就没有一个比它更坏。

（李　海译）

"再见吧，忠实的槲树林！"②

再见吧，忠实的槲树林！
再见吧，你田野无忧的平静

① 这是普希金一首失传的诗的片断。卢加和诺沃尔热夫是从彼得堡到米哈伊洛夫斯克途中的两个地方。

② 这首诗作者原写在普·亚·奥西波娃的纪念册上。奥西波娃是与普希金所住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比邻的三山村的女主人。

和匆匆流逝的岁月的
那种轻捷如飞的欢欣！
再见吧，三山村，在这里
欢乐多少次和我相遇！
难道我领略到你们的美妙，
只是为了永远和你们分离？
我从你们身边把回忆带走，
却将一颗心留在了这里。
也许(幸福甜蜜的梦想啊！)
我，和蔼可亲的自由、欢乐
和优雅、智慧的崇拜者，
我还要回到你这田野中，
还要在槲树阴下走动，
还要爬上你三山村的高坡。

(魏荒弩译)

致奥加廖娃[①]

(适大主教赠她以家园的果实)

那狂言无耻的大主教
把自家的果实送给了你，
显然，他想使我们看到

① 奥加廖娃，见1816年《对奥加廖娃即兴而作》一诗。"大主教"指彼得堡的大主教安布罗西，时年75岁。

他自己就是果园的上帝。

你无所不能啊——是美神
以微笑征服了衰老，
使大主教的头脑发昏，
心中滋生了欲望的火苗。

于是，看见你迷人的眼睛，
他把他的十字架忘掉，
对着你的天庭的姿容
他开始唱出柔情的祷告。

（查良铮译）

给屠格涅夫[①]

屠格涅夫啊，对牧师、阉教徒
和犹太人的忠实的保护者，
但对于蠢材和耶稣会徒
以及我的无所事事的懒惰，
你极为幸运的迫害人！
我一直优游自在，无所挂心，
只亲昵着一串有益的梦。

① 本诗是写给亚·伊·屠格涅夫(1784—1845)的，他和当代作家结识，是文学团体"阿尔扎马斯社"的成员。他是宗教事务局局长、《圣经》出版协会秘书和犹太人救济会委员，又曾草拟驱逐耶稣会会徒的法令。他在1817年10月写诗给维亚泽姆斯基说：普希金"太爱玩"，应该叫他"安分一些"，亦即督促他努力写作。本诗即其答复。

请问：为什么你要笑我，
当我无力的手在琴上抖索，
却只把爱情的柔弱的歌声，
那对心灵最亲切的苦痛，
在不合调的弦上拨出？
我全心向生活的享乐归服，
因此就甜蜜地，甜蜜地睡眠。
只有你啊，把深心的慵懒
和工作的意愿相结合；
只有你才热烈地爱着
十字架和索罗米尔斯卡娅，
一会儿整夜和美人戏耍，
一会儿又替基督宣传，
处于欢乐和操劳之间，
你赴婚礼，赴圣公会礼堂，
整日为各种事务而奔忙：
你才离开鲁宁娜的舞会，
接着又把孤儿们抚慰；
啊，巴纳斯的可爱的懒汉，
你忘了自己爱情的忧烦，
既在“阿尔扎马斯”微笑着瞌睡，
也在拉瓦尔伯爵家安眠；
只有你啊，一面肩负着
空虚或沉重的职务重担，
一面却还能找出时间
来笑我的无所事事的懒惰。

请别再叫我去从事那
我决心抛弃的工作吧，
我不想再受诗歌的禁锢，
也不想再花力气凑韵；
何必呢？既然我常犯错误，
而且唱得也不够动人？

还是让妮涅达一人以微笑
燃起和慰藉我的爱情吧！
写作既冰冷而且无聊，
一首长诗又怎能抵得那
美人唇边多情的一笑！

（查良铮译）

致＊＊＊[①]

不要问，为什么我满怀惆怅，
常常在欢乐中闷闷不乐，
为什么我对一切都愁苦观望，
对生活的美梦也都那么冷漠；

不要问，为什么我的冷却的心
不再迷恋那欢乐的爱情，
也不再把谁叫做亲爱的人——

① 这首诗是作者写给同学好友杰尔维格的。

爱过一次，就再也不会钟情；

那享过幸福的，已把幸福失去，
给予我们的幸福只一瞬息：
青春、欢乐和情欲都已消逝，
留给我们的却只有一片忧郁……

（魏荒弩译）

“既未到过域外……”

既未到过域外，偏爱把异邦夸说，
对自己的祖国却总是责备，
我常常问道：在我的祖国，
哪里有什么天才和真正的智慧？
哪里有着高贵的心灵、
而又热爱自由的公民？
哪里有那美丽而又不冷酷，
热炽、迷人而又活泼的女人？
我在哪儿能听到旷达的谈吐，
既是才气横溢，又愉快、文明？
我跟谁才能既不厌烦、又不冷清？
我的祖国，我几乎要对你憎恨，——
可是昨天我看见了戈里琴娜[1]，

① 戈里琴娜(1780—1850)，普希金的女友。她的沙龙具有爱国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倾向，当时一些进步人士趋之若鹜。

从此对祖国再也没有憎恨之情。

（魏荒弩译）

致　她[①]

在悠闲的愁苦中，我忘记了竖琴，
梦想中想像力也燃不起火星，
我的才华带着青春的馈赠飞去，
心也慢慢地变冷，然后紧闭。
啊，我的春天的日子，我又在召唤你，
你，在寂静的荫庇下飞逝而去的
友谊、爱情、希望和忧愁的日子，
当我，平静的诗歌的崇拜者，
用幸福的竖琴轻轻歌颂
别离的忧郁，爱情的激动——
　　那密林的轰鸣在向高山
　　　传播我的沉思的歌声……
无用！我负担着可耻的怠惰的重载，
不由得陷入冷漠的昏睡里，
我逃避着欢乐，逃避亲切的缪斯，
泪眼涔涔地抛别了荣誉！
　　但青春之火，像一股闪电，
　　蓦地把我委靡的心点燃，
　　我的心苏醒，复活，

① 这首诗是作者为巴库尼娜而写的。

重又充满爱情的希望、悲伤和欢乐。
一切又神采奕奕！我的生命在颤抖；
　作为大自然重又充满激情的证人，
我感觉更加生动，呼吸更加自由，
　　美德更加恋迷着我的心……
　　要赞美爱情，赞美诸神！
又响起甜蜜竖琴的青春的歌声，
我要把复活的响亮而颤抖的心弦
　　呈献在你的足边！……

（魏荒弩译）

自　由　颂[1]

去吧，从我的眼前滚开，
柔弱的西色拉岛的皇后！
你在哪里？对帝王的惊雷，
啊，你骄傲的自由的歌手？
来吧，把我的桂冠扯去，
把娇弱无力的竖琴打破……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

---

① 本诗在诗人生时以手抄本流行(全部发表在1905年)。沙皇政府得到它的抄本后，以此为主要罪名将诗人流放南方。本诗写作于屠格涅夫兄弟的居室中，从这间屋子可以望见米哈伊洛夫斯基王宫，暴君保罗一世于1801年3月被杀于此。

请给我指出那个辉煌的
高卢人[1] 的高贵的足迹，
你使他唱出勇敢的赞歌，
面对光荣的苦难而不惧。
战栗吧！世间的专制暴君，
无常的命运暂时的宠幸！
而你们，匍匐着的奴隶，
听啊，振奋起来，觉醒！

唉，无论我向哪里望去——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铁掌，
对于法理的致命的侮辱，
奴隶软弱的泪水汪洋；
到处都是不义的权力
在偏见的浓密的幽暗中
登了位——靠奴役的天才，
和对光荣的害人的热情。

要想看到帝王的头上
没有人民的痛苦压积，
那只有当神圣的自由
和强大的法理结合一起；
只有当法理以坚强的盾
保护一切人，它的利剑

① 高卢人，一说指法国革命诗人雷勃伦（1729—1807），一说指安德列·谢尼耶（1762—1794），法国革命中牺牲的诗人。

被忠实的公民的手紧握，
挥过平等的头上，毫无情面

只有当正义的手把罪恶
从它的高位向下挥击，
这只手啊，它不肯为了贪婪
或者畏惧，而稍稍姑息。
当权者啊！是法理，不是上天
给了你们冠冕和皇位，
你们虽然高居于人民之上，
但该受永恒的法理支配。

啊，不幸，那是民族的不幸，
若是让法理不慎地瞌睡；
若是无论人民或帝王
能把法理玩弄于股掌内！
关于这，我要请你作证，
哦，显赫的过错的殉难者[①]，
在不久以前的风暴里，
你帝王的头为祖先而跌落。

在无言的后代的见证下[②]，
路易昂扬地升向死亡，

① 指法王路易十六。普希金认为他的受刑，乃是他的祖先所犯的过错的结果。

② 这以下的六行诗指：革命者不合法理地处死了一个已被废黜的国王。法理沉默了，因而导致拿破仑的统治。

他把黜免了皇冠的头
垂放在背信的血腥刑台上；
法理沉默了——人们沉默了，
罪恶的斧头降落了……
于是，在带枷锁的高卢人身上
覆下了恶徒的紫袍[1]。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
你的覆灭，你子孙的死亡。
人人会在你的额上
读到人民的诅咒的印记，
你是世上对神的责备，
自然的耻辱，人间的瘟疫。

当午夜的天空的星星
在幽暗的涅瓦河上闪烁，
而无忧的头被平和的梦
压得沉重，静静地睡着，
沉思的歌者却在凝视
一个暴君的荒芜的遗迹，
一个久已弃置的宫殿[2]
在雾色里狰狞地安息。

① 指拿破仑的王袍。——普希金原注
② 指米哈伊洛夫斯基宫。

他还听见，在可怕的宫墙后，
克利俄[①] 的令人心悸的宣判，
卡里古拉[②] 的临终的一刻
在他眼前清晰地呈现。
他还看见：披着肩绶和勋章，
一群诡秘的刽子手走过去，
被酒和恶意灌得醉醺醺，
满脸是骄横，心里是恐惧。

不忠的警卫沉默不语，
高悬的吊桥静静落下来，
在幽暗的夜里，两扇宫门
被收买的内奸悄悄打开……
噢，可耻！我们时代的暴行！
像野兽，欢跃着土耳其士兵[③]！……
不荣耀的一击降落了……
戴王冠的恶徒死于非命[④]。

接受这个教训吧，帝王们：
今天，无论是刑罚，是褒奖，
是血腥的囚牢，还是神坛，

① 克利俄，古希腊神话中司历史和史诗的神。

② 卡里古拉，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皇帝，以残暴著称，为近臣所杀。

③ 东方君主常以土耳其人的步兵队作为自己的近卫军，这种军队在宫廷叛变中常常起着不小的作用。

④ 指保罗一世被杀。

全不能作你们真正的屏障；
请在法理可靠的荫蔽下
首先把你们的头低垂，
如是，人民的自由和安宁
才是皇座的永远的守卫。

（查良铮译）

给戈里琴娜大公夫人寄《自由颂》时附诗一首[1]

我为纯朴的大自然所抚养，
因此我常常要放声歌唱，
歌唱自由的美好幻想；
在幻想中呼吸它的沉香。
可是当我望着你，听你讲话，
结果呢？……我这软弱的人呀！……
结果我情愿永远放弃自由，
一心只求个奴隶的生涯。

（乌兰汗译）

① 1817年12月，卡拉姆津写信给维亚泽姆斯基说，普希金"死死地爱上了皮蒂娅·戈里琴娜，如今他经常在她那里度过傍晚"（皮蒂娅：古希腊特尔斐地方阿波罗神殿的女祭司）。

给克里夫佐夫[1]

亲爱的朋友，别来吓唬我们，
说坟墓的新居就在附近：
真的，我们没有工夫，
更没有什么逸致闲情。
请让别人去慢慢地啜饮
那冷却的生命之杯吧；
我们珍惜宝贵的生命，
欢度我们自己的青春；
我们每个人都坐在
自己的坟墓的门槛，
在向帕馥斯女皇[2]
乞讨新鲜的桂冠，
在忠实的懒惰多余的一瞬，
我们将把圆圆的酒杯斟满——
于是我们这一群幽灵
都向着寂静的忘川飞奔。
我们临终的片刻是清醒的；
那些淘气的女伴
将收起他们轻飘的灰烬，

① 克里夫佐夫(1791—1843)，普希金在彼得堡的朋友，一个很有名的怪人，具有激进的和无神论的观点，参加过卫国战争，到处旅行并结识了许多欧洲名人。

② 指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特。

装入筵席上空无所有的瓦罐。

（魏荒弩译）

"伊斯托米娜同奥尔洛夫……"[①]

伊斯托米娜同奥尔洛夫
赤身裸体地躺在床铺上，
反复无常的将军奥尔洛夫
在激荡的情事上并不强。
无意于要让情人有委屈感，
拉伊萨拿起一架显微镜，
并且说道："请允许我找见
……………………………"

（李　海译）

"请你别吓唬一个懒惰的青年"

请你别吓唬一个懒惰的青年。
我可不期望过早地离开人间。
我无所考虑，我没有怨言，
走向长息之所，头戴爱的花环，
我活得不久，我享乐不多，

① 这首诗保存在抄件中。奥尔洛夫将军（1788—1842）是"阿尔扎马斯社"成员，后为"幸福生活社"成员。伊斯托米娜是芭蕾舞女演员。

偶尔也采集怡神的花朵——
我仅仅看见生活的开端
………………

（乌兰汗译）

“终于如愿以偿！……”[①]

终于如愿以偿！我也终于得以见到了你们，
啊，奇妙的阿尔扎马斯，勇敢的缪斯的友人！

———

这里，季尔捷伊曾歌颂燕麦羹和亚历山大[②]，
卡尚德拉[③] 有预见，说过扎哈罗夫必死的话……

———

…………………头戴随随便便的尖顶帽，
手里拿着击响器，月桂枝和抽打人的枝条。

（李　海译）

① 这是普希金参加“阿尔扎马斯社”的入社发言片断，是根据在场者记忆整理的。

② 季尔捷伊，指茹科夫斯基，他曾写过两首诗：《燕麦羹》和《致亚历山大皇帝》。

③ 卡尚德拉，是Д·Н·勃卢多夫在“阿尔扎马斯社”的外号。1815年12月16日勃卢多夫在加入“阿尔扎马斯社”时，发言中曾谈到“座谈会”成员И·С·扎哈罗夫。

1818



巴克斯的庆典[1]

这动听的喧哗，这狂乱的欢呼，从哪里传来？
这扁鼓，这羯鼓，召唤什么人，前往何处？
为什么村民们笑容满面，
歌声不住？
是灿烂的自由来到他们中间，
接受节日的花束。
人，一群群，动起来了……
他在靠近……瞧，他，这强壮的神！
瞧，和蔼的巴克斯，永葆青春！
瞧他，印度的英雄！
啊，欢乐！满弦都是你
在颤动，时刻准备奏出
没有虚假的赞颂的声音！……

① 古希腊传说中称：酒神、酿酒之神巴克斯，驾驶着由几头猛虎拉的车，在长着羊腿的法翁们和萨堤洛斯们、西尔瓦努斯（乡村神，法翁之子）和小仙女、小酒神们的陪伴之下，胜利地游历了整个希腊，直到东方的印度。为庆祝这一壮举，民间组织各种节日活动，包括男女纵乐的酒宴。

哎嘿，哎嗬！把酒樽拿来！
把新编的花环拿来！
奴隶们，在哪里呀，我们的酒杖？
勇士们，我们奔向和平的战场！
瞧他！瞧巴克斯！啊，欢乐的时辰！
他的手中握着全权的酒杖；
金色葡萄叶编的花环
戴在蓬松的黑发上……
酒在流。年幼的猛虎
拉着他前进，狂怒，驯服……
厄洛斯们在周围飞翔，
大家在戏耍，用赞歌把他颂扬。
一群长着羊腿的法翁和萨堤洛斯，
簇拥在他的身旁，
常春藤盘缠着他们的犄角；
一辆快车飞似地向前奔，
后面是熙熙攘攘的一群人，
有人拿着一支芦笛，
有人举着永不离身的酒樽；
有人走着走着跌了一跤，
躺在天鹅绒般的草原上，
他在众多友人欢笑声中
泼洒着紫红色的酒浆。
更远处是一支奇怪的队伍！
欢快的羯鼓，声音清脆；
一群妙龄仙女和西尔瓦努斯
组成了嘈杂的歌舞大队，

他们抬着不动的西尔瓦努斯[1],
酒在流,泡沫溅飞,
到处都抛撒着玫瑰;
在这位酣睡的老人后边,
是酒神之杖,和平胜利的象征,
还有沉甸甸的一口金樽,
金樽盖上有个撒非喇,[2],——
酒神巴克斯的珍贵的馈赠。

可是远方的海滩上,一片喧嚣。
小酒仙们肩上披散着长发,
头上装饰着花藤,赤着身子,
在山冈上来回奔跑。
嘹亮的羯鼓,在他们的手中转来转去,
丁丁当当——接着是令人吃惊的欢叫。
他们跑过去了,他们飞起来了,手拉着手,
跳着神奇的舞,踏着原野上的草,
这火热的年轻的伙伴们啊
一群群汇在周遭。

激动的少女们,歌声婉转;
她们那心满意足的曲调
点燃起心中爱的火焰;

---

① 西尔瓦努斯,萨堤洛斯中最年长者,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抚养者和伙伴。身体粗短,秃顶,扁鼻,长有一对马耳,且有尾巴。

② 撒非喇,据《圣经·新约全书》,撒非喇为亚拿尼亚的妻子。他们变卖了田产,留下一部分,把其余的作为全部财产交给使徒。

她们的胸中呼吸着渴望；
她们的眸子在说：去捕捉幸福吧！
目光里充满苦闷与疯狂，
她们那婀娜多姿的动作，
一开头就向我们表演了
恋人们的困惑的羞涩，
怯懦的愿望——接着就是
满足后的欢腾与鲁莽。
瞧，她们又散开了——遍布草原与山冈；
她们在奔跑，把酒杖摇晃，
远远地就听到她们的呼叫，
森林中震荡着隆隆的回响；
哎嘿，哎嗬！把酒樽拿来！
把新编的那些花环拿来！
奴隶们，哪里是我们的酒杖？
勇士们，让我们奔向和平的战场！

朋友们，在这情意绵绵的一天，
让我们把忙碌忘个精光！
为了祝福巴克斯、缪斯和美，
让泛着泡沫的美酒流淌！
哎嘿，哎嗬！把酒樽拿来！
把新编的那些花环拿来！
奴隶们，哪里是我们的酒杖？
勇士们，让我们奔向和平的战场！

（乌兰汗译）

“何时你能再把这只手紧握?”[1]

何时你能再把这只手紧握?
是它送给了你神圣的爱的经书[2],
让你在悠悠的寂寞的旅途,
在长离别的日子里诵读。
是阿摩尔在西色拉岛,
在青年戏耍的案卷房里把它找到,
用笃信宗教的虔诚,按它的要求
向自己的维纳斯祈祷。
原谅我吧,我的伊壁鸠鲁信徒!
愿你永远像今天这样,
飞向那茫茫的阿里比昂!
愿耶稣和忠诚的丘比特
保佑你在异邦生活安康!
离开家园,到别国去吧,
可是要把过去的日子记住,
要爱护你那位已非纯真的兄弟,
他易为敏感的爱情所苦!

(乌兰汗译)

① 这首诗是作者为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尼·克里夫佐夫前往伦敦俄国使馆任职而作。

② 指伏尔泰反教会的著名长诗《奥尔良少女》(1755)。

恢复健康

　　亲爱的朋友，我可是见到了你[①]？
也许那只是一个并不真实的梦幻，
是模模糊糊的思念，而剧烈的疼痛
却在欺骗我，把我的想像搅乱？
在我病危的那个阴沉的时刻，
是你吗，温柔的姑娘，身穿军衣，
显得笨拙可爱，站在我的面前？
我就是如此见到了你；我那暗淡的目光
透过你的戎装看到了熟悉的美丽；
我用无力的细语呼唤我的女友……
可是阴暗的希望又在头脑中聚集，
我用无力的手在黑暗中寻找你……
突然，我的灼热的额头感觉到了
你的湿润的亲吻，你的泪水，你的呼吸……
　　不朽的人们！生命之火
以怎样不安的愿望，烧遍了我的心底！
　　我在沸腾，我在战栗……
　　你像个美丽的幻影隐退！
狠心的朋友！你用陶醉把我折磨！
　　来吧，爱情要致我于死地！

① 指彼得堡美女伊丽莎白·肖特-舍德里。1818年普希金病重时，她身穿骠骑兵军官的服装，前去探望。

神秘的女郎，良宵清寂，
你来吧！让我在那顶威武的军帽下
又一次地看到你的天蓝色的眼睛，
你的武装带，你的大斗篷
和那装饰了你双脚的军人的革履。
别拖延，快快来呀，我的妩媚的军人！
来吧，我在等你。诸神又赐给了我
美好的馈赠——健康的身体，
同时给了我青春的嬉戏
与神秘的爱恋带来的甜蜜的忧虑。

（乌兰汗译）

给茹科夫斯基

当你那崇高的心灵
向往着理想的境界，
你抚摩着膝盖上的竖琴
弹奏出焦急的音节；
当你那眼前的幻影
在神奇的迷雾中变化，
灵感传出急速的冷流
挑起你额上的头发，——
你是对的，你**为少数人**创作[①]，

① 指茹科夫斯基出版的集子《为少数人》。该文集印数不多，不出售，只分赠友人阅读。

既不是为嫉妒的审判官，
也不是为专搜集他人可怜、
贫乏的见解与信息的家伙，
而是为有才华的严肃的朋友，
为崇尚神圣真理的良伴。
幸福不会爱上每一个人，
也并非人人生来能获桂冠。
只有通晓高尚思想与诗歌
极致的人，才称得上美满！
只有在美的领域
得到了美的享受，
并以火热而明确的喜悦
理解你的喜悦的人，才算有福。

（乌兰汗译）

题茹科夫斯基肖像[①]

他的诗具有醉人的甜蜜，
会经历长远的嫉羡的世纪，
青春倾听它，为光荣叹息，
无声的悲哀会感到慰藉；
而欢腾的喜悦则让人沉思。

（乌兰汗译）

① 茹科夫斯基肖像，系基坡连斯基所绘，文德拉米尼又根据它刻成版画。

讥卡切诺夫斯基[1]

恶毒的批评家，你早被不朽的手碾成齑粉，
这次，你还是不配赢得一个可耻的标记！
你的无耻，难道还需要花样翻新？
让我们的塔西陀[2] 瞟你一眼，他也不愿意。
放老实点吧，德丰坦屁股沟里爬出的蛆虫，[3]
够你受用的了，你过去写下的诗句！

（乌兰汗译）

给幻想家

你在悲痛的体验中寻找欣慰；
　　你舒心于让眼泪漫流，
你枉然地用烈火苦炼自己的幻想，
在心中隐藏起淡淡的哀愁。
没有经验的幻想家，请相信，你不会爱。

---

① 卡切诺夫斯基（1775—1842），俄国历史学家、评论家。曾任《欧罗巴通报》编辑，为古典派。他曾在该刊发表文章攻击卡拉姆津著的《俄国史》一书。普希金为此写了这首讽刺诗鞭笞他。普希金虽然不同意卡拉姆津《俄国史》中的保守的、贵族的观点，但对著述的总评价是高的。

② 这里指卡拉姆津。见《致同学们》注。

③ 这句诗引自伊·伊·德米特里耶夫讥卡切诺夫斯基的诗《回答》。德丰坦是法国反动作家和批评家，伏尔泰的反对者。

一旦你被爱的可怕的疯狂击中，
你这个寻找委靡不振的情绪的人，
当爱的全部毒液在你血中汹涌，
当失眠在漫长的黑夜里徘徊，
当你躺在床上，孤寂地慢慢地忍受煎熬，
　　去乞求那骗人的安宁，
　　徒劳地把悲哀的眼睛闭紧，
号啕痛哭，把温暖的被子拥抱，
愿望落空了，在疯狂中变得憔悴，——
　　请相信，那时你就不会
　　再有不为人感恩的幻想！
　　不，不！你会泪流满面，
　　匍匐在傲慢的情人脚前，
　　浑身颤栗，脸色苍黄，
　　呼叫着向上帝求援：
“上帝呀，请把我受蒙蔽的理智还给我，
请把那倒霉的形象从我眼前拉开！
我已经爱够了；请你给我安静！”
可是阴森的爱和怎么也忘不了的倩影
　　还是永远与你同在。

（乌兰汗译）

致娜·雅·波柳斯科娃[①]

我这只平凡而高贵的竖琴，
从不为人间的上帝捧场，
一种对自由的自豪感使我
从不为权势烧香。
我只学着颂扬自由，
为自由奉献我的诗篇，
我生来不会用羞怯的缪斯
去取媚沙皇的心欢。
但，我承认，在赫利孔山麓，
在卡斯塔利亚[②]泉水丁冬的地方，
我为阿波罗所激励，所鼓舞，
暗地里把伊丽莎白颂扬。
我，天堂里的人世的目击者，
我怀着赤热的心一颗，
歌唱宝座上的美德，
以及她那迷人的姿色。

① 娜·雅·波柳斯科娃(约1780—1845)，皇后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的宫廷女官。亚历山大一世不喜欢皇后，皇后对沙皇执行的反动政策也心怀不满。皇后对文学活动颇感兴趣，还从事慈善事业，在俄国自由主义的社会团体当中享有盛名。普希金这首诗，通过女官表示了对当时处于失宠地位的皇后的赞扬。当时以费·尼·格林卡为核心的秘密团体准备举行宫廷政变，以皇后取代亚历山大一世。格林卡正是在他办的《教育的竞赛者》杂志上刊出了这首诗，题名是：《对号召为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皇后陛下写诗的回答》。

② 卡斯塔利亚，希腊神话中帕纳塞斯山上的能给人以灵感的圣泉。

贬。

是爱情，是隐秘的自由
使朴实的颂歌在心中产生，
而我这金不换的声音
正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

（乌兰汗译）

讽刺短诗[①]

他著的《史》书，优雅、质朴，
不偏不倚地向我们表述
　　专制的必要，
　　　　鞭子的好处。

（乌兰汗译）

① 这首诗是作者针对卡拉姆津著的《俄国史》一书而写的。普希金对该书有褒有贬。

童　话[1]

(NOEL[2])

乌拉！东游西逛的暴君[3]
骑马奔向俄国。
救世主伤心地哭泣，
黎民百姓泪雨滂沱。
玛利亚手忙脚乱，连忙吓唬救世主：
"别哭，孩子，别哭，我的主；
瞧，俄国沙皇，大妖怪，大妖怪！"
沙皇走进屋，向大家宣布：

"俄国的臣民，你们听着，
此事天下无人不晓：
普鲁士军装、奥地利军装，
我给自己各制了一套。
啊，黎民百姓，欢乐吧！我个子大，身体好，吃得饱；
办报的人也不断地把我夸说[4]，

① 这首诗是普希金针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华沙召开的波兰会议上的致词写的。亚历山大一世允诺在俄国制定一部宪法，普希金把此种允诺讥为"童话"，1858年以前这首诗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

② NOEL，法国人根据圣诞节教堂里唱的曲调编写的讽刺歌谣。

③ 拿破仑被推翻以后，1815年9月26日，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三国在巴黎签订所谓"神圣同盟"。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当时不务国政，醉心于国际会议，经常出国，故称。

④ 当时西欧报界大事宣扬亚历山大一世。

我又能吃，又能喝，又能允诺——
从来不为工作苦恼。

“你们听着，我再补充一句，
我将来打算怎么干：
我让拉甫罗夫[①] 退休，
让索茨[②] 进精神病院；
我要代替戈尔戈里[③] 给你们制订一条法律，
我怀着一腔的好意，
按照我沙皇的仁慈，
赐给百姓以百姓的权利。”

孩子在小床上高兴地
跳了又跳：
“难道这是真事？
难道这不是玩笑？”
母亲对他说：“合上你的小眼睛，睡吧，宝宝；
你已经听完了你的父皇
给你讲的这一篇童话，
到时候了，你正该睡觉。”

（乌兰汗译）

① 拉甫罗夫，警察总署执行处长。
② 索茨，报刊检查特别委员会秘书。
③ 戈尔戈里（1767—1862），彼得堡警察总监。

给勾引人的美女

为什么要用如此不害羞的打扮，
如此温存的声调和眼神
挑逗一个青年人的心？
为什么要用如此轻柔、甜蜜的责难
去勾引他，换取易得的欢欣？
为什么要做出如此虚假的温柔，
做出如此佯装的娇羞，
如此满不在乎的动作，
还有脸颊发热，嘴唇发抖？
狡猾的努力毫无意义！
淫荡的心房里不会有生命……
不禁一道愤懑的冷光射出——
这就是我对你决定性的回敬。
你说，谁在夜的黑暗中
没有玩弄过你傲慢的美色？
你说，在你那遭人白眼的家前，
谁不敢放肆地用手
敲打你那给钱就开的门锁？
不，不，勾引人的美女，你把
枯萎的纯洁献给别人吧；
用你那疲惫的怀抱
去抚爱没有经验的嫖客；
请你打消那高傲的邪念，

你不可能把缪斯的弟子
勾引到你那不可靠的胸前！
送给别人吧，你那可租赁的结合，
你那可以做可耻交易的爱情，
还有那贪婪的冷冰冰的接吻，
以及那迫不得已的欲念
和用金钱贿买来的兴奋！

（乌兰汗译）

致恰阿达耶夫[①]

爱情、希望、平静的光荣
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
就是青春的欢乐，
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消亡；
但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

---

① 恰阿达耶夫（1794—1856），俄国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和政论家，1821年参加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团体"幸福同盟"。1836年因为发表了著名的《哲学书简》，其中批判了俄国的农奴制度，发挥了反对沙皇暴政的思想，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宣布为精神病患者，遭受到严厉的迫害。

普希金在皇村学校读书时，即与恰阿达耶夫相识。当时恰阿达耶夫是驻扎在皇村的近卫骑兵团的军官，他的自由思想对普希金有很深的影响。普希金在1818年19岁时，写成《致恰阿达耶夫》这首政治诗，当时他并不打算发表，但是它的手抄本却流传非常之广，特别是在十二月党人中间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1820年普希金因为这首诗和《自由颂》等几首歌颂自由的革命诗章，被沙皇当局流放到俄国南方。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大批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在他们身上藏着的秘密徽章上，都刻着这首诗中的"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两行诗。

在残暴的政权的重压之下，
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
在倾听祖国的召唤。
我们忍受着期望的折磨，
等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
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
在等待那真诚的约会一样。
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献身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
美好的激情，都呈献给我们的祖邦！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

（戈宝权译）

断　章

*　*　*

普里阿普斯[1] 啊，果园的雄神，我拜倒你面前，
是你啊，不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大自然。

[1] 普里阿普斯，希腊神话中的园艺神，又为男性生殖力之神和阳具之神。

我一边祷告一边把你丑陋的形象树立在
　　　　我那简朴的菜园，
我并非想靠你吓走啄食未熟的嫩果的小鸟，
也不想凭借你的神威把倔犟的山羊驱赶，
我是要在欢乐的乡亲跳舞时给你装点上
　　　　野玫瑰编的花环。
……………………………………………

*　　*　　*

啊，初恋的魅力！
——维兰德[1]

　　　　郁郁苍苍的树林啊，想当年无拘无束的
　　　　　寂静时刻，
　　我在此地幸福地迎接过每一天的来临，
　　如今我又来到你们的华盖之下，
　　漫步于你们满是情谊的绿阴。
　　欢乐在我身上复苏了，
　　当年惆怅时恼人的甜蜜，
　　还有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还有初恋时的深情，
　　重又激动着我的心。
　　　　我的诗才喜欢幽静，
　　当年在那片迷人的密林

① 维兰德（1733—1813），德国作家。

我见过她儿时戏耍，
我成了证人，感触尤深，
她像花朵在我面前开放，
凭借想像的本领
我模糊地看见了
她未来俊俏的心身。
每当想到她的时候，
我的排箫就会奏响第一个声音，
还教会了心灵保守秘密的才蕴。
………………………………

致＊＊＊

你身边那个人，醉心的情侣，他可真福气，
你晶莹的目光，你优美的动作和风趣的谈吐，
还有你令人不能忘怀的微笑，
他都可以随时领略，不必怀有畏惧之苦。

＊　＊　＊

我也听人说过，
人间有友爱才美好，
没有它就没有欢乐，
没有淡淡的闪光的友爱——
生活的路程就难熬。
不过，听我说——还有另外一种情感：
它让人愉悦，也让人心烦，

在劳动、在操心和在休息的时候，
它从不瞌睡，它在焚燃；
它让人痛苦，它残酷无情，
它会窒息我们整个心灵，
如此严重的创伤啊，
没有希望的慰情……
欲火啊，已经快把我烧光！……
我风华正茂，却开始枯萎和死亡，
但，我又不愿意恢复健康……

* * *

多么惬意！……可是，天哪，聆听你的细语，
望着你温柔的目光，又多么让人惊悸……
你那笑靥，你那动人的流睇，
你那炽热神奇的谈吐，我怎能忘记！
神奇的女人啊，我为什么要和你相遇——
认识了你，我尝到了人间乐趣——
并对自己的幸福产生了妒忌。

* * *

老爷爷，听我说，每当我①
看见列特列尔这座城堡，

① 这首诗，前两行作者借用茹科夫斯基的诗句，后两行旨在挖苦茹科夫斯基的无韵诗。

我就想：倘若这两行字是散文，
写得很坏的散文，岂不更好？……

致科洛索娃

　　啊，你呀，我国舞台上的希望！
处处都准备隆重地庆祝你，
　　在悲剧女神豪华的演出地，
　　在悄悄的爱情的祭坛旁。
　　当你初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

（乌兰汗译）

1819



讥斯图尔扎[1]

加冕的军人的奴仆，
你要感谢自己的命数；
你配得上赫洛斯特剌托斯[2] 那样的荣誉，
也配得上像德国科采布那样一命呜呼。

（苏　杭译）

① 斯图尔扎（1791—1854），俄国反动政论家和俄国外交家，曾向为加冕的军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1818年亚琛神圣同盟代表大会的其他参加者写了一份报告，说德国各大学是革命的和无神论的精神的策源地，提议应受警察监督。这件事透露出来后引起了德国社会各阶层的愤怒，斯图尔扎被迫匆匆返回俄国，因而逃脱了德国剧作家科采布——大量感伤主义剧本的作者所遭到的命运；后者于1819年3月作为俄国政府的奸细被德国大学生桑德刺死。普希金的诗行"你要感谢自己的命数"即与此有关。

② 赫洛斯特剌托斯，希腊人，为传名于后世而于公元前4世纪烧毁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厄斐索斯狄安娜神庙。

致奥莉加·马松[1]

　　奥莉加，塞浦里斯的教女，
奥莉加，美的奇迹，
你已习惯于温柔爱抚，
你也能容忍种种委屈！
你用甜蜜激情的亲吻
搅乱我们的心绪，
你约定幽会的时间，
包含诱惑幸福的魅力。
我们带着爱的狂热
按时奔赴幽会之地，
我们冬冬敲门——听到的
是你百次狡猾的絮语，
还有婢女昏沉沉的怨言，
还有拒之门外的嘲弄戏谑。

　　为了放纵的淫欲，
为了普里阿普斯的把戏，
为了温存，为了金钱，
为了你的妩媚艳丽，
奥莉加，委身于享乐的美女，

① 奥·马松，即奥莉加·马松，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名媛，生于1796年，死于1830年以后。

听听我们爱恋的哭泣——
为我们安排一个准确的时间吧，
让我们彻夜狂欢，忘乎所以。

（乌兰汗译）

多 丽 达

我喜欢多丽达的金色的发卷，
她苍白的脸和蔚蓝的眼睛。
昨夜，我辞别了朋友们的筵宴，
在她的拥抱里，我全心吸取欢情，
我沉没于一浪接一浪的热潮，
欲望的火才熄灭，又紧跟着燃烧；
我融化了；然而在不忠实的黑暗里，
我看见了另一个可爱的面影，
于是我心上充满了秘密的忧郁，
我的嘴唇低低念出了别的姓名。

（查良铮译）

N. N.

（给瓦·瓦·恩格里加尔特[1]）

① 恩格里加尔特（1785—1837），普希金的友人，文学"绿灯社"成员。

我摆脱掉埃斯科拉庇俄斯[1]，逃之夭夭，
虽说清癯，修修面——倒也抖擞精神；
如今，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魔爪
不再整日价使我感到忧心如焚。
康健，普里阿普斯的无忧无虑的朋友，
还有那甜蜜的清宁，还有那梦魂，
像从前一样，又都来把我光顾，
把我这狭小而又简陋的寒舍访问。
还有你，也来宽慰这大病初愈的人儿！
他渴望见到你，和你促膝谈心，
和你这幸福的目无律法的家伙，
品都斯山上的慵懒闲适的公民，
自由和巴克斯的忠诚的儿男，
虔诚地崇拜维纳斯的君子，
沉迷于安逸享乐的人君！
抛开那京都的喧闹、世俗的生活，
抛开那涅瓦河的冷峭的美色绝伦，
抛开那长舌妇的危害人的流言蜚语，
抛开那无尽无休形形色色的苦闷，——
那连绵起伏的山峦、那牧场、
那园子里绿叶成荫的槭树林、
那荒无人烟的小溪的两岸、
那乡间的自由，都频频把我招引。
把手伸给我吧！我即将到来——
在那阴霾密布的九月开初的时分：

① 埃斯科拉庇俄斯，罗马神话中的医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斯克勒庇俄斯。

我又将同你一边举杯饮酒，
一边敞开胸怀，谈古论今——
谈论那冥顽，那凶残的权贵，
谈论那奴才举世公认，
谈论那天上的帝王，
间或也谈论人间的国君。

（苏　杭译）

给奥尔洛夫[①]

你啊，虽说也是一位俄国将军，
却把那热情而又坦荡的胸襟、
温文尔雅的风度、满腹经纶的智慧——
这三种美德兼备于一身；
你啊，每天一大早起来，
便不辞辛苦地去操练战阵，
对那些疲惫的蓄须的骑兵，
在马背上传授沙皇的箴训；
然而，你从不曾激于一时的盛怒，
挥舞起遭人唾弃的刽子手的棒棍，
而使你骁勇善战的臂膀声名有损，
奥尔洛夫啊，你说得千真万确：

① 这首诗是作者写给骑兵团近卫军司令奥尔洛夫（1786—1872）将军的。他是1819年被任命为驻扎在波道里耶省土尔钦的第二军司令部参谋长帕·德·基谢廖夫（1788—1872）的友人。后者曾应允诗人从军。

我忘记了要当一名骠骑兵的梦想，
却同所罗门[1] 一起感慨万分：
军服和马刀不啻过眼烟云！
我不想把自己的希冀
寄托于基谢廖夫将军；
他为人和蔼可亲，这一点无可非议，
他是愚昧无知和阴谋诡计的敌人；
在那喧闹的、从容不迫的筵席上，
我喜欢同他一起比肩为邻，
听着他侃侃而谈，直到夜半更深；
然而他是一位廷臣：对于他
任何承诺都不值分文。
我已经断了投笔从戎的念头，
既不必蓄须，也无须军服在身，
怀着内心的自由，悠然自得，
伴着大自然，吟咏着诗歌，
在祖先的森林的覆阴下[2] 息隐；
在湖面上，在宁静的茅屋中，
或在茂盛的绿草如茵的牧场，
或在郁郁葱葱的山坡土埂，
戴一顶草帽，穿一身布衣，
我将尽情赞美我的诸神，
我将期待着。只要有朝一日，

---

① 所罗门，据《圣经·旧约全书》，所罗门是以色列王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大卫死后继承王位。

② 指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普希金写成此诗（署 1819 年 7 月 4 日作）后过数日即前去此地。

剑之神从安息的灵床上惊醒，
高声的战争的召唤轰然响起，
我将立刻辞别静谧的园林；
柏洛娜的热情奔放的子孙，
御前的忠贞不渝的公民！
奥尔洛夫啊，我会立刻站到你那
勇猛善战的军团的旗帜下，威风凛凛；
在营帐里，在战斗中，冒着烈火硝烟，
我将一手执剑，一手拨弄战斗的七弦琴，
一边在你的前面刀劈斧砍，
一边歌颂你那拼杀的功勋。

（苏　杭译）

致谢尔宾宁[①]

亲爱的朋友，一个人这样才能活得称心——
他不为愚蠢的情欲而重病缠身，
他没有闲暇的时间去谈情说爱，
他万事顺遂，又为万事操碎了心；
待到黄昏时分，在秘密的晚餐上，
他把馥郁芳香的美酒开怀畅饮，
吃着腻人的斯特拉斯堡的馅饼，
同时和美人儿纳金卡亲热温存；
他把一切忧烦抛在了九霄云外，

① 这首诗是写给军官、“绿灯社”成员谢尔宾宁（1798—1841）的。

他是帕福斯信仰的忠实的子孙，
陪伴着西色拉岛的妙龄的女尼，
共度一个虔诚的夜晚暮雨朝云。
清晨，他一边翻阅《伤残人》杂志，
一边打着瞌睡，那样地甜蜜欢欣。
白天献给了消遣，可是一到夜晚——
塞浦里斯又成了主宰一切的女神。

谢尔宾宁，活泼的爱嬉戏的朋友，
趁着青春年少、体魄强健的时候，
和阿摩尔一起、还有戏谑和美酒，
我们不正是这样打发着岁月悠悠？
然而，美好的年华很快就会飞逝，
欢乐、愉悦将会把我们丢在身后，
我们的情感将会违背我们的心愿，
我们的心儿也将会枯萎、寒透，
那时候呵——不再有歌声，不再有伴侣，
不再存欲望，不再贪恋安乐享受，
我们将从**雾一般的回忆的迷梦中**
寻找安慰，可爱的朋友！
那时候呵，站立在坟墓的门口，
一边对你说，一边摇着头：
"你可记得芳妮，我亲爱的？"——
我们将会莞尔一笑——不堪回首。

（苏　杭译）

乡 村[①]

我向你致意，偏僻荒凉的角落，
你这宁静、劳作和灵感的栖息之所，——
在这里，在幸福和忘情的怀抱中，
　　我的岁月的流逝的小溪倏忽而过。
我是你的呀：我抛弃了纸醉金迷的安乐窝，
抛弃了豪华的酒宴、欢娱和困惑，
换来树林的恬静的沙沙声、田野的静谧、
沉思的伴侣和无所事事优哉游哉的生活。

　　我是你的呀：我爱你幽深的花园，
　　爱花园的清爽气息和群芳竞妍，
爱这片垛满馥郁芬芳的禾堆的牧场，——
在灌木林中清澈的小溪流水潺潺。
我的眼前啊到处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在这里，我看到两面如镜的平湖碧蓝碧蓝，
湖面上，渔夫的风帆有时泛着熠熠白光，
湖后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冈和阡陌纵横的稻田，
　　远处，农家的茅舍星星点点，
牛羊成群放牧在湿润的湖岸边，

① 这首诗是作者夏天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其风景在诗的第一部分中有所描绘）写成的。当时还以《穷乡僻壤》为题发表了诗的第一部分，从“然而，在这里有一种可怕的念头令我不安”开始，到诗的结尾，长期以手抄形式广泛流传。

谷物于燥房轻烟袅袅，磨坊风车旋转；
　　富庶和劳动的景象到处呈现……

在这里，我摆脱了世俗的束缚，
我学着在真实中寻求幸福，
我以自由的心灵视法律为神祇，
我绝不理睬愚昧的群氓的怨怒，
我要以同情心回答羞涩的哀求，
　　从不羡慕那恶霸的命数，
还有那蠢材——他们臭名昭著。

历代的先知[1] 啊，我在这里聆听你们的教益！
　　在这壮丽的偏僻荒凉的地域，
　　你们令人愉悦的声音会听得更清晰。
　　这声音会驱散忧郁的慵懒的梦，
　　这声音会使我产生创作的动力，
　　而且你们的创作的沉思
　　正在成熟啊——在我的心底。

然而，在这里有一种可怕的念头令我不安：
　　在这绿油油的田野和群山中间，
人类的朋友[2] 会不免有些伤感地发现——
那令人沉痛的蒙昧落后的现象到处可见。
　　在这里，野蛮的**贵族老爷**——

① 指往昔伟大的作家们。
② 这是18世纪启蒙哲学中广泛使用的语句。

命中注定要给人们带来死难，
他们丧失感情，无视法律，看不到眼泪，
听不到抱怨，只知挥舞强制的皮鞭，
掠夺农夫的劳动、财富和时间。
在这里，羸弱的农奴躬着背扶别人的耕犁，
沿着黑心肠的地主的犁沟蠕蠕而动，
　　屈服于皮鞭。
在这里，所有的人一辈子拖着重轭，
心里不敢萌生任何希望和欲念，
　　在这里，妙龄的少女如花绽放，
　　却任凭恶霸无情地蹂躏摧残。
日渐衰老的父亲们的心疼的命根子，
那年轻力壮的儿子，那劳动的伙伴，
自然，要去替补农奴主家的
受折磨的奴仆，丢开自己的家园。
啊，但愿我的声音能够把人们的心灵震撼！
为什么我的胸中燃烧着不结果实的热情，
而命运偏偏又不赋予我威严雄辩的才干？
朋友们啊！我是否能够看见——
人民不再受压迫，农奴制尊圣旨而崩陷，
那灿烂的霞光最终是否能够升起——
在文明的自由的祖国的九天？

（苏　杭译）

给 家 神

宁静的领地的幽昧的保护者，
　　我向你祷告，我的慈善的神祇，
请保佑村庄、森林、我荒芜的小花园，
　　还有我全家的朴素的府邸！
保佑庄稼免遭可怕的凄凉的雨水
和晚秋的飕飕的北风的侵袭；
　　保佑田野的湿润的沃土
　　覆盖上瑞雪，正合时宜！
隐秘的保护神啊，请守护这片祖宅，
让半夜深更的盗贼吓得魂不附体，
　　请保佑这幸福的小屋，
　　免受不怀好意的觊觎！
请在它的四周关怀备至地巡视，
请珍爱沉睡的湖岸和我小小的园地，
　　珍爱这片幽静的菜园，
那破旧的栅门和那倒塌的藩篱！
　　珍爱这绿草如茵的山坡，
珍爱我懒散地游荡时踏过的草地，
珍爱菩提树的凉爽和槭树飒飒的华盖——
　　灵感对它们是那样地熟悉。

（苏　杭译）

水 仙 女[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僧人
在湖畔的老林里想修行成仙，
他苦苦地磨砺自己——
吃斋、祷告、坐禅。
长老已经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用一把恭顺的小铁铲——
他虔诚地祈求圣徒
让他如愿以偿地归天。

有一年夏天，这位隐士站在
那破败的茅草屋门前，
对着苍天默默地祷告。
密林渐渐变得更加幽暗；
湖面上升起了雾霭，
一轮红色的圆月在云端
顺着天穹悄悄地滚动。
僧人抬眼凝望着水面。

望着望着，不由地充满恐惧；
他的心里感到茫然……

① 这首诗曾被审查官季姆科夫斯基禁止发表。六年后，1826年这首诗才得以在诗选中刊出，当时此诗曾引起宗教界对教育部长的不满。

他眼见波涛翻腾起来，
复又平静下去——刹那之间……
蓦地……轻盈有如幽魂，
洁白有如山冈上初雪耀眼，
一个赤裸的女子袅袅出水，
默默无言地端坐在岸边。

她看着那年老的僧人，
梳理着湿淋淋的发辫。
这位圣徒吓得浑身颤抖，
望着她那娇媚的容颜。
她向他频频地招手，
又匆匆地把头儿轻点……
然后，像陨落的流星，倏忽
隐没在浩渺的水波下面。

忧郁的长老通宵没有入眠，
次日也没有做祷告，整整一天——
他神魂颠倒，时不时地看见，
美丽少女的影子在眼前浮现。
幽深的老林又笼罩上夜幕；
月亮啊又飘忽在云端，
少女又来到湖岸上坐下——
是那样苍白，那样娇艳。

她凝望着，频频地点首，
从远处，戏弄地把飞吻频传，

她像孩子般玩耍着，拍打浪花，
她笑声爽朗，哭声令人爱怜，
她召唤着僧人，娇媚地呻吟着……
“僧人啊，僧人！来呀！来我身边！……”
然后蓦地，隐没在晶莹的波浪里；
一切复归于深沉的寂然。

第三天，不能忘情的苦行僧
痴坐在那诱惑人的岸边，
盼望着那美丽绝伦的少女，
然而夜幕又降落在林间……
朝霞又驱散了夜的黑暗；
僧人的影子从此不再出现，
顽童们只看到他那把银须
漂浮在平静的水面。

（苏　杭译）

未完成的画

谁的思想在激动中寻找，
而把美的秘密发现？
天啊，谁的彩笔意识到
这样天庭的容颜？

是你，天才！但爱的痛苦
摧毁了他。他以视线

默默盯着自己的画幅，
跟着熄了心灵的火焰。

（查良铮译）

隐　居[1]

远离吹毛求疵的无知之辈，
隐居在远乡的人可真福气，
他把时光分给辛劳和慵懒，
他把时光分给怀旧和希冀；
命运给他送来了朋友，
仰仗着造物主的恩惠，
他避开了使人昏睡的愚夫，
他避开了惊人美梦的泼皮。

（苏　杭译）

欢　宴

我喜欢黄昏的宴饮，
欢乐是宴会的主人，
而席间的立法者是

① 这首诗是法国诗人安托万·阿诺（1766—1834）同名诗的意译。普希金增加了原诗中所没有的一句“远离暴君们和无知之辈”，但是为了发表不得不将这一句改为“远离吹毛求疵的无知之辈”。

自由——我崇拜的女神，
直到天亮，干杯的欢呼声
淹没了高亢的歌声阵阵！
宾客的席位越来越宽，
酒瓶的地盘越来越紧。

（苏　杭译）

给伏谢沃洛什斯基[①]

别了，酒筵上幸福的座上客，
被宠爱的、自由的孩子！
就这样，你离开我们的滨河，
离开奴隶、粗鲁、古怪
和时尚的冷酷无情的领地，
奔赴和平宁静的莫斯科。
那里的人们赏识享乐，
他们白日里安然地小睡，
喜欢变化多端的生活。
莫斯科是多么地迷人啊——
那缤纷的、生动的五光十色，
那古老的豪华、那丰盛的饮宴，
那钟声的悠扬、那新娘子的婀娜，

① 这首诗是作者写给尼·伏·伏谢沃洛什斯基（1799—1862）的。他是普希金在外交委员会的同事，“绿灯社”成员经常在他家举行小组会议。该诗曾在一次会上由诗人朗诵过。

那有趣、轻松、忙碌的生活，
还有那朴直的散文和诗歌。
在那里的喧闹的晚会上，
你会看到骄矜的闲散，
镶着精美花边儿的矫揉造作，
戴着金丝眼镜的愚昧无知，
大腹便便的显贵的欢乐，
手里拿着纸牌的索寞。
你只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旁观者，
偷偷地嗤笑，站在一侧；
但不久，你这个幸福的慵懒
和嬉戏的忠实的崇拜者，
便听从了我的劝说，
全身心地热爱着自由，
告别了上流社会的圈子，
打定主意要为自己而生活。
我在想像中已经看到了你
隐居在偏僻边远的寓所：
那股凉爽的香槟酒的清流
在泡沫横溢的酒杯中喷射；
在慢吞吞吸着的烟斗的浓雾中，
身着长袍的新朋友饮酒取乐！——
那充满热情的高脚杯
在他们疯狂的圈子里满天飞，
悠闲在人们的欢笑中奔波；

而在那儿，一群埃及的少女[1]
在你的面前起舞婆娑；
我听到嘹亮的曲调、幸福的呻吟、
粗野的吼叫、哀号的凄恻；
她们那疯疯癫癫的扭摆，
那狂热的眼睛里的烈火，
那一切，我的朋友，在你心中
引起了痴狂的喜悦的哆嗦……
但是要记住，亲爱的，这儿
一个思慕你的年轻女子[2] 时时刻刻
都在等待着你，为你而伤心；
整天价无精打采，万分难过，
那样地甜蜜，又那样地忧愁，
把威严的阿耳戈斯[3] 们偷偷远躲，
在窗下悄悄地一个人饮泣，
一直望着那空寂的房舍，——
我们和塞浦里斯、巴克斯，
就常常在那儿这样地宴乐，
如今她的心愿飞到那儿去了，
充满希望，而又心怀忐忑。
啊，她那低垂的目光
能不能很快就找到心上人儿，
那城堡的爱妒忌的门闩

① 指吉卜赛女人。

② 指伏谢沃洛什斯基家附近的芭蕾舞学校的女学生奥沃什尼科娃（1804—1846）。

③ 阿耳戈斯，希腊神话里的百眼巨人。

会不会很快就在爱情面前跌落?

　　我们这孤寂的一群伙伴,
同志啊,是否不久就会生气勃勃?
你几时能够奔来,亲爱的朋友?
我的心啊在你的后面紧追不舍。
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要把花环
从那青春的欢乐的手中接过,
并且让人们看看,你是个精通
未知的幸福这种知识的学者。

(苏　杭译)

皇　村

优美感情和昔日欢乐的守护,
林野的歌者久已熟悉的精灵——
记忆啊,请在我的眼前描绘出
那迷人的地方,我曾以整个心灵
在那儿生活过;请绘出那林丛,
它培养过我的情感,我爱过,
在那儿,我的青年和童年交融,
在那儿,被自然和幻想爱抚着,
我体验到了诗情,欢笑和平静。
引我去吧,引我去到那菩提树阴,
对于我自由的慵懒,它永远可亲;
引我到湖水边,到幽寂的山岩!……

我要再看到那厚密的绿草如茵，
那明亮的山谷，那古树的枝干，
那潮湿湖岸的一片熟稔的风景，
还有在静静的湖心，游过明波，
那一群骄傲的安详的天鹅。

别人尽可以歌唱英雄和血战，
但我只单纯地喜爱生活的安谧，
荣誉的辉煌的幻景与我无缘，
这缪斯的无名友人只要向你——
皇村的美丽树林啊，从此奉献
他平静的歌唱和恬适的悠闲。

（查良铮译）

"在附近山谷后的小树林"

在附近山谷后的小树林，
明亮的溪水流得正欢欣，
我听见了年轻人艾得温
和阿琳娜告别的最后一吻。

月亮上升，她坐在那儿不动，
她的胸脯呼吸得好沉重，
早霞出现，阿琳娜透过白雾
还是望着人迹空去的路。

邻村的牧童时常看到她
在溪边，在告别的垂柳下，
当他吹着忧郁的风笛
呼唤日午的羊群去到小溪。

多年过去了——又一年已过半，
艾得温来了，我远远望见
他忧郁地走向谷后的树林，
明亮的溪水流得正欢欣。

艾得温看见有一个僧人
站在他告别恋人的柳树阴，
一个新坟上竖着十字架，
上面冠戴着枯萎的玫瑰花。

他的心突然紧张，充满惊悸。
是谁埋在这儿？他看着碑记。
他垂下头……我倒在僧人脚前，
我听见了他最后一声哀怨。

（查良铮译）

柏拉图主义[1]

我知道，丽金卡，我的朋友，
是向谁，你把你的空闲
寄托于甜蜜的淡淡哀愁；
悄悄避着疑心的女伴，
我知道，你是在把谁祀奉。
那淘气而飘飞的神童
虽然会迷人，却把你吓坏，
而许门的冰冷的慎重
也使你感到难以忍耐。
于是，听从自己的宿命，
你膜拜着另一个上帝；
温柔的热情访问你
是通过一条荒僻的途径。
我理解你眼中微弱的火焰，
我理解你那半隐蔽的顾盼，
苍白的面颊，倦慵的举止……
你的上帝不把整个欢欣
奖励给膜拜他的信士，
只有年轻而怯生的“谦谨”
才珍重他那神圣的恩赐；

[1] 本诗是作者对法国诗人帕尔尼的一首诗《西色拉的一瞥》的意译。“柏拉图主义”指精神恋爱。

他爱的是幻想的梦，
他能忍受门扉的闭锁，
他亲昵着羞怯的欢乐，
他爱爱情，但只在孤独中。
当你在幽暗的深夜里
为郁郁的失眠所折磨，
他就会以秘密的神力
使你朦胧的幻想复活；
他会和可怜的丽达[①] 一起
柔情地叹息，并以手轻轻
挥去维纳斯感召的梦魅
和甜蜜的少女的平静。
唉，你想以独处的陶醉
撒骗爱情，那岂不徒然！
在自娱中，你又相思，忧烦……
爱神怎能够看不见
这是没献给他的心田？
你的姿色会似玫瑰枯凋，
青春的韶光飞快地奔跑。
难道我的恳求都归枉然？
且请忘记这梦呓的冒犯：
你并不能够永远美丽，
何况你的美也不为自己。

（查良铮译）

① 丽达，即丽金卡。

给茹科夫斯基的短笺[①]

拉耶夫斯基，以前的“少年”，
——如今已成了“男儿好汉”[②]，
和普希金，那巴纳斯仙女
所收留的懒惰的学生，
都来拜访你，茹科夫斯基。
可是诗人不在家中，
他们惆怅得难以形容，
只好冠戴着柏树枝，
手拿着法文小说《波里斯》[③]，
郁郁不欢地转回家中。
是哪位圣徒，哪个女媒，
能引导你和我相会？
请问你：你今天可否
去到卡拉姆津父女的家？
无论如何——我在恭候，
请为我的恳请所动吧，
拉耶夫斯基，“今日的荣耀”，

---

① 普希金和小拉耶夫斯基带着尼·拉耶夫斯基将军的请帖去找诗人茹科夫斯基，但后者不在家，本诗因此而作。

② “少年”、“男儿好汉”和后面的“今日的荣耀”，都引自茹科夫斯基的诗《俄国军营中的歌手》，其中歌颂过拉耶夫斯基父子。在该诗初版中，茹科夫斯基称小拉耶夫斯基为“少年”，再版时改为“男儿好汉”。

③《波里斯》，是法国作者圣·伊波利特（1799—1881）的作品。

也邀请你去喝一杯茶。

（查良铮译）

给托尔斯泰的斯坦司[①]

早熟的哲人啊，你逃脱了
那饮宴和生活的享乐，
你看着那青春的嬉戏，
投以冰冷的谴责的沉默。

你舍弃人世间有趣的娱乐，
宁愿守着忧伤和寂寞，
你舍弃贺拉斯的金樽，
宁愿守着爱比克泰德[②] 的烛火。

相信吧，朋友，总有一天
你会沮丧地翻然悔悟，
你会做一些无结果的思考，
你会对冷酷的真理焦灼地关注。

宙斯娇纵不免于死的孩子，

① 本诗是作者答彼得堡的友人、幸福同盟盟员、“绿灯社”领导人之一雅·尼·托尔斯泰（1791—1867）的《寄亚·谢·普希金》一诗。斯坦司，是18—19世纪一种篇幅不大的哀诗体诗，内容以沉思为主，情诗少见。诗节的结构一般为四音步抑扬格的四行诗。

② 爱比克泰德（约50—约138），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

给所有的年龄分发玩具：
那疯狂的玩耍的哗啷棒儿
不会在苍苍白发的顶上响起。

啊，青春一去不复返！
要呼唤那甜蜜的悠闲，
呼唤无忧无虑的沉醉，
呼唤无忧无虑的爱恋！

要把享乐一饮而尽，
要活得无忧无虑、无动于衷！
要顺随那生活的瞬息，
在青春的时代，愿你年轻！

（苏　杭译）

重见天日

愚昧的画匠用昏昏的笔触
把一幅天才的油画玷污，
他一窍不通地在那上面
把自己罪恶的线条涂敷。

然而那格格不入的油彩，
终如老鳞剥落，随着岁月沉浮；
天才的作品终于现在眼前，
那美妙的光彩熠熠如故。

于是，那胡涂的误解顿时
从我痛苦的心灵里祛除，
那当初的纯真岁月的幻影
在我的心灵里又随之呈露。

（苏　杭译）

寄语戈尔恰科夫公爵①

上流社会的朋友，时髦的公子哥儿，
人间习俗的出色的监护者，
是你让我离开那和睦的圈子，——
在那儿，我这个无忧无虑的崇拜美的人，
度过了不曾享受过的安闲时刻。
像你一样，我的朋友，在缺乏阅历之年，
我受到可怕的世俗生活的迷惑，
我丧失了生命、感觉与平和；
然而在上流社会的乌烟瘴气中
我头昏脑涨，我要回家调摄调摄。
但是，我承认，那群幸福年轻的
浪荡公子使我百倍地觉得亲热，——
他们头脑活跃，和他们在一起，
我思想奔放，高声争辩，朝气蓬勃，
在那儿我们都是一群漂亮的朋友，

① 这首诗是普希金写给皇村学校的同学亚·米·戈尔恰科夫的。

绝非委靡不振、无精打采的群伙，——
在那儿，头脑不由自主地保持沉默，
在那儿，冰冷使心灵受到戕害。
在那儿，布图尔林[1] 是愚昧之辈的立法者，
在那儿，谢平是沙皇，而无聊则是主席，
在那儿，唯有愚蠢同大家平起平坐。
我记得那些孤芳自赏的人，
他们凶狠得要命，傲慢得不知羞耻，
我看透了时髦大厅里的那群暴君，
我鄙视他们那些赞扬和谴责！……
当一个紧束腰带的昏庸的将军
为一群笃信上帝的拉伊莎深锁，
向那些洗耳恭听和睡眼惺忪的美人儿
吃力地俏皮地朗诵着法文的情诗，
同时以青睐的猥琐神情看着大家伙儿，
而在四周有的人打鼾，有的人沉默，
有的捻着胡须，有的磕得马刺声橐橐，
偶尔也有人笑容可掬地打着哈欠，——
在这当儿，我的朋友，自由、巴克斯
和缪斯在款待被遗忘的公子哥儿。
我没有听见陈腐的俏皮的谈吐，
没有听见对政治的可笑的啰嗦，
我没有看见老态龙钟的笨伯、
神圣的无知之辈、荣耀的无耻之徒

---

① 布图尔林（1859—1895），伯爵、俄国诗人，常在抒情诗中歌咏自然和爱情，以十四行诗闻名。

和宫廷的装腔作势的神秘莫测！……
请你暂且离开你那些达官贵人，
请你加入我的朋友的紧密的一伙，
你啊，美人儿们的任性的情人，
令人喜爱的献殷勤的人，尖酸刻薄的饶舌者，
依然如故的亵渎上帝的爱说俏皮话的人，
依然如故的哲人和公子哥儿。

（苏　杭译）

哀　诗

我沉浸在回忆当中，
怀着崇敬和追思的心情，
拜谒了你威严的大理石雕刻——
那壮丽的卡古尔的碑铭[①]。
不是俄罗斯人的战功赫赫，
不是给予叶卡捷琳娜的奖赏，那光荣，
不是多瑙河南岸的巨擘[②]，
这会儿使我热血沸腾……
…………………………………
…………………………………

（苏　杭译）

① 卡古尔的碑铭，系指为纪念俄罗斯军队于1770年在多瑙河支流卡古尔沿岸战胜土耳其人而于皇村园林建立的方尖碑。

② 指俄国统帅彼·亚·鲁缅采夫（1725—1796）。

“拉伊萨，我爱你大胆的自由的视线”[①]

拉伊萨，我爱你大胆的自由的视线，
不可遏止的热情，不加掩饰的意愿，
　　　　没完没了的接吻，
　　　　充满情欲的交谈。
我爱你火烫的嘴唇的那种无言的挑战，
　　　　突如其来的生动的狂欢
……………………………

（苏　杭译）

“不久前的一个宁静傍晚”

不久前的一个宁静傍晚，
我来到咱们小树林里盘桓。
在溪畔的嫩幼的橡树下，
我看见娜塔莎正睡得香甜。
朋友们啊，我告诉你们吧，
我悄悄地靠近了娜塔莎
大胆地将她吻了两遍，
我的姑娘在梦中缓缓舒了一口气，
绯红布满了她的容颜；

① 本诗为作者所作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诗句的草稿。

我又吻了第三次，
她显然不肯摆脱睡眠，
这时她整个身子开始震颤。

（乌兰汗译）

1819年5月27日[①]

年轻的朋友，我们记得
我们生活中快乐的夜晚；
水晶杯中的香槟酒
咝咝作响如凛冽的流泉。
我们畅饮——有维纳斯陪伴，
她面颊涨红坐在桌边。
我们四个人何时能再度相聚，
同饮……葡萄酒，再抽几袋烟？

（谷　羽译）

致曼苏罗夫[②]

曼苏罗夫，最亲密的朋友，

① 普希金的朋友卡维林（1794—1855）在其笔记中记载了普希金的这首诗，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谢尔宾宁、奥尔苏菲耶夫、普希金在我家里吃晚饭；香槟酒冰镇了一昼夜；我的一位漂亮的女友偏巧从门前经过，我们请她一道饮酒；那一天天气真热；大家请求普希金写诗以纪念我们这个夜晚。这就是他的诗。诗的原稿在我手中。"

② 曼苏罗夫（1795—1880），普希金的朋友，骠骑兵军官，"绿灯社"成员，爱好戏剧。

请戴上一顶荆冠！
喘口气——喝了这杯酒，
为克雷洛娃[1] 昂首喝干。

要相信她忠实于你，
像处子忠于拉西[2]，
她从心坎里服从天意，
服从女士卡扎西[3]。

用不了多久，幸运之手
将脱去学校的花布衣，
她躺在天鹅绒上面对着你，
而……………………………

（谷　羽译）

“让我对你敞开我的心扉”

让我对你敞开我的心扉，
并且品尝柔情蜜意的欣喜。
我因世俗生活而苦闷，感到乏味，
温柔的朋友，我渴望在你身边歇息……
你可记得，亲爱的，——我们的年华曾似朝晖，

① 克雷洛娃，芭蕾舞学校的学生，当时才15岁，已登台演出。
② 拉西，法国戏班的女演员，常在彼得堡演出。
③ 卡扎西，彼得堡戏剧学校的首席督察员。

我们小小年纪却已懂得珍惜情谊……
我们大步流星地奔跑，健步如飞
………………………………………
在陌路人当中。在不令人喜欢的圈子里，
我很少感到慰藉，而且很少逗留！
我的岁月一开始便笼罩着悲郁，
它使我感到厌恶，令我作呕！
生命对我有何用？我生就不是为了分享情谊，
不是为了贪恋幸福，也不是为了嬉戏优游，
对…………………………………我一概规避，
冷漠地呷了一口欲念的陈酒。

（苏　杭译）

“不，不，你们是白费吐沫”①

不，不，你们是白费吐沫，
我爱你们，我还是那个我。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岁月
像早晨的云影一样飘忽，
又像是流水湍急的小河。
神秘的命运将人生之杯
赐予我们能有多长时间！
我们的杯子暂且尚满，

① 普希金的这首诗是写给皇村学校的同学们的，1819年7月末写于米哈伊洛夫斯克。原诗第12行短缺。

嘴唇刚触及杯子的边沿，
我们就畅饮兴奋与爱恋，
这是我们的享乐和希冀，
……………………………
在我们看来荒谬也属新奇！
我们尽情享受，精力旺盛，
但记忆却力求死而复生，
而心灵……轻轻入梦
喜欢沉醉在往事之中。

（谷　羽译）

赠斯图尔扎[①]

我围着斯图尔扎打转转，
围着《圣经》会绕圈圈，
我朝斯图尔扎仔细看，
看出个君主制要员。

（谷　羽译）

① 普希金不止一次写诗对斯图尔扎予以嘲讽。这首诗仿照了民歌中的词句，如“我围着炉灶打转转”，“我围着酒桶打转转”，第一行和第二行即与此相似。

给尤里耶夫[1]

好啊，过命名日的尤里耶夫！
好啊，禁卫枪骑兵尤里耶夫！
今天，隐士为你的情谊，
泛沫的酒杯要一饮见底。
好啊，过命名日的尤里耶夫！
好啊，禁卫枪骑兵尤里耶夫！

好啊，诸位骁勇的骑士！
爱情、自由、贪杯的骑士！
为了我们，结盟的青年，
希望之灯已经点燃。
好啊，诸位骁勇的骑士！
爱情、自由、贪杯的骑士！

好啊，青春与幸福，
桌上的高脚杯以及……
欢情的朗朗笑声响亮，
引导我们一帮醉汉上床。
好啊，青春与幸福，

---

① 尤里耶夫（1796—1860），俄国诗人，枪骑兵团军官，"绿灯社"成员。1819年9月20日是他的命名日，为祝贺这个日子，也为了祝贺他调入禁卫兵团，普希金写了这首诗。原稿见"绿灯社"文献，个别诗行有缺损。

桌上的高脚杯以及……

（谷　羽译）

“一切是幻影、虚妄”

一切是幻影、虚妄，
　一切是污秽和垃圾；
只有酒杯和美色——
　这才是生活的乐趣。

　爱情和美酒，
　我们同样需求；
　若没有它们，人
　一生都打欠伸。

我得再添上疏懒，
疏懒和它们一道；
我向它颂扬爱情，
它给我把酒倾倒。

（查良铮译）

“亲爱的朋友，我徒然地想掩饰……”

亲爱的朋友，我徒然地想掩饰
那被欺骗的心灵的冷漠的涟漪。

你已经看出了我——陶醉正在消逝，
　　我不再像过去那样爱你……
永远地消失了啊那迷恋的时辰，
　　那美好的时光已经逝去，
　　那青春的欲望已经熄灭，
　　长逝了啊那心中的希冀。

（苏　杭译）

“‘你的和我的，’拉封丹说……”

“**你的**和**我的**，”拉封丹说，
“世界的联系已经中断。”
至于我呢，我不以为然。
这会成为什么，我的克丽曼娜，
如果你不再是**我的**，
如果我不再是**你的**？

（金志平译）

断　　章

*　*　*

我心爱的，就在今天
巴克斯和赫拉克勒斯——
这拉皮条的女人正在企盼

那些疯疯癫癫的浪荡公子。
巴克斯将要回家设宴，
他已经备好奉侍——
罗姆醇酒三坛，
外加一大桶………………

* * *

我受到命运的惩罚，确实罪有应得，
八天里我备受熬煎，肚子灌满苦药，
墨丘利[1] 潜入了我的身躯，我虔诚地悔过——
我受尽了熬煎——埃斯科拉庇俄斯却一口担保。

寄阿·伊·屠格涅夫[2]

这标志中包含着名与利，
你终于把宫廷侍从的钥匙[3]
和通天的钥匙系在了一起。

* * *

① 据希腊神话，墨丘利伴送亡灵前往冥国，被称为亡灵接引者。

② 阿·伊·屠格涅夫（1784—1845），普希金的朋友，"阿尔扎马斯社"的成员。1819年4月2日，他在致诗人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引用了普希金寄给他的诗句，这是普希金得知他获得了宫廷侍从的头衔时为他写的。可惜的是这首诗只保存了开头三行，其余的已经失传。

③ 俄国宫廷侍从官的大衣上绣着钥匙形的标志。

是！正是他！难道有错！
没有更相似的……

* * *

……带玫瑰花儿的呢帽[1]，
和袒露的胸脯，和这花边，
以及搭在一个肩膀上的披巾。

赠杰·达维多夫[2]

妙语如珠能言善辩的莽撞汉，
浪荡公子，激情如火的诗人。

* * *

你吩咐我在你面前开诚布公[3]，
我忘乎所以想大胆表示崇拜，
不料只有情欲把我主宰

* * *

① 这几行诗草见之于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底稿中。

② 杰·达维多夫（1784—1839），诗人、作家，“阿尔扎马斯社”成员。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对他的诗评价甚高。这两行诗草见之于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底稿中。

③ 这几行诗的草稿见之于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第五支歌的底稿中。

啊，勒斯比亚，请把灯盏
保留在爱情卧榻的旁边。①

（苏杭、谷羽译）

巴拉达诗②

美人儿，为什么你闷闷不乐，
　　顷刻间变得安稳沉默，
忘记了环舞，独自一个
　　悄悄地坐在角落？
“朋友们，没有一件事
　　能使命名日的女主人开心，
我在构思巴拉达诗，
　　以颂扬我们的缘分。
可茹科夫斯基昏昏沉睡，

① 这是普希金未完成的诗稿中的两行诗。勒斯比亚是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约前87—前54）诗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这位诗人在哀歌中往往用这个名字称呼他所倾慕的女子，为之献上富有激情的诗篇，其中多数作品隐含嘲讽。

② 1819年5月2日彼得堡公众图书馆馆长奥列宁（1763—1843）为祝贺他的妻子奥列尼娜的命名日邀请几位诗人在家中聚会。席间，克雷洛夫出了个字谜似的诗题：“巴拉达”，接着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合写了这首诗。第一行和第二行的头一个字为茹科夫斯基所写，其余的诗句出自普希金的手笔。这首诗仿照茹科夫斯基的叙事诗《斯维特兰娜》，并采用了与其相同的格律。巴拉达诗又称叙事短诗。

格涅季奇[1] 最后一次吃荤，
克雷洛夫吃得大腹便便，
魔鬼似地溜掉了普希金。”

客厅里酒菜已经齐备——
让我们快快入席。
高脚玻璃杯泛着泡沫，
我们推敲巴拉达诗句；
巴拉达诗已经写就——
也许勿需诗人们劳神？——
让我们饮干杯中酒，
共祝命名日的女主人
长命百岁，朋友们
终生爱她永远为时不晚，
只要能和她时时接近，
我们自已也会益寿延年。

（谷　羽译）

① 格涅季奇（1784—1833），诗人、普希金的朋友，以翻译荷马史诗《伊利昂纪》著称。

1820

彼得堡

给多丽达

我相信：我被爱：心儿需要相信。
不会的，我的爱，她不会假惺惺；
一切都很真诚：那暗燃的恋情，
那娇羞，美惠女神的无价赠品，
不加修饰的随意穿戴和话语，
还有那些稚气得可爱的名字。

（陈　馥译）

咏科洛索娃[①]

爱斯菲尔里一切都使人着迷——
谈吐是那样地使人陶醉，

① 科洛索娃（1802 一 1880），彼得堡女演员，1819年1月在拉辛的悲剧《爱斯菲尔》中充任主角。这个角色以前是由著名女演员叶·谢·谢茵诺娃（1786—1849）扮演的。普希金不仅对科洛索娃的演技给予很高评价，而且为她所倾倒。

披着红袍，步态典雅庄重，
披肩的鬈发又浓又黑，
眉毛描画得那样浓重，
秋波含情脉脉，声音圆润甜美，
手臂，香粉施得那样惨白，
还有那双笨重的大腿！

（苏　杭译）

“我熟悉战斗……”[1]

我熟悉战斗，爱听刀剑相击，
从小我就把武功崇敬，
爱玩浴血厮杀的游戏，
死亡在我看来十分可亲。
忠诚的自由战士，年富力强，
但若不曾与死亡对阵，
他就不曾把极乐品尝，
也不配受用娇妻的爱吻。

（陈　馥译）

① 这首诗为诗人听到西班牙革命的消息后有感而作。

断　章[1]

*　*　*

茹科夫斯基……

…………………………

你真逗趣，你又真可爱，

你值得颂扬，你遭到抨击

*　*　*

当你在记录往昔的册页上

看到这个面容——

希望你回忆起……

（乌兰汗译）

① 这是作者的两段草稿。



1817—1820



致 丽 拉

丽拉，丽拉呀！我正经受
凄怆郁闷的煎熬，
我愁肠百结，快要死了，
我心中的烈火也将熄灭，不再燃烧；
我的爱纯属自作多情：
任你把我嘲笑。
笑吧，丽拉：你那无动于衷的美
同样使你显得娇艳妖娆。

（乌兰汗译）

一个编诗人的经历

他谛听呼啸时，是用有经验的
　　耳朵；
他在纸上孜孜不倦地
　　涂抹；

然后把天下人的听觉大加
　　折磨；
最后发表之，并在忘川咕咚一声
　　沉没！

（乌兰汗译）

献给M的情诗

啊，心房如果不曾燃过爱的火焰，
瞧她一眼——就会了解爱的情感。
啊，心灵如果已经变得冰冷严寒，
瞧她一眼——就会重新萌发爱恋。

（乌兰汗译）

命　名　日

尽量欢腾和嬉笑吧，
逢她的节日应该唱歌；
在我们中间，她正把
友情，优美和青春散播。
同时，那有翅的孩子[1]
朋友们，也向你们致贺，
他在暗暗想：唉，几时

---

① 指小爱神厄洛斯。

这命名日也轮到我！

（查良铮译）

致 K. A. Б* * *

匆匆忙忙用诗能对她做何表白？

我最珍贵的是真理。

不加思考，我说：你比别人都可爱，

思考之后，我说的还是那一句。

（乌兰汗译）

题索斯尼茨卡娅[1] 的纪念册

您迷人的眼睛含有奇异的火焰，

这火焰却结合了内心的寒冷。

谁要是爱您，他非常不智；

但若不爱您，他更是百倍的懵懂。

（查良铮译）

给巴库尼娜

我虽然愿效犬马之劳，可是让我

① 索斯尼茨卡娅（1794—1817），话剧女演员。

颂扬您的命名日纯属多余之举；
再说，您在圣叶卡捷琳娜日不会更美，
因为永远无人能与您的美匹敌。

（乌兰汗译）

讥阿拉克切耶夫[①]

整个俄国的压迫者，
各省省长的折磨者，
帝国会议的教导者，
沙皇的朋友加弟兄，
一肚子仇，一肚子恨，
没有头脑，没有感情，
此人是谁？忠心耿耿[②]，
…………一个老总。

（陈　馥译）

①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代俄国最有权势的国务活动家。

② 据说，阿拉克切耶夫的纹章上有“忠心耿耿”字样。

讥阿·尼·戈利岑[1] 公爵

他是赫沃斯托娃[2] 的保护伞，
他有一颗奴才的心，
他擅长扼杀教育事业，
他专门包庇班特什[3] 这个人！
看在上帝的情分上，
大家从前后左右一起向他夹攻！
是否从后腚也试一下？
他那个地方最无能[4]。

（乌兰汗译）

献给尼姆福多拉·谢苗诺娃[5]

谢苗诺娃，我真想变成你身上的被，
或者当你床上的狗，

---

① 戈利岑，当时是俄国国民道德与教育部大臣，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推行反动政治的拥护者之一。

② 赫沃斯托娃（1768—1853），一个神秘教派的沙龙主妇，写过几本宣传神秘主义的小册子。

③ 班特什-卡明斯基（1778—1829），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

④ 诗中最后两句指戈利岑公爵的一种恶劣的癖好。

⑤ 尼姆福多拉·谢苗诺娃（1788—1876），歌剧演员，她的走红主要靠姿色而不是靠才能。她是著名悲剧女演员叶·谢苗诺娃的妹妹。

或者成为巴尔科夫[1] 中尉——
那个中尉呀，唉，可恶的贱骨头！

（乌兰汗译）

忠　告

让我们开怀畅饮、尽情地欢唱，
让我们游戏人生、逢场作戏，
让盲目的世人去无谓地奔忙，——
一味模仿那些疯子却也不必。
让我们的飘忽的青春
在安逸和美酒里浸沉，
让负心的欢乐对我们一笑，
哪怕是在午夜的梦中。
一旦青春的淡淡轻烟
把少年时代的欢乐卷去，
那么到老来，我们就会夺得
一切能从它那儿夺到的东西。

（魏荒弩译）

① 巴尔科夫（1796—1850以后），歌剧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绿灯社”成员。

你 和 我[①]

你腰缠万贯，我身无分文；
你是散文家，我是诗人；
你脸蛋红润像朵罂粟花，
我枯瘦如柴像个死人。
你身居高楼华屋，
从不知愁吃愁穿；
我偎在干草上度日
愁这愁那处处艰难。
你没有事就畅饮美酒，
吃得香，喝得甜，
你甚至懒得迈开脚步
去光顾一下大自然；
我啃完又干又硬的面包，
再喝上酸淡的生水一碗，
马上就得从顶屋奔到百丈外
到该去的地方排泄一番。
你周围有一群奴仆，
你眼冒凶光专横跋扈，
你用又细又软的绵纸
擦你那又肥又胖的屁股；
可是我的可怜的腚眼儿呀，

① 这首诗是作者抨击亚历山大一世的，“你”指沙皇。当时这首诗以手抄本流传。

享受不到婴儿般的照顾，
只好用赫沃斯托夫[1]的颂诗硬纸来擦，
皱着眉头，也得对付。

（乌兰汗译）

给茹科夫斯基的留言[2]

向上尉，向歌德，向格雷，
向汤姆逊，向雪莱致敬！
向他们鞠躬致意我深感荣幸，
可是心中万分难过的是
从不见他们在家中。

（乌兰汗译）

善良的人

你说得对：菲尔斯令人讨厌，
他自高自大，仿佛是经纶满腹；
对于一切他都摇头晃脑地议论，
一切他都知道，却又不够清楚。
我喜欢你，巴合姆，我的好邻居，

① 赫沃斯托夫（1756—1835），一个身居高位的拙劣诗人。

② 据说一次普希金去看望茹科夫斯基，未遇，便在他的门上留下了这首诗。诗中提到的人名都是茹科夫斯基译过其作品的外国作家。

你只不过是傻瓜，谢谢上帝。

（查良铮译）

题杰尔维格肖像[1]

正是此公杰尔维格，一再向我们表白：
如果命运让他当了尼禄和狄度[2]
那么就让利剑刺杀狄度而不是尼禄——
尼禄没有他也能认清真正的死因何在。

（乌兰汗译）

题恰阿达耶夫肖像

出于天庭的至高的意志
他生而背负皇差的锁链；
可能在罗马是布鲁图斯[3]，
在雅典是彼瑞克利斯[4]，
但在这儿，他是近卫军官。

（查良铮译）

---

① 普希金将这首诗题在雅科夫列夫为杰尔维格画的水彩画像上。

② 尼禄和狄度，都是古罗马的皇帝。

③ 布鲁图斯（前85—前42），古罗马政治家，拥护共和政体，反对专制，因而刺死恺撒。

④ 彼瑞克利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领袖，他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推行了一些民主的措施。



“白昼的巨星已经黯淡”[①]

　　白昼的巨星已经黯淡，
暮霭降临到了蓝色的海上。
　　响吧，响吧，顺风的船帆，
在我下面激荡吧，阴郁的海洋。
　　我望见那远方的海岸，
南国的疆土神奇的他乡；
怀着激动和苦闷的心前往，
　　痴迷地将昔日追想……
我自觉：泪水又涌进了眼眶，
　　血液冲上来又下降。
旧日的梦想在绕着我飞翔，
我忆起早年的恋情，多热狂，
还有我的所爱和我的创伤，
心愿和希望的恼人的欺罔……

① 这首诗作者写于由刻赤南下去尤尔祖夫途中船上，1820年载《祖国的儿子》杂志。诗后注明：“黑海”。以后发表都指明：“仿拜伦”。

　　响吧，响吧，顺风的船帆，
在我下面激荡吧，阴郁的海洋。
飞吧，船儿，带我去遥远的他乡，
听凭凶恶的大海喜怒无常，
　　只别走向忧郁的海岸，
　　我那烟雾弥漫的故乡；
　　在那边，情欲的火焰
　　第一次点燃我的情感，
温柔的缪斯暗中对我微笑，
　　我那逝去的青春华年
　　早早地就已毁于风暴，
行踪无定的欢乐将我背叛，
让痛苦把冷却的心儿霸占。
　　为了寻找新鲜的印象，
　我逃离了亲爱的故乡；
　我逃离娇生惯养的一帮，
须臾的青春的须臾的伙伴；
还有你们，声色国里的女郎，
虽无情爱，我却向你们献上
荣誉、自由、心灵和恬淡，
而今你们已被我遗忘，
似锦华年的密友——负心的姑娘
也被我遗忘……只是爱情的创伤
无法治愈，仍旧留在我的心上……
　　响吧，响吧，顺风的船帆，
在我下面激荡吧，阴郁的海洋……

（陈　馥译）

"唉！她为何还要闪现……"[①]

唉！她为何还要闪现
片刻的娇嫩的红颜？
她在萎谢，这很明显，
虽然正值妙龄华年……
就要谢了！青春的时光
给她享用的已不久长；
她也不能够指望长期
给和美的家增添乐趣，
用旷达、可爱的机敏
来助长我们的谈兴，
以文静、开朗的心胸
抚慰受苦人的魂灵……
任阴郁的思潮激荡，
我隐蔽起我的沮丧，
尽量多听她的笑谈，
不住气地把她欣赏；
倾听她的一言一语，
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一瞬间的暂时分离
都使我的灵魂惊恐。

（陈　馥译）

---

① 这首诗写于尤尔祖夫。这里的"她"，指尼·尼·拉耶夫斯基将军之女，因她患重病，全家迁至南方。

致＊＊＊

何必以不祥的思虑
滋养你过早的愁烦？
垂头丧气又有何益，
既然别离无法避免？
那苦日子原已迫近！
在空廓寂寥的荒原，
你将要独自一个人
把失去的光阴追念！
到那时，不幸的人啊！
你甘愿以流放和死亡
换取少女的一句话，
或她步履的一声轻响。

（陈　馥译）

"我不惋惜我的青春良辰"

我不惋惜我的青春良辰，
它们在爱情的梦中蹉跎；
我也不惋惜暗夜的幽情，
是淫荡的芦笛为之讴歌。

我不惋惜不忠实的伙伴，

盛宴的冠冕，传递的酒器；
我更不惋惜负心的姑娘，
我沉思地回避这种游戏。

不过哪里去了，那些时辰，
充满希望，心儿如痴如醉？
还有灵感的热焰和泪水？……
啊，回来吧，我的青春良辰！

（陈　馥译）

“我看见了亚细亚的不毛的边境”

我看见了亚细亚的不毛的边境，
高加索的偏远、烤焦的山谷，
切尔克斯部落的原始的住处，
炙热的波古莫河岸，荒凉的高峰，
飘忽的白云给山顶盘绕着冠冕，
　　还有库班河外的平原！

神奇的惊人的地方！……炙热的溪水
　　在赤热的峭壁间滚沸，
　　啊，无边幸福的水泉！
你是憔悴的病患者真实的希望。
　　在奇迹的水边，我看见
枯槁的青年人，不再留恋于宴飨，
必遭塞浦里斯所致的秘密苦难；

还有年轻军人过早地使用拐杖，
还有衰弱的老人，暗淡的白发苍苍。

（查良铮译）

“为了诗人的桂冠……”①

为了诗人的桂冠，请忘掉你的药箱，
只是别折磨病人，没病的叫他安眠。

（陈　馥译）

给黑心乔治② 的女儿

月下雷神，自由战士，
身上沾满神圣的血迹，
你不可思议的父亲，罪人加英雄，
既令人畏惧，又无愧于光荣。
他爱抚过你，那时你还幼小，
用血红的手搂你在炽热的怀抱；
匕首就是你的玩具，
亲人的血将它磨利……
多少次，心中燃起复仇的火焰，

① 这首诗是作者挖苦一个爱写诗却又写不好诗的医生的。

② 黑心乔治，塞尔维亚人民领袖乔治·彼得罗维奇的绰号。他于1804至1813年曾领导塞尔维亚人民进行过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大义灭亲，杀了继父和兄弟，因为他们不肯参加反土耳其的斗争。他曾在俄国避难，1817年被杀害。

他默默地在你的小摇篮边
将新的屠杀左思右想——
虽然你的儿语他也很喜欢……
阴沉、可怖，他始终是这样。
而你，美丽的姑娘，在苍天面前
用恭顺的一生将父亲的狂暴抵偿：
　　好像一炉袅袅的香烟，
　　又像爱情的纯真的祷念，
　　自骇人的坟茔中升上苍天。

（陈　馥译）

题维亚泽姆斯基肖像

命运有意拿他来露才逞能，
竟错误地在这个宠儿一身
集合了财富、门第、超人的智能、
憨厚的性情和尖刻的笑声。

（陈　馥译）

黑色披巾

我狂人似地望着黑色披巾，
悲哀撕扯着我的冰冷的心。

那时候我血气方刚，而且轻信，

热恋着希腊姑娘，她正值妙龄。

迷人的希腊姑娘是那么温存，
好景却不常在，我的厄运降临。

那天我大开庭宴，宾客盈门，
一个可鄙的犹太人竟也登门。

他低声说："朋友们陪你畅饮，
可是希腊姑娘她已经变心。"

我给了他金币，并把他咒诅，
接着便唤来我的忠心奴仆。

主仆出了门，我纵马急驰而去，
温柔的怜悯在心中沉默不语。

一看见希腊姑娘家的门槛，
我顿时两眼发黑，浑身瘫软……

我独自一人走进幽深的闺房……
亚美尼亚人吻着不忠的姑娘。

只觉得天昏地暗，宝剑有声……
那恶棍还来不及中断一吻。

我久久践踏着无头的人尸，

白了脸，默默地向姑娘注视。

我记得声声哀告……鲜血直涌……
唉，死了希腊姑娘，毁了爱情！

我从她头上摘下黑色披巾，
无言地把血污的宝剑擦净。

我的奴仆趁着那夜色正浓，
将两具人尸抛进多瑙河中。

从此我不再吻迷人的眼睛，
从此我不再有夜晚的欢情。

我狂人似地望着黑色披巾，
悲哀撕扯着我的冰冷的心。

（陈　馥译）

“你若一时糊涂提笔写作”

你若一时糊涂提笔写作，
书刊审查那道鬼门关
你大概不得不奋力通过，
纵然像登天一样艰难。

（陈　馥译）

“希腊猪！……”①

希腊猪！你只知一味地诟詈，
在暗隅，在灰里，一生傲慢无礼；
静一静，朋友！造舆论又有何益，
既然这诽谤笨得令人发腻？
糊涂虫会笑一笑，说你不怀好意，
聪明人打着哈欠说你愚不可及。

（陈　馥译）

讽刺短诗

难道你还没有骂腻？
我与你要算账容易：
好吧！我是无所事事，
而你却是无事生非。

（陈　馥译）

① 卡切诺夫斯基主编的《欧罗巴通报》曾载文攻击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普希金认为该文系卡切诺夫斯基（他有希腊血统）所作，便以诗反击之。其实那篇文章出自别人之手。

讽刺短诗[1]

他长久地陷入
阴暗卑鄙的生活，
他长久地玷污
天地间的每个角落。
然而他渐渐翻悔，
抹去了身上的垢泥；
如今他，感谢上帝，
仅仅是一个窃牌贼。

（陈　馥译）

海　仙

在吻着塔夫利达[2] 的碧波间，
借着曙光，我看见了海仙。
我隐在树丛中，连气也不敢喘：
她洁白的胸脯，像天鹅一样，

---

① 这首诗是针对费·伊·托尔斯泰（1782—1846）而作。托尔斯泰，原近卫军军官，荡子，赌棍，骗子和决斗成癖的家伙，曾参加俄国军舰的第一次环球航行。因其行为不轨，被驱逐下船。

普希金流放南方时，他散布了一些流言，普希金于是写成这首讽刺诗。后来，两人关系有转变。

② 塔夫利达，克里木半岛的古称。

挺起在明净的海面上，
水沫顺着她的秀发直淌。

（陈　馥译）

“渐渐稀薄了，飞跑的层云”①

渐渐稀薄了，飞跑的层云；
忧郁的星星，黄昏的星星，
你的银辉镀白了凋萎的平原，
昏睡的河湾，黑色的山巅；
我爱你在天穹中的一抹幽光，
它唤醒了我沉睡中的思想。
我记得，熟识的星星，你怎样升上
和平之乡，那里一切都令我向往，
挺拔的杨树耸立在山谷中，还有
微睡的郁郁柏树和娇嫩的桃金娘，
南方的海浪发出醉心的喧响，
我曾在那边山上，满怀诚挚的思念，
俯瞰着大海，懒懒地消磨时光，
当夜幕降临到农家茅草屋顶，
那少女在昏暗中把你寻觅，
呼唤你，就用她自己的芳名。

（陈　馥译）

① 普希金的这首诗写于基辅省达维多夫田庄卡敏卡，前六行描写的是那里的景色，忆记的“和平之乡”是南方的克里木半岛。诗中提到的“少女”，是叶卡捷琳娜·拉耶夫斯卡娅，她在昏暗中寻觅和呼唤的是她喜爱的星星。

1821



陆地与海洋①

当西风和畅穿过海的蔚蓝，
轻轻吹拂着堂皇的大船，
鼓荡起一片片远航的征帆，
并爱抚着波浪间的小船；
我抛开沉重的忧思与焦虑，
这时候我更加喜欢疏懒——
不再去想缪斯的种种歌曲，
陶醉于大海涛声的甘甜。
但是，当排浪抨击着海岸，
咆哮、喧腾、泡沫飞溅，
天空中滚过隆隆的惊雷，
昏暗里明灭着刺目的闪电，
我便匆匆离开大海之滨，
躲进殷勤好客的柞树林间；
我觉得陆地才更加可靠，

① 这首诗是作者对古希腊诗人莫斯哈（前2世纪）一首田园诗的意译。

而对艰苦的渔民感到可怜：
看他置身于破旧的小舟，
像玩物颠簸在盲目的深渊；
而我在恬静中万无一失，
谛听着山谷溪流水声潺潺。

（谷　羽译）

镜前的美人

你看那美人儿，在镜前整容，
把花朵环插在自己的鬓角，
她卷弄着发梢——忠实的镜中
就映出了笑靥、媚眼和骄傲。

（查良铮译）

缪　　斯[1]

　　当我幼年的时候她很喜爱我，
还给了我一枝七管的芦笛；
她含着微笑谛听着我；
我已经会轻轻地，用我纤嫩的手指，
按着空芦管上发出响声的洞眼，
奏出受了神灵启示的庄严的颂歌，

① 这首诗是作者对法国诗人谢尼耶的一首牧歌的改作。

和弗利基亚[1] 牧人的平和的山歌。
从清晨到黄昏，我在槲树静寂的浓阴下
勤奋地细听着这位神秘的少女所授的课程；
为了用偶尔的嘉奖来使我高兴，
她就把可爱的前额上的鬈发往后一撩，
亲自从我的手中拿开这枝牧笛。
芦管因为神灵的气息而有了生命，
还用圣洁的迷醉之情充满了我的心灵。

（戈宝权译）

“我体验了自己的愿望”[2]

我体验了自己的愿望，
我厌倦了自己的幻想；
现在就只是一片痛苦，
那心灵空虚的果实留在我的心上。

在残酷命运的风暴之下，
我的灿烂的花冠已经凋零；——
我悲伤地、孤独地生活着，
我等待着：是不是我的末日即将来临？

① 弗利基亚，位于古代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地区。

② 这首诗写于达维多夫家的领地卡敏卡村，原稿上注有“1821、2. 22于卡敏卡村”。这首哀歌，最初是作为长诗《高加索的俘虏》第二部分中俘虏向高加索女郎的倾诉而写的。

这就像受着晚来严寒的吹打，
听到冬日风暴的啸响，
一片迟凋的树叶，
在光裸的枝干上颤抖一样！……

（戈宝权译）

“应酬场合，饮酒作乐”①

应酬场合，饮酒作乐，
我是个郁郁寡欢的孤客，
远离了爱好自由的朋友，
痛切感受到人群的冷漠。
爱情歌手，忧伤的流浪者，
把竖琴与安谧俱已忘却，
我追随心中的幻想飞翔，
年轻的逐客何处才能降落？
忘记了痛苦，忘记了爱，
虚幻的怪影离开了我，
离开的还有心中的烈火；
远远抛开走路用的手杖，
我怎能仍在麻木中跋涉？……
你们，年轻的朋友与伙伴，
正为盛大的宴会而工作，
准备了饮酒的圆杯巨盏，

① 这首诗是普希金为怀念“绿灯社”的朋友而创作的。

准备了花冠，准备了颂歌。
……………………………
…………传到我的耳畔，
我所熟悉的竖琴的声音，
已把我心头的忧思驱散。
命途多舛违背人心意，
歌手们早已经地北天南……
他们弹奏如风的琴弦，
如今再不为幸福礼赞，
暗淡的愁云已笼罩心田！
青年欢宴的笑声已平息，
狂放的自由歌声已沉默，
情人们已经把我们忘记，
烟消云散的是种种欢乐。
在孤独索寞的放逐之中，
时刻燃烧着殷切的愿望，
我的回忆向你们飞翔，
和你们相会，把你们想像：
畅饮无眠的忠实伙伴——
我们的灯①，你可依然闪亮？
欢笑的戏谑者手持金杯，
是否仍溢满泡沫向外流淌？
你在哪里呀，我们的客厅——
爱情与诸位缪斯的客厅？

① 指“绿灯社”的绿色吊灯，悬挂在诗友聚会的房间里，这个有20余名成员的文学团体（1819—1820）即由此而得名。

我们与缪斯曾一道起誓，
在那里签订了永久同盟，
我们意识到友谊之神圣，
头戴尖顶帽，围着圆桌，
平等而和睦地团团坐定，
在那里一瓶又一瓶葡萄酒，
谈笑，故事，顽皮的歌声，
取代了各自的任性与放纵，
在那里我们激烈地争辩，
玩笑与美酒使兴致更浓。
我的诗人们，我可还能听到
列位神仙亢奋圣洁的语言？
卡尔梅克[1]，你该祝我健康，
把彗星酒[2] 为我斟个满盏。
长久的分离如千钧重负，
寒心的忧伤暂且搁置一边。
你在这儿，快乐的安斐特里昂[3]，
善良的幸运儿，聪明又擅说谎！……
请以往日火一般的友情
为我祝福，让我返回北方。

---

① 卡尔梅克，伏谢沃洛什斯基家的仆人，他主人的住所是“绿灯社”的活动地点，当人们与他开玩笑时，他常说：“祝您健康！”

② 彗星酒，用1811年收获的葡萄酿制的酒，那一年有彗星出现。

③ 安斐特里昂，一译安菲特律翁，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传说他为雅典城命名，把城市献给雅典娜。此处指尼·伏谢沃洛什斯基（1799—1862），“绿灯社”的发起人之一。

而你可爱的兄弟[1] 今在何处？
不久前许门让他做了新郎。
是你们哥俩在那些时候，
逢夜晚畅谈必设宴备酒，
用一串甜蜜的阿谀恭维，
宠坏了自由与美酒的歌手。
你来吧，美男子阿多尼斯[2]，
帕福斯[3] 和基西里娅[4]的骑士，
风流轻佻的拉伊莎[5] 的宠儿，
维纳斯吉星高照的骄子。
还有你，侧幕间的公民[6]，
戏剧编年史作者，脾气太坏，
你让女演员们神魂颠倒，
偶尔对她们也略表崇拜。
她们的尖刻，机智与谈吐，
她们的笑容，目光和欢快，
连她们的口吻我都喜爱，
可我竟招来美人儿[7] 的嗔怪：
当她走红时刻光彩辉耀，
香炉里的烟火在四周缭绕，
我烦恼，无端地感到烦恼，

① 此处指亚·伏谢沃洛什斯基，尼·伏谢沃洛什斯基的胞弟，1820 年 11 月结婚。
②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为阿佛洛狄特所爱。此处指诗人尤里耶夫。
③④ 均为阿佛洛狄特的别名。
⑤ 拉伊莎，古希腊名妓，泛指风流女子。
⑥ 指剧作家巴尔科夫。
⑦ 指女演员科洛索娃（1802—1880）。

用口哨震慑那吹捧的浪潮。
鲁莽的竖琴，谬误的声音，
唯一的报复时刻，忘却吧！
迷人的朋友，有罪的是她，
愧对悲剧女神与莫伊娜[①]。
看，依然是那样的穹窿，
笼罩帕纳塞斯山三女神庙[②]，
依然是年轻女祭司在呼叫，
依然是扭捏的环形舞蹈。
莫非绝伦的缪斯谢苗诺娃[③]，
那奇妙的歌声就归于消沉？
莫非她与福玻斯从此断交，
俄罗斯荣耀之光从此熄灭，
就这样永远地告别了我们！
难以置信。她会重登舞台，
心灵的贡品为她而呈献，
对于我们说来，日久天长
永不凋谢的是她的桂冠，
为了她，荣耀的追求者，
阿奥尼亚[④] 宠爱的多情少年，
我们风华正茂的卡杰宁[⑤]，

---

① 莫伊娜，俄国剧作家奥捷罗夫的悲剧《芬加尔》一剧中的女主人公。女演员科洛索娃曾扮演这一角色。

② 指缪斯姊妹的庙宇，此处借喻俄国的戏剧界。

③ 谢苗诺娃（1786—1849），俄国著名女演员，普希金对她的才华甚为推崇。

④ 阿奥尼亚，为九位缪斯女神的别名。

⑤ 卡杰宁（1792—1853），诗人、评论家、剧作家，普希金的朋友。

像索福克勒斯[1] 一样才华非凡，
将把帝王的紫袍献在她面前。

（谷　羽译）

战　争[2]

战争！终于扯起了战旗，
光荣的旗帜猎猎迎风！
我将目睹鲜血，目睹复仇的节日；
致命的铅弹将在我的身旁呼啸飞行。
多少强烈的印象
将刻在我期待的心中！
义军风起云涌势如破竹，
军营报警，刀剑齐鸣，
在凶险残酷的战火中，
士兵和将领慷慨牺牲！
啊，崇高颂诗的题材
将把我沉睡的才华唤醒！——
我觉得一切全都新奇：简陋的帐篷，
敌营的灯火，敌兵陌生的你呼我应，
黄昏擂鼓，炮声如雷，炸弹轰隆，
以及死亡临头的惊恐。

① 索福克勒斯（前495—前405），古希腊伟大的悲剧作家。

② 1821年，希腊人民发动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的奴役。传闻俄国也将向土耳其宣战，这首诗的创作即与此有关。普希金流放基什尼奥夫期间，距离起义地点不远，他对希腊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

你呀，赴死的渴望，英雄的狂热，
荣耀的盲目欲念，是否已在我心中诞生?
双重的桂冠是否有幸归到我的名下?
还是吉凶未卜的厮杀注定我将悲惨丧命?
一切将随我同归于尽；青春岁月的希望，
心头的神圣的激情，崇高追求的大勇，
对于兄弟的回忆，对于朋友的怀念，
以及创作构思的那种徒然的激动，
还有你，还有你呀，爱情！……莫非战争的喧嚣，
军旅的艰辛，盛名之下的怨尤，
全不能窒息我惯于思考的心灵?

　　我是剧毒的牺牲品，渐趋衰竭，
我难以控制自己，再也不能够平静，
沉重的慵倦之感主宰了我的心胸……

　　战斗的恐怖为什么姗姗来迟?
为什么还不见杀气腾腾的初次交锋?

（谷　羽译）

给杰尔维格[1]

杰尔维格，我的诗友和伙伴，
你的散文曾给我以慰安，
但是得承认，男爵，我有罪，

---

① 1821年3月23日普希金自基什尼奥夫给杰尔维格写了一封信，这首诗是信件的起始部分。

因为：我对诗歌更喜欢。
你自己了解：以往那些岁月，
我爱走近帕纳塞斯山泉，
涂抹长诗、颂诗，胡诌乱编，
公众们甚至常常看到我
出入于崇尚时髦的木偶剧院。
不管我写的是什么诗歌，
在别人眼里总缺乏罗斯气息，
因此我不必乞求审查官，
季姆科夫斯基总是啧啧称赞。
如今我勉勉强强在喘气！
缪斯形容憔悴，已知道检点，
我们很少很少作乐寻欢。
对于虚幻的荣耀我业已冷淡，
也可能仅仅是出于积习，
我尾随在她身后，厌倦懒散，
像丈夫跟着傲慢的发妻。
我再也不回想她许诺的誓言，
唯独自由受到我的崇拜，
但是，诗人们，我仍然喜爱
你们弹奏起欢乐的琴弦。
这恰恰像你们幽会的撮合山，
如今忘了她青春的顽皮，
一双凝视的眸子里含着笑意，
看少男少女们暗飞……[1]。

（谷　羽译）

① 这里显然少一个音步（两个音节）。

致格涅季奇函摘抄[①]

朱莉娅[②] 亲自为他佩戴桂冠，
狡黠的奥古斯都[③] 因而将他流放，
奥维德[④] 苦熬暗淡岁月无限惆怅，
他拨动了如泣如诉的琴弦，
怯懦地奉献给充耳不闻的偶像，
在放逐的边远地区他冥思苦想；
这里距北国京都更加遥远，
忘记了都会里持久的尘封雾障，
我惊扰着摩尔达维亚人的安眠，
芦笛声声自由自在地喧响。
我行我素，我和过去仍然一样；
懒得低头弯腰同愚妄之辈交往，
很少饮酒，常跟奥尔洛夫[⑤] 争辩，
我决不会——怀着渺茫的希望——
用阿谀的颂词把奥克达维歌唱。

---

① 1821年3月24日普希金自基什尼奥夫给诗人、《伊利昂纪》的俄文译者格涅季奇写了一封信，这首诗是信件的起始部分。

② 朱莉娅，古罗马皇帝奥克达维·奥古斯都的女儿。

③ 奥古斯都，即屋大维·奥古斯都（前63—公元18），古罗马皇帝，裘力斯·恺撒的外孙。

④ 奥维德（前43—18），古罗马诗人，《变形记》的作者。据传因其与奥古斯都大帝之女朱莉娅关系暧昧，被流放到黑海之滨的托弥城。

⑤ 奥尔洛夫，即米·费·奥尔洛夫（1788—1842），阿·费·奥尔洛夫之弟，“阿尔扎马斯社”的成员，“幸福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我为友谊书写轻松的信简，
未经严格的推敲，审慎的思量。
你——得天独厚的诗人啊，
命运使你才华无羁，神思飞扬，
造化注定由你谱写庄严的诗章，
你在孤寂生涯中才会心舒意畅。
哦，阿喀琉斯[①]的威严的幽灵，
从你笔端复活，重新开始游荡，
你使我们目睹荷马的真实缪斯，
你使赞美荣誉的无畏歌手，
挣脱了铿锵的枷锁而获得解放[②]；
你的声音传到了僻野穷乡，
我在这里落脚栖身，暂时躲避，
避开阴险的迫害、市侩的诽谤。
你的声音恰似甜美的灵感之歌，
使诗人心灵复苏得到新的力量。
星辰的使者，我格外珍视
你的亲切问候和你的赞誉褒奖；
诗人为缪斯、为友谊生存。
他对他的仇敌投以轻蔑的目光——
他决不会介入闹市的争斗，
众目睽睽之下贬低缪斯的形象；

① 阿喀琉斯，《伊利昂纪》一书中的人物。

② 格涅季奇经过短暂的犹豫，着手翻译荷马的史诗《伊利昂纪》。他和他的先驱者——18 世纪的科斯特罗夫不同，科斯特罗夫用六音步抑扬格有韵体翻译，他却采用原作的格律，用六音步无韵体翻译，因而此处说他使荷马从铿锵的韵脚枷锁中得到了解放。

他只是顺手抽打拙劣的评论家，
用藤条教训他：且勿张狂！

（谷　羽译）

短　剑[①]

林诺斯锻造之神[②] 将你铸就，
不死的涅墨西斯[③] 紧握在手，
志在惩罚的短剑啊，秘密守护自由，
你是最终的裁判，受理屈辱与冤仇。

哪里宙斯的雷沉默，法律的剑昏睡，
你就化诅咒为行动，变希望为现实，
你隐伏在王位的阴影下，
或潜藏在灿烂的礼服里。

恰似地狱的寒光，仿佛神灵的闪电，
霜刃无声，直逼恶贯满盈者的双眼，
虽然置身于亲朋的宴会，
他环顾左右，忐忑不安。

随时随地，你能够找到他猝然出击：

① 这首诗普希金生前未能发表，仅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在十二月党人激进分子中间尤其受到赞赏。

② 林诺斯是希腊的一个岛，据说是希腊神话中锻铸神的居住之所。

③ 涅墨西斯，希腊神话中的报应女神。

在陆地，在海洋，在殿堂或帐篷里，
　　在幽静隐秘的古堡后面，
　　在睡榻上，在他的宅邸。

神圣的卢比孔河[①] 在恺撒的脚下呜咽，
强大的罗马倒下了，法律垂下了头；
　　而布鲁图斯奋起，他爱自由，
你刺中了恺撒——临终时他才醒悟，
　　庞培[②] 的大理石像傲然不朽。

暴乱的歹徒们掀起恶毒的喧嚣声，
　　凶手出现了，浑身血腥，
　　卑鄙，阴森，面目狰狞，
　　自由被杀了，血流尸横。

用手随意指点，他就是催命的差役[③]，
　　他为疲倦的冥王献祭，
　　然而天庭裁决给这刽子手
　　派遣了少女欧墨尼得斯[④] 和你。

① 卢比孔河，意大利北部的河流。公元前 49 年，恺撒率军渡过了这条河，将共和派执政者庞培击败，以独裁统治取而代之。

② 庞培（前 106—前 48），古罗马统帅，共和派政治家，被恺撒击败后，逃至埃及被杀。

③ 意指让-保罗・马拉(1743—1793)，18 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领袖，后遇刺身亡。

④ 欧墨尼得斯，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的别名，此处指夏洛特・科尔黛，她于 1793 年刺死了马拉。

啊，桑德[1]，耿直的青年，不幸的使者，
　　你的生命虽熄灭在刑场，
　　但是你惨遭杀戮的尸骸，
　　保留着圣洁美德的遗响。

在你的日尔曼，你成了不朽的英灵，
　　你使罪恶势力畏惧灾祸，
　　在你悲壮威严的墓地上，
　　一柄无名短剑寒光闪烁。

（谷　羽译）

讽刺短诗

“虽然他的诗写得还可以，
艾米里[2] 为人却浮浅，空虚。”
“但你充满什么呢，盛装的小丑？
啊，我知道，你充满了自己；
你充满的是垃圾，我的朋友！”

（查良铮译）

① 桑德（1795—1820），德国学生，1819年3月23日刺杀德国反动作家科采布，此人为俄国政府收买的密探。桑德被处死刑，他的坟墓成了德国进步青年瞻仰的圣地。

② 艾米里，此处是别人影射普希金。

给瓦·里·达维多夫[①]

此刻，当奥尔洛夫将军
刚做新郎[②]，剃了胡须——
正燃烧着神圣的激情，
准备去迎接枪林弹雨；
当你，聪明的戏谑者，
谈笑喧哗，消磨永夜，
我的拉耶夫斯基父子[③]
开怀畅饮一瓶瓶"阿伊"[④]，
当活泼、稚气的新春，
含笑把泥泞铺遍大地，
当我们痛苦的独臂公爵[⑤]
在多瑙河畔发动起义……
我爱回忆卡敏卡和你、
奥尔洛夫、拉耶夫斯基；

① 瓦·里·达维多夫（1792—1855），十二月党人秘密团体南社的重要活动家之一。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他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直到去世。

② 奥尔洛夫（1788—1842）娶了拉耶夫斯基的长女叶卡捷琳娜为妻。

③ 指尼·尼·拉耶夫斯基将军（1771—1829）和他的长子亚·尼古拉耶维奇（1795—1868）。拉耶夫斯基将军是达维多夫同母异父的兄弟。这父子俩当时也在卡敏卡逗留。

④ 阿伊，一种香槟酒的名称。

⑤ 独臂公爵，指亚·伊普西兰蒂（1792—1828），1813年他在德累斯顿战役中失去了右臂。1820年10月普希金和他在基什尼奥夫结识。1821年3月初，伊普西兰蒂在多瑙河一带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的奴役，力图使希腊人得到解放。

我想告诉你三言两语，
谈谈基什尼奥夫和我自己。

　　那位白发的馋嘴大主教[①]，
这些日子，在教堂中，
午餐之前，总要祈祷，
祝福全俄罗斯万年昌盛，
跟鸟与马利亚的合生子[②]
互吻三次，向天堂飞升……
我口是心非学得乖巧，
吃斋、祷告、无比虔诚，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孽，
像皇上对拙作那样宽容。
英佐夫斋戒不再吃荤，
前两天我也丢开竖琴，
用帕纳塞斯的胡言乱语——
命运赐予的有害赠品，
换了干蘑菇和日课经文[③]。
没承想我高傲的理智
竟对我的忏悔大加诅咒，
不信教的胃却在恳求：
"行行好吧，你，老兄，
基督的血，什么时候

① 指加·巴努列斯库，1821年3月复活节前不久，举行了他的葬礼。

② 指基督。据《圣经》故事，化作鸽子的圣灵与少女马利亚生下了基督。普希金用这种讽刺的摹拟笔调，同一个月还写成了长诗《加百列颂》。

③ 普希金作为官员必须和他的上司英佐夫一样斋戒、祈祷、进圣餐。

换一换，来杯‘拉菲特’[1]，
或者是‘克娄德·勿柔’[2]……
现在倒好，想想都可笑，——
喝掺水的摩尔达维亚酒！”
我一面祈祷，一面叹气……
画着十字不受撒旦引诱……
达维多夫啊，我却总是
不由自主想你的葡萄酒……

那是一种别样的圣餐，
当你，和你亲密的伙伴，
在熊熊燃烧的壁炉前面，
一齐穿上民主的长衫，
用没有泡沫的凛冽清流，
把那盏救世的酒杯注满，
为了**他们**和**她**的健康[3]，
点滴不剩，一饮而干！……
而**他们**在那不勒斯蒙难，
她也未必有复活的机缘……
人民不触动肩上的重轭，
长久来只盼望宁静平安。
难道希望之光已经消失？
不！我们终将尽情欢乐，

①② 都是红葡萄酒的名称。

③ “他们”指意大利革命团体烧炭党人，1820 年他们在那不勒斯起义，1821 年 3 月遭到奥地利军队的镇压。“她”隐喻自由。

让我们共饮神圣的血酒——
我要说：基督已经复活。

（谷　羽译）

少　　女

我对你说过：和那娇人儿离远！
我知道，她不自主地迷住人的心。
不慎的朋友！我知道，在她面前，
你不可能旁顾，寻求别人的眼睛。
忘了负心的快意，也丧失了希望，
郁郁的青春只挨近她燃烧、发狂；
本是幸福的宠儿，命运的知心，
他们尽把痴情的恳求向她呈献，
但骄矜的少女憎恶他们的感情，
只垂下她的眼睛，不听也不看。

（查良铮译）

给尤里耶夫[①]

轻佻的拉伊莎的宠儿，
塞浦里斯[②] 的英俊骄子，

① 尤里耶夫（1796—1860），诗人，普希金在“绿灯社”结识的朋友。
② 塞浦里斯，即阿佛洛狄特，希腊神话中的爱情与丰饶之神。

你啊，我的阿多尼斯，
要善于忍受片刻的委屈！
她赋予你美少年的风姿，
命中注定的诱人魅力——
短髭乌黑，目光炯炯，
微笑含情，静默不语。
好朋友，你有足够的阅历，
尽可对火热激情丧失兴趣，
你饱尝了女友们的亲吻，
又何曾体验饥渴的焦虑？
在大都市享乐的环境中，
在特耳西科瑞[①] 的歌舞游戏里，
妙龄美女秋波顾盼，
频频注视的目标就是你。
啊，爱情的语言是沉默，
一声心灵的叹息胜过言语，
我亲爱的朋友啊，也许
这叹息因自尊自爱而甜蜜。
命运给予你幸运的机遇。
而我这个无所事事的浪子，
缺乏教育的黑人的后裔，
生长在野蛮的天地，
未曾感受过爱的痛苦，
遂以不知羞耻的放肆，
取悦于年轻的美貌女子；

① 特耳西科瑞，希腊神话中的歌舞女神，形象为一手执七弦琴的少女。

那年纪轻轻的林泽女神，
不由自主地面带红晕，
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举止，
不时向牧神暗暗窥觑。

（谷　羽译）

给卡杰宁[①]

是谁给我寄来她的肖像？
容光神秀天仙似的风韵；
作为天才的热情崇拜者，
我从前是赞美她的诗人。
当美人儿享受香烟供奉，
以声名炫耀，孤标不群，
我用嘘声压倒一片赞颂，
大概是出自偏觑的气愤。
偶尔的短暂忿懑平息了，
再不会弹出嘈杂的琴音，
面对色里曼娜和莫伊娜[②]，
好朋友，有罪的是竖琴。

① 诗人卡杰宁是女演员科洛索娃的导师。普希金在《“爱斯菲尔里一切都使人着迷”》(1820)一诗中曾嘲讽过这位女演员。为了赎回自己的“过失”，诗人借一本新版书封面有科洛索娃的版画肖像一事，以给卡杰宁赠诗的形式，向科洛索娃寄赠了这首赞美诗。

② 色里曼娜，莫里哀喜剧《恨世者》中的人物；莫伊娜，奥泽罗夫的悲剧《芬加尔》中的人物。科洛索娃曾经扮演过这两个角色。

神明啊，凡人心浮气躁，
因一时胡涂冒犯了你们；
但不久，瑟瑟发抖的手，
会向你们奉献新的贡品。

（谷　羽译）

致我的墨水瓶[1]

无聊思绪的女伴，
我的墨水瓶，
我用你装点
变幻多端的一生。
和你在一起，
欢乐之友常常忘记
节日的高脚杯
及约定的酒席；
置身简陋的农舍，
悲伤而又寂寞，
你和孤灯以及幻想
始终陪伴着我。
每当飞来灵感，
我奔到你的面前，
并且呼唤缪斯，
同享创造的盛宴。

① 这首诗普希金生前未能发表，保存下来的手稿有残缺之处。

透明的轻烟，
在你上空盘旋，
随着生动的战栗，
烟中在迅速更替
……………………①
我的奇珍异宝
秘藏在你的瓶底。
我把你献给了
闲暇时的习文练笔，
把你和懒散相比：
它是你的伴侣。
无名隐士结识了你，
能领略成功的喜悦……
想必你神奇的水晶，
蕴藏着天庭的圣火；
每到傍晚，鹅管笔
就在底稿上游历，
它毋须搜索枯肠，
就能从你那里，
找到我诗篇的首尾，
及语句的真实；
声音与词汇涌流，
竟然不期而至，
戏谑时尖刻而俏皮，
讲真理用庄严文体，

① 这里大约短缺40行。

更有韵律闻所未闻，
虽涉怪异却很新奇。
剥去蠢材们的外衣，
我喜欢用你的墨汁，
给拙劣的批评家、
给无赖们涂上印记……
任暗中的流言蜚语，
任恶毒的造谣诽谤，
都不能把印记抹去。
你对于单纯的心灵，
却不阿谀、不背弃、
不玷污它的声誉。

但懒散把我收留，
我听见忧虑的朋友，
发出温和的抱怨……
难道我会忘记他们，
忘记心灵的知音，
难道我能够背叛？
放下吧，暂且放下
扬抑抑格与扬抑格，
抛开惬意的习惯，
来写散文书简。
且把心灵的空虚，
令人胆寒的忧烦，
把分离的沮丧，
无尽无休的梦幻，

把我的希望和情感，
不矫饰，不做作
一一写入信笺……
用漫不经心的闲谈，
轻松而柔和的语言，
给友人的心以慰安……

　　忘忧的自然之子，
我在沉迷中虚掷
黄金似的年华，
墨水瓶，我的伴侣，
请不要和我分离，
和谐地生活吧。

　　待到地狱之岸
永远拘留了我，
鹅管笔，我的欢乐，
再不会有苏醒的时刻，
你，在空荡荡的角落，
孤零零凄凉索寞，
不得不永远离别
诗人的宁静房舍……
我的挚友恰阿达耶夫，
将伤心地把你收留，
请向我往年的知音，
致以临终的问候。
瓶子空空墨水干了，

你在两幅画中间，
永远默默无言，
把他的壁炉装点。
你不必招徕
世人猎奇的眼睛，
但要把朋友提醒，
记住诗人的忠诚。

（谷　羽译）

给恰阿达耶夫

在这里我忘了往年的惊恐焦虑，
奥维德的骨灰是我孤寂的邻居，
名望对我来说不过是无聊之物，
但我厌倦的心因思念你而痛苦。
早就仇视令人拘束的繁文缛礼，
我不难摆脱那宴饮聚会的积习——
心灵昏昏欲睡，浮华炫耀席间，
外表的冷淡包裹着真情的火焰。
离开那群吵闹而轻狂的年轻人，
我虽孤身流放，却不留恋他们；
慨叹声中将其他谬误统统抛弃，
我把诅咒和遗忘掷向我的仇敌，
撕碎束缚过我逼我挣扎的罗网，
心灵获得新奇的宁静意味深长。
孤独中我放任的才华自由翱翔，

体验冷静的创作，沉思的渴望。
时间任我支配，心与秩序订交，
我学会了专心致志长久地思考；
在自由的怀抱中我要找出办法，
以弥补年轻时荒唐虚度的年华，
追随文明开化，跟上时代步伐。
缪斯又来见我，赞赏我的闲暇，
面带笑容，这几位和蔼的女神，
被抛弃的芦笛又贴近我的双唇，
往昔的声音使我喜悦而又激动，
我重新歌唱幻想、大自然和爱情，
歌唱忠诚的友谊、美好的人物，
我在少年时代曾对之迷恋思慕，
在那些日子里我尚且默默无闻，
对人生目的以及政体概不关心，
我的歌萦绕在欢乐懒散的住处，
也在皇村绿树阴凉中荡漾飘浮。

但朋友不能把我陪伴，我悲凄，
望着异乡的碧空，南国的土地；
无论缪斯、创作或闲适的欢欣——
什么也代替不了我唯一的友人。
我的良医啊，永远忠实的朋友，
治我的创伤，把我的心灵挽救，
我甘愿把短暂的一生向你奉献，
我的履历已承受过命运的考验！
你了解我的心，当我青春年少，

你洞悉那以后我怎样暗自苦恼；
你的朋友热情冲动，痛苦不堪，
一度曾濒于不可测的毁灭深渊，
扶持我的是你伸出的警觉的手，
你把希望和平静给予你的朋友[①]；
你严峻的目光能看透内心深处，
你用劝解或者责备使心灵复苏；
你的激励又点燃了高尚的憧憬，
坚忍的毅力重新在我心中诞生；
诽谤的声音不再使我感到屈辱，
我已学会了蔑视，学会了憎恶。
我何苦要白费唇舌去郑重评判
高贵的奴才、头顶福星的蠢汉？
何苦抨击那位哲学家？正是他
从前堕落腐化，臭名传遍天涯，
然而经过一番打扮，存心遮丑，
他戒了酒，成了牌桌上的小偷[②]。
演说家鲁日尼科夫[③]，无名之辈，
我不屑理睬，随他去枉然狂吠。
有了你的友谊我足以感到自豪，

① 普希金得知彼得堡流传着谣言，污蔑他在警察局受过鞭刑，他非常愤怒，想自杀或是刺死亚历山大一世。显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最知心的朋友恰阿达耶夫。他的朋友开导和安慰他，使他蔑视流言蜚语，重新恢复了平静。

② 指费·伊·托尔斯泰伯爵，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听到传闻，似乎此人首先散布了他遭受鞭刑的谣言，因而予以讽刺。

③ 指卡切诺夫斯基教授，他的有些文章署笔名"鲁日尼基老人"（鲁日尼基是莫斯科的地名）。

何必计较小丑议论、笨伯造谣、
贵夫人和拙劣批评家窃窃私语？
何必剖析诽谤者流玩弄的心机？
谢天谢地，我走过了黑暗的路；
我的胸膛里充塞着早年的痛苦；
惯于忧伤，我还清了命运的债，
我将以坚毅的心灵把生活承载。

　　唯一的愿望：请你和我在一起！
我再也没有别的祈求烦扰上帝。
难道不久就要分离，我的朋友？
什么时候能手握着手情谊交流？
什么时候能听到你亲切的询问？
我将怎样拥抱你啊，我的友人！
你在书斋长期思索，偶尔幻想，
对浮浪的人群投以冷峻的目光。
我要来，一定要来，我的隐士，
和你共同回忆促膝畅叙的往事，
青年人的晚会，预言未来的争辩，
业已谢世的熟人们的生动言谈；
我们阅读、评判、笑骂、论争，
让那自由的希望之星重上天空[1]，
我感到欣慰；不过，上帝保佑，

[1] 此处指1818年《致恰阿达耶夫》一诗的结尾。1821年这首诗发表时，这一行曾被书报审查机关删去。

请你务必把谢平[1]从家门口轰走。

（谷　羽译）

"谁看过那地方……"[2]

谁看过那地方？草原和树林
都被自然的富丽所渲染，
河水闪烁着，以愉快的声音
轻轻拍打着平静的两岸；
在月桂拱立着的山坡上
凄凉的雪花从不敢偃卧——
告诉我，谁看过那迷人的地方？
我曾在那里默默流放和爱过。

金色的国度啊！艾丽温娜的
珍爱故乡！我全心朝你飞去！
我记得海岸的陡峭的岩壁，
我记得溪流的快乐的絮语，
簌簌的树阴，美丽的山谷，
还有安详纯朴的鞑靼人家，
靠着日常操劳和友爱互助，
生活在那好客的屋檐下。

---

① 谢平，令人厌恶的彼得堡军官，普希金1819年《寄语戈尔恰科夫公爵》一诗曾予以嘲讽。

② 本诗所写的地方是克里木，特别是古尔祖夫。

那儿一切生动，悦人眼睛：
魅鞑人的花园、城池、村庄；
层叠的山峰倒映在水中，
船帆消失在大海的远方；
还有葡萄枝上悬挂着琥珀，
牲畜嘈杂地在草原游荡……
航海人会看到米特里达特
矗立的坟墓，闪着一线夕阳。

啊，我能否再从幽暗的林中
一览山石峭立，海的碧波闪亮，
和明媚得好似欢笑的天空，
当桃金娘在倾圮的坟上喧响？
这生活的风暴会不会平静？
你可会再来——往日的优美？
啊，我能否再踱进甜蜜的阴影，
让心灵在和煦的疏懒中安睡？

（查良铮译）

戴奥妮娅[1]

赫罗米德[2] 年纪轻轻，他相中了你，
不止一次我们瞧见你俩偷偷在一起；

① 1826年，这首诗出版时曾收入"仿古"诗编。
② 赫罗米德，赫罗米德和标题上的戴奥妮娅都是古希腊田园诗中常见的人名。

你悄无声息听他说话，双颊绯红，
你那低垂的目光燃烧着迷恋的激情，
　　戴奥妮娅，你的面孔
此后便长久地保持着温柔的笑容。

（谷　羽译）

给普欣将军[①]

穿过硝烟、血泊、弹雨枪林，
　　这就是你的道路；
但是你，我们未来的基洛加[②]，
　　能预见自己的归宿！
身受奴役的人民将不再诅咒，
　　要不了多少时候；
你将把铁锤紧紧地握在手[③]，
　　振臂高呼：自由！
我赞美你，忠贞不渝的弟兄！
　　共济会同人，可敬！
啊，欢呼吧，昏暗的基什尼奥夫，

① 普欣将军（1785—1865），在米·费·奥尔洛夫统辖的部队里任旅长，是基什尼奥夫幸福同盟的成员。

② 基洛加（1781—1841），西班牙将军，1820年参加了卡迪斯的起义。

③ 普欣是共济会“奥维德分会”的创始人，铁锤是共济会的象征。共济会基什尼奥夫分会所追求的政治目标，照普希金的说法，导致了“所有分会的覆灭”。普希金也曾加入这个分会。不过，他对于并无远见卓识的普欣采取的是一种揶揄态度。这首赠诗也带有嘲弄色彩，比如，有意把普欣与西班牙的革命将军基洛加相提并论。

你为之启蒙的城！

（谷　羽译）

"我即将沉默！……"

我即将沉默！……但在忧伤的日子，
如果琴弦能用乐曲回报我以相思；
如果那些默默倾听我的少男少女，
对我因爱情长久痛苦而感到新奇；
如果你自己，也深深地受到激动，
在静寂中反复吟诵我感伤的诗句，
喜爱我的发自内心的热情的言语……
如果我被爱……亲爱的朋友，请允许
因为美丽的钟情少女圣洁的名字，
使我临终的琴声充满激情和朝气！
当死亡的梦永远笼罩着我的时候，
请你在我的墓地低诉绵绵的情意：
他是我的心上人，他应该感谢我
给了他最后的灵感，让他把爱情讴歌。

（谷　羽译）

"我的朋友，我忘了过往岁月的足迹"

我的朋友，我忘了过往岁月的足迹，
忘了我激流跳荡的青春时期，

请不要问我什么已经不在人世，
在忧伤与欢乐里我曾得到过什么，
　　我爱谁，以及谁把我抛弃。
且让我独自咀嚼破碎的喜悦；
但你，天真的姑娘，是为幸福而生！
要坚信幸福，捕捉疾飞的时刻：
你的心充满生机，为友谊，为爱情，
　　为亲吻的甜美和激动；
你的心单纯，决不会理解沮丧；
你稚气的良知像晴空一样明朗，
你何苦要听枯燥乏味的故事，
　　其中只有亢奋与癫狂？
它必定会使你平静的心海起波澜；
你会因此而流泪，你的心会颤动，
无忧无虑会飞离你的轻信的心田，
你对我的爱情……可能感到惊恐。
也许，永远……不，我的爱，
我唯恐失去这最后的欢乐，
不要强求我作出危险的表白；
今天我在爱，今天我快活。

（谷　羽译）

少年的灵柩

……他消失了，再无踪影，
爱与欢乐哺育的风流少年；

他的四周是深不可测的梦
以及无风无浪的墓地严寒……

　　他喜欢陪姑娘们游玩，
春天，在宜人的林阴下，
他们自由自在地盘桓；
可如今跳起轻快的环舞，
他的伴唱却再也听不见。

　　曾几何时老人们还在欣赏
他的欢乐和他的活泼，
面带微笑又半含忧伤，
长者们交谈时曾这样说：
“环舞，当年我们也爱跳，
我们的才智也曾闪光；
等着瞧吧：年岁一到，
你就和现在的我们一样；
你这尘世的无忧过客，
人生对于你也将变得冷漠；
眼下你尽可欢乐……”
老人们依然健在，
可他风华正茂却已凋谢，
失去他，友人们照旧饮酒欢宴，
并已结交了新的宾朋；
年轻姑娘们私下交谈，
已很少很少再提他的姓名。
钟情于他的美妇人当中，

或许，有一个落泪伤心，
念念不忘那逝去的欢乐，
以持久的缅怀为他招魂……
然而又有什么用？

　　在清澈的溪流之畔，
座座坟冢犹如和睦的家庭，
一一背负着倾斜的十字架，
隐藏在古老的树林中，
那里，在一条大路旁边，
簌簌作响的椴树老态龙钟，
那里安息着不幸的少年，
他早已忘记了内心的惊恐……

　　朝霞枉自闪耀光芒。
月亮徒劳地在夜空中徘徊，
在麻木无情的坟茔四周，
溪水空叹息，树林亦悲哀；
拎着提篮儿的美人儿，
小心翼翼，步履轻轻，
冒着泉边的阵阵寒冷，
凌晨来到溪边把浆果儿摘采，
在墓地静悄悄的树阴下，
任千呼万唤，他再也不能醒来。

（谷　羽译）

拿　破　仑[1]

奇异的命运已告终结，
伟大的人物明星殒灭，
拿破仑的严酷时代，
已经无可奈何地沉落。
逝去了，胜利的骄子，
遭受审判的执政者，
他受到天下人的放逐，
已是后代崛起的时刻。

你用血泊染成的记忆，
将久久地遍布于世界，
赫赫英名庇护着你，
安息在浩渺的烟波……
这陵墓何等宏伟壮阔！
安置你遗骸的灵柩上，
人民的憎恨已熄灭，
而不朽之光却在闪烁。

在屈辱的土地上空，
你的鹰鹫飞翔了多久？

[1] 这首诗是普希金得知拿破仑于1821年5月5日在圣赫勒拿岛去世的消息后，于6月18日写的。

多少王国相继沦陷，
任霹雳残暴摧枯拉朽！
听凭宿命力量的驱遣，
战旗呼啸，灾祸横流，
你把强权专制的重轭，
压在大地子孙的肩头。

当世界从奴役中觉醒，
被希望的霞光照亮，
高卢人用愤怒的巨手，
推翻了腐朽的偶像；
当国王的肮脏尸体[1]，
横陈在暴动的广场，
不可避免的伟大节日——
自由的节日大放光芒。

激怒的人民掀起风暴，
你却预见到绝妙机会，
不顾人民的崇高希望，
你竟然蔑视整个人类。
只相信毁灭性的幸福，
你无畏的心如狂如醉，
受了专制制度的诱惑，
你迷恋玄虚幻灭的美。

① 指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1793年1月21日，他在巴黎的革命广场被处死。

你安抚变革中的人民，
平息他们幼稚的激狂，
新生的自由变得哑然，
突然丧失了它的力量；
奴隶簇拥你踌躇满志，
实现了你权力的欲望，
你用桂叶缠绕起锁链，
把民军们驱上了战场。

法兰西虽然获得荣耀，
却忘了她远大的抱负，
只能用不自主的目光，
望着她那辉煌的耻辱。
你把剑带进盛大宴会，
一切都向你拜倒欢呼，
欧罗巴毁了，阴惨的梦
在她的头顶上空飘浮。

巨人扬起可耻的尊容，
踏上了欧罗巴的前胸。
蒂尔西特[1]！（罗斯人
听到它已经不再惊恐）
蒂尔西特使傲岸英雄

[1] 蒂尔西特，东普鲁士的边境城市，1807年亚历山大一世联合普鲁士反对拿破仑失败之后，被迫承认了作为法兰西皇帝的拿破仑的权力，在这个城市签订了使俄罗斯人蒙受耻辱的条约。

最后一次域外扬名；
和平乏味，安宁冷清，
幸运儿的心又在激动。

是谁蛊惑了你？狂人！
谁竟使奇才目光短浅？
怎不理解俄罗斯人的心？
你徒有胆略见识高远！
未能预料熊熊的烈焰，
你幻想我们俄罗斯人民
又把天赐的和平企盼；
待猜透我们为时已晚……

俄罗斯，惯战的女王，
你把古老的法则记牢！
熄灭，奥斯特里兹太阳[①]！
伟大的莫斯科，燃烧！
另一个时代已经到来，
短暂的耻辱一笔勾销！
决死战是我们的协定！
俄罗斯，为莫斯科祈祷！

他伸出了冻僵的双手，

① 奥斯特里兹在今捷克境内，1805年，拿破仑在这一地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打败了俄奥联军。据记载，波罗金诺战役打响之前，天空出现了太阳，拿破仑向他的军队高声叫道："这是奥斯特里兹的太阳！"

抓住自己铁的冠冕，
他完了，他终于完了，
目睹眼前无底的深渊。
雪地上到处都是血迹，
欧洲的民军匆匆逃窜，
融雪宣告他们的覆灭，
敌人的踪迹随即消散。

天下沸腾，狂飙漫卷，
欧罗巴挣脱了锁链，
万民的诅咒飞向暴君，
讨伐的吼声雷鸣一般。
巨人看见了复仇女神，
看见人民在挥舞铁拳：
暴君啊，重重的屈辱，
都要如数地找你清算！

他往日的贪得无厌，
以及出奇制胜的凶残，
换来流放的心情苦闷
和异国天空下的孤单。
寻访囚徒的炎热小岛，
将有来自北方的帆船，
游人会在一处岩壁
镌刻宽容和解的语言。

在这里极目远望海浪，

囚徒曾想起刀剑齐鸣，
想起北国冰冻的恐慌[①]，
想起他的法兰西天空；
他在荒岛上有时忘了
王位、后世以及战争，
独自，独自想着爱子，
心里感到凄楚、沉痛。

如今什么人心胸褊狭，
甘愿承受可耻的骂名，
才会发出轻率的谴责，
去惊扰他废黜的亡灵！
啊，他为俄罗斯人民
指出了崇高的使命，
给世界以永恒的自由，
是他放逐生涯的遗赠。

（谷　羽译）

"忠诚的希腊女儿呀！别哭啦……"[②]

忠诚的希腊女儿呀！别哭啦，——他作为一个英雄倒下去，

---

① 指俄罗斯1812年的严冬。

② 1812年希腊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举行起义反对土耳其人的奴役统治。普希金当时被流放在南俄的基什尼奥夫，经常和希腊的革命志士们来往，关心希腊人民的起义，甚至自己梦想也能参加进去。这首诗是为了悼念一位在起义中牺牲的无名英雄而写的。

是敌人的铅弹穿透了他的胸膛。
忠诚的希腊女儿呀![1] 别哭啦，— 那不是你在
最初的战斗之前，
为他指定了流血的光荣的征程?
那时候，你的丈夫预感到离别的痛苦，
他向你伸出了庄严的手，
还含着眼泪为自己的婴孩祝福了安全无恙；
但是黑色的旗帜正为了自由在喧响飘扬。
于是他就像阿里斯托吉同[2] 一样，
用桃金娘的绿叶裹着利剑，
冲进战斗的疆场— 他倒下去了，
但他却完成了伟大而又神圣的事业。

(戈宝权译)

致奥维德

奥维德，我住在平静的海岸附近，
当年，你把祖邦受到驱逐的众神
带到这里，你把骨灰留在这里；
你凄凉的悲泣为此地赢得声誉。
你那七弦琴温柔的声音至今不衰，

---

① 原诗本无此句，现为诵读顺口加上的。

② 阿里斯托吉同，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青年，他们兄弟两人曾企图刺死暴君希皮阿斯，未遂，其弟当场被打死，阿里斯托吉同一起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希腊人尊他们为爱国英雄。

你的故事家喻户晓流传在这一带。
你生动的文笔刻入了我的想像，
诗人身遭囚禁，荒野阴沉凄凉，
风雪司空见惯，天空云遮雾障，
给草地温暖的只有短暂的阳光。
凄婉琴弦的旋律使我心醉神迷，
奥维德，我的心时时追随着你！
我看见你的船出没于巨浪惊涛，
在荒僻的海岸附近抛下了铁锚，
等待爱情歌手[1] 的是残酷的酬报，
原野没有绿阴，丘陵没有葡萄；
斯基福[2] 天气寒冷，男儿生性剽悍，
他们在雪地降生，惯于残酷征战。
他们埋伏在伊斯特河[3] 边劫掠行人，
每时每刻用袭扰威胁着集镇乡村。
他们不可阻拦：浪里游如履平川，
任脚下的薄冰轧轧作响腿也不软。
叹息吧，奥维德，叹息命运无常！
少年时代就蔑视军旅生涯的动荡，
你热中为你的头发编织玫瑰花冠，
你惯于悠闲，无忧无虑消磨时间；
而今你不得不依傍怯懦的竖琴，
戴沉重的头盔，握凶残的兵刃。

① 指奥维德写的爱情诗和享有盛誉的《爱的艺术》。

② 斯基福，濒临黑海北岸的草原，10世纪以前许多民族聚居在这里，他们被认为是剽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祖先。

③ 伊斯特河，多瑙河的古称。

无论女儿、妻子及成群的好友，
无论缪斯，这昔日的轻佻女友，
都不能为放逐的歌手分忧解愁。
美人儿们白为你的诗作献上花环，
年轻人把它们倒背如流也是枉然，
无论是名望、衰老、哀怨、伤悲、
歌声委婉，都不能打动奥克达维；
你暮年的岁月将沉入遗忘的深潭。
金色意大利的公民也曾豪华非凡，
在野蛮的异邦却孤零零默默无闻，
你的四周总也听不见祖国的声音。
你投书给远方的朋友满怀沉痛：
“啊，归还我父兄居住的圣城，
归还我世袭花园里宁静的绿阴！
代我恳求奥古斯都，我的友人，
用泪水求他高抬贵手从轻惩处，
但假如愤怒之神至今不肯饶恕，
伟大的罗马啊，今生我再难见你，
愿最后的祈祷缓和可怕的遭际，
让我的灵柩接近美丽的意大利！”
你把无望的悲吟留给晚辈后裔，
什么人能心肠冷酷，无视优美，
敢于责备你的沮丧和你的眼泪？
什么人能傲慢粗鲁，不通人情，
吟诵别人世的哀歌竟无动于衷？

我是严肃的斯拉夫人，泪不轻弹，

我对世界、人生和自己统统不满，
但我理解你的歌，不禁心潮起伏，
寻觅你的行踪，我是任性的囚徒，
在这里苦度余生，你的境遇凄凉，
在这里你使我生发出种种幻想，
奥维德呀，我默默地重复你的歌，
并且一一印证诗中的感伤景色；
然而视线不甘忍受幻影的欺骗，
你的放逐暗中吸引着我的双眼，
我看惯了北方阴沉惨淡的雪景，
这里的蓝天却持久地放射光明；
这里冬天的风暴不能长久逞凶。
一个新移民来到了斯基福海岸，
南方之子紫红的葡萄光彩鲜艳。
俄罗斯的草原十二月已经阴暗，
蓬松的积雪覆盖旷野恰似地毯；
那里严冬呼号——这里春风送暖，
一轮艳阳照耀着我头顶上的蓝天；
枯黄的草场露出了斑驳的新绿，
早耕的犁铧翻开了自由的土地；
微风习习，临近黄昏有料峭春寒；
湖面的冰几乎不透明，色泽暗淡，
像一层璞玉覆盖着静止的流水，
这一天，苏醒的诗灵展翅腾飞，
我想起了你那忐忑不安的体验，
你第一次试图踏上冰封的波澜，
你迈开了脚步，心中感到迷茫……

恍惚间，我看见那新结的冰上，
你身影一闪，远处传来了悲吟，
像离别时凄楚的长叹哀婉动人。
欣慰吧；奥维德的桂冠没有凋零！
唉，世世代代将不知道我的姓名，
孤立不群的歌手，黑暗的牺牲品，
我浅陋平庸的才华而今行将耗尽，
与毕生忧伤、短暂浮名一道消逝……
然而后代子孙倘若了解我的身世，
来到这遥远荒僻的地方察访寻觅，
在名人的尸骨附近探寻我的遗迹，——
挣脱遗忘之岸淡漠冷清的罗网，
我的幽灵怀着感激将向他飞翔，
我珍视这后代子孙的缅怀思念。
但愿我心中的遗言能传之久远：
和你一样，受到无情命运的捉弄，
我们名望有高下，而遭遇却相同。
在这里我让北国的琴声传遍荒原，
我四处飘泊，像当年在多瑙河岸
心灵高尚的希腊人那样呼唤自由，
但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听我弹奏；
然而，温和的缪斯、沉睡的树林、
异域的田原山冈终归是我的知音。

（谷　羽译）

征　兆

你要用心观察各种先兆与特征：
牧羊人和庄稼汉即便年纪轻轻，
望望天空，看看西边的云烟，
就能够预言是刮风还是晴天，
预言五月的雨滋润田野的禾苗，
预言寒流提前来临将危及葡萄。
比如，傍晚时刻你走近湖边，
天鹅展翅戏水冲你连声呼唤，
或者，明亮的太阳被愁云遮蔽，
记住，明天必定出现狂风暴雨，
风雨将把少女们从梦中惊醒，
也可能会有冰雹来敲打窗棂，
农夫早起本想去山谷收割庄稼，
听到风雨便倒头又睡，暂且作罢。

（谷　羽译）

讽刺短诗[①]

缺少才华的诽谤专家，

① 这首题词短诗是作者为嘲讽卡切诺夫斯基而作。卡切诺夫斯基自1805年至1830年任《欧罗巴导报》编辑，持保守观点，与普希金等年轻一代诗人不睦，相互之间时有争论与讥讽。

他凭借嗅觉寻找棍棒。
为挣每天糊口的食粮，
全靠每个月造谣撒谎。

（谷　羽译）

给风骚女子

您能像单纯的安涅莎[1]，
对我深信不疑？
您从哪一部小说读过
浪子为爱情殉死？
听着吧，您已经三十，
是的，三十挂零。
我二十出头，见过世面，
久在人间厮混，随心所欲，
誓言和眼泪招我发笑，
我也厌烦恶作剧；
设身处地为您着想，
大概您也嫌弃忘恩负义；
我们变得老练而冷漠，
你我不适宜从头学习。
我们知道：永恒的爱情
寿命超不过三星期。
起初我们是朋友，然而

① 安涅莎，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喜剧《女子学堂》中的一个单纯天真的角色。

无聊、巧遇、丈夫怀疑……
我装出神魂颠倒的模样，
您故作娇羞含情意，
我们山盟海誓……可不久……
咳！信誓旦旦全忘记；
您对克列昂① 一见倾心，
我把娜达莎②当作情侣。
我们分手了，到如今，
不失体面，一切顺利，
我们本可以不再争吵，
恢复平静，保持友谊；
没料到！就在今天早晨，
您心血来潮竟想演悲剧，
勾起白了头的陈年古迹——
您又一次郑重表白，
表白古代骑士的爱、
思慕、忧愁、妒忌。
算了吧！不必、真不必！
我是诗人，不是孩子。
当我们渐渐走向黄昏，
如火的春情应当舍弃——
您留给您的长女，
我留给我的小弟：
他们尽可以戏弄生活，
给自己的未来储存泪滴，

①② 克列昂、娜达莎，都是俄国戏剧中常用的名字。

他们说爱谈情还适合，
我们却到了诽谤人的年纪。

（谷　羽译）

讽刺短诗[①]

任荣誉听从命运的摆布，
达维多娃受尽泼妇们的唾弃，
她从小就迷恋异性，
突遭不幸，墨丘利将她抨击，
她是应该忏悔了，她躺着，
一只眼睛微微肿起，
忽然破裂了；夫人怎么办？
“谢天谢地！一切都有好的转机：
瞧……………………………………”

（乌兰汗译）

给友人[②]

别佯装吧，亲爱的朋友，
情场上我魁梧的对手！

① 这首诗讥讽的是阿·达维多娃，十二月党人瓦·里·达维多夫的弟媳。她是法国人，后来回了法国。普希金还写过几首讥讽她的诗。

② 本诗是写给阿列克谢耶夫（1788—1854）的，他是普希金在吉辛廖夫的同事和友人，当时正在追逐玛·艾赫费尔特（1798—1865），并疑心普希金也在追逐她。

竖琴的声音吓不倒你，
你也不怕哀歌的悲戚。
我们和解吧：你不曾嫉妒，
我又过于懒惰而轻浮，
你的美人儿不是傻瓜；
我看到了一切，毫不生气；
她虽然是迷人的劳拉[1]，
我可不以彼特拉克自居。

（查良铮译）

耶稣复活

耶稣复活了，我的列维卡！
今天，虔诚地遵从
神与人共守的法律，
我的天使，让我亲吻你。
而明天，我的犹太姑娘，
我准备皈依摩西[2] 的信仰。
我将不因亲吻而胆怯心慌，
甚至还能教你领略
东正教徒和忠实的犹太人
真正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谷　羽译）

---

① 劳拉，是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在其爱情诗中所崇拜的少女。
② 摩西，《圣经》中的人物，相传他率领犹太人逃出埃及，寻找迦南圣土。

官吏与诗人

“您去哪里？想必去城郊，
沐浴早晨的清风，
和你的缪斯一道，
无忧地畅想，独享幽静？”
“不，我打算去集市，
我喜欢市场的嘈杂热闹，
保加利亚人的小胡子，
犹太人戴的小圆帽，
小贩们的呐喊与争吵，
花花绿绿拥拥挤挤的人潮。
我喜欢人群，褴褛，喧嚣，
以及贪心的下等人无拘束的吼叫。”
“这么说——您要观察，
您想看透人们的灵魂。
真希望有幸陪您去，
听一听您的见解与评论；
但是职责在肩不容推卸，
有心游逛，却无暇分身。”
“您到哪里去？”
“去城堡监狱——
今天被我们押解起程，
送出摩尔达瓦边境的

…………是基尔查里[1]。”

（谷 羽译）

给阿列克谢耶夫[2]

我可爱的朋友，你的心理，
嫉妒的心理实在不公正；
我已经忘却了爱情的魅力，
对诱人的美色无动于衷；
我是心平气和的自由之友，
在成群的妙龄佳丽当中，
我心怀恬淡，又无精打采，
怎么能把她们奉若神明？
她们目含幽怨，细语殷勤，
已经再也不能把我打动，
心灵早已忘记温柔的战栗
和青春年华的火焰升腾。
时到如今我已经难以恋爱，
可笑的叹息叫人难为情，
寄心于希望未免过于轻率，
欺骗有妇之夫是桩罪行。

① 1789年至1791年俄土战争后，在巴尔干半岛出现了一批武装匪徒，基尔查里是有名的匪帮首领。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流放期间，听到了有关他的传说，后来写成了中篇小说《基尔查里》。

② 阿列克谢耶夫（1788—1854），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的同僚和朋友。他嫉妒诗人接近和他关系密切的玛·艾赫费尔特。

生命的欢乐节日已经消逝。
我愿意效仿巴拉丁斯基[1]，
效仿沉思的戏谑者问一声：
“能不能找到温情的女友？
能不能找到忠贞的爱情？”
我寻觅至今，却两手空空。
抛弃了幸福的空虚幻影，
也失去了欢欣欲狂的激情，
我结识了许多年轻朋友，
他们阅历尚浅，我却稳重。
痴情的人在我面前哭泣，
他害了相思病，气得发疯，
为了那位傲慢的美人儿，
他决意要献出自己的生命；
欲望之火使他周身燥热，
他述说着，难以抑制激动，
他吐露迷茫模糊的期待，
他解释虚妄而又甜蜜的梦，
将朋友的手紧紧地握住，
他把嫉妒的丈夫咒骂一通，
或咒骂那母亲过于顽固，——
我面带着关注的表情细听，
倾听他神魂颠倒的谈吐，
倾听他那三反四复的保证；

①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此处诗句引自他1821年发表的诗作《致康申》（“该走了，好朋友……”）。

我恭维他的盲目的希望，
我借助别人的青春而年轻，
我常说：以前我也这样，
我经历过与此类似的情形。

（谷　羽译）

讽刺短诗

治疗吧——不然你就做邦葛罗斯[1]，
你是害人之美的祭祀供品，
老兄哟，等到你丢掉了鼻子，
你会是个因鼻子而出名的人。

（谷　羽译）

第十诫[2]

决不能贪图他人的财物，
主啊，你对我这样吩咐；
可我怎能控制脉脉柔情？
你知道我的能力有限度。
我并不愿意把朋友欺侮，

① 邦葛罗斯，伏尔泰长篇小说《老实人》中的人物，一个乐观的学者，因病失掉了鼻子。

② 普希金以戏谑的文字转述了《圣经》里摩西的忏悔，这是一首诗的前半部分。

也不妄想占有他的庄园，
他的犍牛我不想要，不，
我看待一切都平静坦然：
他的房屋、牲畜、奴仆，
富贵荣华我统统不羡慕。
但假如他有美貌的女奴，
我便不能自持，我的主！
假如他的伴侣姿容妩媚，
生就了一副天使的面目，——
啊，公正的主，请宽恕，
我对他的艳福心怀嫉妒。
谁能够主宰自己的心灵？
谁甘心徒劳无益地忙碌？
目睹美人儿哪能不动情？
谁又不向往天堂的幸福？
望着她，我烦恼，我感叹，
但是严守本分决不唐突，
决不去迎合内心的欲念，
我在沉默之中暗自痛苦……

（谷　羽译）

“格——公爵并不是我的相识”[1]

格——公爵并不是我的相识。

---

① 这首诗作者所指的人不详。

我没见过这样拙劣的配合；
他由卑鄙和傲慢所配制，
但是他的卑鄙比傲慢更多。
他在酒馆里拉纤，战场上畏缩，
是前厅的小人，客厅的蠢货。

（查良铮译）

"噢，我内心思绪的情人"

噢，我内心思绪的情人，
你那悦耳又散漫的声音，
时时给骚动的激情以温存，
使沮丧的智慧感受欢欣，
陷于沉思默想的忠实竖琴啊！
…………

（谷　羽译）

"你的高丽娜[1] 我可不喜欢"

你的高丽娜我可不喜欢，
客套的场面乏味又呆板。
小说中只有眼泪和忧郁
以及斯塔尔夫人的词句。

① 高丽娜，斯塔尔夫人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

我更加喜爱活泼的青春，
理智的判断夹带着气愤，
我爱恭维的炽热与甜蜜
及尖刻题词显示的勇气，
爱快语戏谑，讥讽笑谈，
机智，慧眼，浮想联翩，
为此，我的荒唐先生，
特向你……

（谷　羽译）

“做完弥撒打过哈欠”[①]

做完弥撒打过哈欠，
我来到卡塔卡兹[②] 的宅院。
真是希腊式的荒诞，
真是希腊式的混乱不堪！
双腿蜷在……下面，
乘凉的太太们尝着果酱，
犹如一尊尊埃及神像，
舒舒服服，一声不响。

“我向整个欧洲承认，”

① 普希金采用摩尔达维亚流行歌曲的韵律写了这首诗，讽刺基什尼奥夫省的某些女子。

② 卡塔卡兹，基什尼奥夫省的省长。

喊叫的是个瘸腿女人，
"马南罗戈尼[①] ……
折磨我的灵魂我的心。
男人啊，你在我家里，
白白把钱塞满口袋，
多余地猫腰又撅腚，
我觉得马南罗戈尼更可爱！"

你好，圆滚滚的女邻居，
你爱吵架，你吝啬，
你头发谢顶，你俗气，
你爱打情骂俏却不灵活。
愿上帝和你同在——
我不想说话，只想走开！
你倒是心甘情愿
从早到晚陪我玩纸牌。

犹太女人[②] 和塔达拉什卡[③]。
一个浑身冒火的下流坯，
爪子伸到了衬衫下边，
驴脸紧贴着她的面皮。
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犹太女人啊，当心上帝！

---

① 马南罗戈尼，比萨拉比亚的一个地主。
② 这是玛利亚·艾赫费尔特的外号。她是普希金的朋友阿列克谢耶夫的情人。
③ 塔达拉什卡，基什尼奥夫省省长的弟弟，以贪欲好色著称。

与野兽通奸不得好死，
既然你信仰摩西。

你今天受到了惩罚，
阿摩尔的箭射中了你，
摩尔达维亚的傻美人儿啊，
你迷恋于偷情和外遇。
你看：在你的面前，
姑娘与小伙儿成对成双，
而你孤孤单单，我的寡妇，
一枚戒指戴在食指上。

你聪明，能说会道，
你是基什尼奥夫的让里斯①，
你白皙、丰腴，爱开玩笑，
你是肿眼泡的塔尔西斯②。
我不想用刻薄的评语，
可我的心不想接近你——
纵然愚蠢，但该庄重，
记住我的话，为了上帝。

（谷　羽译）

① 让里斯，卡塔卡兹的妹妹的外号。

② 塔尔西斯，卡塔卡兹的妹妹，肿眼泡是其突出的特征，普希金多次在手稿上画过她的肖像。

“塔达拉什卡爱上您”

塔达拉什卡爱上您，
　　为了您的纤足，据说，
他专门置备了一乘
　　轻便而精致的马车。
难得到我们这儿啦，
　　唉，这确是太不周到！
都只为了便于您啊，
　　坐着马车远远地跑。

（查良铮译）

“不久前有个贫穷的穆斯林……”

　　不久前有个贫穷的穆斯林
在尤里祖夫[①] 和老婆孩子住在一起，
他从心坎里敬重神圣的《可兰经》[②]，
并且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欣喜；
默赫默德（这是他的名字）终日勤劳，
　　看管蜂房，把牛羊照料，

---

① 这是普希金以意译方式翻译的一部法国诗体童话《奶酪，或失去的信任》，只译出了开端部分。普希金把故事地点改为南俄的尤里祖夫，人物改成了鞑靼人。原诗作者席余斯，生卒年代不详。尤里祖夫，俄国南方城市，现名古里耶夫。

②《可兰经》，又译《古兰经》。

修剪自家种的葡萄，
他这个人就爱干活儿，
从不知道什么叫作懒惰；
他爱自己的妻子（法蒂玛是她的名字，
顺便说说，每年她都给他生一个孩子）
在我们看来，朋友，这有点儿可笑，
可鞑靼人自古就有这样的风习。
有一天默赫默德的老婆——
（当时她怀着身孕已有三个月，
每个人都知道在这种时刻，
就连最稳重最能忍耐的女人，
也都脾气古怪地想吃想喝，
至于吃什么喝什么，只有天晓得！）
法蒂玛非常亲昵地对她的丈夫说：
“亲爱的，我想吃点儿奶酪，想得要死，
这想法弄得我晕头涨脑，
我的胃口像火烧火燎，
整整一宿睡不着觉，
你瞧，我今天大概会身子骨不好；
这会儿我总是提心吊胆，
连梳理头发都不敢，
生怕生下个小娃娃鼻子带着酸奶油——
到时候那可叫人痛苦又丢丑。
心爱的，迷人的，我的仪表堂堂的男子汉，
快去给我找些奶酪，哪怕只有一丁点。”
好心肠的默赫默德受了感染，
立刻收拾东西，准备启程，

他把一只洋铁盘子别在腰间；
嘱咐安顿好一个个孩子，
亲亲热热吻了吻妻子，
眨眼之间他向最近的一座峡谷跑去，
为的是让有病的妻子心里欢喜。
他不是走，而是飞——然而在回家的路上，
沿着山地跋涉，两条腿打颤，摇摇晃晃，
他已经感到筋疲力尽，
不得不找个休息的地方。
幸好，在峡谷尽头，
他看见了一条小溪，
勉强挣扎到岸边，他在树阴里颓然倒地。
溪水淙淙，树冠高耸，
青草芳香，溪岸凉爽，
有阴凉，还有小风——
一切都充满柔情，一切都在喧响：
“爱吧！不然就长眠！”——做爱！
默赫默德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
虽然他能爱。——而睡眠，啊，睡眠！
却格外诱人，非常理智，也更加现实。
因此，默赫默德在峡谷里酣然入睡，
那模样就像一位帝王，
诚然，帝王就寝有华丽的锦帐，
有铺着羽绒的卧床，
没有绣床锦帐他照样睡得很香。

（谷　羽译）

致维亚泽姆斯基

刻薄的诗人，说话俏皮，头脑灵活，
讥讽光彩闪烁，出语颇多戏谑，
我羡慕你啊，幸运的维亚泽姆斯基。
感谢命运保佑，你得到了这种权力——
对嫉妒成性的人给予冷嘲热讽，
以嬉笑怒骂鞭挞愚昧无知的言行。

（谷　羽译）

“艾列菲利亚，在你面前……”

艾列菲利亚[①]，在你面前，
艳丽群芳俱已变得黯淡，
艾列菲利亚，我永远属于你，
永远！我的心为你炽如烈焰。

尘世的喧嚣把她惊扰，
宫廷的豪华使她反感；
我爱她火热而公正的才智，
我的心灵能领悟她的语言。

① 艾列菲利亚，希腊人常用的名字，其含义为“自由”。

在南方，在平静的幽暗之中，
艾列菲利亚，请你把我陪伴，
有损于你的……美质
是那俄罗斯的严寒。

（谷　羽译）

"青年人啊，少男和少女"[①]

青年人啊，少男和少女，
请接受一篇新的习作，
这戏谑的缪斯的传奇
你们读来会感到快活，
胜过品达[②] 风格的颂诗，
那一页页铺张的文辞；
也胜过那风行过一时
而令人打瞌睡的杂志，
如今它过于粗鲁、沉闷；
与天性相左，它满纸

① 本诗原为普希金的长诗《加百列颂》的献诗。《加百列颂》是讽刺教会所谓的圣母"纯净受孕"的诙谐故事诗，因为有性爱的大胆描写而被禁。

② 品达，古希腊抒情诗人。

想造恶，却只做是到愚蠢[1]。

青年人啊，你们喜爱的
是帕纳塞斯的秘密花朵，
能使你们稍稍注意的
是放肆幻想的诗歌，
那就请在自己的庭阴
藏起我这草率的作品，
以免“愚昧”的手来剥夺，
避开“嫉妒”斜瞥的视线。
啊，是为你们，我把画面、
情思和故事再次撮合，
其中有正经，也有幽默，
我是从地狱的档案里
找出这爱情的滑稽剧……

（查良铮译）

“这儿就是那嬉戏的缪斯”[2]

这儿就是那嬉戏的缪斯，

① 以上五行，有不同版本。另一版本为：

也胜过那从无宗旨
而令人打瞌睡的杂志，
它只热衷于粗鲁、沉闷，
并准时地每两周一次
想造恶，却只做到愚蠢。

② 本诗原为普希金《加百列颂》的献辞，大概是献给阿列克谢耶夫的。

她的饶舌你曾如此喜爱，
如今，迷于宫廷的调子，
我调皮的姑娘已经悔改；
上帝以其天庭的福泽
荫蔽着她，为了宗教事业，
她献出了危险的戏作。
啊，我亲爱的朋友，请别
见怪她这以色列的装束——
请原谅她以往的过错，
既有了神圣印记的保护，
请接受一篇危险的诗歌。

（查良铮译）

“要是你对温柔的美人……”

要是你对温柔的美人
曾经感到负心的痛惜，
要是你曾使别人衔恨，
想到这罪咎永远惊悸，
要是你难过，记得有人
牺牲在隐秘的痛苦里，
那我就无须在这纸本
留下我的往事的追忆。

（查良铮译）

给丹尼斯·达维多夫[1]

骠骑兵歌者啊，你歌唱了
军营，可怕的战斗的游戏，
还有豪迈的宴饮的畅快
和骠骑兵的鬈曲的髭须。

在平静的日子里，你吹落了
你快乐的琴弦上的征尘，
你重整一下琴弦，便唱起
和平的酒瓶，男女的爱情。

我听着你，心就变得年轻；
你的词句里有一种火焰
对于我如此甜蜜，郁郁地
又将我往日的回忆点燃。

啊，我仍喜爱热情的言语，
对于我，它那缠绻的心曲，
好像在久别不欢的日子，
突然听到友人一样可喜。

（查良铮译）

① 丹尼斯·达维多夫（1784—1839），1812年战争中的英雄，又是诗人和军事作家。

"阿格拉娅不作反抗……"[1]

阿格拉娅不作反抗，向她的情人
屈服了——可是他苍白而僵板，
竭尽全力——终于吃不消了，
气喘吁吁，予以……拒绝。——
"先生，"阿格拉娅的声调中充满傲慢，
"您说吧，先生，究竟为什么我的尊容
使您寒心？您能对我讲讲原因吗？
是由于厌恶？"——"天哪，这是另一回事。"——
"过分的爱情？"——"不，过分的尊敬。"

（金志平译）

"我拥有一个正派的女主人"[2]

我拥有一个正派的女主人，
我一直得体地服侍她，
但我并没有晕头转向，——
我的目标从未瞄得那么高。

（金志平译）

① 这首诗是用法文写的。阿格拉娅可能是阿格拉娅·达维多娃。
② 这首诗是用法文写的，未定稿。

“最后一次了，我柔情的朋友”

最后一次了，我柔情的朋友，
我来到你的居室中。
在这最后一刻，让我们享受
安静的、欢乐的爱情。
以后，独自恹恹期望也枉然，
暗夜里请别再等我；
啊，在破晓的曙光透露以前，
也不要再点燃烛火。

（查良铮译）

断 章

* * *

人群中拥挤着迷恋银钱的犹太人。[1]
披斗篷的哈萨克——高加索的主宰者，
饶舌的希腊人，沉默的土耳其人，
狡黠的亚美尼亚人，还有傲慢的波斯客……

① 普希金的这几行手稿生动地描绘了基什尼奥夫古老集市的热闹场景。

* * *

将军没有命中[①]

………………

却耽误了午餐，

　　卓娅一声长叹。

* * *

　　在达顿时代[②]

有座修道院，其中的修女

不守清规，不守戒律。

* * *

放任的欢乐，动人的诱惑，[③]

我的青春岁月啊，转瞬流逝，

放慢流速吧，在我的记忆里。

* * *

我的笔体有个特征，

你该满意，我温柔的朋友——

① 这几行诗作者写于基什尼奥夫。

② 这是普希金一篇未写完的诗体童话的片断。

③ 这是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回忆青春岁月的几行诗稿。

* * *

在云端奔跑着扁角鹿

* * *

我望着戈斯托梅斯拉夫威严的陵墓[①] ……

腿脚迅速的麋鹿在森林里跑来跑去……

有希望！相信吧，瓦季姆，
人民已忍无可忍……

在凄凉的浓雾中他越游越远……

* * *

离那些深深的山涧很远，[②]
在永恒而凄惨的痛苦中

① 普希金曾经想运用民间诗歌的韵律创作一部长诗《瓦季姆》，刻画民间的英雄。他拟定了写作提纲，但未能完成，这里是保留下来的片断诗句。

② 普希金曾设想创作一部诗剧，以地狱为展开情节的地点。这几行诗是保存下来的草稿中的断句。

———

汨水河在幽暗中流淌，
那里永世驱除了希望，
驱除了和平、爱情和幻梦，
那里地狱之海在翻腾，
倾听着罪犯的呻吟，
可怕的撒旦发出哈哈的笑声……

译自拜伦

没有风——湛蓝的波涛
向雅典遗址……翻滚；
……………………
眼前出现一座高高的坟。

*　*　*

年轻人
你们先把牛犊引到奶头前……

（谷　羽译）

1822

给巴拉丁斯基[1]

（自比萨拉比亚）

这个荒无人迹的国度
对诗人的心灵神圣无比：
杰尔查文曾歌颂过它，
它充满了俄罗斯的荣誉。
奥维德的幽灵至今还在
寻觅多瑙河的河岸；
飞向缪斯的弟子们和阿波罗，
应着他们那甜蜜的召唤。
我常常同它一起徘徊，
沿着陡岸，伴着明月；
但是，拥抱你，活着的奥维德，

[1] 普希金1819年结识了巴拉丁斯基，对他的创作有很高的评价。巴拉丁斯基此时正在芬兰的俄国驻军中，形同流放。

朋友，我感到更亲切。

（王守仁译）

还是给他①

我等待你许诺的笔记本：
亲爱的游吟诗人，为何还慢条斯理！
快寄给我吧，看在福玻斯的份上，
让阿摩尔褒奖你。

（王守仁译）

给 友 人②

昨天是喧闹告别的日子，
昨天是巴克斯的盛大宴会，
青年人兴奋狂热的喊叫，
竖琴的乐声，响亮的碰杯。

好吧！缪斯们为你们祝福，
神赐桂冠将庇护你们，
当你们，朋友们啊，推崇我，

① 同前一首诗，系作者致巴拉丁斯基。
② 这首诗是赠给从事比萨拉比亚地区地形测绘的军官友人凯克、戈尔恰科夫和波尔托拉茨基兄弟的。1822年2月14日波尔托拉茨基兄弟为凯克饯行，席间，他们用的是一个套一个的行军酒杯，并把其中最大的一个放在普希金面前。

把光荣之杯给我献奉。

它那喜爱虚荣的镀金
没有使我们眼花缭乱，
它那表面的华丽和镂花
没有使我们迷恋。

但是惟有一点与众不同：
杯中那块宽敞的地方
可以注入满满一瓶酒，
用以消解贪求的渴望。

我畅饮——怀着内心的沉思
在过去的岁月里盘旋，
回忆起短暂的生活的痛苦，
回忆起爱情的梦幻。

它们的无常使我好笑：
悲哀已在我面前消失，
如同杯中泛起的泡沫，
嗞嗞有声，转瞬即逝。

（王守仁译）

英明的奥列格[1] 之歌

英明的奥列格集合起自己的大军，
　　欲去报复无理的哈扎尔人[2]，
为了惩治他们的猖狂的入侵，
　　要把他们的村庄和田地火焚；
身着帝城铠甲，骑着忠实的骏马，
公爵率领亲兵在田野上进发。

迎着他，从一片晦暗的森林
　　走来了一个聪颖的占卜师，
这个老人只敬重一个彼隆[3]，
　　对未来的事情他能报知，
他在祈祷和占卜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奥列格走近这个聪明的老翁。

"请告诉我，巫师，众神宠爱的老人，
　　我的命运将会怎样？
是否会让邻邦的敌人高兴，

---

① 奥列格，系留里克家族中主宰基辅的第一个基辅大公，他曾把首府从诺夫哥罗德迁往基辅，置许多斯拉夫民族于自己的管辖之下。据编年史家的叙述，他在907年远征拜占廷帝城（即今伊斯坦布尔）期间，曾把自己的盾牌作为胜利的标志钉在帝城的大门上，此后得绰号"先知——有魔力的人"。

② 哈扎尔人，一度在与基辅时代的俄罗斯接壤的一些地区居住过的游牧民族。

③ 彼隆，古斯拉夫的主神——雷电之神。

　　不久一抔黄土将把我埋葬？
把真实的一切告诉我吧，不要害怕：
作为酬谢，任你挑选一匹好马。”

“占卜术士不会害怕强大的统领，
　　他们无需公爵的赠礼；
他们那预见的话语流畅而率真，
　　表达的是上天的旨意。
未来的岁月本融化在晦冥中，
但在你闪亮的额际我看到你的命运。

“记住此刻我说的话吧：
　　统领的快乐在于荣光；
你将由于得胜而名扬天下；
　　你的盾将挂在帝城的大门上；
海洋和大陆都将听命于你；
敌人也将嫉妒你命运的神奇。

“不论是在不祥的恶劣天气
　　蓝色大海掀起的滔天浪峰，
不论是阴险的短剑、弓箭或石器，
　　都不忍损伤胜利者的性命……
有凛凛铠甲在身，你不会受伤；
一个无形的护卫者伴随在勇士身旁。

“你的骏马不怕危险的拼劈；
　　它能领会主人的意愿，

时而在敌人的箭雨下驯顺而立，
时而在沙场上勇往直前。
它不怕厮杀，也不怕寒冷……
但你终将由于你的战马而丧命。”

奥列格微微一笑，不过由于沉思
　　他的前额和眼神变得阴郁。
他默然不语，手扶着鞍子
　　跳下了马，满面愁绪；
他告别自己忠实的朋友，
拱起的马颈在他的抚摸下颤抖。

“别了，我的伙伴，我忠实的仆人，
　　我们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
你就休息吧！我的足不会再伸进
　　你那金黄色的脚蹬。
别了，别难过，也别把我忘记。
你们，童仆朋友，请把马牵去，

“给它披上茸茸的毛毯的马被；
　　拉着缰绳牵往我的草场；
常给它洗澡；给它饮清泉的水；
　　用上等谷物将它喂养。”
童仆们立刻将骏马牵了去，
并给公爵牵来别的马一匹。

英明的奥列格同自己的部下，

开怀畅饮，杯声丁当。
他们的鬓发宛如清晨的雪花
闪烁在光荣的墓丘顶上……
他们把过去的时日回忆，
也回忆起共同厮杀的那些战役……

“我的伙伴在哪儿呢？”奥列格低声说，
“请告诉我，我的烈马在哪里？
它可好吗？可还是那么性烈，那么活泼？
它的步子可还是那么轻疾？”
于是他听到回答：在那陡峭的山冈上
它很久以前就已经进入长眠的梦乡。

英明的奥列格低下了头，
不禁想道：“占卜有什么应验？
骗人的占卜者，疯老头，该受诅咒！
我悔不该听信你的预言！
否则我的马至今还会为我服务。”
接着，他想看一看马的尸骨。

英明的奥列格上了马，离开庭院，
伊戈尔王子和老年宾客们随同前往，
他们在第聂伯河边果然看见
高贵的马的尸骨横在山冈上；
雨水把它们冲洗，灰尘把它们覆盖，
丛生的野草在微风吹拂下摇曳。

公爵轻轻地踩着马的骷髅，
　　说道："安睡吧，孤独的友伴！
你的老主人总算活得比你长久：
　　虽然离追悼他的酒宴也已不远，
斧下丧命、染红野草的将不是你，
不需你的热血把我的骨灰浸湿[①]！

"难道这枯骨威胁着我的生命！
　　难道这里藏匿着我的死亡！"
正在这时，从死马的头壳中
　　钻出一条毒蛇，咝咝作响；
像条黑色的带子，把奥列格两腿缠绕，
公爵突然被咬得痛苦地惊叫。

在追悼可怜的奥列格的酒宴上，
　　圆形的酒罐泛起泡沫，咝咝有声：
伊戈尔[②] 王子和奥尔加[③] 坐在山冈；
　　公爵的部下在河边交相把盅；
战士们把过去的时日回忆，
也回忆起共同厮杀的那些战役。

（王守仁译）

---

① 俄罗斯古时的习俗：如果勇士死了，人们就杀了他的坐骑，把它同主人葬在一起。

② 伊戈尔，留里克之子，其保护人奥列格死后，继基辅大公之位。

③ 奥尔加，伊戈尔王子之妻。

塔夫利达[1]

还我青春![2]

你，内心无法理解的黑暗，
偶然绝望的避难之处，
何其微不足道！空虚幽灵，
我并不渴望你的保护！
尽管一生都未曾有过幸福的时光，
对生活不再抱任何幻想，
我仍然不相信你，
你跟世人的思想格格不入，
高尚的智慧对你畏惧！
这就是为什么明智的人，
站在高处倾听
阿尔卑斯山涧流水的永恒喧鸣，
凝视着无底深渊，
也会情不自禁地陷入可怕的境地，
浑身战栗，头晕目眩：在他面前
一切物体都在转动，变暗，
冷静的感觉变得麻木了，
四处寻找自己的支撑点，

① 这首诗没有最后定稿。塔夫利达，地名，即现在的克里木。
② 原文为德文，此系歌德《浮士德》一书的卷头语。

而一切都在飞驰，渐渐昏暗、消失……
于是，昏厥之后的冷梦
将他抛向山边……
当然，我的灵魂是不死的，
然而，飞到了陌生之地，
身穿寿衣的我，当真
会成为人世间的异己，
会把人世的情感统统抛弃？
难道在一切都显示出
永垂不朽的光荣和美，
纯净的火焰会吞噬
阳世的一切缺陷的地方，
我的灵魂里不再保留
瞬间的生活印象，
我就不再知道何谓遗憾，
忘掉爱情的苦恼？

忘掉爱情的苦恼！那么在坟墓里
还有什么能比我存在得更久？
内心对可意人儿的怀念实属永恒，
缺此哪还有什么心灵？
为什么不相信你们，诗人？
再说，幽灵正在秘密结伴，
从悲哀的冥河两岸
飞向阳世之边缘。
它们闷闷不乐地造访
那些曾经有过可爱生活的地方，

并在梦乡里对自己
所遗弃的朋友们表示抚慰……
他们一面享受着不朽的滋味，
一面在极乐世界把朋友等候，
就像在喜庆的节日里，
家人等候姗姗来迟的宾朋……

美妙诗歌的理想，
岂非美好幸福的幻影！
我爱你们无以名状的晦暗，
还有你们那隐秘的精英。

噢，如果有可能离开
长明灯永远照耀、
幸福已属永恒的地方，
我的灵魂必会飞向古尔祖夫。
这幸福的地方浪花飞溅，
亲吻着锦绣的岸边，
大自然的草地、丘阜山冈
统统被慷慨的金光照亮。
巉岩巍巍，拱顶凶险，
………………

你又同我在一起，喜悦；
那晦暗沉思的乏味激动，
已在我内心全然平静！
情感复活，头脑清醒。

身心充满了无以名状的安逸，
同时也充满了一种忧郁。
啊，生机勃勃的田野，
塔夫利达山冈，无比美丽的地方，
我又来把你们造访，
贪婪地呼吸甜美的空气，
仿佛我又听见亲切的声音，
那幸福早已被遗忘。
………………

我沿着群山的斜坡走，
那是一条陌生的路，
我怯生生的眼睛
紧盯着她迷人的脚步。
为什么我未敢用火热的嘴唇
去触及她的足迹，
………………
………………
不，在我青春骚动不安的
那些欢腾的日子里，
我从未满怀这样的激情，
欲吻狐媚女郎的嘴唇，
及其令人陶醉的酥胸。
………………

只剩下了我，独自一人。
朋友、情妇、盛筵

都消逝了，如同虚幻，
我的青春已悄然暗淡，
连同她那不可靠的赠品。
犹如蜡烛，在为欢快的
青年男女彻夜燃烧之后，
疯狂的宴会收场之时，
在晨光面前变得苍白而清幽。
……………………

（王守仁译）

致弗·费·拉耶夫斯基[①]

我的歌手，我引以为荣的
并非因为善于以自己的诗句
吸引一颗颗火热的心灵，
使人欢笑或使人悲泣；

---

① 弗·费·拉耶夫斯基（1795—1872），军人、十二月党人、诗人，由于他在军官中宣传进步思想，1822年2月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写了一首诗《寄友人》，其中有两行是：

请把恋歌留给其他歌手！
岂能歌唱爱情，当鲜血迸流……

普希金是拉耶夫斯基的好朋友，读了他的诗，深受触动。普希金想写一首诗作为回答，他曾经以这样两行诗句开头：

你从幽深昏暗的监牢
不是徒劳地向我呼吁……

他想在诗中表述诗人肩负的使命，可惜诗未写完，保存下来的这份手稿也不完整。

我引以为荣的，并非因有时
我充满机智的歌声
使惊恐与羞怯的少女
心中的激动归于平静；

并非因为鞭挞荒淫与凶残，
把它们绑在了耻辱柱前；
并非因为竖琴的声音威严，
使谎言感到心惊胆战；

也并非由于傲然不驯的灵感、
蓬蓬勃勃的青春力量、
意志刚烈以及身遭流放，
使我在人世间声名远扬——

不，我引以为荣的是命运
注定给予我以最高的奖赏：
自尊自爱自强的欢欣！
平庸梦境中的奇妙幻想！……
……………………

（谷　羽译）

给一个希腊女郎[1]

你来到人世就是为了
把诗人们的想像点燃，
你以那活泼亲切的问候，
你以那奇异的东方语言，
你以那放荡不羁的玉足
和那晶莹闪亮的眼睛
使他心乱神迷和折服，
你为了缠绵的愉悦而生，
为了激情的陶醉而降。
请问——当莱拉的赞美者[2]
把自己永不改变的理想
描绘成神圣的天国，
那折磨人的可爱的诗人
莫不是在把你的形象描画？
也许，在那遥远的国度，
在神圣的希腊的天空下，
那充满灵感的受苦人
认出或看见了你，犹在梦中，
于是在他心灵的深处

① 希腊女郎，指卡吕普索·波丽赫隆尼，希腊暴动时她与本国的一些朋友从君士坦丁堡逃到基什尼奥夫，传说她曾是拜伦心爱的人。

② 指英国诗人拜伦。莱拉是他的长诗《异教徒》的女主人公。普希金对该诗的评价很高。

便珍藏了你那难忘的倩影？
那魔法师也完全可能
以美妙的琴声诱惑了你；
你那一颗自尊的心
便不知不觉不住地颤栗，
于是你偎依在他的肩头……
不，不，我的朋友，我不愿
由于幻想而怀有嫉妒的情焰；
幸福早已与我无缘，
而当我再次把幸福得到，
又不由地暗暗为忧思所苦恼，
我担心：凡可爱的都不可靠。

（王守仁译）

致雅·尼·托尔斯泰函摘抄[1]

你还燃烧吗，我们的明灯[2]，
宴会和彻夜不眠的伴侣？
你还沸腾吗，金灿灿的酒盅，
在愉快的爱说俏皮话者手里？
欢乐之友，维纳斯和诗的友人，

① 这首诗是1822年9月26日普希金给雅·尼·托尔斯泰的信的一部分，写在这样几行话的下面："你，我的所有的同学、转瞬即逝的青春时代的转瞬即去的朋友之一，你还记起了我……两年六个月了，我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谁也没有一行字，一句话……"雅·尼·托尔斯泰是政治性的秘密团体"绿灯社"创始人之一。

② 指"绿灯社"。

你们是不是还一如当年？
醉酒的时刻，爱情的良辰，
是否一如既往，应着闲散、
慵懒和自由的召唤飞临？
在寂寞的流放中，我的心
无时不燃烧着贪婪的热望，
在回忆中飞往你们的身旁，
我想像着，我看到了你们：
瞧，就是它，那好客的地方，
爱情和自由的缪斯栖留之乡，
在那里，我们曾以彼此的誓盟
同这一切结下了永久的联系，
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友谊的幸福，
在那里，头戴椭圆帽，平坐平起，
我们围着圆桌，亲切和睦；
在那里，我们可为所欲为，
喝不同的酒，说想说的话，
交换趣闻，唱顽童的歌；
美酒、戏谑、一个火花
就燃着了我们的辩论之火。
忠贞的诗人啊，我的耳边
你们那迷人的话又在回荡……
请你们给我斟杯彗星酒[①]，

① 彗星酒，1811年（出现彗星之年）出产的一种香槟酒，以其独特的高质量著称。

卡尔梅克[1]，你来祝我健康！

（王守仁译）

给弗·费·拉耶夫斯基[2]

你是对的，我的朋友——我不该
　　对宽厚的自然的赐予厌恶。
我知道闲散和无忧的缪斯的命运，
　　也知道什么是慵懒的享乐。

轻浮的女人的美，珍贵的筵席，
　　还有那疯狂地作乐的喊声，
文静的缪斯的瞬间的赠礼
　　和传诵的轰动一时的光荣。

我知道什么是友谊——我献给了它
　　青春时代的轻浮的年华，
在享有自由的良辰和欢乐的时刻，
　　在酒宴上，我信任过它。

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它不是
　　忧郁的愁思，不是无望的迷误，

---

① 卡尔梅克，此处指端盘子的童仆。按照传统习惯，凡在座的人有谁“吐出”“庸俗的话”时，这童仆就给他倒酒，并且说“祝您健康”。但据托尔斯泰回忆，这种事普希金从未遇到过。

② 这首诗是作者对拉耶夫斯基的《狱中的歌手》一诗的答复。

我知道，爱情就是美好的理想，
　　是陶醉，是心满意足。

离别了年轻人聚谈的闪光和喧响，
　　我知道了什么是工作和灵感，
我是多么地喜欢热烈的思想
　　那远离人世的激动的波澜。

都过去了！——心头的血已经变冷。
　　世界、生活、友谊和爱情，
如今我看到了它们的真面目，
　　对伤感的阅历也万般憎恨。

活泼的性格失去了自己的迹印，
　　心灵的麻木愈益显明；
它已没有知觉。如林中的一片轻叶
　　在高加索的泉水里渐渐变硬。

脱下偶像那迷人的袈裟，
　　我看见了一个丑陋的幽灵。
然而如今是什么把这冰冷、麻木、
　　无聊的心灵世界搅得不宁？

难道它先前对于我真的是
　　那么美好和那么威严，
难道在它那可耻的深处
　　我的光明的心得到过温暖！

年轻的狂人在它那里看到了什么，
　　探寻过什么，有何渴求，
他对谁，对谁曾以崇高的心灵
　　顶礼膜拜而不觉得害羞！

在冷漠的人群面前，我说着
　　一种自由的真理的语言，
但是对凡庸愚昧的人群来说，
　　高贵的心的声音却可笑到极点。

——

到处是重轭、刀斧或者桂冠，
　　到处是恶棍或者沮丧的人，
到处是暴君或者伪君子，
　　或者带偏见的奴隶，俯首听命。

（王守仁译）

寄语书刊检查官[①]

　　缪斯的阴郁的监守，我长期的压制者，
今天我可是想跟你把事理扯一扯。
不要怕：我不想受邪念的诱惑，

① 这首诗是作者写给彼得堡检查官A·C·比鲁科夫的，他是当时最胆小和蠢笨的检查官之一，普希金的大部分作品都经过他的审查。

对书刊检查机关随意指责，
伦敦所需要的，对莫斯科为时尚早。
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作家，我知道；
检查机关的迫害不会使他们把信念放弃，
在你面前他们纯洁的心正确无疑。

首先，我要向你坦白承认，
我常常对你的命运产生怜悯：
对人间不可思议的东西你最善于解说，
你是赫沃斯托夫、布宁娜[①] 唯一的读者；
为了挑剔毛病，你永远得去仔细研究，
这篇散文不高明，那首诗歌荒谬。
真糟糕，俄罗斯文人们会受怕担惊：
有的要把法文小说译成英文，
有的要写颂歌，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有的要开开玩笑，给我们写一出悲剧——
这都与我们无关；可你得去读，去发怒，
去打呵欠，瞌睡一百次——尔后签署。

可见，检查官是个苦差使；他有时
也想读点什么以清醒一下脑子；
卢梭、伏尔泰、布丰[②]、杰尔查文、卡拉姆津
吸引着他，可他必须浪费光阴

① 布宁娜，"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的荣誉成员，一位平庸的女诗人。
②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以关于自然史的著作闻名，以"风格即人"的理论传世。

去看某个撒谎家的狂想新编——
歌唱树林和田野的悠闲，
要是读得失去连贯，还得从头去找，
或者从空泛的杂志上勾掉
那些粗鲁的嘲笑和下流的语言——
文雅的讽刺家们的奇想的贡献。

但检查官也是公民，他的职位神圣：
他应当有头脑，正直而开明；
他一向虔诚地敬重祭坛和王位；
但不压制言论，也能容忍智慧。
他恪守平静、礼仪和风俗，
自己从不违犯法定的规章和制度，
他热爱祖国，对法律忠诚，
善于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对有益的真理的追求他不挡道，
也不干预活跃的诗歌的腾跳。
他与作家为友，在显贵面前也不畏惧，
他明达、坚强、自然、主持正义。

而你，蠢材和懦夫，对我们干了什么？
哪儿该动脑子思索，你却茫然地望着；
你乱涂乱改，对我们的意思没有领会；
你凭着古怪的想像称白为黑；
称讽刺为诬蔑，称诗为淫乱，

称库尼岑[1]为马拉[2]，称真理之声为造反。
你决定了就得照办，恳求也无济于事。
你说，你不感到可耻，在神圣的俄罗斯，
由于你，我们至今看不到书籍？
假如有一天人们要论一论事理，
那么，由于爱惜理智和俄罗斯的荣誉，
国君会亲自下令印书而不经过你[3]。
过去也给我们留传下一些诗篇：
叙事诗、八行诗、颂歌、哀歌、联句、寓言，
这都是些闲暇和爱情的天真的憧憬，
刹那间绽开的想像之花的留影。
野蛮人啊！我们这些主宰俄国诗琴的歌手，
哪一个不诅咒你的致命的斧头？
你像讨厌的太监在缪斯中间游荡；
无论趣味、炽烈的感情、智慧的闪光，
无论**华筵**歌手[4]的文体多么高雅、简明——
都不能感动你这颗冷酷的心。
你对一切都投以睥睨和不信任的目光。
你怀疑一切，看到随处都有毒物包藏。
你最好停下那丝毫得不到赞赏的劳动：
诗坛不是寺院，也不是可悲的后宫，
说真的，无论多么高明的马医

① 库尼岑，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时的老师，富有热爱自由的思想，他对当时的进步诗人有过很大的影响。

② 马拉（1743—1793），18世纪末法国革命领导人之一，学者和政论家。

③ 指亚历山大一世特许卡拉姆津的《俄国史》不经审查而出版。

④ 系指叶·巴拉丁斯基，即1821年出版的长诗《盛筵》的作家。

也从未压下过珀伽索斯过旺的火气。
你怕什么呢？相信我吧，谁要是
嘲笑法律、政府或者风习以自娱，
他绝不会让自己受到你的处分；
他不会为你所知，我们了解原因——
他的手稿不但没有沉没于忘川，
而且无须你的签发就在世上流传。
巴尔科夫的诙谐诗[①] 没有送给你看，
拉吉舍夫，奴隶制之敌，回避了检查官，
就连普希金的诗[②] 也从来没有出版；
有什么必要呢？人们照样将它们传看。
但是你固执己见，在我们这极富智慧的时代，
沙里科夫几乎成为一个祸害。
你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折磨我们和你自己？
你说吧，你是否读过叶卡捷琳娜的训示[③]？
去读一读，弄弄明白；你会从中明确看到
自己的职责和权利，而走上另一条道。
在女皇的眼里，一个杰出的讽刺作家[④]
应该在民间喜剧里将愚昧鞭挞，
虽然在这宫廷蠢材的狭隘头脑中，

① 指18世纪诗人兼翻译家伊·谢·巴尔科夫的淫猥作品，它们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

② 诗人指自己的政治诗和嘲讽短诗。

③ 系176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召集的新的国家法律制订委员会制订的法律指南，它充满自由主义精神，但是没有任何实际影响。普希金在《简评18世纪俄国史》中把它直接叫做“虚伪的东西”。他对书刊检查官提起它，纯粹出于策略上的需要：做出一种姿态，仿佛真的接受它。

④ 指冯维辛（1744或1745—1792）。

竟然把库杰伊金[1] 拿来与基督等同。
权贵们的灾星杰尔查文[2]，用威严的竖琴，
揭露他们的桀骜不驯的偶像；
赫姆尼采尔[3] 含着笑讲述着真理，
杜申卡的挚友[4] 语义双关地打趣，
有时还让库普律斯没有遮掩地出现——
他们谁也没有受到检查官的刁难。
你有点皱眉了；你坦白说吧，如果在今天
他们可不能如此容易地与你周旋？
这是谁的罪呢？有榜样在前：
亚历山大时代的美好开端[5]。
你去打听吧，那时候都印行过什么书。
在智慧的领域里，我们不能让步。
对往昔[6] 的愚蠢我们理应感到害羞，
难道我们还要回到那些年头，
让人们谁也不敢叫一声“祖国”，
无论人或书刊都在奴役中过活？
不，不！俄罗斯不能再承受愚昧的重担，
那祸国殃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

① 库杰伊金，冯维辛的喜剧《纨袴少年》中的人物。

② 杰尔查文创作了许多抨击上流名人的讽刺性和揭露性的诗如《权贵》、《给统治者和法官》等等。

③ 赫姆尼采尔，俄国诗人，主要写寓言，抨击贪官、显贵。

④ 指长诗《杜申卡》的作者波格丹诺维奇。

⑤ 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初期有自由主义倾向，具体地说，当时曾出版过一些较为进步的书，后来书刊检查机构又严格禁止再版。

⑥ 指帕维尔一世执政时期。1797 年，帕维尔禁止使用十三个他认为有革命含义的词，其中包括“祖国”，规定用“国家”这个词去取而代之。

既然卡拉姆津获得了光荣的桂冠，
那绝不会是蠢材当上了检查官……
改一改吧；变聪明些，别跟我们为难。

你会说："这都对，我不再和您争辩：
但是检查官哪能凭良心去作判断？
有时是那个，有时是这个，我应当放他过关。
自然，您觉得可笑——而我有时却会哭，
一面读一面画十字，碰运气地胡抹乱涂——
一切都有个时尚、爱好；比如说，往昔
我们对边沁[①]、卢梭、伏尔泰都极敬佩，
可现在，连米洛也落进我们的网里[②]。
我是个可怜的人；而且还有妻子和儿女……"

妻子和儿女是个大祸根，朋友，请相信：
我们的一切恶行都是由于他们造成。
可是无可奈何；好了，如果你无法
越快越好、小心翼翼地滚回家，
如果沙皇还需要你为他服务，
至少你要给自己找个聪明的秘书[③]。

（王守仁译）

① 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

② 这句诗大致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预言》。

③ 这行诗的背景是，1820年新译再版的18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神父米洛的《通史》受到检查官的严重歪曲。

给一个异国女郎

我以你不懂的语言
给你写下赠别的诗句，
可是，我却如意地盘算：
但愿能邀得你的注意；
我的朋友，在离别时期，
我要摒绝情感，却不消沉，
因为我将继续崇拜你，
朋友啊，只崇拜你一个人。
你尽可注视别人的脸吧，
但请只信任我这颗心，
一如你以前信任过它，
尽管不理解它的激情。

（查良铮译）

“令人心醉的往日的亲人”

令人心醉的往日的亲人，
编造戏谑和悲惨故事的友伴，
我在自己人生的初春结识了你，
那时候充满了最初的欢乐和梦幻。
我等着你；在幽静的傍晚

你，快活的老妇[1]，来到面前，
穿着短袄，戴着大眼镜，
拿着好玩的响铃铛，坐在我旁边。
你一面摇着摇篮，一面为迷住
我幼年的听觉而低声唱歌，
并在襁褓中留下了芦笛，
这芦笛也受到了你的迷惑。
幼年逝去了，宛如缥缈的梦。
你爱过这无忧无虑的少年，
在庄重的缪斯中，他只把你思念，
而你也悄悄地去探望他的容颜；
难道这就是你的形象，你的穿戴？
你多么可亲，你又变得多快！
你的微笑里燃烧着怎样的火焰！
亲切的目光闪出何等炽热的光彩！
外衣就像是不驯的波澜，
微微遮盖着你轻盈的身躯；
你满头鬈发，戴着花冠，
芳香四溢，多么富有魅力；
在黄珍珠项链下，你白皙的胸脯
泛着红润，在微微颤栗……

（王守仁译）

① 这里的“快活的老妇”的形象，体现着普希金最初的诗才，他显然把他的奶娘阿·罗季翁诺夫娜和他的外婆马·阿·汉尼拔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后者教会了他读写俄文，喜欢给他讲古代和祖先的故事。

给费·尼·格林卡[1]

正当我生活无忌、纵情畅饮，
流放却临到我的头上，
我看到卑怯的利己主义，
我看到那一群人的疯狂。
我没有泪，心情懊丧，离开
酒宴的花冠和光艳的雅典娜，
但你的声音却带给我愉快，
你，豁达大度的公民啊！
尽管命运又一次对我
进行严酷无情的压制，
尽管友谊对我变了心
一如爱情对我负义，
在流放中我将忘记
那些对我不公正的欺侮：
它们都微不足道，只要你，
阿里斯蒂得[2]，证明我无辜。

（王守仁译）

① 费·尼·格林卡，军官，参加过卫国战争。普希金高度评价格林卡其人，但对他的诗却常作讥评。格林卡对普希金十分关心，当普希金被流放时，他公开写诗表示敬意，对普希金的创作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

② 阿里斯蒂得（约前540—前487），雅典国务活动家，诚实与正直的榜样。

“前不久在闲暇之余”

前不久在闲暇之余，
我读过有关骑兵的条令，
甚至透彻地理解了
它的那些高明的结论；
我认识了它无法取代的
表达技巧的突出特点；
然而在一页页地翻阅时，
我承认，我对上帝有过抱怨。
我想：轻浮的歌手，
无须为自己创造偶像，
你那顽皮的诗兴，
终于止住了，不再发狂，
而且，心永远冷下来之后，
显然，你已成为一个明智的人，
为的是顺乎世界潮流！
可悲啊，我说，眼眶盈满了泪水，
可谁建议达维多夫①
放弃桂冠，放弃玫瑰？
一个被缪斯树起来的人，
曾鄙视往昔的荣誉，

① 这是普希金寄给达维多夫的诗简。

也不在乎布尔佐夫[1]阴魂的威胁，
何以竟对散文低首下心！
猛然间，就在自己的眼前，
我看见一个褴褛的身影，
原来那是个醉汉，胡子竖了起来，
鬓发堆成小山，仿佛死期来临，
骠骑兵不可或缺的披肩飘在背后，
高筒军帽也奇怪地歪戴在头顶[2]。

（王守仁译）

给阿捷里[3]

玩儿吧，阿捷里，
管它什么忧郁；
卡里忒斯和列丽[4]
把花冠赐给你，
而且还轻摇过
你的摇篮；
静谧而明媚啊——
你的春天；

① 布尔佐夫，系达维多夫的同事，以其放荡和胡作非为而声名狼藉。

② 这一行诗借用达维多夫《老骑兵之歌》中的诗句。

③ 这首诗是作者写给亚·里·达维多夫夫妇的女儿阿捷里·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普希金在卡缅卡遇见她的时候，她才12岁。

④ 列丽，按照当时的一般观念，列丽系古斯拉夫的爱神。实际上此处不过是歌中的一个重唱词而已。

你来到人世
就是为了享乐；
这欢欣的时刻
切莫，切莫放过！
把少年的岁月
都献给爱情，
爱吧，阿捷里，
在世界的嘈杂声中
爱我的芦笛。

（王守仁译）

囚　徒[①]

我坐在潮湿的牢狱的铁栅旁。
一只在束缚中饲养大了的年轻的鹰鹫，
它是我的忧愁的同伴，正在我的窗下，
啄着带血的食物，拍动着翅膀。

它啄着，扔着，又朝着我的窗户张望，
好像在和我想着同样的事情。
它用目光和叫声召唤着我，
想要对我说："让我们一同飞走吧！

① 普希金被流放在南俄时，据其1821年5月26日日记的记载，他曾经参观过基什尼奥夫的监狱，看到监狱庭院中喂养着一只雏鹰。这首诗不仅写出了他当时的印象，也写出了他个人的心情。

"我们都是自由的鸟儿；是时候啦，弟兄，是时候啦！
让我们飞到那儿，在云外的山冈闪着白光，
让我们飞到那儿，大海闪耀着青色的光芒，
让我们飞到那儿，就是那只有风……同我在游逛
着的地方……"

（戈宝权译）

"卡古尔的铸铁啊……"[①]

卡古尔的铸铁啊，对于俄罗斯人，
对于荣耀之友，你神圣——
你赤热，你血红，
飞落在庄严的旗帜中间，
消灭北方的一个个英雄。
…………………………

（王守仁译）

"有的人是靠自己的礼服……"[②]

有的人是靠自己的礼服和黑胡子，
才拥有了我的阿格拉娅的，

① 史载：1770年7月21日俄国军队在比萨拉比亚的卡古尔城下粉碎了土耳其军队的进攻。

② 这首诗是普希金讥讽阿·安·达维多娃（1787—1847）的，她原籍法国，系普希金之友亚·里·达维多夫的妻子。

有的人则由于腰缠万贯——这我理解，
还有人由于法兰西是他的祖籍；
克列翕以聪明才智使她惊讶，
达密斯则因为会唱情意绵绵的歌曲。
那么请问，我的朋友阿格拉娅，
你的丈夫是靠什么才拥有了你？

（王守仁译）

“唉，你这十足的糊涂蛋”[1]

唉，你这十足的糊涂蛋，
尽管骂好了，去唠叨个没完，
兰诺夫，甭想我会打你耳光。
你那得意洋洋的嘴脸，
跟专等膝盖去顶的婆娘屁股
简直可说是一模一样。

（王守仁译）

“克莱丽莎钱太少”

克莱丽莎钱太少，
你阔，去和她行婚礼：

① 这首诗作者讥讽的对象是兰诺夫，此人当年是基什尼奥夫的一个秃顶和大腹便便的官吏。此人踌躇满志，目空一切，经常与普希金争吵。

她本来应该富豪，
绿帽对你也很适宜。

（查良铮译）

"我已经被软禁……"

我已经被软禁
三天了，我的朋友，
许久也未能
跟我的奥列斯特[①] 聚首。
摩尔达维亚人的救星，
昭示出应有的法律，
这地方官巴赫麦季耶夫，
被谦逊的约尼[②] 代替，
只因雅西贵族[③]，
我们熟悉的那个
善跳马祖卡舞、缠着裹头、
胡须令人讨厌的蠢货——
此人胆小怕死却又粗暴无礼——
被我稍稍教训了一顿，
这事吓坏了诸位大臣，
担心我还会挑起新的事端，

① 奥列斯特，这里系"朋友"一词的代称，有可能指尼·斯·阿列克谢耶夫。

② 约尼，指尼卓夫，普希金的上司。此人取代了巴赫麦季耶夫，任比萨拉比亚州的地方官。

③ 雅西贵族，即被普希金教训过的托多尔·巴尔什。

于是就在我的陋室门前
加上了岗哨，严格看管。
……………………
还由于一些无缘无故的琐事
比如说，我常常
漫不经心地胡乱画像，
画些漫画，丑化夸张，——
众所周知的那些人，
许多都是熟悉的面孔，——
画一些东方大人物，
……包括贵妇
及其戴绿帽子的丈夫，
不管他们有没有胡须！

（王守仁译）

沙皇尼基塔和他的四十个女儿

当年有个沙皇尼基塔，
一生都快活、悠闲，生活豪华，
他没做什么坏事，也没行善，
一方国土称得上锦绣河山。
沙皇处理事情慢条斯理，
不论吃饭、喝酒还是祷告上帝，
他使这样那样的妇女
为他生的女儿整整四十，
四十个女儿个个漂亮，

跟四十个天使一模一样：
纯洁的心，美的灵魂。
那秀足——天哪，没法形容，
那面庞，那黑发，
那美妙的嗓音和奇迹般的眼睛，
还有那聪明，简直使人震惊。
一句话，从头到脚，
一切都令人神魂颠倒。
不过，她们毕竟缺少点什么。
到底缺少什么呢？
唉，无所谓，无非是小事情。
无所谓抑或小事情，
说起来——反正是缺少点东西。
面对虔诚的糊涂蛋，
迂腐古板的监护官，
怎样去解释这一点，
并且不惹他怒发冲冠？
怎么办？……帮帮我吧，上帝！
公主们的两腿之间……
不，这样说太露骨，
既难为情又危险，——
还是得选别的途径：
我爱维纳斯的嘴唇儿、酥胸，
尤其是爱她的秀足，
然而，爱情的火镰，
我梦寐以求的终端……
究竟是什么？……不值一谈！

无所谓抑或小事情……
反正是年轻公主们
从未有过的经历，
不管她们活泼还是轻佻。
她们那奇异的身世，
使满朝文武
困惑莫解，无比惊奇。
对父亲乃至对悲哀的母亲们，
这也极其难堪，令人伤心……
当人们从接生婆口中
得知此事的详情，
无不目瞪口呆，
唉呀啊呀地表示惊讶，
有的人按捺不住，笑出声来，
但却尽量小心翼翼，
以免被送往涅尔琴斯克[①] 流放之地。
沙皇召见满朝文武，
以及俯首听命的侍臣，
给他们下达了一道谕令：
“你们之中如果有人
胆敢教我的女儿心起邪念，
或者教她们胡思乱想，
哪怕只是暗示她们
缺少的究竟是什么，
或者话中有话，语义双关，

① 涅尔琴斯克，即边远的尼布楚。

或者让她们看不雅的手势①，
那么，我决不是开什么玩笑，
我要把长舌妇的舌头割掉，
对男性教唆者就刑罚更重，
定会让他后悔莫及。”
沙皇铁面无情，但还公道，
谕令斩钉截铁，很有威力；
每个人都表示服从，小心翼翼，
每个人都决心回避，
耳朵竖得尖尖的，
不传布、走漏任何消息。
可怜的大臣之妻们惴惴不安，
惟恐丈夫泄露了秘密，
大臣们则暗自说道：
“原谅我的过错，爱妻！”
（看得出，压抑着满肚子的怒气）。
公主们正当芳年，
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怜悯。
沙皇召见朝臣，
说出了下一个欲选的意中人：
如此这般——悄声地，
秘密地，尽量避开听差，
意思却表达得相当明白。
大臣们个个陷入沉思，
为医治皇病而大伤脑筋。

① 此处指将拇指放在中指与食指之间的表示下流动作的手势。

正在这时，一个足智多谋的老臣，
对大家深鞠一躬，又猛然
拍拍自己的秃顶，
哼呀哈呀地讨好沙皇：
“噢，智慧超凡的君主！
要是小臣讲讲过去，
谈起性这不雅的问题，
圣上可千万别怪罪我无礼。
小臣认识一个撮合这种事儿的婆娘，
（她在哪儿？现在做什么？
说真的，还干老行当。）
此人是个出了名的妖婆，
大凡世人之病她都能治，
就连器官衰弱也能治愈。
时下能找到她就好了；
那妖道可谓手到病除：
只要需要，她什么事都能办到。”
“如此说来，马上派人去找！”
沙皇尼基塔皱了皱眉头，
威严地赞叹道。
“马上去寻找这个妖婆！
不过，要是她蒙骗我们，
允诺的事情办不到，
让我们受骗，愿望落空，
或者故意胡编一套，
那我不在大斋的第一个礼拜一
下达诏谕将巫婆焚烧，

并以此恳求苍天开恩，
我便不是沙皇，而是个无所作为的游民。”

就这样，秘密地、谨慎地，
沿着驿站的路线，
往全国各地，往每个角落
都派去了急使专员。
他们有如洪水滚滚，
到处为沙皇效忠搜寻。
过去了一年又一年，
关于巫婆却没有音讯。
终于，一个无比勤奋的使者，
喜出望外地发现了踪迹。
他深入到晦暗的森林
（显然，受到魔鬼的指引），
看见一座小小的茅屋，
里面住着一个年迈的妖妇。
作为沙皇的特派员，
他直接走近茅屋，迈步进入，
大胆地向妖婆躬身行礼，
陈述皇室内情：
公主们是怎样诞生的，
她们缺少什么东西。
妖婆即刻心领神会……
马上将使者往门口一推，
嘟哝着说：“你走吧，
越快越好，不要犹豫，

否则，当心害上寒热病……
三天以后再来这里，
取一个小小的包裹，还有答语，
来时要趁拂晓——这你得记住。”
随后，妖婆便闭门不出，
三天三夜都在占卜，
炉灶里的木炭积累了不少，
因为把魔鬼招引来了。
魔鬼亲自给她带来一个精制匣子，
里面装满了我们视为宠物的
那种作恶多端的东西，
好让使者带回宫廷。
小小的宠物有各种类型，
各种规格，各种颜色，
全都是精选出来的，带卷毛的……
妖婆逐个查看，
选出最好的四十个，
用桌布将它们包裹起来，
放进匣子里，再上上锁，
让使者带着它上路，
当然，也没有忘记给使者盘缠。
使者赶路。朝霞一片殷红……
使者想休息片刻，
也稍稍吃点东西，
呷口酒解解渴意：
此人比较细心，
为回程的路上准备了一切，

瞧，他给马解下了嚼子，
自己也就放心地吃。
马儿吃着牧草。他在驰骋想像，
沙皇怎样抬举他，
称他为伯爵，公爵。
可那匣子为什么锁着？
那妖婆捎给沙皇的是什么？
往缝隙里瞧：什么也窥不见，
因为锁得紧紧的。多么遗憾！
好奇心给他带来了畏惧，
使他整个身心感到不安。
他把耳朵紧贴着小锁——
听不见任何声息；
闻一闻，倒是熟悉的气味……
嗨，真糟糕！里面藏的是什么宝？
瞧一眼，的确没什么不好。
这使者禁不住诱惑……
可他刚刚打开精制的匣子，
扑棱棱飞出一只只小雀，
纷纷往周围的树杈上落，
尾巴不停地摆动着。
使者慌忙将它们召唤，
用面包干儿把它们引诱：
撒一些碎屑，但一点也不管用
（显然，它们不是赖此活命）：
在树杈上它们会美妙地唱歌，
何必在匣子里呆着？

一个拄拐杖的老妇，
背弯得像一张弓，
此时正走在大路上，一步一挪。
使者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
“我完了，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救救我，做我的再生母亲！
瞧瞧，这是怎样的灾难：
这些小雀我无法捕捉！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老妇抬头看了看，
啐了口唾沫沙哑地说：
“尽管你的行为相当恶劣，
可你不必哭诉，不必犯愁……
只要给它们点厉害瞧瞧，
想必全都会向你飞落。”
“太好了，谢谢！”他说……
他刚刚开始教训它们，
小雀儿马上都飞向他，
一一落进自己的小窝。
为了不再出什么差错，
他马上停止念咒语，
给四十只小雀上了锁，
踏上归途，继续赶路。
公主们收到这些小雀，
即刻便关进笼子里去。
见此情景沙皇大喜，
马上吩咐大摆筵席：

连续七天盛宴庆祝，
外加一个月的放假休息；
满朝文武每个人都被授勋，
不错，沙皇也没忘记妖婆：
让人从珍宝库里取出
浸在酒精里的蜡烛头
(使大家震惊不已的那个)，
连同这一宝库里的
两只奎蛇，两具枯骨，
作为送给她的礼物……
使者同样受到了嘉奖。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

——

很多人痛骂我
现在也许会问及：
为什么我要开这种愚蠢的玩笑？
与他们何干？我愿意。

(王守仁译)

“在莫斯科寂静的城郊”

在莫斯科寂静的城郊，
教堂那古老的圆顶在熠熠闪亮，
它们的尖端都带有十字架，
光辉映照着寺院的高墙。

从未砍伐过的小树林，
遍布于周围的丘阜土冈，
主的仆人之圣体
自古以来就在那里安葬。

（王守仁译）

断　　章

*　　*　　*

她……赐给了
……第一个梦，
于是，脑海中的她
唤起沉睡的诗兴，发出了初声——

*　　*　　*

来，尼基塔[1]，让我穿好衣裳：
都主教[2]区的首府已钟声回荡。

（王守仁译）

① 尼基塔，普希金的仆人。
② 都主教，属于东正教。

1823

小　鸟[①]

在异乡，我虔诚地严守着
祖国的古老的风习：
在晴朗的春天的节日里
让一只小鸟恢复了自由。

我心里感到无限的慰藉；
为什么还要对上帝埋怨不休，
即使当我能把自由的生活
赐给一个造物的时候！

（戈宝权译）

① 1823年，普希金正被流放在南俄的基什尼奥夫。他在这一年的5月13日，写了一封信给诗人格涅季奇："你知道俄国农民的那个动人的风俗吗？就是在复活节要将一只小鸟放生。现在奉上这样的一首诗给你。能否不署名登在《祖国之子》杂志上？"从这封信看，我们就不难猜想出普希金写这一首小诗的心情和原因。就在这一年春天，普希金曾向沙皇当局请求，允许他返回彼得堡。复活节之前不久，他接到外交部长的通知，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他的北返"不表同意"，因此他就写了这首小诗，间接地讽刺了沙皇的毫无仁慈。至于发表时不署名，是怕检查通不过。后来这首诗没有发表在《祖国之子》上，而是刊登在《文学之页》上。

“今天，我一早就坐在家中……”

今天，我一早就坐在家中
等着你来，我亲爱的朋友。
我要陪你把甜酒喝一盅，
来吧，让我们一切照旧。
去找塔吉夫，那科姆的娇宠①，
又是厨房灶边的上将军，
不愧获得那么多友谊和歌颂，
满足了伪君子，谈笑客，诗人——
想想塔吉夫，把柯林古尔②
喂得多胖，又榨他不少油水，
还为了未清的债被警察追踪；
不过塔吉夫确有无穷的智慧，
做出一手好法国菜和馅饼。

（查良铮译）

抱　怨③

祖父是裁缝，叔父是厨师，

---

① 塔吉夫是法国厨师，1812年以前在彼得堡开饭馆破产以后，去到敖德萨，又到吉辛辽夫做厨师。科姆是宴会之神。

② 柯林古尔，法国驻俄国的外交官，塔吉夫当过他的厨师。

③ 这首诗是作者讽刺当时在外交部供职的德·彼·谢维林的。

您自己呢，是时髦的绅士，——
关于您人们这样说三道四，
不奇怪——这种人见惯不惊。
唉，在我的亲属中有谁
给我这个名门贵族的后代
制一套时髦的礼服
做一顿像样的菜饭？

（杜承南译）

"波涛呵，是谁阻止你奔泻？"①

波涛呵，是谁阻止你奔泻？
是谁锁住你的滔滔巨澜？
把你汹涌翻腾的浪花千叠，
化作无声无息的死水一潭？
是谁手中的魔杖轻挥，
扫去我的希望和悲欢，
用松懈、怠惰和懒散
使我激动的心昏昏欲睡？
风啊，呼啸吧，搅起一池狂涛，
把死气沉沉的碉堡摧毁！
你在哪儿，雷霆——自由的征兆？

① 这首诗暗喻19世纪20年代欧洲的形势，各地的革命运动都遭到了反动派的镇压。

快隆隆滚过这潭禁锢的死水！

（杜承南译）

夜

我对你亲切而又慵散的声音
搅乱了沉沉长夜的无言的寂静。
凄清的烛光点燃在我的床头，
我的诗句像条条爱河向一处奔流，
潺潺流水，处处现出你的倩影，
夜色中，你在我的面前目光炯炯，
我凝视你的笑容，倾听你的絮语：
我的朋友，我是你的……我的心上人，我爱你！

（杜承南译）

“真羡慕你呵……”

真羡慕你呵，勇敢的大海的骑士，
涛声帆影里花白了双鬓。
你是否早已寻得静谧的港湾——
品尝那短暂的欢乐和安宁——
迷人的波涛又声声把你呼唤，
来吧，我们胸中洋溢着同样的激情。
抛下这衰朽的欧罗巴的海岸，

奔向海角天涯，奔向迢迢远方；
我要另觅新境，这儿我已厌倦，
向你致敬呵，自由的海洋！

（杜承南译）

摘自致维格里函[①]

该诅咒的基什尼奥夫城！
人们已骂得你舌敝唇干。
啊，总有一天，天雷的轰击
会打到你那罪孽的屋檐
和污秽的家——不留下痕迹！
瓦尔福洛梅[②] 的高楼华屋，
犹太人的脏污的店铺，
都要在火里坍塌、毁灭；
是的，假如你相信摩西，
所多玛[③] 岂非就如此遭劫。
可是，我不敢把基什尼奥夫
和那可爱的小城相比
我把《圣经》读得相当熟，
何况奉承——我也不愿意。

① 普希金的友人菲·菲·维格里约他自敖德萨去基什尼奥夫一游，本诗为普希金复信的一部分。

② 瓦尔福洛梅，比萨拉比亚的地主。基什尼奥夫的青年们常在他家里聚会和跳舞。

③ 所多玛，《圣经》中记载的巴勒斯坦的城市，据称因繁华和荒淫而激怒上帝耶和华，毁于血雨及地崩中。

你知道，所多玛的特点
不止于是斯文的罪过，
还有开明，还有酒宴，
还有那家家的好客
和美丽放荡的少女！
很可惜，耶和华的愤怒
使它过早地遭到雷击！
假如我受着上帝保护
在灿烂荒淫的上流社会里，
又是宗教会议的人士，
我多么愿意在《旧约》里的
那个巴黎，虔诚地度过一世！
可是，你清楚，基什尼奥夫
既找不到美妙的夫人，
也没有拉皮条[1] 的和书贾。
真叫我可怜你的命运！
我不知道，是否在傍晚
有三个美女[2] 到你房间；
不过，无论如何，我的友人；
只要有空，我就去看你；
我乐于为你服务，无论以
诗歌、散文或整个的心，
只是，别打我屁股，维格里。

（查良铮译）

① 可能戏指与缪斯的幽会。
② 可能戏指三位格拉西女神。

“我曾经幼稚地怀抱着甜蜜的希望”

我曾经幼稚地怀抱着甜蜜的希望：
只要我相信：我的心灵，有那么一天，
会逃开生命的腐蚀，把永恒的思想，
记忆和爱情，都带过无底的深渊，——
我发誓！我早就该和这世界一刀两断：
我会把生活撕碎，打翻那丑陋的偶像，
并且向自由、快乐的彼岸轻轻翱翔；
在那儿，既没有死亡，也没有偏见，
只有思想在纯净的天空中浮荡……

然而，我空自沉湎于这骗人的梦想；
我的理性异常固执，它蔑视希望……
只有虚无等待着我，在坟墓的那边……
怎么，只是虚无！没有思想，也没有初恋！
多么可怕！……我又悲哀地把生活审视，
我开始希望长生，只为了美丽的形象
能不熄灭，在我悒郁的心中久久珍藏。

（查良铮译）

“有时，我在甜蜜的沉醉中……”[①]

有时，我在甜蜜的沉醉中
信赖过某些贵人的心灵，
我觉得他们隐秘地出世
只适应于威严的天庭，
当我刚刚接近了他们——
有种意见对他们品评
……………………………

（乌兰汗译）

“有一个狡猾的魔怪……”

有一个狡猾的魔怪
扰乱了我无知的安逸，
把我在世间的存在
和它永远连成一体。
我用它的眼光观察事物，
生活对于我不值分文，
它的言谈含混模糊，
却在我的心中引起共鸣。

① 这是普希金一首诗的草稿，它所流露的情绪与《给弗·费·拉耶夫斯基》一诗（1822）相近。

我目光炯炯注视着世界，
在静寂中疑团难解；
难道它对我居然是
这样宏伟，这么壮观？
年轻的幻想家呵，
你寻找什么？对什么孜孜以求？
你对谁顶礼膜拜，
却一点也不感到害羞？
我仔细观察周围的人群，
发现他们骄傲而又卑鄙，
供职法庭的浅薄的酷吏，
他们的愚蠢常与凶残为邻；
这群人庸俗而怯懦，
冷漠又寡情，对于他们
崇高的真理显得滑稽可笑，
历史的经验不过是老生常谈。
聪明人啊，你们说得有理，
犯不着去为自由而呐喊！
牲畜生来就为了任人宰杀，
自由作礼品它们并不稀罕！
挂着响铃的重轭和鞭打
才是它们世代相承的遗产！

（杜承南译）

恶　　魔

那时候，所有现实的印象
对我都十分新奇——
姑娘的秋波，丛林的喧响，
夜阑时分夜莺的鸣啼，——
那时候，崇高的情愫，
自由、荣誉和爱情，
以及激动人心的艺术，
都强烈地使人热血沸腾，——
希望和欢乐的时光，
被突然袭来的烦恼罩上阴影，
那时，有一个凶恶的幽灵
开始悄悄地把我拜访。
我们的相逢令人伤感：
他的笑容，他诡异的眼神，
他的刻薄尖酸的言谈，
把冷酷的毒汁注入我的心。
他用滔滔不绝的蜚语流言
使未来的岁月一片黯淡；
他把美德称作虚无，
他对灵感不屑一顾，
他不相信自由和爱情，
他对生活冷嘲热讽——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都休想得到他的祝福。

（杜承南译）

"我是荒野上自由的播种人"①

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②

我是荒野上自由的播种人，
出发在晨星未露的时候；
撒下生机旺盛的良种，
用我纯洁无辜的双手，
撒在饱受蹂躏的田垅。——
而我失去的却是岁月悠悠，
却是可贵的思考和劳动……

吃草为生吧，和睦的人们！
你们不会听见正义的召唤。
干吗要把自由赠给畜生？

它们本应听凭宰割或摧残。
挂着响铃的重轭和长鞭，
才是它们世代因袭的遗产。

（杜承南译）

① 这首诗是作者感于西班牙革命被法国军队镇压而失败写成的。
② 引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你可会饶恕我嫉妒的猜测”[①]

你可会饶恕我嫉妒的猜测，
我的爱情的狂暴的波澜？
你是忠实于我的，为什么
却又总喜欢使我虚惊颤颤？
当成群的倾慕者趋献殷勤，
为什么你总故作爱娇、妩媚，
你美妙的一瞥，忽而脉脉含情，
忽而哀愁，使一切人想入非非？
你主宰了我，迷住我的理性，
确信我不幸的爱情已属于你；
难道就没有看见，在那一伙
热狂的人中，我谁也不理，
只默默苦于孤单自处的怒火？
你对我没有一句话，不看一眼……
啊，残酷的人儿！即使我
要跑开，你送别的目光也不见
惊恐和恳求。即使有美丽女郎
和我暧昧地交谈，你仍旧安详；
你的责备是快活的，在那里
没有爱情，使我全身都冻僵。

① 这首诗是作者写给阿玛利亚·里兹尼奇(1803—1825)的，她是意大利人，商人之妻，普希金在敖德萨结识了她。

再请告诉我：我那永远的情敌
为什么要狡猾地向你招呼，
每当他遇到你我单独在一起？……
他对你算得什么？他苍白、嫉妒；
请问：从哪儿说，他有这权利？……
在夜晚和黎明间那避嫌的钟点，
孤单地，母亲不在，衣履不全，
为什么你还必须把他请进门？……
但你是爱我的……和我在一起，
你是这样的温柔！你的亲吻
是这样火热！你的爱情的蜜语
多么充满了你真挚的灵魂！
我的折磨在你觉得滑稽；
啊，你是爱我的，我了解你；
可是，我亲爱的朋友，请别
再折磨我吧，我向你恳求：
你不知道我爱得多么热烈，
你不知道我多么痛苦、难受。

（查良铮译）

给大公夫人玛·阿·戈里琴娜[1]

对她的缠绵不断的眷念
早已在我的心底深藏。
她那瞬息即去的顾盼
使我久久地欣喜若狂。
我反复吟咏动人的诗句。
我的诗句清新而忧伤。
她亲切地再三吟诵，
一字字把她的心弦拨动：
而今，她这样地一往情深，
又在听泪水与幽怨的竖琴，
把自己哀婉动人的心曲
一声声向它倾诉不已……
好了！怀着几分骄矜，
我满怀感激地沉思：

我的荣誉甚至灵韵
都要归功于她的恩赐。

（杜承南译）

① 这首诗是作者写给玛·阿·戈里琴娜的。她是亚·瓦·苏沃洛夫元帅的孙女，普希金在流放之前已与她相识，显然在敖德萨与她再度重逢。相聚时，她为诗人背诵了他的“泪水与幽怨的竖琴”的诗作——吟唱了谱成曲调的诗人哀婉的诗章。

生命的驿车

尽管有时满载着重担，
生命的驿车仍急如星火；
鲁莽的车夫——白发的时间
驾车飞驰，永不离座。

清晨，我们坐进车里；
快马加鞭，兴高采烈，
我们鄙弃懒散和安逸，
一路高喊："快些！……"

中午时分，锐气已经大减；
颠簸的驿车叫人提心吊担，
翻过陡坡，穿越沟涧，
不住地惊叫："当心，笨蛋！"

驿车照旧奔驰不息，
傍晚，我们才稍稍适应；
睡意朦胧来到过夜地：
时间老人继续策马前行。

（杜承南译）

摘自致弗·彼·戈尔恰科夫函

冬天以松软的墙壁
拦住我到门口的路；
目前我还没什么主意
把一条小径用脚踏出，
只好悠闲地坐在家里，
可是，好友，请你牢记，
我们的瓦尔福洛梅
礼拜一那天的约会。
…………

（查良铮译）

致列·普希金

亲爱的弟弟，我们分手时你还年幼——
时光在离别中缓缓地流逝得无影无踪，
如今，你已是一个青年——正满心向往、
追求自由、欢乐和光明。
你的前程多么美好，
该有多少令人欣喜和赏心悦目的事，
又有多少甜蜜的关切和可爱的迷失！
新的激情常使你热血沸腾！

你急切地要使你的心在希冀中经受考验,
你相信它们,献给它们友谊和爱情
………………

(丘 琴译)

"啊,身背银弓的太阳神……"[①]

啊,身背银弓的太阳神,克拉罗斯之神,
这个老人的祈求务请倾听:
"倘若你不承担盲人的领路人,
他就立即轻生。"
疲惫的盲人踉跄地坐在石上歇息。
随后走来三个牧人,都是些生长在这片原野上的儿童。
他们听到守护畜群的狗吠声,
赶来轰开牧犬,解救体弱无力的老翁;
在远处他们就听到老人的祈祷,边走边想:
"这个孤独的白发盲者是什么人? 莫非是神?
他身材高大,神态严肃,腰带上挂着一支普通的琴,
他的声音激动着海浪和天空。"
老人侧耳听到脚步声,惊慌万分,
这个不幸的漂泊者伸出双手乞求怜悯。
他们郑重地对这个陌生人说道:
"不要怕,你是一个闪耀着崇高的美的老人,

① 这是普希金翻译法国诗人安德列·谢尼耶的诗《盲人》的开头部分。诗中讲述荷马来到锡普岛上。

你那衰老的躯体内可能就隐藏着希腊统治神，
如果你是一个凡人，你要知道，海浪将把你
带给友好的，……人们。”

（丘　琴译）

致玛·叶·艾赫费尔特[①]

才华闪耀，面貌俊俏——
都不能讨您喜好；
只有您的表兄表弟
掌握迷惑您的诀窍。
您搅乱了我的心绪，
可是对我又没有爱意。
我唯一的指望是卓娅——
与她结婚，当您的亲戚。
……………………………

（乌兰汗译）

① 这首诗普希金写在玛·叶·艾赫费尔特的纪念册上。她是希腊人，姿色迷人，总有人追求她。她丈夫是基什尼奥夫市矿务局的一名官员，关心收藏古币甚于关心妻子。她身边总有几名年轻人保护她，自命为她的亲戚，外界人则称他们是她的表兄或表弟。传说，这首诗的结尾几句过于不雅，故被删节。

卓娅——是艾赫费尔特的侄女，以相貌丑陋出名。

"可怕的时刻即将来到……"

可怕的时刻即将来到……我的朋友，
你那天仙般的眼睛将蒙上一层永恒黑夜的雾，
你将紧闭双唇，永世沉默，
永远走向那阴沉的地方——
那里安葬着你祖先冰冷的尸骨。
但是，我却始终是你的痴心崇拜者，
我将跟随着你到那令人哀悼的去处，
悲伤沉默地坐在你的脚下，
我的膝上放着你的双足，
我将忧郁地等待……等待什么？
但愿我的幻想力……复苏
……………………………………

（丘　琴译）

"晚祷早已完毕"

晚祷早已完毕，
修道小屋都已熄灯，默无声息，
就连那严厉的修道院长
也不再念经和祈祷，
画了一个十字，
衰老瘦弱的身躯

便躺倒在简陋的床上。
一切都已进入沉沉的梦乡，
但是，教堂的门却开启着；
油灯的光焰……在闪动，
它那晦暗的光线
在圣像和他的金色衣饰上
涂上一层暗影。

——

寂静中传来
沉重的叹息，隐约的耳语声，
那古老的幽深的令人赞叹的拱顶，
在高处寂然不动。

——

唱诗班后有两个人静静地站着，
一个是破戒者，一个是修道士，
他们的耳语仿佛是发自坟墓的声音，
那个有罪孽的人脸色灰白，有如死尸。

修 道 士

不幸的人！够了，别说了，
违犯教规者的忏悔多么可怕！
你听信了那个满怀仇恨的人的鬼话
干了坏事，

他却狡猾地进行监视，
把你引向永恒的死亡之地。
认命吧！屈服吧！赶快醒悟，
悔过的时间到了……盖棺布。
我将宽恕你的罪孽，
卸下你肩上罪恶的重负。

（丘　琴译）

“我们多么任性！”

我们多么任性！
……又在忍受苦痛，
不久以前，我祈求你
欺骗我的爱情，
让你那迷人的眼睛
充满同情和佯装的温存，
好来玩弄我这颗柔顺的心，
给它注入毒汁和激情。
你同意我的请求，你那诱人的双眸
充满令人陶醉的爱抚；
你仿佛若有所思，脉脉含情，
你那甜言蜜语令人心旌摇动，
有时，你温柔地顺从，
有时，你又不许我碰一碰，
这一切都不可磨灭地
铭刻在我的深心之中。

（丘　琴译）

“杜曼斯基[①] 把他的时日……”

杜曼斯基把他的时日
有益地献给福玻斯和忒弥斯[②]，
他在克里米亚到处巡行和游说，
吹捧帕尔尼的诗。

（丘　琴译）

断　　章

*　*　*

我的俘虏实在不可爱[③] ——
………………………………
他枯燥，他无能，他冷漠——
确实如此——但，那是我的俘虏不是我。

称赞他………………真是多此一举，
………………………………

① 杜曼斯基，诗人，后从事法律工作。他崇拜法国诗人帕尔尼。

② 忒弥斯，希腊神话中司法律和秩序的女神。

③ 1823年1月彼得堡上演了法国舞蹈家沙尔·狄德洛（1767—1837）根据普希金的长诗《高加索的俘虏》改编的舞剧。这首没有完成的诗就是诗人为此次演出而写的。

　让他，我的俘虏，跳舞的
是狄德洛，而不是我。

*　　*　　*

嘴在微笑，眼睛在微笑

*　　*　　*

告诉我——难道不是我发现了你
在一群羞羞答答的姑娘中间，
难道不是我见到了你的第一道目光，
难道不是我曾是你的第一个侣伴？

*　　*　　*

里兹尼奇太太长着罗马人的鼻子[①]，
雷诺夫人[②]长着俄罗斯人的……

（乌兰汗译）

① 这是普希金讽刺敖德萨市内形形色色贵夫人的诗句。里兹尼奇太太是意大利商人之妻，详见 582 页《你可会饶恕我嫉妒的猜测》一诗的注释。

② 雷诺夫人，是法国商人之妻。